

## 第一部

—

亚瑟正专心致志地翻阅着一大堆布道用的手稿。这是六月份的一个燥热的夜晚；为了能透进些微的凉气，比萨神学院图书馆的窗户全都敞开着；但百叶窗却半掩着。

蒙泰里尼神父停下笔，用慈祥的目光打量着正埋头苦找的亚瑟。

“找不到么，我的孩子？不用着急，大不了我再重写一遍。可能是我已经把它给撕掉了，让你白忙活半天。”

这位神学院院长的声音像一个天生的演说家般低沉浑厚，抑扬顿挫。尤其是当他跟亚瑟说话时，总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浓浓的关爱。

“不，我一定要找到它。再写出来的不会跟以前的一模一样的。我想你准是将它放这儿了。”

窗外，一只昏昏欲睡的金龟子在无精打采地鸣叫着：“草莓！草莓！”……空气中远远地传来水果小贩寂寞而悠长的叫卖声。神父低头继续他的工作。

“找到了，在这儿呢，神父《麻疯病人治疗论》。”

亚瑟边说边从房间那头走了过来。他身体十分单薄，长长的眉，薄薄的唇，纤细的手足，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过于精细，过于弱不禁风，看上去不像三十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青年，倒像是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意大利人。他长长的眉毛、饱满的嘴唇和小巧的手脚，身上无一处部位不显得过于纤细，甚至过于弱不禁风。如若让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别人定会误以为他是一个身着男装的妩媚动人的女孩而不是男孩。但是就在他走动的时候，那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盈敏捷的体态又使人想象到一只被驯服的、没有了利爪、失去野性的豹子。

“真的，亚瑟，假如没有你，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呢？我经常丢三落四的。算了，我现在也不写了，咱们到花园里去休息休息吧。你有不懂的地方吗？可以让我帮你解决嘛。”

他们走进绿树荫荫、幽雅清静的修道院花园。神学院的建筑以前曾是多米尼克派的一座修道院，就在两百多年以前，这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曾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在挺拔的薰杨树之间生长着一丛丛的迷迭香和薰衣草。曾经栽种过它们的那些白袍修士们现在已全都不在人世，根本没有人再会去想他们。但是在静谧的仲夏夜晚，幽香的药草仍寂寞地盛开，只是没有人再会去采集花蕊去泡制草药了。在石板路的裂缝中也填满了野荷兰芹和耧斗菜；庭院中央的水井已经让羊齿叶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给铺满了；玫瑰花蓬散纷披的根伸出的条蔓过了小路；黄杨树间大朵大朵的罌粟花红艳艳地闪耀着；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上低垂着头；枸杞树枝上垂挂下来一棵没有结果的葡萄的藤条早已为人们所遗忘了，茂密的枝叶在微风中摇晃，慢悠悠的，却不停下来，带着一种哀怨伤感。

在院落的一角矗立着一棵夏季才开花的木兰树，茂密繁盛的枝叶重重叠叠好像一座高耸的巨塔，乳白色的小花朵散落在枝叶上。一只做工粗糙的木凳紧挨着树干安放着，蒙泰尼里坐在了上面。亚瑟在大学里主修哲学，由于他在书上遇到了一道难题，因而跑到教父这里来请求解答。他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是对他来说蒙泰尼里却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

“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想我该走了。”等到蒙泰尼里把他的难题讲清楚之后，亚瑟说道。

“我不想接着去工作，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再待一会儿。”

“好吧！”亚瑟靠在树干上，目光透过茂密的树叶，遥望着寂静的夜空。辽远的天宇上，第一批暗淡的星星在那里眨着眼睛。在他那双黑色的睫毛下面，长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梦幻般得神秘。这双眼睛是他那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遗传给他的。蒙泰尼里转过头去，避免看见那双眼睛。

“你是不是累了，亲爱的？”蒙泰尼里说道。

“没办法。”亚瑟的声音充满倦意，这点 Padre 立即就注意到了。

“你不应该这么早就开始上大学，那会儿照料病人整夜难眠，身体都被拖垮了。我应该坚持让你在离开里窝那之前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不，神父，那根本没用！母亲去世以后，我如果继续在那个鬼家待下去，朱丽亚会把我逼疯的！”

朱丽亚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的妻子，对他来说她无异于一根毒刺。

“我原本也没想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的。”蒙泰尼里轻声地说道：“我清楚，那样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但是我觉得你当初应该应你那位做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在他家住上一个月，回头再去上学，那样你的身体状况会好得多。”

“不，神父，我不愿那样做啊！华伦一家人都非常好，和蔼可亲，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我。而且怜恤我，这一点，我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他们也会设法安慰我，可有时他们会谈到母亲。琼玛当然不会那样，她很清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这样。但是其他的人却与她不同。还有……”

“还有什么，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根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来，放在手心神经质地用手揉碎了。

“那个小镇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他在沉思片刻之后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里的几家商店，我小时候妈妈常带我去买玩具；沿河的道路，在她病重以前我常扶她去散步。所有这些，不管我走到哪里，总会使我触景生情。每一位卖花的姑娘都会向我走来……好像我现在仍需要它们似的！还有，教堂旁边的墓地更让我一看见就伤心不已，我只好掉头离开那里。”

他打住了话头，坐下来把毛地黄撕成了碎片。夜晚，寂静漫长而又深沉，他不禁抬起头来看神父，纳闷他为什么不说话。木兰树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切都变得若隐若现。借着残留的一丝余光，可以看见蒙泰尼里脸色煞白，白得吓人。他深深地低着头，右手紧紧地抓着木凳的边角。此情此景，使亚瑟转过头去，心中油然生出一种敬畏之情，同时惊愕不已。他仿佛是在无意之间踏上了圣土。

“我的上帝！在他身边，我显得多么渺小，多么自私！即使是他遇到了我这样的不幸，他也不可能比这更加伤感。”他心里在想。

蒙泰尼里慢慢地抬起头来，往四下看了看。

他满含深情地说道：“我不会强迫你回到那里去，现在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那样做。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条，今年放暑假时好好休息一下。我看你最好还是离开里窝那地区，我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神父，神学院放假时您要到哪儿去？”

“我打算带着学生进山，和往常一样，把他们安顿在那里。等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完假回来后，我将去阿尔卑斯山散散心。你愿跟我去吗？如果愿意，我可以带你到山里作长途旅行，而且你可以借机研究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不过，只有我们俩人，你会觉得乏味吗？”

“神父！”亚瑟高兴地拍起手来，朱丽亚说这种动作暴露出“典型的外国派头”。“能和您一起去，我还求之不得呢。只是

“.....我不知道.....”他打住了话头。

“你认为伯顿先生会同意吗？”

“他当然不会同意的，但是他也不便阻拦我。我现在已满十八岁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说，他只不过是同父异母兄长，我不该对他俯首贴耳。况且他对母亲又不好。”

“但是他如果当面反对，你最好听从他的意见。否则，你在家里的处境会更尴尬.....”

“不会的！”亚瑟怒形于色，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总是恨我，现在恨我，过去恨我，将来还会恨我.....这与我的所作所为没关系。而且，我是同您.....我的忏悔神父一道外出，杰姆斯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可是你不要忘了，他是一位新教徒。你还是先给他写封信，我们不妨等一等，看他会怎么说。但你千万不要急躁，我的孩子。不管人家怎样，你都要检点自己的行为。”

他委婉地道出了责备的话，亚瑟听了脸一点儿也没红。“是的，我知道了。”他答道，并且叹息了一声。“可这也太不容易了.....”

“星期二晚上你没过来，我很遗憾。”神父突然换了一个话题说，“阿雷佐主教到这儿来过，我原想让你见见他。”

“我答应一个学生要去他的住处聚会的。我不去，他们会一直等下去。”

“什么会？”

听到了这个问题，亚瑟好像有点发窘。“它、它不、不是一次正、正常的会议，”他说道，由于紧张而口吃起来。“有个学生从热那亚来，他给我们作了一次发言，也可以说是：是.....讲演吧。”

“他讲了一些什么？”

亚瑟有些犹豫。“神父，您不会问他的名字吧？因为我答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人家……”

“我当然不会问你什么，而且既然你已经答应过为人家保密，就当然不会告诉我。直至目前，我觉得你该信任我了吧。”

“神父，我当然信任你。他讲到了……我们，还有理应负担的对人民的责任……还有，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讲到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便帮助……”

“帮助谁？”

“帮助农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一阵长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身看着他，语气非常庄严。

“你对这事考虑了多长时间？”

“自从……从去年冬天就开始了。”

“是不是在你母亲去世之前？她可知道这事？”

“不、不知道。我、我那时并不十分留意这些事。”

“那么现在你……关心这事吗？”

亚瑟又从毛地黄枝条上揪下了一把花冠。

“是这样，神父，”亚瑟眼睛盯着地面，开始叙述事情的经过。“我在去年准备入学考试时，结识了许多学生。你还没忘吧？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些学生开始对我谈论……所有这些事情，并且给我借书看。但是我对这事没多少兴趣，当时只想早点回家看母亲。你知道，她在那所地牢一般的房子里，和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十分孤独。朱丽亚那张恶毒的嘴足以让她去死。后来入了冬，因她病得非常厉害，我就把那些学生和他们的书全抛在了脑后。后来，你也知道的，我就根本不到比萨来了。如果当时想到了这事，我肯定会跟母亲说的。但是我硬是没有想起它们来。后来我发现母亲去世之日不远了……你也知道，我几乎是

一直陪着她，直至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我经常彻夜不眠地看护着她，琼玛·华伦白天来换我睡觉。呃，就是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才想起那些书，以及那些学生说过的话……并且思考他们说的对不对，而我们的神圣的主对这事会说些什么。”

“你问过主吗？”蒙泰尼里的声音有些颤抖。

“问过，神父。有时我向他祈祷，求他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或者求他让我同母亲一起去死。但是我始终得不到任何答复。”

“亚瑟，我一直希望你能信任我，可你一个字也没有跟我提过。”

“神父，我信任您，这您是知道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不能随便说。我……在我看来，那时没人能够帮我……甚至连您和母亲都不能。我只能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答复。您知道的，这是与我的生命和灵魂丝丝相关的大事。”

蒙泰尼里转过身去，凝视着浓密的木兰树。在昏暗的暮色之中，他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仿佛一个潜伏在颜色更暗的树丛之间的黑暗的幽灵。

“后来呢？”他慢条斯理地继续问道。

“后来……母亲就死了。您明白，她活着的最后三个晚上我一直陪在她身边……”

他哽咽着，含悲难语，但是蒙泰尼里却一动也不动。

“在她被安葬之前的两天里，”亚瑟继续说道，声音放得更低，“我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后来，在葬礼以后我就病倒了。您总记得吧，我都不能来做忏悔。”

“是的，我记得。”

“呃，那天深夜我起身走进母亲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那个巨大的十字架立在神龛里。我心想也许上帝会怜惜我。于是跪了下来，等着……等了一整夜。天亮了，我终于醒悟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父，没有用的。我解释不清。我无法告诉您我看见了什么……连我自己都朦朦胧胧的。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上帝已经回答了我，而我不能违抗他的意旨。”

他们在黑暗中坐着，谁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蒙泰尼里慢慢地转过身来，把一只手放在亚瑟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上帝不许我说他没有跟你讲过话。但是你必须记住这件事发生时的环境，不要把悲痛或者患病所产生的幻觉当作上帝的召示。即使真是上帝的什么意志，那也只是借死者的幽灵来答复你的问题，我希望你千万不要曲解上帝的意思。你心里想要做的事到底是什么呢？”

亚瑟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作了回答，好像是在背诵一段教义问答。

“献身于意大利，把她从奴役和贫苦交加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并且驱逐奥地利人离开国土，使意大利成为一个没有国王，只有基督的共和国。”

“亚瑟，想想吧你在胡说些什么！你甚至连意大利人都不是。”

“这没关系，我只是我。既然我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指示，那我就为我的事业而献身。”

又是一阵无言的沉默。

“刚才你讲的也许就是基督所要说的……”蒙泰尼里慢条斯理地说，但是亚瑟立马打断了他的话。

“基督说：‘凡是为我而牺牲的人都将获得重生。’”

蒙泰尼里一只胳膊撑着一根树枝，另一只手举起来遮住双眼。

“过来坐一会儿，我的孩子，”他最后说道。

亚瑟坐了下来，神父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双手。

“我不能在今晚上跟你展开辩论，”他说，“这件事来得太突



然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所以我必须安排时间仔细想想，然后再确切地与你谈谈。但是现在，你要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因为这件事而惹出了麻烦，假设你……死了，我的心会碎的。”

“神父……”

“不，让我把话说下去。有一次我告诉过你，除了你之外，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我觉得也许你没有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是呀，作为一个年轻人很难理解这话的意思。假如我象你这么大，我也理解不了。亚瑟，你就象我的……就象我的……我自己的儿子。你懂吗？你是我的光明，你是我的希望。只要你不走错一步路，不毁了你的一生，我甘愿去死。但是我无能为力。我不需要你对我作出什么承诺。我只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并且时时小心从事。在每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之前好好想一想，即便不为了你母亲的在天之灵，那也该为我想一想。”

“我会的……神父……而且，为我祈祷吧，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然下跪，蒙泰尼里默默地把手放在他那垂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抬起头来，在那只手上亲吻了一下，然后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轻轻地离去。蒙泰尼里独自呆坐在木兰树下，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黑暗。

他想：“上帝已经降罪于我了，就像当初降罪于大卫一样。我已经褻渎了上帝，并用肮脏的手玷污了他的圣体……主对我一直都很宽容，现在终于降罪于我了。正如圣经上所言，‘你在暗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 二

对于同父异母的弟弟打算和蒙泰尼里去“漫游瑞士”，杰姆斯·伯顿先生一点儿都不乐意。但是断然拒绝他同一位神学教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旅行、增长对植物的认知，亚瑟会觉得他不讲道理，且过于专横了。况且根本不能找到回绝这件事的理由。这会让人立即把这归结于宗教偏见或者种族偏见，而伯顿一家素以开明、忍让、富有而自居。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自从伯顿父子轮船公司在伦敦和里窝那开业以来，整个家族都是坚定不移的新教和保守派的忠实信徒。但是他们认为甚至在和天主教徒打交道时，英国绅士也必须公正。因此当这家的主人发现鰥夫的生活孤独乏味时，就娶了自己小孩的那位家庭女教师，一位年轻美貌的天主教徒。杰姆斯和托马斯这两个年长的儿子，虽然对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继母很反感，但还是含怒不语，把它认作是上帝的安排。父亲过世以后，老大的婚娶使得原本就已尴尬的局面愈加复杂。但是当格拉迪丝活着的时候，弟兄俩都还尽量不使她受到朱丽亚那张毫不留情的嘴巴的中伤，并且对亚瑟也尽了应尽的义务。他们并不作矫情之爱，只是在供给他零花钱上表现慷慨大方。

因此在给亚瑟的信中，他们夹了一张支票让他支付花销、同意他在假期里愿做什么就做什么时，表现得冷言冷语。亚瑟把旅费之外一半的钱用来购买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标本夹，然后协同神父动身，第一次去阿尔卑斯山游历。

亚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蒙泰尼里心情如此愉快。那次在花园里的谈话，他第一次深感震惊，现在心境已经逐渐地恢复了平稳，并且能更加坦然地看待那件事情。亚瑟毕竟还很年轻，也没有什么经验，他的决定也不是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他当然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把他争取回来，从而让他离开那条危险的道路，何况他还没正式踏上那条道。

日内瓦白得刺眼的街道和尘土飞扬、游人如织的滨湖大道使亚瑟游兴大败，因而他们不打算多待。蒙泰尼里饶有兴趣地望着他说道：

“亲爱的，你不喜欢吗？”

“我说不清楚，只觉得与理想中相差太远。当然，这湖很美，我也喜欢那些山的形状。但是那个市镇看上去那么拘谨，那么井然有序，甚至透露出浓郁的新教气息和一种自满的氛围。不，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它让我想起了朱丽亚。”当他们站在梭岛上，他指着萨瓦那边绵延不绝，形如刀削的群山时说。

蒙泰尼里哈哈大笑道：“可怜的孩子，真是不幸之至！嗨，我们还是自娱自乐吧！别停下来，如果你真不喜欢，那我们今天在湖中划船，明天早晨进山，你看如何？”

“但是，Padre，您想要待在这里吗？”

“我亲爱的孩子，我无所谓，因为这些地方我都看过十几次了。我出来度假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使你玩得高兴。你愿意到哪里去呢？”

“如果您真的不在乎的话，我想溯河而上，探寻它的源头。”

“罗纳河吗？”

“不，是奥尔韦河。看河水流得多么湍急啊。”

“那么我们就到夏蒙尼去吧。”

下午他们坐在一只小帆船里随波荡漾。在亚瑟的印象中，灰暗浑浊的奥尔韦河的形象是无法掩盖的，即使这美丽的湖泊。他从小在地中海边上长大，已经看惯了碧波涟漪。因而他还是渴望见识一下湍急的河流，因为急流而下的冰河使他感到无比的喜悦。“真是势不可挡啊。”他不禁喊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们早早地就动身前往夏蒙尼。乘车经过肥沃的山间沃野，亚瑟兴致勃勃，神采飞扬。但是当他们上了克鲁西附近的盘山道路，发现周围全是陡峭的大山时，他变得非常严肃而沉默。他们从圣马丁徒步走向山谷，道旁的牧人小屋或小村成了他们的投宿地，然后再次信步前行。亚瑟对自然景致的影响特别敏感，当经过第一道瀑布时他简直欣喜若狂，那副模样看了真让人高兴。但是当他们走近雪峰时，他没了那股欣喜若狂的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儿，进而变得如痴如醉。这情景蒙泰尼里以前从没有看见过。仿佛他与大山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默契。他会一动也不动，躺在幽暗、隐秘、松涛呼啸的森林里，透过笔直而又高大的树干，凝望着那个阳光明媚的世界，那里雪峰闪烁悬崖峭立。蒙泰尼里注视着他，他感到有几分伤感，几分嫉妒。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亲爱的。”一天他这么说道。他把目光从书上移开，看见亚瑟舒展身体躺在苔藓上，姿势还是和一个小时前一样，瞪着一双眼睛，出神地望着光彩夺目的蓝天白云。他们离开了大路，来到迪奥萨兹瀑布附近一个宁静的村子里投宿。太阳低垂在无云的天空，此时已经挂在长满松树的山岗上，等着阿尔卑斯山的晚霞映红勃朗山大大小小的山峰。亚瑟抬起头来，眼里充满了惊叹和好奇：

“神父，您是问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了万里无垠的蓝天里有个巨大的白色物体，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我看到它经久历年地等在那里，等待着圣灵的光临。我是通过一个望远镜模模糊糊地看到它的。”

蒙泰尼里叹息了一声。

“从前我也常看到这些东西。”

“您现在就看不到它们了吗？”

“没有看到过。而且我再也不会看到它们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但是我没有慧眼能够看到它们。我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您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亲爱的，蔚蓝的天空，白雪皑皑的山峰……这就是我抬头仰望所看到的東西。但是下面的景物就完全不同了。”

他用手指了指下面的山谷。亚瑟跪了下来，俯身探过陡峭的悬崖。他看到了高大的松树，在渐浓的夜色下愈显得凝重，如哨兵一般耸立在小河的两岸；火红的太阳犹如一块燃烧的炭，倾刻

就落到刀削斧劈的群山后面，所有的生命和光明都远离了大自然的表层世界。随即某种黑暗和可怕的东西降临到了山谷……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全副武装，带着奇形怪状的武器。西边的群山光秃秃的，悬崖峭壁就像是怪兽的牙齿，伺机生擒一个可怜的家伙，并且把他拖进山谷深处。那里漆黑一片，森林发出低低的吼叫。松树宛若一排排的刀刃，哗哗低语：“摔到我们这儿来吧！”在越来越凝重的夜色之中，山泉奔腾呼啸，怀着满腔的绝望，疯狂地拍打着岩石结构的牢房。

“神父！”亚瑟颤抖着站了起来，抽身离开了悬崖。“这简直就是地狱！”

“不，我的孩子。”蒙泰尼里平静地说道：“它只像是一个人的灵魂。”

“那些停留在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之中的灵魂？”

“那些每天在街上与你擦肩而过的灵魂。”

亚瑟俯身望着那些阴影，浑身筛糠般颤抖不已。一种暗淡的白雾缠绕在松树之间，无力地抓着汹涌澎湃的山泉，就像是一个可怜无助的幽灵，无法给予任何安慰。

“瞧”亚瑟突然说道：“在黑暗里行走的人们看见了一道耀眼的亮光。”

东边的雪峰在夕阳的辉映下明亮而眩目。等那道红光从山顶上消失以后，蒙泰尼里转过身来，轻轻地拍了一下亚瑟的肩膀。

“回去吧，亲爱的。天暗下来了。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就得在暗中摸索前行，那样会迷失方向的。”

“简直是一具僵尸。”亚瑟说道。他猛然转过身来，不再去看暮色中闪耀的巨峰那副狰狞的面目。

穿过黑压压的树林，他们走向他们投宿的牧人小屋。

晚饭前，亚瑟静坐在屋里的餐桌边等着。当蒙泰尼里走进来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小伙子已从梦幻的阴暗中摆脱了出来，几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噢，神父，快看这只滑稽的小狗！简直太可爱了，它能踮起前腿，用后腿跳舞呢。”

全神贯注地观看小狗表演，就像方才沉湎于落日的余辉之中一样。这家脸色红红的，身上系着围巾，粗壮的胳膊又在腰间的女主人，站在一旁，笑盈盈地望着扯着小狗尽情玩耍的他说：“如果他老是这样，那他绝对是无忧无虑的人。”她用方言对她女儿说道，“这小伙子长得好帅！”

亚瑟满脸绯红，就像是一个女学生。那个女人这才明白他听懂了她的话，看着他发窘的样子，她赶紧离开了。吃晚饭的时候，亚瑟除了谈论短途旅行、登山和采集植物标本的计划以外，什么都没说。他那些梦呓般的幻想显然没有妨碍他的情绪也没阻止他进食。

当蒙泰尼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亚瑟已经出发了。天亮之前，他到了山上的牧场，帮着嘉斯帕赶羊。

很快早饭就摆到了桌上，正在这时他一溜小跑奔进屋来。他脱掉了帽子，肩上扛着一个两三岁的农村女孩，手中拿着一大把野花。

蒙泰尼里笑容满面地抬起头来，亚瑟现在这副模样与在比萨和里窝那的不苟言笑判若两人，真是太有意思了。

“你这个家伙疯疯癫癫的，野到哪儿去了？只顾满山遍野地乱跑，连早饭都不吃了？”

“噢，神父，太有意思了！日出的时候，群山蔚为壮观。露水可重了！您瞅瞅！”

他抬起一只脚，脚上的靴子湿漉漉地沾满了泥巴。

“我们带了一些面包和奶酪，还有在牧场弄的牛奶。啊，别提有多棒了！可我这会儿又饿了，这个小家伙该吃点东西了。安妮塔，吃点蜂蜜好吗？”

他坐了下来，把那个孩子放在膝上，然后帮她把鲜花摆好。

“不，不！”蒙泰尼里嚷道，“我可不能眼看你着凉。快去换掉湿衣服。过来，安妮塔。你是在哪儿把她给弄来的？”

“在村头。她的父亲就是我们昨天见过的……那个鞋匠。您瞧她的眼睛多美！她的兜里还装着一个乌龟，她管它叫‘卡罗琳’。”

当亚瑟换完衣服回来吃饭时，他看见孩子坐在神父的膝上，正津津乐道地对他说她的那只乌龟。胖胖的小手托着四脚朝天的乌龟，好让“先生”欣赏它的四只蹬个没完没了的小脚。

“看啊，先生！”他严肃地用半懂不懂的方言说。“快瞧卡罗琳的靴子！”

蒙泰尼里坐在那儿逗着孩子玩，他抚摸着她的头发，赞美着她的宝贝乌龟，并给她讲着美妙的故事。等到那家的女主人进来收拾桌子时，看见安妮塔乱翻这位一脸严肃、身着教士装束的绅士的口袋时，她大吃了一惊。

“上帝赋予小孩子家识别好人的天性。”她说道，“安妮塔总是怕和生人打交道。可您瞧，她见着教士一点也不扭扭捏捏的。真是奇怪！快下来，安妮塔，快请这位好先生在走之前为你祝福，这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真没想到您能这么逗着孩子玩，神父，”一个小时以后，当他们穿越阳光明媚的牧场时亚瑟说道，“那个孩子的眼光老追随着您。您知道，我想……”

“你想什么？”

“我只是想说……我认为，教会禁止神职人员结婚是一件憾事。我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您知道，教育孩子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从一开始就受到良好的熏陶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职业越高尚，他的生活越纯洁，他就越适合担任父亲的职责。神父，我确信，如果您不是发过誓，终生不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您结婚了，那么您的孩子就会很……”

“嘘！”

这一声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其后的寂静显得格外的沉重。

看到他那抑郁的表情，亚瑟心中异常苦恼，他禁不住开口说：“神父，难道您认为我说的话错了吗？也许我说错了，但是我承认我的话合乎人之常情。”

“也许，”蒙泰尼里轻声地答道，“对你刚才所说的话的意思我并不十分明白。也许再过几年，你会改变你的想法。但在此期间，我觉得我们最好转换话题。”

在整个旅行中，除了这唯一一次闹了别扭外，他们一直处得非常融洽和谐。

他们离开夏蒙尼，经过泰特努瓦山到了马尔提尼，因为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们在那里歇脚。吃完饭以后，他们在旅馆的阳台上坐着。这里晒不到太阳，非常凉爽，而且还可以一览群山的景致。亚瑟把他的标本盒拿出来用意大利语和蒙泰尼里认真地讨论植物学。

阳台上两位英国画家，一个在写生，另一个懒洋洋地说着话儿。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两位陌生人能够听懂英语。

“你在那儿乱画风景有什么意思，威利，”他说：“我建议你画画那个妙龄的意大利男孩吧，他正在神魂颠倒地捣鼓那几根羊齿叶呢。你看那眉毛的线条！你只需要把放大镜改成十字架，把上衣和灯笼裤换成罗马式的宽袍，然后就能画出一个形神兼备的早期基督徒来。”

“让你的早期基督徒见鬼去吧！我吃饭的时候早就和那个小伙子在一起坐过，他对烤鸡和野草一样着迷。他的确够漂亮的，橄榄色的肤色确实很美，但是远远不如他的父亲上画。”

“他的……谁啊？”

“他的父亲啊，就是你前面的坐着的那位。如此说来你是把



他忽略了？那张脸才叫精彩绝伦呢。”

“你这个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教徒真是个死脑瓜子！连一个天主教的教士难道都认不出来吗？”

“教士？天啊，他竟是教士！对了，我忘了这碴儿了。他们发誓要永保处子之身之类的名堂。好吧，我们就算行行好，假定那个男孩是他的侄子吧。”

“这些人简直是愚蠢至极！”亚瑟小声地咕哝道，两只眼睛扑闪扑闪着乱转。“可是，多承他们的美意，竟然认为我长得像您。我真希望是您的侄子……Padre，怎么啦？您的脸色真苍白啊？”

蒙泰尼里站起身来，一只手抹着前额。他说：“我有点头晕。”，但让人奇怪的是他的声音很微弱，而且显得无精打采。“也许今天上午我在太阳底下待得时间太长了。我需要去躺一会儿，亲爱的。没事的，只是天气太热了。”

在吕森湖畔逗留了两个星期以后，亚瑟和蒙泰尼里经由圣·戈塔尔山口回到了意大利。所幸的是天公作美，他们还进行了几次愉快的徒步旅行。但是遗憾的是最初的那种欢愉和和谐已经荡然无存。蒙泰尼里老是魂不守舍，思量着如何安排一次“更加正式的谈话”，这次假期就是进行这种谈话的绝好机会。在阿尔维山谷，他尽力避开他们在木兰树下所谈的话题。他认为亚瑟颇具艺术气质，这样的谈话会使阿尔卑斯山的景致所带来的那种喜悦的心情遭到破坏，并且这次谈话无疑是痛苦的。从在马尔提尼的那天起，他每天早晨都告诉自己：“我今天就说。”可每天晚上他又对自己说：“明天吧，明天吧。”一种莫可名状的冷酷之感使他难以启齿，他从未经验过这种感觉，它就像是一张无形的薄纱隔在他和亚瑟之间。直到最后的那天晚上，他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说，此时便是最佳时机。当时他们是在卢加诺过夜，准备第二天上午返回比萨。他以为通过谈话，至少，他会发现他的宝贝疙瘩陷进性命攸关的意大利政治漩涡的深浅如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雨已经停了，亲爱的。”他在日落以后提议道，“这是我们赏湖的大好时机。来吧，我有话与你谈谈。”

他们沿着湖边走到一处幽静的地方，然后坐在一段低矮的石头墙上。紧挨着他们的旁边有一丛玫瑰，上面缀满了猩红的果子。在高处的一根花茎上仍然挂着一两簇迟开的乳白色花儿，带着沉重的雨滴如泪珠般清凉摆动着。碧绿的湖面上，一只小船在含着露水的微风中荡漾，白色的风帆无力地抖动着。小船显得轻盈柔弱，仿佛一束银白色的蒲公英被扔到了水上。高处的萨尔佛多山上，有个牧人小屋的窗户敞开着，就像是一只金黄色的眼睛。玫瑰花垂下头来仿佛已进入了迷人的梦境，湖水拍打着岸边的鹅卵石，发出喃喃的低语。

“很多次了，唯有这次机会我才能和你平心静气地谈一谈。”蒙泰尼里开口说道：“你就要回学校去了，功课和同学将伴随着你。我呢，今年冬天也可能很忙。我想清楚地了解一下我们今后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接着说了下去，说得更加缓慢起来。“如果你觉得你还能像过去那样信任我，那么我想让你坦率地告诉我，比在神学院花园的那天晚上更加明确些，你已陷入那个漩涡多深了？”

亚瑟望着湖的那边，静静地听着，沉默不语。

“我是很想知道的，如果你能告诉我的话，”蒙泰尼里接着说道：“你是否已经发过誓了，或者……因为别的什么。”

“没有什么好说的，亲爱的神父。我并没有约束自己，尽管我确实被约束着。”

“我不明白你说这话的意思……”

“誓言算什么，它约束不了人。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了某种深深的体会，那它实际上就约束了你。如果你没有某种体会，那什么也约束不了你。”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这种……体会是不可更

改的吗？亚瑟，你知道你自己所说的话吗？”

亚瑟转过身来，直直地盯着蒙泰尼里的眼睛。

“Padre，方才您问我能否信任您。难道您就不能信任我吗？如果真有什么好说的，那我肯定会告诉您的。但是谈论这些事件实在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还记着您在那天晚上对我讲过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但是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为了我的理想和追求。”

蒙泰尼里从花丛中摘下一朵玫瑰，一个接着一个地扯下花瓣，并把它们扔进水里。

“你说得对，亲爱的。好吧，这些事情我们就此打住。看来任何大论也无济于事……呃，呢，我们进去吧。”

### 三

秋冬两季平淡无奇地过去了。亚瑟读书很用功，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但他设法每个星期去看望蒙泰尼里一两次，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他时不时地会带上一本晦涩难懂的书，让他帮着解惑答疑。不过在这些场合，他们只是切实谈论学习上的事情。与其说蒙泰尼里观察到了，倒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一道无形的小小隔膜横在他们中间，因而他一举一动都很谨慎，不让自己刻意保持过去那种亲密关系的努力露出蛛丝马迹。亚瑟的来访现在给他带来的不安远大于愉快，但他老是装出若无其事、尽管这样做是件痛苦的事情。亚瑟也发觉了神父的举止的微妙的变化，只是不大明白个中的缘由。他隐约地觉得这与恼人的“新思潮”有关，所以尽管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他还是避免提到这个话题。可是他对蒙泰尼里的爱却变得空前的深厚。从前朦胧之间他老是有一种难以满足的感觉，而且觉得精神空虚，但他一直是在神学理论和宗教仪式的重压下努力抑制着这些感觉。但当接触到青年意大利党后，这些感觉全都烟消云散荡然无存。因孤独和照料病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产生的所有那些不健康的幻想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曾经求助于祈祷的疑惑也已消失，用不着驱邪除魔。随着这种新的激情的萌芽，一种更加清晰、更加崭新的宗教理想（因为他是从这个方面而非从政治发展来看待学生运动的，所以他更是如此）已经变成了一种恬适充实的感觉，体现了世界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在这种庄重温和的欢愉气氛中，他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光明。他终于发现了他最喜欢的人是如此可爱。五年以来，他一直把蒙泰尼里当作圣雄顶礼膜拜。在他的眼里，蒙泰尼里现在又增添了道新的光环，就像是他所敬仰的颇具神通的先知先觉。他怀着满腔的热情聆听神父的布道，企图在他的话中捕捉到与新共和理想的某种内在联系。他还潜心钻研《福音书》，庆幸基督教在起源时就具备了民主的因素。

一月的一天，他来到神学院归还一本索借的书。当他听说院长神父出去以后，径直走进蒙泰尼里的书房，把那本书放在书架上，正要离开。刹那间搁在桌上的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但丁的《帝制论》。他开始阅读这本书，很快便入了迷，甚至连打开和关上房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直到蒙泰尼里在他背后说话时，他才醒悟过来。“我真没想到你今天会来。”神父说道，并且顺眼瞟了一下那本书。“我准备派人去告诉你让你今天晚上来一下。”

“有要事吗？我今晚有个约会，可是我倒可以不去，如果……”

“没什么要紧的，明天来也行。我只是想见你一面，因为星期二我就要离开了。我已经答应去罗马了。”

“去罗马？要去多久？”

“信上通知说‘要到复活节以后’。这是从梵蒂冈发来的命令。我本想马上就告诉你的，但是一直忙于处理神学院的事情，还有安排迎接新院长的事情。”

“可是，神父，您该不会放弃神学院吧？”

“可能不得不放弃。但是我至少可能回到比萨，起码待上一段时间。”

“可是您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地方呢？”

“呃，我已被任命为主教，只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

“神父！在什么地方？”

“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我才非得去罗马一趟不可。究竟到亚平宁山区升任主教，还是留在这里担任副主教，现在还没作最后决断。”

“新院长已经选定了吗？”

“卡尔迪神父已荣任为院长，他明天将会到达这里。”

“是不是觉得太突然？”

“是的，但是……梵蒂冈的决定往往要到最后时刻才会公布。”

“这位新院长你认识吗？”

“没有见过面，但是他有极佳的口碑。勤于笔耕的贝洛尼神父说他学识极其渊博。”

“您一定会被神学院里的人思念的。”

“神学院的人我说不准，但是我相信你会的，亲爱的。你对我的思念，也许不会亚于我对你的思念。”

“我肯定会想念您的。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为你而高兴。”

“是吗？我说不清自己的心境。”他坐在桌边，脸上露出倦容，一点儿也没有一个就要荣升高职的人的春风得意的样子。

“亚瑟，你今天下午有空吗？”过了片刻他说道：“如果有空的话，我希望你能多陪我一会儿，因为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我感觉不大舒服。在我离开之前，我想尽量和你聊聊并想多看你几眼。”

“行啊，我可以多待一会儿。我们六点钟才去赴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参加会议吗？”

亚瑟点点头，蒙泰尼里匆忙转换了话题。

“我想和你谈谈你个人的事。”他说：“在我离开的时候，你得另外找一位忏悔神父。”

“在您回来的时候，我接着向您忏悔，这样难道不行吗？”

“我亲爱的孩子，你没弄清我的意思，我当然只是指我不在的三四个内。我建议你去找圣特琳娜教堂的一位神父。”

“没问题。”

他们又谈论了一会儿其它的事情，然后亚瑟站起身来。

“我该走了，神父。那些学生会等急的。”

蒙泰尼里的脸上又露出憔悴不堪的神情。

“这么快时间就到了？你几乎已使我郁闷的心情好起来了。呢，你走吧。”

“再见。我明天一定来。”“尽量早些来，那样我也许有时间单独与你谈谈。卡尔迪神父也会来这里。我的孩子，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至少在我回来之前，不要受人误导做出轻率的事来，你也许无法想象离开你，我是多么不放心啊。”

“没事的，神父。一切都很平静。事情还早着呢。”

“再见。”蒙泰尼里脱口说道，接着坐在桌旁拿笔写了起来。

大学生们的小集会正在进行，当亚瑟走进学生们举行这个小型集会的房间时，一眼就看到他孩童时的伙伴，华伦医生的女儿。她坐在靠窗的一角，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位发起人对她的演说。那是一个身着一件破旧的外套，身材高大的伦巴第人。近几个月她变化不少，由于发育得很快，以致于看上去像一位成熟的年轻女性。尽管脑后垂着粗黑辫子，仍旧一身女学生的打扮。她一袭黑衣，头上裹着一条黑色的围巾，以抵挡屋里飕飕的冷风。一串柏枝插在她的胸前，这是青年意大利党的党徽。那位发起人热情洋溢，正对她描述卡拉布里亚农民的苦难。她全神贯注地听

着，一只手轻轻地托着下巴，眼睛直盯着地上。在亚瑟看来，她俨然一个黯然神伤的自由女神，正在为毁于一旦的共和国哀默。（朱丽亚会认为她是个发育过快，肤色蜡黄，鼻子长得又不规则的野女孩，而且所穿的那件旧布衣料做的连衣裙又太短了。）

“吉姆，你也在这儿！”当那位发起人被别人叫到房间另一头去的时候，他向她走了过去。在受洗礼时她取了詹妮弗这个奇怪的名字，结果给小孩子们叫走了调，成了“吉姆”。而她的意大利女同学都叫她“琼玛”。

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来。

“亚瑟！噢，我不知道你……你也在这个地方！”

“可我也同样没有想到。吉姆，你是什么时候……”

“你不明白的！”她马上插嘴说道。“其实我并非这里的成员，只不过做过一两件小事才到这里来的。我结识了毕尼，你知道吗？……你知道卡洛·毕尼这个人吗？”

“当然知道。”毕尼是里窝那支部的组织人，青年意大利党无人不知道他。

“呃，他先和我谈起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请他带我去参加一次学生会议。那天他写信叫我到佛罗伦萨去……你也许还不知道我在佛罗伦萨过的圣诞节吧！”

“我现在很少得到家里的讯息。”

“噢，还有！去的时候，我住在赖特姐妹的家里。（赖特姐妹是她的同学，她们搬到佛罗伦萨去了。）然后毕尼写信告诉我，让我回家时路过比萨时到这里来。啊！会议就要开始了。”

理想共和国，以及实现这个共和国青年人应该担负的责任是演讲的主要内容。那位演讲人对这个题目理解得并不透彻，但是亚瑟还是怀着虔诚的敬意认真听着。在这个时候，他的大脑只非常机械地接受着东西。在接受一个道德理想时，他就整个儿吞下，不管能否消化得了。演讲结束以后还有个长时间的讨论，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论完了学生开始散去。亚瑟朝着仍然坐在屋子一角的琼玛走去。

“你住在什么地方？我来送你吧，吉姆。”

“我和玛丽塔住在一起。”

“就是你父亲的那个老管家？”

“对，他住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时间。然后亚瑟突然开口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已经十七岁了吧？”

“十月份我将满十七岁。”

“我以前就知道，你长大以后决不会像其他的女孩一样，光想着往舞场里跑。吉姆，亲爱的，我常想你要是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该多好。”

“我何尝没这样想过呢？”

“你刚才说过曾为毕尼做过事情，可你以前从来没告诉过我你认识他。”

“不，是为另外一个人做事，不是为毕尼。”

“另外一个人？”

“就是今晚与我说话的那个……他叫波拉。”

“你们很熟吗？”亚瑟的话中不无妒意。谈起波拉他就不高兴，他们俩曾经同去做一件事情，但是青年意大利党委员会最终把它交给了波拉，理由是亚瑟太年轻，没有经验。

“我们挺熟，而且关系不错。他一直住在里窝那。”

“这我知道，他是十一月去那儿的……”

“就是因为那桩轮船的事情。亚瑟，难道你不觉得进行这项工作，你家比起我家来更安全吗？他们不会怀疑像你们那样一个有条件经营船运的富家，何况几乎码头上的每一个工人你都认识。”

“嘘！亲爱的，安静点！如此说来你家藏着从马赛运来的书籍？”



“只藏一天。噢！也许我说了不应该说的。”

“为什么呢？你明明知道我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琼玛，亲爱的，如果你们参加到我们组织中来该是天字一号的幸事。我是指你和神父。”

“你的神父！他自然……”

“不，他的看法与我们不同。可我有时也幻想……或者是希望——我不知道……”

“亚瑟，可他是一位教士啊？”

“教士又怎么样？我们这个组织里就有教士……有两位还在报上发表过文章呢。为什么不写呢？引导世界实现更高的理想和目标就是教士的使命，我们这个组织还能做些什么？归根到底，这不纯粹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宗教和道德问题。如果人们都具备了享受自由和成为尽责公民的资格，那么谁都无法奴役他们。”

琼玛皱皱眉头说道：“在我看来，亚瑟，你的话缺乏逻辑。一个教士传授宗教的教义，我觉得这与赶走奥地利人没有什么关系。”

“教士传授的是基督教的教义，而基督是最伟大的革命家。”

“你知道吗，那天我和父亲谈过教士，他说……”

“琼玛，你的父亲是一位新教徒啊！”

停顿片刻以后，她转过身坦诚地打量着他。

“听着，我觉得这个话题应免谈。一谈到新教徒，你总是很偏激。”

“我不是偏激。我只是认为新教徒谈到了天主教教士，一般都带有偏见。”

“大概是吧。每当谈及这个话题时，我们经常争执不休，现在没必要再提起这个话题。你认为今晚的演讲怎么样？”

“我非常喜欢……尤其是最后一部分。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他强调实现共和国必须进行斗争的必要性，而不是仅停留在梦想上。就像基督所说的那样：‘天国就在你的心中。’”

“我正好不喜欢这个部分。他太多地谈论了我们应该思考、感知和实现的美好事物。而他从头至尾基本上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在紧要关头，我们要做的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耐心等待，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毕功于一日。”

“实现一件事情所需的时间越长，就更有理由立即去动手。你谈到了享受自由的资格……你知道还有谁比你的母亲更有资格享受自由吗？她难道不是你所见过的最完美的天使般的女性吗？可是又有谁顾惜她的美德呢？直到她死的那一天，她都是一个奴隶……受尽了你的哥哥杰姆斯和他妻子的欺凌、骚扰和侮辱。如果她不是那样的温柔和富有耐心，她的境况就会大不相同。这正是意大利情况的翻版。需要的不是耐心……而需要有挺身而出的人，保卫他们自己……”

“吉姆，亲爱的，如果愤怒和激情能够挽救意大利，她早就获得了自由。她不需要仇恨，她需要爱。”

他说这个字时，亮晶晶的前额突然露出了赭色，但随即又消失了。琼玛皱着眉头，抿着嘴直视前方，对于这个变化一无所知。

“你认为我错了，亚瑟，”停顿了片刻她说道：“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个道理的。到家了，不进去坐坐吗？”

“不用啦，时候不早了。晚安，亲爱的！”

亚瑟站在门口，双手紧握着琼玛的手。

“为了上帝和人民……”

她缓慢而又庄重地说完那句说了一半的誓言：

“始终不渝。”

琼玛抽回了她的手，跑进了屋子。她身后的门随即关上了。亚瑟弯腰拾起从她胸前落下的那串柏枝。

#### 四

亚瑟走回住处，感觉身轻如燕。他真是高兴极了，心里的愁绪也消失殆尽。在那次会上，已经有人暗示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现在琼玛也成了他们真正的同志，而且他也爱她。为了那个未来的共和国，他们可以一起工作，甚至同生死、共患难。实现希望的时机已经到来，神父将会相信它并且看到它。

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以后亚瑟清醒许多。他突然想起了琼玛要去莱亨，神父要去罗马。一月、二月、三月……要过漫长的三个月才到复活节！万一琼玛在家中受到“新教徒”的影响思想起了变化怎么办？在亚瑟心中新教徒自私、狭隘、缺乏教养。在西方文化中，腓力斯人是自私的伪君子的代名词。就像里窝那其他的英国女孩那样。但是她的日子也许非常不好过。她年轻而少友，生活在那些木头人中间更显得形单影只。如果母亲还活着……

傍晚他去了神学院，蒙泰尼里正在招待新院长，他看上去疲惫不堪，百无聊赖。神父没有往常那种见到他喜形于色的神情，他的表情忧郁、阴冷。

“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学生，”他态度生硬地介绍着亚瑟，“您如果容许他继续使用图书馆的话，我会感激不尽。”

卡尔迪神父是位年长的教士，长得慈眉善目。他立即就跟亚瑟谈起了萨宾查大学。他谈吐自然，显然他对大学生活非常熟悉。他们很快转而讨论起大学校规，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个热门话题。新院长对大学当局采取种种限制性的措施非常反感，他认为这些措施毫无意义，而且令人恼火，搞得学生们鸡犬不宁。在这点上他和亚瑟达到了共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在引导年轻人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而且我有一条原则，那就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永远不要干预他们。如果他们被给予适当的重视，并且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格，那么麻烦就会少得多，诚然，如果你总是扯紧缰绳，即使是最温顺的马也会踢人的。”

亚瑟瞪大眼睛，他万万没想到这位新院长会为学生说话。蒙泰尼里没有插话，他显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而且难以言喻的绝望和厌烦从他脸上显露出来，见此情景卡尔迪神父突然中断了谈话。

“也许您已经过于劳累了，神父。请您原谅我这么侃侃而谈。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甚至忘掉了别人对它的感觉。”

“恰恰相反，我很有兴趣。”蒙泰尼里显然对这种约定俗成的客套不习惯，他的语调在亚瑟听来很别扭。

蒙泰尼里直到当卡尔迪神父走向自己的房间以后，才把头转向亚瑟。整个晚上，他的表情一直都很焦急而忧虑。

“亚瑟，我亲爱的孩子，”他缓慢地说道：“我有些话要告诉你。”

“难道他从哪儿获悉了什么坏消息。”亚瑟焦急不安地望着那张憔悴的脸，他的心中立马闪过这个念头。长长的沉默过后，蒙泰尼里突然问道：“你认为新院长怎么样？”

这个问题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于亚瑟一下子竟然不知如何作答。

“我……我很喜欢他，我认为……至少……不，我并不十分肯定是否真的这样，但是只见了一次面很难说清楚。”

蒙泰尼里坐了下来，用手轻轻地敲打着椅子的扶手。每每他焦急不安或者满腹狐疑时，他总这样做，看来是积习难改。

“关于罗马之行，”他再次开口说道：“如果你认为有什么……呃……如果你不希望我去的话，我可以写信，推掉它。”

“神父！但是梵蒂冈……”

“梵蒂冈可以另外找个人。同时，我可以写信为我的失信表示歉意。”

“可是，我不明白您这样做究竟为什么？”

蒙泰尼里用手拂了一下前额。

“我是放心不下你。我老是思虑重重……毕竟，我并不是非去不可……”

“可是主教的职位……”

“噢，亚瑟！主教职位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我失去了……”

他停了下来。亚瑟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欲说还休，所以他很焦躁。

“我不明白，”他说：“神父，您为什么不能更加……更加明确地解释一下你的想法呢……”

“我什么也不想，我很恐惧，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危险事情要发生？”

“他到底是听到了什么传闻。”亚瑟想起了有关准备举行起义的种种谣传，但是他不能泄漏这个秘密。于是他只是反问了一句：“您说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呢？”

“别问我……请回答我！”情急之下，蒙泰尼里的声音变得粗暴：“你会有危险吗？我并不是想知道你的秘密，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神父。什么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但是我没有理由在您回来的时候，不在这里平安无事地活着。”

“在我回来的时候……听着，亲爱的。这事由你来决定。你不必告诉我什么理由，只要说一声‘留下’，那么我就放弃这次行程。这对谁也没有伤害，而且我也会觉得在我的身边，你就更加平安无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怪异的想法与蒙泰尼里的性格格格不入，所以亚瑟非常惊讶并且焦虑不安。

“神父，您肯定是不舒服。罗马之行当然不能取消，您争取彻底休息一下，使您的失眠和头痛得到彻底的医治。”

“很好，”蒙泰尼里打住了他的话，似乎这个话题已使他厌倦，“我明天一早乘马车动身。”

亚瑟纳闷地望着他。说道：“您有什么要告诉我吗？”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什么要紧的事都没有。”他脸上的表情很惊愕，甚至有几分恐惧。

蒙泰尼里走后没几天，亚瑟去神学院的图书馆取一本书。在楼梯上，他遇到了卡尔迪神父。

“啊，伯顿先生！”院长大声嚷道：“我正思谋着见你呢。正好我有一个问题需要你来帮忙。”

他打开书房的门，亚瑟跟着他进了屋子，心中油然而生了一股无名的怨恨。因为看到一个陌生人占用了他亲爱的神父至爱的书房，他心里感到老大的不舒服。

“我爱书如命。”院长说道：“到了这里以后，我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查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很有意思，只是我不明白按什么样的程式对图书进行分类。”

“分类的方法不够完整，何况近来又增加了不少好看的新书。”

“你能用半个小时把编目的方法给我解释一下吗？”

他们走进图书馆，亚瑟把图书的分类仔细地解释了一下。当他们起身拿帽子时，院长却笑着把他拦住了。

“不，不！我不能让你这样匆忙离去。今儿是星期六，时间有的是，功课可以留到星期一嘛。既然我已经耽搁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索性就再陪我吃顿饭吧。我一个人感觉非常无聊，要是你能做伴我会不胜荣幸。”

他的言谈举止开朗而又怡人，亚瑟立即就觉得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会儿，院长问他与蒙泰尼里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大约有七年了。他从中国回来那年我十二岁。”

“啊，对了！他曾是一名传教士，在中国出了名，你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的学生？”

“不，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开始接受他的教导，也就是那时我初次向他忏悔。当我进入萨宾查大学以后，他还继续辅导我学习……我想学点正课上学不到的东西。他对我非常和蔼可亲……这点您是想象不出的。”

“我绝对相信。没有谁不对此表示钦服……他品格高尚，性情温和。我遇见过和他同去中国的一些传教士，他身处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毅力、勇气，以及矢志不渝的虔诚，没有人不钦佩得五体投地。你幸运的是在年轻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人帮助和引导你。噢，从他那里我得知你已经失去了双亲。”

“是的。我很小时父亲就过世了，母亲去年也去世了。”

“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倒是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当我还在襁褓之中时就从商了。”

“也许正是因为你曾经历过一个孤独的童年，你才会更加珍视蒙泰尼里神父的慈爱。还有，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你选定了忏悔神父了吗？”

“我想如果圣·卡特琳娜的那位神父那里忏悔的人不太多的话，我就去找他。”

“向我忏悔你愿意吗？”

亚瑟惊讶地睁大眼睛。

“尊敬的神父，当然……而且我感到荣幸，只是……”

“只是一位神学院的院长通常并不接受众生的忏悔。这倒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万确。但是我知道蒙泰尼里神父对你关心备至，而且据我看他对你有点放心不下……正象如果让我丢下一位心爱的学生，我也会感到放心不下一样……他见到你接受他的同事给予你精神上的引导会非常高兴。而且坦率地跟你说，我的孩子，我也喜欢你，而且愿意尽力帮助你。”

“承蒙您的美意，接受您的引导我当然不胜荣幸。”

“那你下个月就可以过来了？就这么定了。晚上如果有时间就过来一下，我的孩子！”

复活节前夕，蒙泰尼里正式成为布里西盖拉教区的主教，布里西盖拉在伊特鲁里亚地区的亚平宁山区。他怀着愉快而平静的心情，从罗马给亚瑟写了封信。他的忧郁之情显然已经荡然无存。“每个假期你一定要来看我，”他在信上写道：“比萨我也会常去。即使不能如我所愿的那样经常见到你，我也希望能多见你几次。”

华伦医生也邀请亚瑟上他家去，和他及孩子们一起欢度复活节，这样他就不必回到那个沉旧不堪、老鼠横行的曾经豪华的旧宅，现在朱丽亚已成了那里的主宰。华伦医生的信里附寄了一张便条，是琼玛用幼稚而不规则的书法写的。她恳求他尽量去，“因为我有点事情与你面谈。”让人尤其感到鼓舞的是，大学里的学生相互串连，每个人都在复活节以后打算有大的举动。

所有这些都让亚瑟处在一种喜不自胜的期待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中传播的那种虚无缥缈的空想，在他看来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两个月以后变成现实，不是不可能。

他准备在受难周的星期四回家，放假之前的几天就只有在那里渡过了。这样他参加庄严的宗教默念仪式就不会受到拜访华伦一家的快乐和见到琼玛的喜悦的影响。他写了封回信给琼玛，答应在复活节星期一去她家。所以他在星期三夜晚肃穆而平静地走进卧室。



他虔诚地在十字架前跪了下来。卡尔迪神父答应在第二天早晨接待他，因为这是他在复活节圣餐前的最后一次忏悔，所以他必须长久而又认真地准备祈祷，他跪在那里，双手合实，脑袋低垂。他回顾了过去一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历数了由于急躁、粗心、急性子而犯下的轻微错误，所有这些已经在纯洁的心灵里留下了细微的污点。除此之外，他再也找不出什么。这个月里，实在是令他太高兴的一个月，所以没有时间犯太多的错误。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站起身来开始脱衣服，准备就寝。

当他解开衬衣纽扣时，一张纸条掉了出来，落在地上。那是琼玛写来的信，被他塞在脖子里已整整一天了。他捡了起来，把它展开，吻着那些倍感亲切的潦草字迹。然后又把那张纸折叠起来，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做法很可笑，这时他发现信纸的背后有几句附言，而他先前却没有发现。“务必尽快到来，”上面写道，“因为我想让你和波拉见见面，他一直住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一起读书。”

读着这几句话时，一股热血涌上了他的前额。

总是波拉！他又在莱亨做什么？为什么琼玛会和他一起读书？他就凭着自私而把琼玛迷住了吗？一月份的那次会议上，他对她的爱意已经非常明显；因此他才如此热心地从事宣传工作。现在他又在她的跟前……而且每天都和她一起读书。

亚瑟突然把信扔到一边，再次跪倒在十字架前。这就是准备去请求基督赦罪的灵魂么？准备接受复活节的圣餐……准备与上帝和自己本身以及世界和平共处的灵魂么？这颗灵魂竟能生出如此卑鄙的妒恨和猜忌、自私的恶意和狭隘的仇恨……而且对方竟是一个同志！他羞愧难当，禁不住用双手捂住脸。就在五分钟之前，他还梦想着成为一名烈士。而现在他却为这么一个卑鄙、齷齪的念头而愧疚不已。

星期四上午当他走进神学院的小教堂时，看见卡尔迪神父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一个人在那里。他背诵了一遍忏悔祷文，接着就诉说了前天晚上的罪过。

“我的神父，我指控自己犯下了妒忌和仇恨的罪过，我对一个于我没有过失的人起了邪恶的念头。”

卡尔迪神父十分清楚，他知道自己在应付一个怎样的忏悔者。于是他只是轻声说道：“你还没有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我的孩子。”

“神父，那个我对之起了邪恶念头的人是我理应热爱和尊敬的人。”

“他跟你有血源关系吗？”

“比血源关系更加密切。”

“究竟怎样的关系呢？”

“志同道合的同志。”

“什么方面的志同道合？”

“一个伟大而又神圣的事业。”

短暂的沉默。

“你对你这位……同志的愤恨和忌妒，是因为他在这桩工作中取得了比你更大的成功吗？”

“我……是的，这只是部分原因。我妒忌他的经验……他的才干，还有……我想……我想他会夺我所爱……一个姑娘的心。”

“你爱的这位姑娘是基督徒吗？”

“不是，她是一位新教徒。”

“一位异教徒？”

亚瑟焦虑不安地紧握双手。“是的，一位异教徒。”他重复道，“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们的母辈是朋友。我……妒忌他，因为我发现他也爱她，因为……因为……”

“我的孩子，”停顿片刻以后，卡尔迪神父缓慢而又庄重地说道，“你并没有把一切全都告诉我呢。我想你的灵魂之上远远不

止这些东西。”

“神父，我……”他支吾着，停了下来。

“我妒忌他，因为我们那个组织……青年意大利党……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唔？”

“把一项我曾希望得到的工作交付给了他……这项工作本来有望让我来承担，因为我适合并能胜任。”

“什么工作？”

“运进书籍……政治性的书籍……把这些书籍从运进的轮船上取来……并为它们找到一个隐藏地点……在城里……”

“党把这项工作交给你所妒忌的那个人了吧！”

“交给了波拉……我所妒忌的人。”

“他有没有引起这种感情的原因？你并不是责备他对所交付的任务疏忽大意吧？”

“不，神父。他工作起来非常勇敢，而且很忠诚。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理应受到我的热爱和尊敬。”

卡尔迪神父陷入了沉思。

“我的孩子，如果你的心中燃起一线新的光明，一个为你的同胞完成某种伟大事业而工作的梦想，一种减轻劳苦大众的苦难的希望，这样你就要珍惜上帝赐予你的最宝贵的恩惠。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上帝的赐予，只有他才会赐予美善的新生。如果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和平的坦途，找到了你愿为之献身的事业，结识了心心相印的同志，准备解救那些在黑暗中哭泣和悲痛的人们，那么你就必须使自己的心灵免受妒忌和情欲的桎梏，要使自己的心灵成为一个崇高而洁净的圣坛，让圣火在那里熊熊燃烧。你应牢记，一个高尚而又神圣的事业，必需一颗把任何私心杂念都冲得一干二净的灵魂。这种事业和教士的天职相似，它不是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也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片刻情欲，这是为了上帝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民，它是始终不渝的。”

“啊！”亚瑟惊得几乎跳了起来，他紧握着双手。听到这句誓言几乎激动得热泪盈眶。“神父，你是以教会的名义支持我们的事业啊！基督站在我们的一边……”

“我的孩子，”那位教士严肃地问答：“基督曾把兑换金钱的商贩赶出了神庙，因为他的圣地应该叫作祈祷的圣殿，可是他们却使它变成了贼窝。”

好久的沉默以后，亚瑟颤危危地小声说道：

“赶走他们以后，意大利就会成为上帝的圣殿……”

他停了下来，神父柔和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主说：‘大地和大地上的全部财富都是属于我的。’”

## 五

那天下午亚瑟非常想多散会儿步。他把行李交给了一位同学，然后徒步走向里窝那。

那天空气湿漉漉地，天上布满了乌云，但并不冷。一望无际的平原在他看来仿佛比以前更加美丽。脚下踩着软绵绵的湿草，春天开放的野花在路旁露出羞答答的笑脸，这一切都让亚瑟感到赏心悦目。一个小树林边上的一丛刺槐上，一只小鸟正在筑窝。当他走过的时候，那只小鸟吓得惊叫一声，拍打着褐色的翅膀匆匆地飞走了。

这是耶稣受难日的前一天，所以他尽力集中思想，企图进行虔诚的默念。但是他却老是想着蒙泰尼里和琼玛，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这种虔诚的默念，任凭他的思绪纵横驰骋，他臆想着即将到来的起义之种种奇迹和荣耀；想着他的两位偶像所担任的角色；神父将是起义的领袖、使徒和先知，在他的盛怒之下，黑暗的力量将会逃之夭夭，在他的振臂高呼下，保卫自由的青年将会重温旧的教义，并且将从一个全新的、未曾想象过的角度把握旧

的真理。

琼玛呢？噢，琼玛将会冲锋在前。她是用塑造女英雄的材料铸造出来的，她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同志，她是无数诗人梦寐以求的那种无畏的女神。她会和他肩并肩站在一起，在肆虐的死亡的暴风雨的洗礼中狂喜。他们会共赴死亡，也许是在取得胜利的前夕……而胜利是勿容置疑的。他决不会向她吐露他的爱情，他怕这样会影响她内心的宁静，或者破坏平淡之交的同志情谊。对他来说，她是一个圣洁的天使，一个无瑕的牺牲品，为了解救大众而甘愿将自己贡献到祭坛上焚化。他算是什么，竟敢走进那只有上帝和意大利的那白玉殿般的心灵。

上帝和意大利……当这样沉吟的时候他已走进“宫殿街”中那座宏大、沉闷的住宅，他在突然之间感觉像是从高涨的意境中掉入了卑俗的泥沼。朱丽亚的管家在楼梯上遇见了他，他还是那样穿着考究，神态安详，彬彬有礼，但却高傲冷漠。

“晚上好，吉朋斯。我哥哥在家吗？”

“托马斯先生在家，先生。伯顿夫人也在家。他们都在客厅。”

亚瑟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了进去。多么让人感到压抑的房子啊！生活的洪流好像绕它而去，因而它永远留在高水位上，一点变化也没有……人没变，家族的画像也没变，笨重的家具和丑陋的餐具也没变，粗俗的豪华摆设也没变，一切什物的不具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没变。甚至连铜花瓶里的花看上去都像是抹了油彩的铁花，在春风和煦的日子里，也不能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勃发的生机。朱丽亚身着进餐的服装，正在客厅里等着客人。对她来说客厅就是生活的中心，她坐在里面就像是让人描画的时装模特，脸上挂着木然的陈式化的笑容，头上盘了淡黄色的发卷，膝上趴着一只小狗。

“你好，亚瑟。”她生硬地说道，随即伸出手指让他握了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继而转去抚摸皮毛柔软的小狗，仿佛这种动作来得更加亲切。“我祝愿你万事如意，学业有成。”

亚瑟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临时想起来的客套话，然后就陷入一种拘谨不安的沉默之中。杰姆斯气度不凡地走了进来，一位皮笑肉不笑，有点年纪的船运经纪人跟在他身边。他们来了以后也没有打破这种尴尬场面。当吉朋斯宣布开饭时，亚瑟站了起来，他感到如释重负。

“我吃好了，朱丽亚。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回房间了。”

“你的斋戒也斋过火了，我的孩子。”“这样下去，你肯定会生病的。”托马斯插嘴道。

“噢，不会的！晚安。”

在走廊里亚瑟遇见一位打下手的女佣人，于是请她在早晨六点钟敲门把他叫醒。

“少爷要去教堂吗？”

“是的。晚安，特丽萨。”

他走进自己的屋子。这里是母亲生前住的地方，在她久病不愈期间，别人把窗户对面的神龛改装成一个祈祷室，一个带着黑色底座的巨大的十字架占据了圣坛的中间，坛前挂着一盏古罗马式的小吊灯。妈妈就是在这里去世的。床边的墙上挂着她的肖像，桌上摆着她曾用过的瓷钵，里面装着她心爱的紫罗兰花。距她去世都一年了，可那些意大利佣人还没有忘记她。

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帧精心镶嵌了镜框的画像。这是蒙泰尼里的一张蜡笔肖像画，几天前才从罗马寄来。当他正在打开这件无价之宝的包装时，朱丽亚的小厮把一个盛有晚餐的托盘端了进来。在新女主人到来之前侍候格拉迪丝的厨娘弄了一些小吃，她以为她的小主人也许会在不犯教规的情况下吃掉这些小吃。亚瑟除拿了一块面包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拿。那

个小厮是吉朋斯的侄子，刚从英国回来。在他把托盘拿走时，意味深长地笑笑。他已经加入了佣人之中的新教徒行列。

亚瑟走进壁龛，在十字架前虔诚地跪了下来。他试图静下心来，进入祈祷和默念的状态。但是他发现做到这一点很难。正如托马斯所说的那样，他执行四旬斋戒过头了。他就像喝了烈性酒一样，阵阵轻微的兴奋从背上贯穿下去，眼前的十字架在云雾中翻滚。只到经过长时间的连续祈祷，机械地一遍又一遍背诵经文以后，他才收回任意驰骋的思绪，聚精会神地思考起赎罪的玄义。最后纯粹的体力疲劳压倒了神经的狂热，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焦虑不安的念头的困扰，于是躺了下来，平静而安详地睡着了。

他正沉睡着，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啊，特丽萨！”他一边想着一边懒洋洋翻了一个身。敲门声连续不断，他猛地被吓了一跳，并且清醒了过来。

“少爷！少爷！”有人用意大利语喊道。“看在主的份上快点起来！”

亚瑟跳下了床。

“什么事，谁啊？”

“是我，吉安·巴蒂斯塔。看在圣母的份上，快点起来吧！”

亚瑟匆忙穿好了衣服，打开房门。当他带着困惑的眼睛注视马车夫那张苍白、惊慌的面孔时，沉重的脚步声和银销的金属声从走廊那头传过来了。他突然醒悟了。

“是来抓我的？”他冷静地问道。

“是的！噢，少爷，快点！你有什么东西要藏的吗？瞧，我可以把……”

“我没有什么可藏的。我哥哥知道吗？”

过道的另一头出现了一个穿制服的人。

“老爷已被叫起来了，所有的人都醒了。天啊！祸从天降……真是祸从天降啊！竟然是在神圣的星期五！贤明的众神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行行好吧！”

吉安·巴蒂斯塔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亚瑟上前几步，静静地等候着那些宪兵。在一堆瑟瑟发抖的佣人的簇拥下他们走了过来，就在宪兵们围住亚瑟的时候，这家的主人和太太出现在这个可笑队伍后面。主人穿着睡衣和拖鞋，太太穿着长睡袍，头发上扎着卷发纸。

“肯定又有一场洪水，这些成双成对的人都在走向诺亚方舟！这不，又来了一对怪异的野兽！”

这些形态各异的人们使亚瑟想起了这段话。他强忍住差点喷出口来的笑声，因为感到这样很不合时机……现在有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再见，圣母玛利亚，天国的女王！”他小声地说道，为了不让朱丽亚头上跳动不已的卷发纸再次引他作出忍俊不禁的神态，他把目光转向了别处。

“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伯顿先生走近那位宪兵军官，“这样堂而皇之地闯入民宅是什么道理？我警告你，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我就向英国大使投诉。”

“我以为，”那位军官生硬地回答道：“这就是最充分的解释，英国大使当然也会认同。”他取出一张逮捕证，上面写着亚瑟·伯顿的名字，并且注着是主修哲学的学生。他把它递给杰姆斯，并且冷冷地说道：“如果你想得到更明确的解释，我建议你还是亲自去找警察局长。”

朱丽亚把那张纸从她丈夫手里抢过来，扫了一眼，然后扔给了亚瑟，这时她俨然一位勃然大怒的时髦女人。

“这么说是你给这个家丢人了！”她尖声叫道，“这下可好了，城里那些乌合之众可以大眼瞪小眼了，可以好好看咱家的热闹了！你那么虔诚竟也落到锒铛入狱的地步！我们原本就料到那个信奉天主教的女人养出的孩子……”

“你用不着对犯人说外语，太太。”那位军官把她的话打断



了。但是朱丽亚滔滔不绝，她那一番连珠炮般的英语，把军官的劝说淹没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又是斋戒，又是祈祷，又是虔诚的默念。骨子里装的却是这样的事情！好了，这下该收场了吧！”

华伦医生曾经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朱丽亚被比作沙拉，厨子把醋坛子打翻在里面的沙拉。她那尖刻而又刺耳的声音让亚瑟突然想起了这个比喻。

“这种话你就没必要说了。”亚瑟说，“你不必害怕将会引起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大家都明白这与你们一点干系都没有。先生们，我看你们是想搜查我的东西吧。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

宪兵们在他的房间里胡乱翻找，阅读他的信件，检查他在大学里写的文章，并免不了一阵翻箱倒柜。亚瑟坐在床边，因为兴奋而脸色绯红，但是一点也不痛苦。搜查并没有使他感到心神不宁。他早就把那些可能牵连任何人的信件烧毁了，除了几首手抄的诗歌，半是革命性的，半是神秘性的，还有两三份《青年意大利》报外，宪兵们折腾了一阵一无所获。朱丽亚在小叔子的再三恳求下，最后还是回床睡觉去了。她鄙夷地从亚瑟身边走过，杰姆斯乖乖地跟在后面。

托马斯尽量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当朱丽亚走了以后，他走到那位军官面前，请示他能否同犯人说上几句话。等对方点头同意以后，他走到亚瑟跟前，扯着略显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说，这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对此我深感遗憾。”

亚瑟抬起头来，脸上镇静的如同夏日的早晨。“你待我一直不薄，”他说，“对这事你大可不必遗憾。我会平安无事的。”

“呃，亚瑟！”托马斯使劲一捋胡子，终于提出了他思虑很久，并且不好启齿的问题。“……这些是与……钱有关吗？因为，如果是的话，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与钱毫无关系！噢，没有！怎么可能与……”

“那么是与政治上有什么瓜葛了？我是这么想的。呃，不要垂头丧气……也不要介意朱丽亚说的那些粗俗话。她那刻薄的嘴巴从来如此。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现金或是别的什么……尽管跟我说一声，好吗？”

亚瑟默默地伸出手握了握托马斯的手，托马斯离开了房间。由于他想尽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因而他的脸显得冷漠呆板。

宪兵们这时也结束了搜查。那位负责的军官要求亚瑟穿上衣服出门。他立即遵命照办，然后转身出了房间。这时他突然迟疑地停下了脚步，好像当着这些宪兵的面离开母亲的祈祷室是件不容易的事。

“你们能否离开房间一下？”他问，“我保证逃不掉的，而且也没有藏身之处。”

“对不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他走进祈祷室，跪下身来，亲吻着蒙难耶稣的双脚和十字架的底座。轻声说道：“主啊，让我至死不渝吧。”

当他站起身时，那位站在桌旁的军官看着蒙泰尼里的肖像问道：“这是你的亲戚吗？”

“不，是我的忏悔神父，布里西盖拉的新主教。”

那些意大利的佣人在楼梯上等着，悲伤而焦急。他们都喜爱亚瑟，因为他和他母亲都是好人。他们拥到他的身边，悲痛地亲吻他的双手和衣服。

吉安·巴蒂斯塔站在一边，涕泪横流，浸湿了他的胡子。伯顿家的人没有一个为他送行。他们的冷淡越发突出了佣人的友善和同情心。当亚瑟一一握别伸过来的手时他差点哭出声来。

“再见。吉安·巴蒂斯塔。让我亲亲你家的小孩。再见，特丽萨。你们大家为我祈祷吧！再见，再见！”

他匆忙下了楼梯跑到前门。片刻之后，一群沉默的男人和抽泣不成声的女人站在门口，目送着马车远去。

## 六

亚瑟被押到了港口那个巨大的中世纪城堡里。他发现监狱生活相当难熬。牢房阴冷潮湿，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他是在维亚·波拉街的一座豪华住宅里长大的，因此对他来说，密不流通的空气和令人作呕的气味都已习以为常。食物也差得要命，而且份量不够。但是杰姆斯很快就获得恩准，从家里给他送来了生活的必需品。他被单独关着，尽管狱卒对他的监视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严格，但是对于他被捕的原因他依然不得而知。可是他却保持平静的心态，这种心态自他进入城堡以后始终如一。因为不许带书来看，所以他只是靠祈祷和做虔诚的默念，来消磨时光，不急不躁地等着事态的发展。

有一天，一名士兵打开了牢门向他喊道：“请往这边走！”他提了两三个问题，但得到的反应却是：“不许说话！”亚瑟只得听天由命，跟着那位士兵穿过迷宫一样的庭院、走廊和楼梯，到处都弥漫着霉味。然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面有三个身着军服的人在一张铺着绿呢的长桌子旁坐着，上面杂乱地堆着文书。他们正在懒洋洋地聊天。当他走进来时，他们立马装出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他们之中年长的那位看上去像是一个花花公子，留着灰白色的络腮胡子，穿着上校军服。他用手指着对面的一把椅子示意亚瑟坐下，然后就开始了预审。

在亚瑟的想象中他以为自己会受到威胁、侮辱和谩骂，因而他做好了放弃尊严，用极大的耐心来顶着的精神准备。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对他很客气，这使他感到大失所望。他们对他提出了常规性的问题，诸如姓名、年龄、国籍和社会地位等，他对此都一一作了回答。他的回答也都按照顺序被作了记录。他开始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乏味而烦燥。这时那位上校问道：

“怕顿先生，你对青年意大利党这个组织知道多少？”

“这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在马赛出版了一份报纸，并在意大利发行，旨在动员人们挺身而出，把奥地利军队驱逐出境。”

“我看你肯定读过这份报纸吧？”

“是的，我对这报纸挺感兴趣。”

“当你读报的时候，你认识到你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吗？”

“当然。”

“你房间里的那些报纸，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个我拒绝回答。”

“伯顿先生，你在这里不许说‘拒绝’。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不准我说‘拒绝’，那么我就说‘不愿’。”

“如果你继续使用这些字眼，你将会追悔莫及。”上校严肃地说。鉴于亚瑟一直沉默，他接着说道：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从我们所把握的证据来看，你与这个组织的关系甚为密切，不仅仅是阅读过违禁读物。你还是坦白交待为好。不管怎样，事情总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你终会发现企图用回避和否认的方法开脱自己将于事无补。”

“我无意为自己开脱。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首先，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是怎么牵涉到这件事情当中的？”

“我曾经考虑过这件事情，读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读物，并且按我自己的思维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

“谁动员你参加这个组织的？”

“没有人，我自愿参加的。”

“你这是在消磨时间。”上校厉声说道，他显然已经失去耐心。“没有人能够自个儿参加一个组织。告诉我你向谁表达过想

要参加这个组织的想法？”

沉默。

“我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这样的问题，我不会回答。”

亚瑟怒气冲冲地说道，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奇妙的恼火。此时，他知道他们已在里窝那和比萨逮捕了不少人。尽管他仍不清楚这场灾难的范围有多大，但是已听了太多的风言风语，因而他为琼玛及其朋友的安危而忧心忡忡。这些军官们故作礼貌，狡诈阴险的问题和不着边际的回答有来有往，他们相互之间玩弄着搪塞和回避这种乏味而无聊的游戏，这一切都让亚瑟感到担心和烦躁。哨兵在门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来走去，刺耳的脚步声更让他心急如焚。

“噢，顺便说一下，你上次见到乔万尼·波拉是在什么时候？”  
争辩了一阵以后，上校又问道：“是不是你离开比萨之前？”

“我不知道这人。”

“什么！乔万尼·波拉？你肯定认识他……一个高个儿，挺年轻，脸上总是刮得清清爽爽的。噢，说不定他是你的同学。”

“大学里许多学生我都不认识。”

“不，你一定认识波拉，我们敢肯定！瞧，这是他的笔迹。你看看，他对你可熟着呢。”

上校漫不经心地把一张纸条递给他，开头写着“招供自白”，并且签有“乔万尼·波拉”的字样。亚瑟扫了一眼，看到他的名字。惊讶地抬起头来道：“要我读吗？”

“是的，这事与你有关，你当然应该读一读。”

于是他读了起来，那些军官静静地坐在那里，察颜观色。这份文件包括对一长串问题所作的供词。显然波拉也已被捕。供词的第一部分是通常的陈规，接下去简短地叙述了他与组织的关系，诸如如何在里窝那传播违禁读物，还有学生集会的情况。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写着“我们这个组织当中有一位年轻的英国人，叫亚瑟·伯顿，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船运家族”。

一股热血涌上亚瑟的脸。他已被波拉出卖了！波拉，这个率先担当一位发起人之庄严职责的人……波拉，这个使琼玛改变了信仰的人……他还热恋着她呢！他放下那张纸，凝视着地面。

“我想这份小小的文件已经使你的记忆恢复了吧？”上校问得彬彬有礼。

亚瑟摇摇头。“我不认识这个名叫波拉的人。”他重复说道，声音单调而坚决。“肯定是误会了。”

“误会？噢，胡说八道！得了吧，伯顿先生，骑士风格和唐吉诃德式的侠义精神，就其本身来说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实践得过火了则是毫无用处的。这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开始老犯的错误。得了吧，想一想！为了一个出卖你的人，竟然拘泥于小节，委屈自己，从而毁了你一生的前程又有什么好处？你看看你自己，他出卖起你来可是没有给予你任何特别的关照。”

上校的声音里不乏嘲弄的贬损。亚瑟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他的心头突然闪过一道光亮。

“撒谎！”他大声道，“这是伪造的！从你脸上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你们不是想要陷害某个犯人，就是想引我上钩。你们伪造了这个东西，你是在撒谎，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流氓！”

“住嘴！”上校大声吼道，一下子站了起来。“托马西上尉，”他接着对身旁的一个人说道：“请你把看守叫来，把这个年轻人带进惩戒室关几天。我看不教训他一顿他不会变得理智起来。”

惩戒室是地下的一个洞穴，里面阴暗、潮湿、肮脏。它没有使亚瑟变得“理智”，反倒把他彻底激怒了。他那个奢侈的家庭已经使他养成了十分讲究个人卫生的习惯，可是这里，污秽的墙上爬满了毒虫，地上堆积着垃圾和污物，青苔、污水和朽木散发

出令人作呕的恶臭。这里的一切对亚瑟产生的最初影响足以使那位受到顶撞的军官感到快意。亚瑟被推了进去，牢门随后关上。他伸出双手，摸索着向前走了三步。他的手摸到滑腻粘糊的墙壁，一阵恶心使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漆黑之中他找到一个不那么脏的地方，坐了下来。

就在黑暗和沉默的陪伴中，他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夜晚也一如往常的平静。一切是那样的空虚，他对外界的印象泯灭殆尽。他失去了时间的概念。第二天早晨，当受到门锁转动声惊吓的老鼠从他身边跑过时，他吓得突然站起身来，心怦怦直跳，耳朵嗡嗡直响，仿佛他被关在一个隔绝光与声的地方不是几小时而已有几个月了。

牢门打开了，透进一丝微弱的亮光……对他来说则是一道刺眼的光明。看守长走了进来，拿着一块面包和一杯水。亚瑟向前走了一步，他确信这个人是要放他出去的。可没等他说出话来，看守就把面包和茶杯塞到他手里，转过身去，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牢门再次上锁。

亚瑟跺起脚来。他这一生第一次感到怒火中烧。但是随着时间的一分一秒地的推移，他对时间和地点的感知已荡然无存。黑暗像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对他来说，生命几乎已经终结了。第三天的傍晚，牢门又被打开了，看守长带着一位士兵站在门槛上。他抬起头，惶惑而茫然。他用手遮住眼睛，挡住了眼睛已不适应的亮光。他迷迷糊糊，不知道在这个坟墓里已经待了多少个小时，或者是多少个星期。

“请往这边走。”看守正色说道。亚瑟站了起来，机械地往前走去。他脚步蹒跚，晃晃悠悠，仿佛一个醉汉。他极力想拒绝看守想要扶他走上陡峭而又狭窄的台阶的举动，当他走上最后一层台阶时，突然觉得头晕目眩，要不是看守抓住他的肩膀，他肯定会倒下去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啦，很快就会没事的，”有人得意地说道，“他们这样刚从黑暗中走出来，大多数人都会昏过去的。”

亚瑟挣扎着，拼命想要喘过气来。突然一盆凉水从天而降。黑暗好像随着哗啦啦的浇水声从他眼前消失了，这时他恢复了知觉。他嫌恶地推开看守的胳膊，走到走廊的另一头，然后登上楼梯，这一串动作进行的稳稳当当的。他们在一个门口停顿了片刻，门开了。没来得及反应清楚自己究竟被带到了什么地方，他发现自己已站在灯火通明的审讯室里，他惊疑不定地打量着那张桌子，以及那些文件和那些坐在老位置上的军官们。

“啊，是伯顿先生！”上校说道。“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好好地谈谈了。呃，那间暗无天日的牢房肯定不讨人喜欢？肯定不如你哥哥家中那间客厅豪华，是吗？嗯？”

亚瑟抬眼看了看上校那张笑嘻嘻的面孔。他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他直想冲上前去扼住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花花公子的喉咙，并把它用牙齿咬断。也许是由于他的脸上流露出了什么，上校立即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气说道：

“坐下，伯顿先生，喝点水。你不要激动。”

亚瑟推开递给他的那杯水。把双臂支在桌上，一只手托住前额，试图安静一下。上校坐在那里，老练的目光追随着他那颤抖的双手和嘴唇以及湿漉漉的头发和迷离的眼神。显然他体力衰弱，神经紊乱。

“现在，伯顿先生，”在几分钟以后，他说，“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往下谈，因为我们之间产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不妨首先向你表明，就我来说，除了宽容待你别无他意。如果你的举止和态度是得当和理智的，我们保证不会对你粗暴无礼。”

“你想要我干什么？”

亚瑟怒气冲冲地说道，腔调与他开始说话时大不相同。

“我只要你坦率地告诉我们，你对这个组织及其成员知道多



少。直截了当的，大大方方的。首先说说你与波拉认识有多久了？”

“我从来未曾见过他。我对他一无所知。”

“真的吗？那好，这个姑且不论。你认识一个叫做卡洛·毕尼的年轻人吗？”

“我也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就见鬼了。弗兰西斯科·奈里呢？”

“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但是这儿有一封你亲笔写的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不信你看！”

亚瑟心不在焉地的扫视了一眼，然后把它随便扔在一边。

“你想起来了么？”

“想不起来。”

“那你的意思是这封信不是你的亲笔信？”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这封信也许你还记得吧？”

上校又把另一封信递给他，他一看，便知道是他在去年秋天写给一位同学的信。

“不记得了。”

“难道连收信的人也不记得吗？”

“是的。”

“你的记忆力真是太差了。”

“这正是我常常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说的是真话吗？可我那天从一位大学教授那里听说你不是这样的，你不但什么缺陷都没有，相反却聪明过人。”

“你可能是根据暗探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聪明与否，而大学教授们的标准却大不相同。”

显然，亚瑟的火气是越来越大了。饥饿、空虚污浊和瞌睡，他已经精疲力竭。他身子里的每一根骨头都在隐隐作痛，上校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音撩拨着他那已一触即发的紧张神经，他钢牙咬得当当作响，就象石笔硬刻在石板上发出的声音。

“伯顿先生，”上校仰面靠在椅背上，正色说道，“你又忘记了你的处境。我再次警告你，这样说话对你没有好处。你肯定已经饱尝了黑牢的滋味，现在不想再回那里去了吧。我把话挑明了，如果你再这样不分好歹，我就会采取断然行动。别忘了我可掌握了证据……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些年轻人中有人把违禁书报带进港口，而你正好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事到如今你是否愿意主动交待一下，你对这事了解得如何？”

亚瑟低下了头。一股盲目、愚昧和疯狂的怒火，难以遏制地在他心底奔突。对他来说，失去自由比任何威胁都可怕。他第一次认识到在任何绅士的修养和基督徒的虔诚下面，都隐藏着那种不易觉察的狂暴力量，于是他对自己感到陌生和害怕。

“快点回答我！”上校说道。

“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

“你胆敢一口拒绝回答么？”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那么我只有下令把你重新押回到惩戒室去，直到你回心转意为止。如果你再惹麻烦，你便会被带上手铐脚镣。”

亚瑟抬起头，气得浑身瑟瑟发抖。“随你便。”他缓慢地说道，“英国大使将会对你们如此对待一个无辜的英国侨民的行为作出反应的。”

最后亚瑟又被送回到自己的那间牢房。一进去，他就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他没有被戴上手铐脚镣，也没有被关进那间可怕的黑牢。但是随着审讯的继续，他与上校之间的仇恨日益加深。对亚瑟来说，在这间牢房里祈求上帝的恩惠以平息心中熊熊的怒火，或者花上半夜的时间思考基督的耐心和忍让，都毫无用处。当他再次被带进那间狭长的空屋时，面对那张

铺着绿呢的桌子，以及上校那撮蜡黄的胡子，强烈的仇恨与暴怒，立即再次占据了他的内心。于是他又做出辛辣的反驳和恶意的回答。不出一个月时间，他们相互之间的忿恨就已达白热化程度，以至于他只要和上校一照面就会勃然大怒。

这种小规模冲突开始严重刺激他的神经系统。他知道自己受到了密切的监视，而且也想起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谣言。诸如偷偷给犯人服下颠茄，这样他们的谰语就会被记录下来，一想起这些他就变得怕吃，怕睡起来。甚至连一只老鼠在夜里跑过他的身边，他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恐惧而浑身发抖，并且有一种似乎什么人藏在屋里的幻觉。显然宪兵们是在玩弄一个阴谋以诱使他在某种情况下作出承认，从而供出波拉。他非常害怕因为稍有疏忽而落进圈套，以至害怕自己稍一大意，而失足落入陷阱。波拉的名字昼夜都在他的耳边萦绕，甚至扰乱了他的祈祷，以至于在他数着念珠时也会把玛利亚的名字说成波拉。但是最糟糕的事情是他的宗教信仰，犹如外边的世界一样一天天离他远去。他怀着狂热的固执劲儿保住这最后的立脚点，所以每天他都花上好几个小时用于祈祷和默念。但是他的思绪越来越经常地往波拉的身上转移，可怕的是连祈祷也变得越来越机械。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结识了监狱的看守长。他是一个胖胖的身材不高的老头，头已谢顶。开始时他竭力板着一张严肃的脸。时间长了，他那张胖脸上的每一个皱纹都露出善意，这种善意逐渐战胜了他由于职务在身而产生的顾忌和压力。他开始从一间牢房到另一间牢房为犯人们传递口信和纸条。

五月的一天下午，这位看守长走进牢房。他皱着眉头，脸色阴沉。亚瑟吃惊地望着他。

“怎么啦，恩里柯！”他大声问道。“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恩里冷冷地说道。他走到草铺跟前，开始扯亚瑟带来的毛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拿我的东西做什么？难道又要让我搬到另一间牢房里去吗？”

“不，你获释了。”

“释放？什么……今天吗？全部释放吗？恩里柯！”

亚瑟激动地抓住那位老人的胳膊，可是他却忿忿地甩开了。

“恩里柯！你是怎么啦？你为什么不说话？我们全部被释放吗？”

老人只是哼了一声，算是给了他回答。

“别！”亚瑟又抓住看守的胳膊，并且哈哈大笑着。“你对我生气可没用，因为我不介意的。告诉我其他人的情况。”

“什么其他人？”恩里柯突然放下正在叠放的衬衣，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不是说波拉吧？”

“当然包括波拉和所有其他的人。恩里柯，你是怎么啦？”

“嗯，他是不大可能被很快释放的，可怜的孩子，他被一位同志出卖了。哼！”恩里柯再次拿起衬衣，他神情鄙夷。

“他被出卖了？一位同志！噢，真是可怕！”亚瑟惊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恩里柯迅速转过身去。

“怎么啦，难道不是你吗？”

“我？伙计，你发什么神经呢，是指我？”

“哦，反正昨天在审讯时，他们是这么告诉他的。不是你我当然高兴，因为我一直非常信任你，认为你是一个相当正直的年轻人。这边走！”恩里柯站到走廊上，亚瑟跟在他的身后。心中的一团迷雾顿时烟消云散。

“他们告诉波拉我把他出卖了？他们肯定会这么说！伙计，他们告诉我是他出卖了我。波拉肯定不会傻到会相信这种东西的程度。”

“那么照你说的就不是你了？”恩里柯在楼梯上停住脚步，上下打量着亚瑟。亚瑟只是耸了耸肩膀。

“这是在撒谎，毫无疑问。”

“那好，我的孩子，我很高兴听到这句话。我会告诉他你的说法。但是有一点你应该知道，他们告诉他，你是出于……呢，出于妒忌而告发了他，因为你们俩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

“荒谬！”亚瑟气喘吁吁，他气愤地说着。一种恐惧油然而生，他浑身没了力气。“爱上同一个姑娘——妒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等一下，我的孩子。”恩里柯在通向审讯室的走廊里停了下来，和蔼可亲地说道：“我信任你，我知道你是个天主教徒，但是只告诉我一件事，你在忏悔的时候说过……”

“这是在说谎！”这一次亚瑟提高了嗓门，差点哭出声来。

恩里柯耸了耸肩膀，然后继续往前走。“你也许很清楚，像你这样受骗上当的傻小子，何止你一个人。比萨现在正闹得沸沸扬扬，你的一些朋友已经把一个教士揭露了。他们已经印发了传单，说他是一个暗探。”

打开审讯室的门他看见亚瑟一动不动，眼光滞呆地望着前方，他轻轻地把他推进门槛里面。

“下午好，伯顿先生。”上校态度和蔼地咧嘴笑着说道，“祝贺你。佛罗伦萨方面已经下令将你释放。请你在这份文件上签个字好吗？”

亚瑟走到他的面前。”无精打采地问道，“我想知道谁出卖了我。”

上校微笑着扬起眉毛。

“猜猜看。”

亚瑟摆了摆头。上校伸出双手，作出一个略微表示惊讶的姿势。

“真猜不出吗？嗨，那是你自己呀，伯顿先生。别人谁还会知道你的儿女私情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亚瑟一声不吭地转过身去，墙上挂着一个庞大的木制十字架，他的目光缓缓地移到耶稣的脸上。但是他的眼里没有乞求，只是隐约地悲叹这位漠然而又仁慈的上帝为何不对出卖忏悔教徒的教会败类处以极刑。

“请你在收据上签字，证明已领回你的论文好吗？”上校和蔼地说道：“然后我就不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相信你一定着急回家。为了波拉那个毛头小子的事情，我今天下午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他把你的基督教耐性可考验苦了。他看来会被判得很重。再见！”

亚瑟在收据上签了名，接过论文，然后默不作声地走了出去。他和恩里柯一同走到大门口，径直向河边走过去，连一句道别的话也没有说。那里有位船夫，正等着送他们过护城河。当他踏上通往街道的台阶时，一个身着棉布碎花连衣裙、戴着顶草帽的姑娘伸出双手，朝他跑了过来。

“亚瑟！噢，我很高兴……我很高兴！”

亚瑟战栗不止地抽回了手。

“吉姆！”他最后说道，声音连自己都觉着陌生。“吉姆！”

“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半个多小时了。他们说你大概在四点钟左右出来。亚瑟，别这样看着我！发生了什么事？亚瑟，你怎么了？别这样！”

他转身慢慢地往街道那头走去，仿佛已经忘记了她的存在。他这个样子完全把她吓坏了，她跑上来，拉住了他的胳膊。

“亚瑟！”

他停下脚步，抬起头来，胆怯地看着她。她挽起他的胳膊，他们默不做声地走了一会儿。

“亲爱的，你听着，”她小声说道，“你不必因为这件倒霉的事情而烦躁不安。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是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他问道，仍然无精打采的。

“我是说有关波拉的信。”

听到波拉二字，亚瑟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

“我总以为你不会知道这件事，”琼玛接着说道，“但是他们已经告诉了你。波拉一定是神经错乱，竟然虚构出如此荒唐的事。

“荒唐的事？……”

“这么说你对这事一概不知？他写了一封骇人听闻的信，说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你说出了关于轮船的事情。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每一个了解你的人都会这样认为。只有那些不了解你的人才会感到气愤。所以我才会到这里来……告诉你，我们那个圈子里没人相信。”

“琼玛！可这是……这是真的！”

她慢慢地从他身边走开，她睁大恐惧的眼睛，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的脸就像她脖子上的围巾一样惨白。沉默好比一道冰冷的巨浪淹没了他们，隔开了他俩，而且把他们与市井的喧哗也隔绝开来。

“真的，”他最后轻声说道，“轮船的事情……是我说的。我说出了他的名字……噢，上帝！我的上帝啊！我该怎么办呢？”

他突然明白了过来，意识到琼玛就站在他的身边，并且意识到她的脸上露出致命的惶恐。对了，她当然认为……

“琼玛，你不明白啊！”他脱口而出，立即凑到她的跟前。她连连后退，并且尖声喊起来：

“别靠近我！”

亚瑟不顾一切地猛地抓住她的右手。

“听着，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我……”

“松开，松开我的手！松开！”

她大喊大叫着从他的手里抽出她的手，并且扬起手，狠狠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打了他一个耳光。

那一刻，除了琼玛那张苍白而又绝望的面孔，以及使劲抽他的那只手，他的眼前一片迷离，好久，他才感到了明亮的阳光，可打量四周，发现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 七

当亚瑟敲响维亚·波拉大街那座豪华住宅的门铃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他隐约知道自己一直是在街上流浪。至于在哪儿流浪，为什么，流浪了多久，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朱丽亚的小厮呵欠连天地打开了门，看到一张憔悴而无表情的脸，意味深长地咧嘴笑笑。在他看来少爷从监狱回到了家里，竟和一个“烂醉如泥、衣衫不整”的乞丐没什么两样，这无疑是个天大的笑话。亚瑟走到楼上。在二楼他遇见走下来的吉朋斯，他板着脸儿，装出一副高深莫测，不以为然的样子。亚瑟低声道了一句“晚安”，然后从一旁溜走。但是吉朋斯却不是个能轻易让一个他觉得不顺眼的人从他身边溜走的人。

“主人们都不在家，先生。”他说，同时带着嘲讽的目光打量着亚瑟破烂不堪的衣服和乱蓬蓬的头发，“他们和女主人一起参加一场晚会去了，大概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回来。”

亚瑟看看手表，现在是九点整。噢，棒极了！他还有时间……还有充足的时间……

“女主人让我负责解决你的晚餐，先生想吃点什么？她还吩咐你等她，因为她把和你谈话的时间安排在今天晚上。”

“我现在没有胃口，谢谢你。你可以告诉她我愿意等候。”

他进了自己的房间。自从他被捕以后，房间的一切还是老样子。蒙泰尼里的画像还是他那天放在桌上的样子，十字架还像以前那样立在神龛里。他站在门口，侧耳倾听了一阵。宅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显然不会有人前来打扰。于是他轻手轻脚地



走进房间，锁上了门。

他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什么可想的，也没有什么值得他操心的事情。只要摆脱了那毫无意义的羁绊自己的生的意念，就再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但是看来这是一件愚蠢而又盲目的事情。

他想自杀，只是对此未经过深思熟虑。只隐约觉得这是一件摆在眼前的、不可回避的事情。他也没过多地考虑过选择什么方法自杀，只觉得要紧的是把这一切尽快了结……然后忘得干干净净。他的房间里没有什么武器，甚至连一把小刀都找不着。但是这点也不能让他暂停行动……一条毛巾即可，或者把床单撕成碎布条也行。

窗户的上面正好有一枚大钉子。这就行了，但是它必须牢靠，能够承受住他的体重。他搬过来一把椅子站上去试了试，钉子并不十分牢靠。他又跳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锤子。使劲敲了几下钉子，当他正准备把床单撕成碎布条时他突然想起来还没有祈祷。一个基督徒在临死前当然要作祈祷，每一个基督徒在死前都如此。对于一个将要死去的人，还有特别的祷文给他呢。

他走进神龛，在十字架前跪了下来。“万能而仁慈的上帝……”他朗声祈祷。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他再也说不下去了。这个世界的确变得越来越污浊了，哪里有什么值得祈祷或者诅咒的呢。从来没有遭受这种麻烦的基督知道什么呢？他只是被出卖过，就像波拉一样。他并不曾因为中了敌人奸计而出卖别人。

亚瑟站起身来，习惯性地胸前画了十字。他来到桌子跟前，看见上面有一封蒙泰尼里的亲笔信，信是蒙泰尼里的笔迹，是写给他的。信是用铅笔写的：

我亲爱的孩子：

在你释放的这一天没有见到你，对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痛苦。我被应邀去看望一个快要去世的人。要很晚才能回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明天

一早上我这儿来吧。

匆匆！

劳·蒙。

他叹息着放下手中的信，看来这件事对神父打击确实很大。

街上的人们照常说说笑笑，和他以前活着的时候没有区别。他周围那些日常繁琐的小事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去活来而有丝毫变化。一切都照旧。喷水池的水在溅荡，屋檐下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昨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可他是真正地死了……永远地死了。

他坐在床边，双手交替抓住床头的栏杆，额头枕着胳膊。时间还多的是。可他头疼欲裂，一切都是那么枯燥无味，那么愚蠢……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前门的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他吓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他用双手捂住了喉咙。他们已经回来了……他坐在这里想入非非，硬把时间白白浪费掉了……现在他不得不看他们那些令人生厌的面孔，听他们冷酸尖刻的声音……他们会嗤之以鼻，大发议论……要是有一把刀子该多好啊……

他绝望地环顾四周。他母亲做针线活的篮子就在小柜子里，篮子里肯定有剪刀。可以用它来绞断一根动脉。不，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床单和钉子更安全。

他从床上扯下床罩，狠命地撕下一条布来。楼道里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不，这布条太宽了。用它打结会不牢靠，而且一定要留出一个套索。随着脚步声的越来越近，他的动作也越来越快。他热血沸腾，耳鸣不已。快点……快点！噢，上帝！再给我五分钟的时间吧！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那条撕下的布条从他手中滑落在地上，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屏息凝神。有人扭动了门把，紧接着

传来朱丽亚扯着嗓门的叫喊声：

“亚瑟！”

他站了起来，喘着粗气。

“亚瑟，请开门。我们在等着你呢。”

他机械地捡起撕坏的床罩，然后塞进抽屉里，手忙脚乱地把床抚平。

“亚瑟！”这一次是杰姆斯在喊，而且伴随着不耐烦地扭动门把声。“你睡着了吗？”

亚瑟扫视屋子，确信一切都已藏了起来，然后才打开了房门。

“亚瑟，我可是有言在先。你起码应该听从我的安排，坐等我们回来才是。”朱丽亚闯进屋里，怒气冲冲地说道，“看来你是认为我们应该在门口恭候半个小时……”

“我亲爱的，只有四分钟。”杰姆斯温和地加以纠正。他尾随妻子的粉缎长裙走进屋里。”我当然觉得你这样做不大……不大合适……”

“你们要谈什么事？”亚瑟打断了他的话。他手扶着房门站在那里，他就像是一只被困的动物，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好在杰姆斯反应迟钝，朱丽亚又在气头上，所以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亚瑟脸上的表情。

杰姆斯先生为他妻子搬来一把椅子，自己也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并且在膝盖处扯了扯他那条新裤子。他开口说道，“我和朱丽亚觉得我们有必要跟你正儿八经地谈谈……”

“今天晚上不行，我……我不大舒服。我头疼……改日再谈吧。”

亚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含糊不清。他神情恍惚，说话前后矛盾。这使杰姆斯吃了一惊，四下里看了一下。

他突然想起亚瑟是从那个传染病流行的地方来，于是急急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问道“你怎么了？该不会是得了什么病吧？”

“胡扯！”朱丽亚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他只是在装腔作势，因为他没脸面对我们。请这边坐，亚瑟。”

亚瑟极不情愿地走过去，坐在床沿上。“嗯！”他疲惫地说道。

杰姆斯先生干咳了几下，清了清嗓子，拢了拢他那本就非常整洁的胡子，然后再次道出那番经过准备的话来：

“我想这是我的责任……痛苦的责任……跟你严肃地谈谈你这种叛逆的行为，结交……呢……那些无法无天、杀人放火的无耻之徒，以及……嗯……那些品行不端的人。我相信你，也许只是年幼无知，而不是因为堕落……呢……”

他停了一下。

“嗯？”亚瑟神情恍惚地重复道。

“哎，我不想难为你。”杰姆斯看到亚瑟那副困倦的绝望神态，不由自主地缓和了一下语气。”接着说道，“我相信你是被坏人引入了歧途，因为你年幼无知，缺乏经验，还有……呢……鲁莽，以及……呢……轻率的性格，我觉得你是从你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亚瑟的目光慢慢移到母亲的画像上，然后又迅速收回眼光，他一直保持沉默。

“不过我相信你会懂事的，”杰姆斯继续说道，“我们这是一个受人崇尚的家庭，要我收留一个在大庭广众面前败坏门风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亚瑟又重复了一遍。

“好了，”朱丽亚啪的一声合上了扇子，然后把它放在膝盖上厉声说道。“亚瑟你除了‘嗯’一下，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当然了，你们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做，于我没关系。”他吞吞吐吐地说道，身体僵直地坐在那里。

“没有……关系？”杰姆斯复述道，惊得目瞪口呆。他的妻子哈哈大笑，并且站起身来。

“哈哈，没有关系，是吗？那好，杰姆斯，我想你现在该明白你从这个人身上的能否得到报答。我告诉过你好心肯定没有好报，对这种投机钻营的天主教徒和他们的……”

“嘘，嘘！亲爱的，说这些有啥用。”

“杰姆斯，别瞎说八道了，不要浪费感情了，我们已经受够了！他原本就是一个杂种……我想现在该让他清楚他的母亲是个什么东西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来负担一个天主教教士一时风流而留下的私生子。这儿，拿去瞧瞧！”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业已揉皱的纸来，隔着桌子朝亚瑟丢了过去。亚瑟把它摊开，上面的字是她母亲写的，写信的日期是他出生前四个月。这是一封他母亲写给她丈夫的忏悔书，落有两个签名。

亚瑟的眼光慢慢地移到这张纸的下面，滑过母亲签得潦草不堪的名字，看到那个遒劲而又熟悉的签名：“劳伦佐·蒙泰尼里”。他凝视这张忏悔书，沉默良久。然后他折起这张纸，把它放下来。杰姆斯站起身来，触触他太太的胳膊。

“行了，朱丽亚，就这么着吧。你先下楼去。时间不早了，我想和亚瑟谈点事情。你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抬眼看着他的丈夫，然后又看看亚瑟。亚瑟正低头默默地凝视着地板。

“我看他有点犯傻。”她轻声嘀咕道。

当她撩起裙子的后摆走出房间后，杰姆斯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然后走回到桌旁他那把椅子跟前。亚瑟仍旧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地坐在那里，杰姆斯温和地说道：“亚瑟，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我感到非常遗憾。或许你不知道它要更好些。可是，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我唯一感到高兴的是你表现得这样冷静。朱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亚有……有点激动，女人总是……反正我不想伤害她的自尊。”

他打住话头想看看亚瑟对他的好言好语会产生什么反应。但是亚瑟仍旧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

“当然了，我亲爱的孩子，”杰姆斯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这是一件让我们大伙都感到不光彩的事，我们只能保持缄默。我的父亲非常大度，并没有因为她的失身而离婚。他只是要求那个引诱她误入歧途的男人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这你是知道的，他去中国当了一名传教士。就我而言，我是反对你在他回来后和他来往。但是我的父亲最后还是答应让他在永远不要企图看望你母亲的条件下来教你，说句公道话，他俩始终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条件。这是一件非常让人遗憾的事，但是……”

亚瑟抬起了头。他的脸上是一种僵死和凝冻的沉寂，看上去就像是一张蜡制的面具。

“你、你不认为，”他轻声说道，奇怪的是他说起话来竟然支支吾吾的，有些口吃，“这、这……一切……非、非常……好笑吗？”

“真可笑？”杰姆斯把他的椅子从桌边挪开，瞪眼看着亚瑟，他吓得不敢发火。“好笑？亚瑟，你疯了吗？”

亚瑟突然仰起头来，爆发出一阵神经质的狂笑。

“亚瑟！”船运公司经理大声叫道，因为气愤而嗓门抬得老高，“你竟然这样不踏实，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只有一阵接一阵的大笑，声音那么响亮，那么有力，以至于杰姆斯开始怀疑这里是否有比轻浮更严重的事情。

“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他自言自语道，随即转过身去，鄙夷地耸了耸肩膀，并在地上不耐烦地踱着脚步。“真的，亚瑟，朱丽亚比你还不如。好了，别笑了！我可没时间在这里等上一整夜。”

可是他近乎哀求的话简直和求耶稣复活没有啥两样，亚瑟对

于抗议或者规劝不再顾忌了，他只是放纵地大笑起来，笑，笑个没完没了。

“岂有此理！”杰姆斯说道，他终于停止了气急败坏的踱步。“你明显是激动过分，并且失去了理智。如果你一直是这种状态，我就不可能和你谈事了。明天早饭后找我一下。现在你最好还是上床休息吧。晚安。”

他走了出去，随手关上了房门。“现在还要去面对楼下那个神经质的女人。”他喃喃地说道，随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开。“说不准这边又在哭叫呢！”

亚瑟不再狂妄的大笑。他从桌上抓起锤子，然后不顾一切地扑向十字架。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站在两个空荡荡的底座前面，手里仍然握着锤子，粉碎的塑像散落在他的脚边。

他丢下锤子。“轻而易举！”说罢转过身去，“我简直是一个白痴！”

他坐在桌边喘着粗气，双手捧着头。不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走到盥洗池跟前，端起一壶冷水迎头浇下。然后他走了回来，十分镇静地坐下来思考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这些虚伪而又卑鄙的人们，这些愚昧而又没有灵魂的神灵……他才受尽了侮辱、激情和绝望的种种精神折磨。他准备用一根绳子吊死自己，但是他又想到因为一个教士而用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太不值得了。好了，让这一切滚得远远的，他只需抖掉这些毒素，重新开始生活。

码头上有许多货船，很容易就能藏在其中一艘货船里，偷偷乘船逃跑，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好望角……不论什么地方。随便哪个国家，只要远离这个污浊的地方。至于那里生活的好坏倒无所谓，边走边看，如果不适合他，可以到别的地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掏出钱包。只有三十三个玻里，但是他的手表倒值点钱。这就能帮他熬过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都没有什么要紧的……反正他要挺过去。可是他们会寻找他的，所有这些人都会满世界地找他的。他们肯定会到码头查询。不行，他必须给他们布下迷魂阵……在他们看来他已经死了。然后他就出入自由……无忧无虑。一想到伯顿一家将会找寻他的尸体的恶作剧，他不禁暗自笑了起来。那将是多么滑稽可笑啊！

他拿过一张纸来，随手写下了所想到的最重要的几句话：  
我信奉过您，正如我曾信奉过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可以用锤子将它击碎。您却用一个谎言欺骗我  
唬弄

我。

他折起这张纸，写上蒙泰尼里亲启的字样。然后他又拿过另一张纸，写下了这样一排字：“去达赛纳码头找我的尸体。”然后他戴上帽子，走出了房门。当经过母亲的画像时，他抬头哈哈大笑了一阵，耸了耸肩膀。她也一样欺骗了他。

他踮着脚尖轻轻地经过了走廊，拉开了门门，走到可以产生回声的大理石楼梯上。楼梯又长又黑。在他往下走时，楼梯好像是张开了大口的一个恶毒的魔鬼。

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庭院，以免惊醒吉安·巴蒂斯塔。他就睡在一楼。他清楚地记得后面堆藏木柴的地窖有一扇装着栅栏的小窗，对着运河，离地面不过四英尺。他记忆中生锈的栅栏已经断裂，只要稍微一推就能弄出一个豁口，然后可以钻出去。

栅栏不象他想象中那样脆弱，他的手被擦破了，外套的袖子也撕破了。但是这都没关系。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影。黑漆漆的运河没有一点动静，伴在旁边的丑恶的壕沟两边是笔直细长的堤岸。未知的世界可能是一个令人扫兴的无光无亮的黑洞，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不可能比他丢开的这个角落更加沉闷和肮脏。没



有任何可遗憾的，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东西。这个讨厌的角落犹如一潭死水，充满了污浊和拙劣的欺骗，还有恶臭熏天的阴沟，浅得连人都淹不死的阴沟。

他沿着运河堤岸慢慢走着，来到梅狄契宫旁的小广场上。就是在这个地方，不久前琼玛曾伸出双臂，绽开那张楚楚动人的笑脸迎接过他。这里有一段潮湿的石阶通往护城河，那个阴森森的城堡似的监狱就与这条阴沟隔河相望。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条小河是如此粗俗和卑陋。

他穿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了达赛纳船坞。在那里他脱下帽子，扔进水里。当他们打捞他的尸体时肯定会发现它。然后他沿着河边一边往前走，一边愁眉不展地考虑着下一步如何行动。当务之急他须设法溜到某一艘船上，可是这样做很不容易。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走到那道巨大而又古老的梅狄契防波堤尽头，在那个尖角处有一家下等的旅馆，在那里他很可能发现某个可以行贿的水手。

但是码头大门紧闭。他怎样才能过去，并且混过海关官员呢？没有护照，他只有给他们丰厚的贿赂才可被放行，可是他身上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更糟的是，他们也许会认出他来。

当他经过“摩尔四人”的铜像时，从船坞对面的一所老房子里钻出来一个人影，并往桥这边走来。亚瑟立即溜到铜像的阴影之中，在底座的拐角处蹲着谨慎地向外窥望。

暮春的夜晚，夜色温馨柔和，星斗满天。脚下河水拍打着船坞的石堤，并在台阶周围形成圈圈涟漪，发出低低的声响。附近有一条铁链慢慢地晃动着，吱吱作响。一架巨大的铁起重机隐约矗立在那里，高大而又凄凉。在星光灿烂的天穹和珍珠色的云层上，映出了漆黑的奴隶铜像的巨大身影。他们带着锁链站在那里，仿佛正在对悲惨的命运进行着徒劳的抗争。

那人扯着嗓子唱着一支英国小曲，摇摇晃晃地沿着河边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显然他是个水手，刚从某个饭馆痛饮一顿以后往回走。看不见周围任何人。当他走近时，亚瑟站起身来并走到路中间。那个水手止住歌声，骂骂咧咧地停了下来。

“我想和你说件事，”亚瑟用意大利语说道，“你能听懂我说什么吗？”

那人不解地摇了摇头。“跟我说这种鬼话没用的。”他用英语说。接着他转而用蹩脚的法语，生气地问道：“你想干啥？为什么不让我过去？”

“到黑暗中来一下，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谈。”

“啊！换了你你愿意吗？到暗处去，告诉我你带着刀子没有？”

“没有，没有，伙计！你看不出我只想得到帮助吗？我会付钱给你的。”

“嗯？付钱给我？装得倒挺像个公子哥儿，还……”那个水手不由自主地说起了英语。并且挪到了暗处，懒散地靠在铜像底座的栏杆上。

“那好，”他重又操起他那难听的法语说。“你说给我听？”

“我想离开这儿……”

“啊哈！想偷渡！想让我把你藏起来吗？我看准是出事了吧。杀人了吧？呃？就像这些老外一样！那么你想去哪儿呢？总不会上警察局吧？”

他醉醺醺地大笑起来，一只眼睛眨巴眨巴地。

“你是哪一艘船上的？”

“卡尔洛塔号……从里窝那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时运油，回来时运皮革。就在那里。”……他随手指了指防波堤的方向……“一条破败不堪的旧船！”

“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啊！你能偷偷带我上船吗？”

“你能付我多少钱？”

“不多，我的玻里不多。”

“那不行。至少五十……对于你这样的公子哥儿，这还算是便宜的。”

“公子哥儿是什么话？如果你喜欢我的衣服，你可以穿走，但是钱就这些，多的实在没有。”

“你那儿不还有一只手表吗？递过来！”亚瑟取下那只女式金表，磨刻的花纹和镶嵌的珐琅都很精致，熠熠生辉，背后刻有“格·伯”两个字母。这是他母亲的表……但是现在对于他任何意义都没有了。

“啊！”那个水手迅速瞟了一眼，不无赞叹地说：“这不会是偷的吧！让我看看！”

亚瑟缩回了手说：“不，等我们上了船，我才会给你。在这之前，我不能给你。”

“如此说来，你还不傻！显而易见，你是首次落难，呃？”

“那与你无关。哟！巡查来了。”

他们在群像后面蹲了下来，直到巡查走了过去。那个水手站起身来，告诉亚瑟跟着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傻乎乎地暗自笑着。亚瑟默默地跟在后面。

那个水手领他回到梅狄契宫附近那个不大规则的小广场，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停下来。他本想谨慎点小声说话，可是如此一来说出的话却含糊不清。

“在这里等，那些当兵的会看见你的。”

“你要去哪里？”

“给你找点衣服。就凭你这血迹斑斑的外套，我可不敢带你上船。”

亚瑟低头看看被窗户栅栏拉破的袖子。手给擦破了，流出的血滴到了上面。显然那人把他当成了杀人犯。哎，让他的想法见鬼去吧，顾不了那么多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久，那个水手胳膊下夹着一个包裹昂然走了回来。

他小声说道，“换上，动作快点。我得尽快回去，那个犹太老头啰嗦麻烦，一个劲儿跟我讨价还价已经耽误了我半个小时。”

亚瑟遵命照办。但刚一碰到旧衣服，他就本能地犯恶心，自然地有些缩手缩脚起来。所幸的是这些衣服虽然旧点且做工粗糙，但相当干净。当他穿上这套新装束走到亮处以后，那个水手用醉醺醺的眼光神情庄重地打量着他。并且煞有介事地点头表示赞许。

“可以了，”他说，“就这样，别出声。”亚瑟带着换下的衣服，跟着他穿过迷宫般曲里拐弯的运河和漆黑的幽深小巷。这里是中世纪的贫民窟，里窝那人雅称为“新威尼斯”。几座阴森森的古老宫殿夹在嘈杂的邋遢的房舍和肮脏的庭院中间，顾影自怜地立在那里。这些宫殿两边各有一条污秽的水沟，凄惨惨地想要保持昔日的尊严，尽管这样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小巷部分是劣迹昭著的黑窝，小偷亡命之徒和走私犯经常藏在那里，其他的只是穷困潦倒人的居所。

那个水手在一座小桥旁停下了脚步，四下看看，当发现没人注意他们时，就快速走下石砌的台阶，来到一个狭窄的码头上。只见一只肮脏破旧的小船停泊在桥下。他厉声地命令亚瑟跳进去躺下，然后自己也坐在船上，开始把小船往港口划去。亚瑟身上盖着那人扔来的衣服，静静地躺在潮湿漏水的船板上。他从里面往外窥视着那些熟悉的街道和房屋。

他们很快就过了桥，进入了一段运河，这里就是运河与城堡的护城河交汇的地方。水边矗立着巨大的城墙，墙基很宽，越往上越窄，顶部是肃穆的塔楼。数小时以前，在他看来那么强大坚实，那么可怕的塔楼！现在……

他躺在船底得意地轻声窃笑起来。

“别出声，”那个水手警告道，“把头盖住！海关快到了。”

亚瑟拉过脑后的衣服盖在头上。再往前划了几码，小船在用链子锁在一起的一排桅杆前停了下来。这排桅杆横在运河上，隔断了海关和城堡墙壁之间的那条狭窄水道。一位睡眼朦胧的官员打着呵欠伸着懒腰走了出来，他提着灯笼在河边俯下身。

“请出示护照。”

小船向旁边靠了靠，水手递上他的正式证件。闷在衣服里的亚瑟憋得难受极了，他屏息凝神侧耳细听。

“深更半夜地真会找时间！”那位海关官员不满地嘟囔道。“准是出去狂欢了一阵吧？船上装着什么？”

“旧衣服。捡来的便宜货。”他拿起那件马甲扬了扬。那位官员放下灯笼，俯下身体，睁大眼睛仔细看了看。

“没事了。你走吧。”

他抬起栅栏，小船缓慢地划进漆黑动荡的海水里。又行了一段距离，亚瑟推开衣服坐了起来。

“船在那里。”那个水手默默地划了一程，然后小声说道。“靠近我，别出声。”

那个水手顺着那艘巨大的黑色货船的一边往上爬。看到这位不谙水性的人这么笨手笨脚，他心里不禁暗自骂了起来。其实，天生敏捷的亚瑟，比起大多数处在这种境况中的人来说要灵巧得多。平安地上了甲板后，他们十分小心地从黑乎乎的巨大缆索和机器之间爬过去，最后到达一个舱口前。那个水手轻轻地掀开舱盖。

“下去！”他小声说道。“我一会儿就回来。”

底舱潮湿阴暗不说还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亚瑟起先被生漆和油脂的恶臭呛得直往后退。这时他想起了“惩戒室”，于是他耸耸肩毫不在乎地走下梯子。看来不管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充满了丑陋，腐朽，毒素，还有可耻的神秘的阴暗的角落。生活还是生活，而他必须利用生活和完善生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了几分钟，那个水手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东西。但因为光线很暗，亚瑟看不清究竟是些什么。

“马上把表和钱给我。快点！”

亚瑟照办了，而且趁黑还成功地留下了几枚硬币。

“我快饿死了，你必须弄点吃的给我。”亚瑟嚷道。

“我已经带来了，就在这儿。”那个水手把一只水壶、一些饼干和一块咸肉递给他，接着叮嘱道，“听好了，明天早晨海关官员前来检查时，你一定要藏在这只空桶里，就这个。在我们开到公海上之前，你得给我老老实实地像只老鼠一样地待在这里。当可以出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千万别让船长看到，否则你就完蛋了……就这样！把喝的放好了，晚安！”

舱盖合上了，亚瑟把宝贵的“喝的”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爬上一个油桶吃起了肉和饼干。干完了这些他缩成一团，睡在肮脏的地板上，这是他第一次不作祈祷而睡觉。黑暗之中，他周围跑来跑去的老鼠以及老鼠持续发出的噪音、货船的颠簸和令人作呕的油臭，还有明天可能晕船的担心，所有这些都让他的睡意烟消云散。他毫不在乎这一切，就像他毫不在乎那些名誉扫地的破碎偶像。对于他，他们只是他昨天曾经崇拜的神灵。

## 第二部

十三年以后……

—

1846年7月的一天晚上，几位熟悉的人聚在佛罗伦萨的法布列齐教授家里，讨论今后如何开展政治工作的周密计划。

他们当中的几位成员属于玛志尼党，如果不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和一个联合的意大利，他们是不会感到心满意足的。其余的几位成员当中有君主立宪党人，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由主义分子。尽管他们政见不一，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们特别不满托斯卡纳公国的报刊审查制度。所以这位知名的教授就召集了所有成员开这次会议，希望至少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各个党派的代表能够不吵不闹，平心静气地讨论上一个小时，达成一个协议。

自从庇护斯九世在即位之时颁布了那道著名的大赦令释放教皇领地之内的政治犯以后，时间虽然才过去了两个星期，但是由此而引发的自由主义的热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在托斯卡纳公国，甚至连政府都显然已经受到了这一惊天动地事件的影响。在法布里列齐教授和佛罗伦萨的几位颇有名气的领导人看来，这是大胆改革新闻出版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当然，”当这个话题首先由他提出以后，戏剧家莱嘉曾经不止一次的这么说道，“除非我们能够修改新闻出版法，否则创办报纸就是无稽之谈。我们连创刊号都应该出。但是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报刊审查制度出版一些小册子。我们越是尽早动手，修改这条法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可以更早的实现修改出版法的愿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正在法布列齐教授的书房里解释他那关于当前自由主义作家应取何种方针的一番理论，他坚信采取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是的，毫无疑问。”有人插嘴说道，原来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律师，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在某个方面，我们是必须利用目前这样的大好时机了。“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推进切实的改革，有句话说的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是我对出版小册子是否对我们有用表示怀疑。如果它们只会激怒政府和吓退当局，使得政府感到害怕，但是不会把政府拉到我们这一边来，而这一点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当局认为我们是危险人物，而且尽搞些煽动闹事活动，那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请愿。”

“是向大公爵请愿？”

“没错，应该要求放宽新闻出版自由的尺度。”

靠窗坐着一个目光炯炯有神、肤色黝黑的中年男人，他转过头，大声笑起来。

“如果你去请愿肯定会大有收获的！”他说，“我还以为伦齐一案的结果足以使大家彻底醒悟过来，从此不会那样做了。”

“尊敬的先生，我们没有成功地阻止引渡伦齐，我和你一样感到忧心忡忡。但是说句实在话……我并不愿意伤害每个人的感情，但我仍然认为我们这件事情之所以如此失败，原因就在于我们当中某些人缺乏耐心，情绪过于激动。真不得不让人怀疑……”

“每个皮埃蒙特人都是这样的，”那个肤色黝黑的中年男子厉声地打断了他的话，而且语气颇为尖刻。“我倒没有看出来有谁言行过于激动，缺乏足够的耐心。呈交的一连串请愿书语气温和，除非你是无中生有。在托斯卡纳和皮埃蒙特，这也许算是过



于激动的言行，但是这在我们那不勒斯，绝对没人把它当作是特别过激的言行。”

“所幸的是，”那位皮埃蒙特人直言不讳地反击道，“那不勒斯的过激言行是那不勒斯的专利。”

“好了，好了，先生们，到此为止吧！”教授插言劝说道。“那不勒斯的风俗习惯有它独特的长处，皮埃蒙特人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可是目前我们是在托斯卡纳，托斯卡纳的风俗习惯是抓紧处理眼前的事务。格拉西尼投票赞成请愿，加利则反对请愿。里卡尔多医生，谈谈你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请愿没有多大的坏处，如果格拉西尼起草好了请愿书，我会满心欢喜地签上我的名字，并且视其为平生幸事。但是我认为不做其他的事情，单是请愿不会有太大的作为。难道我们就不能既去请愿又去出版小册子吗？”

“当然不行，因为就凭那些小册子政府根本无法接受请愿。”格拉西尼接着说。

“怎么说政府是不会作出让步的。”那位那不勒斯人起身慢慢走到桌旁。“先生们，你们所采取的方法是不合理的。迎合政府是不会有什结果的。我们务必要做的事情就是唤起人民大众。”

“纸上谈兵当然容易。我倒想问问你打算从何下手？”

“这还用问吗？他当然会先把审查官打得皮开肉绽。”

“不，不会的，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加利坚决的说道，“你不是一味地认为如果这个人来自南方的，那么他肯定只相信冰冷的铁棍，而不懂辩论，不相信说理。”

“那好，你有什么建议呢？嘘！各位请注意！加利要发表演说了。”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刚才还是两人一伙三人一堆，一直都在分头进行讨论呢，这时他们却不约而同的围到了桌边，一个个作出洗耳恭听的专注样。加利慌忙举起双手大声劝慰大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先生们，这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建议。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大家对新教皇的即位雀跃不已，依我之见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教皇已经制订了一个新的方针开辟了一条新路，并且颁布了大赦，只要我们自己……我们大家，整个意大利……都一致拥护他，爱戴他，他就会领着我们上天堂。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对教皇的举动十分钦佩。大赦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一个光辉的壮举。”

“我相信教皇陛下肯定会感到受宠若惊……”格拉西尼带着轻蔑的口气插嘴说道。

“喂，格拉西尼，别打断他的话！”里卡尔急忙插了一句。“要是你们俩不像猫和狗一样见面就咬，那才是天下第一的怪事呢。接着说吧，加利！”

“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那位那不勒斯人继续往下说，“教皇陛下的这次行动无疑是怀着最诚挚的善意，所以他才会这样。但是他将把他的改革成功地推进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就目前而言，当然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在一两个月内，意大利所有的反动分子将会偃旗息鼓。他们会耐心等待大赦产生的这股狂热劲儿过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轻易就让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过权力而甘拜下风的。依我之见，今年冬天过不了一半，耶稣会、格列高利派、圣信会的教士们和他的跳梁小丑就会出来捣乱，而且会不择手段的想尽一切办法来暗算咱们，对不能轻易收买的人，他们将会置于死地，收拾净尽。”

“这不是没有可能。”

“那好啊。我们要么坐在这里束手待毙，谦和地交上几份请愿书，直到兰姆勃鲁斯契尼及他的党羽劝说大公成功，按照耶稣会的法律将我们控制起来。或许还会派出奥地利的几名轻骑兵在街上耀武扬威，为我们维护治安呢。要么我们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利用他们此刻的窘状和面临的危机抢先出击。”

“首先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出击？”

“为了对付耶稣会派，我建议咱们着手组织反耶稣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

“实际上就是用小册子宣战，是吗？”

“没错，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揭露他们的秘密，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可是这里并没有看到我们要揭露的耶稣会教士。”

“不用着急，估计过不了三个月，你就会看见有多少了。可那时想要击退他们的进攻就太迟了。”

“但是要想唤起市民反对耶稣会教士，我们就必须旗帜鲜明，直言不讳。可是如果这样，就不可能躲过审查制度了？”

“我非但不去躲，我还打算同审查制度挑战呢。”

“你是要匿名印刷小册子？坏倒是不坏，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秘密出版物的下场，我们知道……”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公开署名印刷、印发小册子，而且还要标明我们的住址。如果他们敢的话，就让他们检举我们好了。”

“这个方案太荒唐了，”格拉西尼大声吼道，“这不是眼睁睁地把脑袋送进狮子的嘴里吗？纯粹属于胡闹。”

“哟，看把你吓的！”加利嘲讽地打断他，继续说，“为了我们的小册子，我们不会请你去蹲监狱的，尽管放心。”

“闭嘴，加利！”里卡尔多厉声说道。“这不单是谁害怕的问题。而是如果坐牢管用的话，那我们都会像你一样准备去坐牢的。但是进行这种不值得的冒险，简直是幼稚之举，天真之极。听我来说，我要求修正这项提议。”

“好吧，如何修正？”

“首先我认为我们可以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一方面谨慎地和耶稣会教士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又不与审查制度发生冲突，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

“我怀疑你能否做到两全其美。”

“我认为可以采用拐弯抹角的形式尽可能地，掩盖我们的意图。

“那样检查官就审查不出来了吗？然后你就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每一个贫穷的手工艺者和出卖苦力的人靠着无知和愚昧来了解其中的含义！这种想法似乎与实际不符。”

“马尔蒂尼，说说你的意见。”教授侧过头问坐在身旁一位宽阔背长着一脸棕色大胡子的那个人。

“有调查权才有发言权，我想暂不表态，待事实根据充分一些再谈。这个问题需要不断探索，要视结果而定。”

“萨康尼，那你呢？”

“我倒想听听波拉夫人的意见。她的意见总是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因而比较宝贵。”

大家的目光一齐转向屋里唯一的一位女性。她一直静静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托着下巴，默默地听着别人的辩论。她那双黑色的眼睛深沉而又严肃，但是当她抬起头时，显然有一种嘲笑的目光从她眸子里射了出来。

“很抱歉，我的看法都不同于在座诸位。”她说。

“你总是与众不同，而且到最后你的意见又总是对的。”里卡尔多插了一句。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确是应该和耶稣会教士抗争，如果我们使用这一种武器不行，那么我们就必须使用另一种武器。但仅仅是对着干，则是一件软弱无力的武器，不足以显示我们的强大，躲避审查又特别麻烦。至于请愿，那是小孩子的玩具。”

“夫人，”格拉西尼表情非常严肃，插嘴说道，“我想你还不至于主张采用暗杀的方式吧？”

马尔蒂尼不停地扯他的大胡子，加利忍不住笑出声来。甚至

连那位青年女人都忍俊不禁，露出了微笑。

“请相信我，”她说，“如果我凶狠到想搞暗杀活动，那么我也不至于那么幼稚，竟然侃侃而谈。但是我认为最厉害的武器是冷嘲热讽。如果你们能把耶稣会教士描绘成滑稽可笑的样子，让老百姓去嘲笑他们，嘲笑他们的主张，讥讽他们的政见，那么无须流血，我们就已征服了他们。”

“就此而言，我不怀疑你这些话的正确性，”法布列齐教授说道，“但是我还是搞不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你觉得做到这一点很难，是吗？”马尔蒂尼问道，“一篇讽刺文章比一篇严肃的文章容易混过审查关。而且如果必须遮遮掩掩，那么比起一篇科学论文或者一篇经济论文来，精通的读者也就更有可能从一个看似荒唐的笑话中找出双关的含义。”

“那么夫人，依你之见，我们应该发行讽刺性的小册子，或者试办一份幽默小报吗？我敢肯定审查官们永远都不会批准出版一份幽默小报的。”

“我并非是说一定要出版小册子或者幽默小报。我相信可以印发一系列讽刺性的小传单，形式以诗歌或散文为主，然后摆到街头廉价地卖出去，或者免费散发。那肯定会产生效果的。如果我们还能够找到一位对文字精神有领悟能力，透彻领悟这种文章的精神的画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传单上加上插图。”

“如果能够顺利的做成这件事，那倒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但是如果想要去做这件事，那么就必须努力把它做好。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找到一位一流的讽刺作家。但一时半会儿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

“是啊，”莱嘉附和道，“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写些正规文章，尽管我尊重在座的各位，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哄而上要玩幽默，那恐怕就真是强打鸭子上鸡架了。”

“我从来没有过分要求过一个人必须去干那种自己不愿干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事。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在意大利境内去寻找一个真正具有这种才能的讽刺作家。我想我们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给他筹足所需的活动经费。当然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人的情况，确保他将会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合作。”

“可是到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们国内真正具有才能的讽刺作家是寥寥无几的，可是这样的人又不太恰当。裘斯梯不会接受，而且他也忙得不可开交。伦巴第倒有一两位高手，可他们只用米兰方言写文章……”

“还有，”格拉西尼补充道，“我们可以寻找更先进的方法影响托斯卡纳人。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样严肃的问题当成玩笑来对待，我敢肯定别人至少会说我们缺乏政治策略才干。佛罗伦萨不像伦敦那样是只知办厂赚钱的蛮荒之地，更不像巴黎那个醉生梦死的场所。它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名城。

“雅典也是如此，”她满脸微笑，插嘴说道，“可是它‘因为臃肿而显得相当笨拙，急需一只牛虻来把它刺醒’……”

里卡尔多非常兴奋，拍着桌子大声说：“嗨，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牛虻！非他莫属！”

“他是什么人啊？”

“牛虻……费利斯·里瓦雷兹。难道你不记得他了？就是三年前从亚平宁山区下来的穆阿多里游击队中的那个人。”

“噢，你是熟悉那帮人的，对吗？我记得你是和他们一道去的巴黎。”

“没错。我去了里窝那，是送里瓦雷兹去马赛。他不愿留在托斯卡纳，他说是因为起义失败以后，除了互相嘲讽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巴黎。他的主张和格拉西尼相差无几，他认为托斯卡纳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嘲讽的。可我相信，如果我们出钱请他，他还是会回来的，因为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

为意大利做点事情了。”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里瓦雷兹。他好像是巴西人。反正我记得他在巴西住过。在我遇到过的人当中，他还算是一个非常机智的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里窝那的那个星期，心情糟透了，一想起可怜的兰姆勃尔梯尼就足够让人伤透心。但是每当里瓦雷兹在座时，没有人会无精打采的。他张口就是笑话，就像是一团永远喷发不完的火焰。他脸上还有一处让人心痛的刀伤。我记得是我帮他缝合了伤口。他是个奇怪的人，但是我坚信正是因为有了他，有了他的胡说八道，才鼓舞那些可怜的小伙子走出伤心和绝望的泥沼。”

“就是那个署名‘牛虻’，并在法语报纸上撰写政论性讽刺短文的人吗？”

“正是。他写的文章是短小精悍、内容滑稽。亚平宁山区的私贩子叫他‘牛虻’，是因为他舌如利刃。然后他就把这个绰号当作他的笔名一直延用下来。”

“我对这位先生有点印象了。”格拉西尼插嘴说道。他说起话来一字一句的，神情比较庄重。“虽然我不能说我所听到的都是赞扬他的话。但是他确实具有某种哗众取宠的特异功能，可要说他有什么超群卓绝的才能倒是有点夸张。他可能具有身体力行的勇气，但是我敢肯定的说他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声誉，远非白璧无瑕。他像是一个经历过……呃……经历许多不幸遭遇的人，而且身世不明。据说杜普雷兹探险队本着慈善之心，在南美洲某热带地方收留了他，当时他简直就没个人样。究竟他是怎么沦落到了那种地步，他从来没圆满的解释过。说到亚平宁山区的起义，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次不幸失败的起义人员是非常复杂的。众所周知，在波洛尼亚被处死的一部分人员是普通匪徒；就连那些逃脱出来的人，大多数人的人格也都值得怀疑。毫无疑问，参加起义的人当中品质高尚的肯定不乏其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还是在座几位的知心好友呢！”里卡尔多打断了他的话，语调里显然带着些许的怒意。“格拉西尼，大谈了一通，我倒想问问你是否想过就是这些“普通匪徒”能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起码比你我到目前所做的一切要伟大得多吧！”

“下一次要是还有人给你讲这些从巴黎传来的风言风语，”加利补充道，“你可以告诉他们，就我所知，他们有关杜普雷兹探险队的种种说法全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和杜普雷兹的助手麦丹尔比较熟，我从他那里详细了解到事情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他们确实发现里瓦雷兹流落到了那里。因为他在争取阿根廷共和国独立的战斗中被俘，所以千方百计逃了出去。他乔装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在阿根廷境内四处流浪，想方设法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至于说什么本着慈善之心收留了他，这种道听途说纯粹是胡言乱语。实际上他们的翻译生病了，回国去治病。而没有一个法国人会讲当地的方言，所以想请他担任临时翻译。结果他和他们一待就是整整三年，在亚马逊河的支流探险。麦丹尔告诉我，他坚信如果没有里瓦雷兹的帮助，他们绝对不可能完成那次探险任务。”

“先别管他是怎样的人，”法布列齐教授说道，“他肯定具有过人的才干，否则他就不会受到麦丹尔和杜普雷这两位有着丰富阅历的老探险家的赏识，夫人，谈谈你的看法？”

“我对这件事一点也不了解。他们从托斯卡纳偷逃时，我恰好在英国。不过依我看，如果那些跟他在蛮荒的国度里探险三年的伙伴和跟他一起就义的同志对他评价很高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份很有分量的推荐书，足以澄清街上的那些流言蜚语。”

“至于他的伙伴们对他的评论，那肯定是没有什好说的。”列卡陀说道，“不论是穆拉托里、赞姆贝卡里，还是那些最粗鲁野蛮的山民，他们个个对他都非常敬重。还有，他和奥尔西尼的交情很深。另一方面，在巴黎，确实存在着关于他的闲言碎语。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一个惧怕树敌的人，是不会成为一个政治讽刺家的。”

“我隐隐约约记得，”莱嘉插嘴说道，“当初那人从这里出逃时，我仿佛见过他一次。他不是驼背，就是腰部弯曲什么的，总之，他就是有这类毛病。”

法布列齐教授拉开了写字台的抽屉，正在寻找一大摞资料。“我想我这里还能找得着当时警察通缉他的告示，”他说：“你们肯定还记得在他们逃到山里藏起来以后，四处都张贴着他们的图像，还有那个主教……那个恶魔叫什么名字来着？……噢，叫斯宾诺拉，他还悬赏他们的头颅呢。”

“随便提一下，说到那张告示，我这里还有一段关于列瓦雷兹的精彩故事。他身着当兵的旧军装到处飘泊，乔装成一个在执行任务时受伤的骑兵，竭尽全力寻找他的伙伴。他请求斯宾诺拉的搜查队允许他搭便车，并在一辆马车上坐了整整一天。他对他们讲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说他如何被叛徒俘虏，又如何被拖进了山中的匪窝，并且受尽了种种残忍的折磨。他们把通缉告示拿给他看时，他就顺便编造了一通瞎话，把那个绰号为‘牛虻’的魔鬼大肆渲染了一番。熬到晚上，等到队员们都入睡以后，他在他们的火药上浇了一桶水，口袋里装满了给养和弹药，然后就溜之大吉……”

“噢，原来就是那张布告，”法布列齐教授插进话来，“‘费利斯·列瓦雷兹，绰号牛虻。年龄：大约三十岁；籍贯、身世：不详，大概系南美黑人；职业：新闻记者；矮个子；黑头发；黑胡须；皮肤黝黑；蓝眼睛；前额：既阔又圆；鼻子，嘴巴，下巴——’对了，在这儿呢：‘特征：右足跛；左臂弯曲；左手少了两个手指；脸上有最近被马刀砍伤的疤痕；口吃。’下面还有一句附言：‘该犯枪法极准，追捕时要多加小心。’”

“搜查队掌握这么详尽的特征，他居然还能骗过他们，真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人叹为观止。”

“当然，正是凭着他那超乎常人的胆识，他才化险为夷。如果他们对他稍有疑心，那他就没命了。但是每当他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时，任何险情恶境他都能闯过。对了，诸位，你们觉得这个提议如何？看来在座的几位与列瓦雷兹很熟悉，我们是不是去向他表明，我们非常希望请他到这里帮忙。”

“依我之见，”法布列齐教授说道，“我们不妨先去试探一下，看看他对我们的计划是否感兴趣。”

“啊，你放心吧，只要是向耶稣会教士作斗争，他肯定感兴趣。在我熟悉的人当中，他是最反对教士的。而且态度总是最鲜明、最坚决的。”

“列卡陀，那我们就马上写信给他。”

“没错。先让我想想，他现在能在哪儿呢？可能是在瑞士吧。他可是哪儿也待不长久的人，总是东奔西跑。但是关于小册子的问题。

他们立即展开了一场长久而又热烈的讨论。当会议结束时，玛梯尼来到那位静默少言的青年女人面前。

“琼玛，我送你回去吧。”

“谢谢，我正好有事要和你谈谈。”

“地址出问题了，是吗？”他低声问道。

“小问题，但是我认为应该作点改正。这个星期有两封信被邮局扣下了。信倒不怎么重要，或许是事出偶然，但是我们毕竟冒不起这个险。如果警察局对我们任何一个地址有怀疑，那么赶紧就得更换。”

“这件事我们明天再说。今晚我不想谈什么正经事了，看上去你非常疲倦。”

“我不累。”

“那么你肯定又是心情不好了。”

“不，没有。没有什么事。”

## 二

“卡蒂，太太在家吗？”

“在家，先生。她正在换衣服。您先去客厅喝杯茶，她马上就下楼。”

卡蒂愉快而又亲切的把客人迎了进来。她特别喜欢玛梯尼。他会说英语，自然说起话来就像个外国人，这已经相当有水平了。尤其是女主人疲倦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坐在那里高谈阔论，深夜不辍。有些客人则不然。再说，当初女主人落难的时候，他帮助过女主人排忧解难。从那时起，卡蒂就把这位身材魁梧、笨手笨脚、少言寡语的人看作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了，就跟蜷伏在他膝上的那只懒洋洋的黑猫一样。黑猫帕希脱则把玛梯尼当作是一件有用的家具。这位客人从来都不踩它的尾巴，也不往它的眼睛里吹烟气。他的举动就像个绅士：让它躺在舒服的膝盖上打着呼噜，用餐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当人类吃鱼的时候，猫在一旁会产生渴望的神情。他们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当帕希脱还是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一次女主人病倒了，没有人再顾及它。还是玛梯尼照顾了它，把它塞进篮子里，从英国带到这儿来。从那时起，长期交往的经验使它相信，这个像熊一样笨拙的男人真是一个能够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你们俩挺自在的，”琼玛走进屋子说道，“人家还以为你们想就这样打发这个夜晚呢。”

玛梯尼小心翼翼地把猫从膝上抱了下来。“我这么早来，”他说，“就是想在您这里吃一些茶点再出发。那边可能很拥挤，格拉西尼也不会给我们准备像样的晚餐……身居豪华府第的人们永远也做不出什么好饮食来的。”

“好吧！”琼玛笑着说道，“你说起话来就像盖利一样刻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怜的格拉西尼，就是不算他的妻子不善持家，他也是罪孽深重啊。茶马上就好。卡蒂还特意为你做了一些台风州的小饼。”

“卡蒂是个好人，帕希脱，是不是？噢，你还是穿上了这件漂亮的裙子。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我答应过要穿的，尽管今晚天气这么热，穿上不大舒服。”

“等到了菲琐尔，天气就会凉下来的。你穿这种白羊毛衫是最漂亮了。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鲜花，和这衣服搭配在一起肯定是锦上添花。”

“啊，这一朵朵玫瑰花真可爱。太讨人喜欢了！我想还是把它们插在花瓶里吧。我不习惯戴花。”

“瞧，你这迷信思想又来了。”

“不，不是。我只是觉得整个晚上，陪伴我这么一个乏味的人，这些可爱的花朵会觉得腻烦的。”

“也许我们今晚都会感觉到得腻烦的。晚会肯定乏味得让人难受。”

“为什么？”

“原因之一是格拉西尼经手过的东西肯定和他本人一样乏味。”

“说话别这么恶毒。我们是到他家去做客，这样说话就有点欠公正了。”

“你总是那么有理，夫人。那好，之所以乏味是因为那帮有趣的朋友有一半没出席。”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有的出远门啦，有的生病啦，有的有别的事啦。今晚总会有两三位大使和几位德国学者，照例还会有一群奇奇怪怪的游客和俄国王子及文学俱乐部的人士，还有几位法国军官。所有这些客人除了那位引人注目的讽刺作家以外，我一概都不认识。”

“那位引人注目的讽刺作家？是列瓦雷兹吗？我还以为格拉西尼对他不是很感兴趣。”

“当然。如果那个人一旦到了这里，人们肯定会谈起他来。所以格拉西尼肯定想让他家成为那头新来的狮子露面的第一个场所。你尽管放心，列瓦雷兹肯定还没有听到格拉西尼反对他的话。但他十有八九已经猜到了，因为他太敏感了。”

“我连他来了都不知道。”

“他昨天刚到。茶来了。别，你别起来。让我去拿茶壶。”

在这间小巧精致的书房里，玛梯尼感到快乐无比。琼玛那率真质朴的友谊，和她在不知不觉之间流露出来的魅力，还有她那纯洁的同志爱，对他来说都是他并不壮丽的人生中最为壮丽的东西。每当他感到异乎寻常的郁闷时，他就会在工作之余到她这里坐坐。哪怕是默默地看着她低头做着针线活或者斟茶也行。她呢，却从来不问她为什么心情不好，也不用眼神流露对他的同情。但是每当他离去时，他总是觉得自己顿时坚强起来，心绪更加平静，用他自己的话说，“觉得又可以好好活上一两个星期了”。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具备一种体恤他人的罕见才能。两年前，玛梯尼的一伙知心朋友在卡拉勃里亚被人出卖，并像屠杀野狼一样被杀害了。正是她那种坚定的信念才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

在星期天的早晨，有时玛梯尼会进来“谈谈正事”。这正事就是指与玛志尼党的实际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他俩都是玛志尼党积极忠诚的党员。那时她就跟现在判若两人：敏锐，冷静，思想清晰，处世公正。那些只看到她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把她看成是一位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革命家，可靠、勇敢，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位难得的革命党人。“她一个人顶得上我们十几个人。别的方面她什么也不是。”加利曾经这么评价她。玛梯尼与之交往的这位“琼玛夫人”，的确不同于一般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哦，对了，你们那位‘引人注目的讽刺作家’是什么模样？”她在打开食品柜时回过头来问道。“你看，西萨尔，这是特意给你准备的麦芽糖和蜜饯当归。我就是纳闷，为什么干革命的男人都那么喜欢吃甜食。”

“其他的男人也喜欢吃糖，只是他们觉得承认这一点有失身份。那位引人注目的讽刺作家呢？噢，他是那种让一般寻常的女人着迷的人，可你是不会喜欢他的。他这个人专门讲些刻薄挖苦的话，扮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四处游荡，身后还紧跟着一位跳芭蕾舞的漂亮姑娘。”

“是有一位跳芭蕾舞姑娘吗？你不会是因为生气，也想模仿他，说点刻薄的话吧？”

“天啊！我干嘛要对他不满，确实有个跳芭蕾舞的姑娘。对于那些喜欢泼辣大方美女的人来说，她确实相当出众。但我并不欣赏。按列卡陀的说法，这个女郎属于匈牙利吉卜赛人，或者是类似这种身份的一个人。来自加利西亚的某个外省剧院，看上去他态度坦然，总是把那个女人介绍给别人，好像是他的一个未出嫁的小姑。”

“如果真是他把她从家里带出来的话，那这样才叫公平嘛。”

“亲爱的夫人，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社会舆论可并不这么认为。我想，当他把她给别人介绍的时候，大部分人感到心里不是滋味，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她是他的情妇嘛。”

“要不是他告诉了他们，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这是明摆着的事，你一见到她就会明白的。但我还是认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把她带到格拉西尼的家里去的。”

“他们是不会热情招待她的。像格拉西尼太太这样的女人不会做出违背礼俗的事的。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作为讽刺作家的列瓦雷兹先生的真实生活，而不是他的私生活。法布列齐教授告诉我，列瓦雷兹先生在接到邀请函以后表示愿意到这儿来，并且肩

负起开展对耶稣会派教士斗争的任务。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消息。这个星期工作太多，简直把我忙坏了。”

“我也不能给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了。在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一点呢。他的景况似乎很不错，他愿意不计报酬地尽力工作。”

“那么他拥有一笔私人财产了吧？”

“可能是有的，尽管这件事看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奇怪……那天晚上在法布列齐教授家里，你听到过杜普雷探险队发现他时他的境况。但是他持有巴西某个矿山的股票，而且身为一名专栏作家，他在巴黎、维也纳和伦敦发表杂文的稿费收入也颇丰厚。他还能够熟练地运用十几种语言，即使在这里也无法阻止他跟别处的报社联系。抨击耶稣会教士不会占用他的所有时间。”

“当然如此。该动身了，西萨尔。噢，对了，让我把这玫瑰花插上吧，再等我一下。”

她快步跑上楼，回来的时候玫瑰花已经别在了裙子的前襟，头上还裹着一条镶有西班牙式黑边的长围巾。玛梯尼打量着她，像个艺术家似的赞不绝口。

“我亲爱的太太，你简直成了一个皇后，就像那位示巴女王伟大、聪慧且美貌。”

“你可真会说话！”她笑着反驳道，“你可曾知道把我打扮成像模像样的社交女士对我来说有多困难！如果不是为了甩掉跟踪的密探，一个革命党人谁会装扮成这副模样？”

“就算你刻意去模仿，你也永远学不了那些俗不可耐的社交女流。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无关紧要。你看起来那么漂亮，就算如此，你也不会用扇子挡着脸发出声声媚笑，就像格拉西尼夫人那样。”

“行了，西萨尔，别再提那个可悲的女人了！哎，这儿有几块糖，好拿去堵住你那刻薄的舌头。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出发

吧。”

果然不出玛梯尼的预料，晚会确实拥挤而又乏味。那些名流学者彬彬有礼地谈论着一些琐事，看起来实在是无聊之极。“那群奇模怪样的游客和俄国王子们”在屋里来回穿梭，到处打听谁是名人，并且试图大谈阳春白雪。格拉西尼正在招待客人，态度非常拘谨，就像他那双擦得锃亮的靴子一样。可当他看见琼玛以后，他的冰冷的脸上顿时光彩焕发。他并非真心的喜欢她，私下还有点怕她。但是他认识到没有了她，他的客厅就会黯然失色。他在事业上已经身居高位，钱财，名望都拥有了。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想让他的家变成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他痛楚地感到年轻时铸就的婚姻是一种错误，娶了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穿着花哨的女人，她说起话来寡淡无味，而且已经人老珠黄，发落色衰。她并不适合做一个伟大的文学沙龙的女主人，这使得他非常痛苦。当他说服琼玛前来参加时，他就对晚会的成功抱有十足的信心。她那种娴静文雅的风度会使客人感到舒心快意、无拘无束。只有她在座中，就能一扫屋子里的这种俗不可耐的气氛。

格拉西尼夫人热情友好的欢迎琼玛，在她耳边大声赞美道：“你今晚看上去非常迷人！”同时她还不怀好意，带着挑剔的目光苛刻地审视着那件白羊绒衫。她极其嫉妒、憎恨这位客人，嫉妒她那坚强的性格、她那庄重而又真诚的直率、她那沉稳的心态和她脸上的表情。玛梯尼正是因为这些才喜欢她。当格拉西尼夫人憎恨一个女人时，她反而喷发出一股非凡的热情。琼玛对这套恭维和亲昵的把戏早已司空见惯了。不愿在这方面斤斤计较。她觉得这种所谓的“社交活动”只是一件腻烦而令人不愉快的任务，可是如果不想引起暗探的注意，一名革命党人必须理智地去履行这项任务。在她看来，这和用密码书写东西的烦劳之事都属于同类的革命工作。她知道穿着得体所赢得的名声的难能可贵，这会让她走出别人怀疑的视线。因此在时装款式上下的功夫丝毫不亚



于她的密码研究。

一听到有人提到琼玛的名字，那些阴沉无聊、郁郁寡欢的学者、文人马上就来了精神。他们都乐意和她交往。尤其是那些激进的记者，他们马上就从屋子的那头聚集过来，挤到了她的跟前。但她是一位富有实际经验的地下党员，决不会让他们纠缠住。激进分子她几乎每天都可以遇到。这会儿他们围拢在她身旁，而她则委婉地规劝他们各忙各的，或者微笑着提醒他们不必浪费时间拉拢她了，那边还有许多的游客等着他们作指导呢。她一心一意地应付着那位英国议员，因为共和党人期望取得那位议员的支持。她了解到他是个财政专家。为了引起他的重视她先是提问了一个关于奥地利货币的技术性问题。然后她又巧妙地将话题转到伦巴第与威西尼亚政府财政收支的状况上来。那位英国人一开始觉得这种闲聊很乏味，所以他斜着眼睛看着她，很担心自己会落到一个女学者的手里。但是她表现得落落大方，谈吐动听，所以他不禁生出几分敬意，并且和她认真地讨论起了意大利的财政问题。正在这时，格拉西尼领来一位法国人，说他“想了解一下青年意大利党历史的某些情况”。那位英国人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他觉得意大利人之所以对政府不满，远不是他以前所揣测的那些理由。

傍晚的时候，琼玛溜到了客厅外的阳台上，想在那高高的山茶花和夹竹桃中间独自歇息一会儿。室内沉闷的空气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使她开始感到头疼。在阳台的另一端立着一行棕榈树和凤尾蕉，全都种在隐藏在一排百合花及别的植物旁边的大缸里。这些花木组成了一道严密的屏风，屏风后面是一个可以俯瞰对面山谷美景的角落。石榴树的枝干结着迟开的花蕾，垂挂在植物之间狭窄的缝隙边。

琼玛藏身于这个角落里，不想让别人来打搅他，并且希望在她强打起精神去应付那种要命的头痛事情之前，能小憩一会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清静一会儿。夜晚静悄悄的，凉爽极了，美丽极了。也许是温差太大的原因，于是她又把那条镶边的围巾裹回头上，以免着凉。

没多久就从阳台上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将她从迷朦的睡意中惊醒过来。她不想被人发觉，就退缩到阴影之中，希望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好多安静一会儿，再用那疲乏的脑子去敷衍那乏味的谈话，没料到那烦人脚步声竟停在那道屏风附近，这使她感到很恼火。随后格拉西尼太太打住了她那笛子般尖细的声音，不再喋喋不休地说下去。

另一个是男子柔和悦耳的声音，但是甜美的音调有些美中不足，因为说起话来拖腔拖调。也许是装成这样，但为了纠正口吃才变成这样更有可能，反正不管怎样听着都特别的别扭。

“你说她是不是英国人？”那个声音在问，“可这是一个地道的意大利名字。叫什么来着……噢，波拉？”

“对。她就是大约四年前在英国死去的可怜的乔万尼·波拉的遗孀，不记得了吗？噢，我想起来了……你过着这样一种飘流四方的生活，当然不会知道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所有的死难烈士……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格拉西尼太太叹息了一声。当她和陌生人在一起说话时总是这样。就像一个为意大利而忧伤不已的仁人志士，那副神情还带点住校女学生的派头，又有点像小孩儿撒娇撅嘴的味道。

“在英国死去！”那个声音重复道，“那么说，他是一个流亡者？我好像对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他和初期的青年意大利党关系密切吗？”

“密切。一八三三年不幸入狱的那批青年当中，他就是其中之一——你还没忘记那悲惨的事件吧？几个月后他被释放，然而时过两三年，政府又再度通缉他，于是他只好逃到英国。后来我听说他在那边成了家。一段非常浪漫的恋情，但是可怜的波拉总是神秘兮兮的。”

“你的意思是，他后来死在了英国？”

“是的，是死于肺病。他不能适应英国那种糟糕的气候。在他临死之前，她唯一的孩子得了猩红热。太惨了！我们都非常喜欢亲爱的琼玛！她稍稍有点拘谨，可怜的人。你知道英国人总是这样的。不过，在我看来肯定是她的那些不幸遭遇才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而且

琼玛站起来，拨开石榴树枝钻了出来。这种为了闲聊竟然拿她那不幸的遭遇为话题的人，让她简直无法容忍。当她再一次出现在灯光下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了恼怒的神色。

“啊！她在这儿呢！”格拉西尼太太大声叫道，那神态的镇静自如，实在令人钦佩，“亲爱的，琼玛，你刚才上哪儿去了，费利斯·列瓦雷兹先生想要见见你。”

“这位先生，不用说就是牛虻了。”琼玛心想，并且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他很有礼貌地向她鞠了一躬，但是眼睛却一直盯着她的脸庞和身段。那种目空一切的眼神在她看来锐利无比，就像是在审问她一样。

“你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清静乐陶陶的角落。”他看着那道屏风感慨地说道，“多么美丽的景色啊！”

“是的，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我是来这儿呼吸新鲜空气的。”

“如此美好的夜晚，待在屋子里，好像有点辜负仁慈的上帝了。”女主人边说边抬眼望着星星，（因为她长着漂亮的睫毛，所以希望让人看到。）“看，先生！意大利多可爱啊！一旦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度，那她不就成了人间天堂了吗？她有如此美丽的花朵，如此蔚蓝的天空，却竟然被沦为奴隶！”

“而且还有这么多爱国的女士！”牛虻自言自语地说道，拖着柔和而又懒散的声音。

琼玛猛然一惊，转过头来反感的看了看他。他太放肆了，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点当然谁也骗不过去。但是她错误地低估了格拉西尼夫人对赞誉的胃口。那个可怜的女人叹息一声，垂下了她的睫毛。

“哎，先生，一个女人是不会有有多大作为的！也许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会证明我不愧为一位意大利人……谁说得清楚呢？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去，招待客人。那位法国大使希望我能把他的养女介绍给所有的名流学者，待会儿你别忘了进去跟她会会面。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亲爱的琼玛，我把列瓦雷兹先生请出来欣赏我们这里美好的风景。我只有把他交给你了。我知道你挺会关照别人的，你就把他介绍给今晚到会的每个人吧！啊！那个引人注目的俄国王子过来了！你们和他见过面吗？他们说他们颇受尼古拉一世的宠爱。他目前在波兰某个城镇担任军事指挥官，可那个城市的名字谁也不会念。啊！我的上帝赐给我们多么迷人的夜晚。”

格拉西尼太太蝴蝶般飘然而去，又在那边滔滔不绝地与一个粗脖子的男人说着话。那个男人的下巴堆满了横肉，外套上缀满了闪光耀采的勋章。她那为“我们苦难的祖国”而写的悼词中，搀杂着“多迷人啊”、“我的王爷”等词儿，顺着走廊越飘越远了。

琼玛默默地在石榴树的旁边站着。她为那可怜而又愚蠢的小夫人感到悲哀，并对牛虻那种懒散和傲慢甚为恼怒。牛虻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远去的背影，满脸轻蔑、鄙视的神情。嘲笑这样的可怜虫显得太不近人情了。

“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勾肩搭背，欢欢喜喜的交起朋友来了，”他说，随即转过头来微微一笑，“这两种爱国主义相比较，你会选择哪一种？”

琼玛皱了皱眉头，没有回答。

“当然啦，”他接着说道，“这纯属个人喜好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他们两者中间，我还是比较喜欢俄国那种爱国主义——因为

它来得彻底。如果俄国凭借花朵和天空来保守它的强权，而不是火药和子弹，你想，这位“我的王爷”能把波兰的要塞维持多久呢？”

“依我之见，”她冷冷地说道，“我们尽管去坚持我们个人的意见，但没必要去取笑一位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女主人。”

“噢，对了！我居然忘了意大利人是富于好客精神的。我相信澳大利亚人早已了解他们的这个特点。请坐下来好不好？”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阳台那头，给她搬过一把椅子，然后自己就靠在她对面的栏杆上。从窗户里照出的灯光正好映在他的脸上，因此她就有机会漫不经心地端详起这张脸来。

结果令她大失所望。她原来以为即使他的脸不很逗人喜爱，那么她也能看到一张刚劲有力的脸。可现在看上去，除了身着华丽的衣服外，外表几乎找不到什么突出的特点。而表情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潜在的傲慢，显然是够充分的。另外他就像是一个黑白种的混血儿，皮肤黝黑。尽管他是个瘸子，举止却像猫一般的敏捷。他的所有性格极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只黑色的美洲豹。曾经被马刀砍伤而留下的伤疤，使他的前额和左颊已经变了相。她已经注意到当他说话开始结巴时，他的脸部神经就会痉挛。如果不是有了这些缺陷，尽管有点神气飞扬而且一脸浮躁，他的相貌还是耐看的，而现在这张脸就没得说了。

他很快又开口说话了，声音轻而含混。（“如果美洲豹会说话，而且来了兴致，那声音就是这样。”琼玛暗自说道，越想越生气。）

“我听说，”他说，“你对激进派的报刊颇感兴趣，还常常给它们撰写文章。”

“我不经常写，而且我也没那么多功夫经常写。”

“噢，那当然！格拉西尼太太告诉我你还担当别的重要工作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琼玛稍微皱了皱眉头。格拉西尼太太这个傻头傻脑的可怜女人显然口没遮拦，肯定对这个滑头的家伙讲了不少关于我的话。琼玛越来越反感他了。

“我的确很忙，”她说，态度很不好，“但是格拉西尼太太过高地估价了我那份工作的重要性。实际上都是些无关宗旨的小事。”

“噢，如果我们大家都把时间花在哀悼意大利这件事上，那这个世界就毫无希望了。我觉得要是经常和今晚的主人及其他的太太接近，也许所有的人都会出于自我保护而把自己说得无关紧要。对了，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讲的完全正确，可他们那种爱国主义实在让人感到滑稽……怎么你要进去？外边多好啊！”

“我想到里边去，那是我的围巾吗？谢谢。”

他帮她拿过围巾，睁大了眼睛看着她。那双眼睛碧蓝而纯洁，宛如一泓清水中的勿忘我。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他非常抱歉地说道，“因为我嘲弄了彩色的蜡制洋娃娃。其实我也不是诚心的。”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这样认为。我觉得嘲笑一个智力低于自己的人不够厚道，而且……是小人之举，就像嘲笑一个瘸子或者……

他痛苦地屏住了呼吸。他的身子直往后缩，并且瞟了一眼他的跛足和残手。但立刻就恢复了常态，且哈哈大笑起来。

“这没有可比性，夫人。我们这些瘸子是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来炫耀我们的残疾，可她却当众炫耀她的无知。起码畸形的腰部要比畸形的行为更让人觉得不快。这儿有个台阶，我扶你一下吧。”

她感到非常尴尬，又重新走回了屋里。她没有料到他是那么敏感，因而完全不知所措。

他打开了那间宽敞的接待室的门，琼玛马上意识到自己离开

以后这里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大多数的男士脸上都挂着愤怒和不安。他们全都聚在屋子的另一头。主人肯定也非常生气，但却强压着那满肚子的怒火，坐在那儿心不在焉地调整着他的眼镜。有一小部分客人嘻嘻哈哈地向着屋子的另一头张望。显然是那头出了什么事情，他们似乎把它看成是一个笑话。可对于大部分客人来说，他们觉得是受到了侮辱。只有格拉西尼太太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她只管搔首弄姿，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在和荷兰使馆的秘书聊天。那位秘书坐在那里听得眉开眼笑。

琼玛站在门口停顿了片刻，立即回过头来，看看牛虻是否也觉察到了这种紧张的表情。他扫了一眼木然而有福的女主人，然后又看了一眼房间另一头的沙发。他的目光里分明带有一种挑衅和恶毒的得意神情。琼玛立刻就明白过来，原来他打着一个虚假的旗号带来了他的情妇，可这套把戏除了格拉西尼太太之外，谁也没有被骗过去。

那个吉卜赛女郎斜靠在沙发上，与一大群浪荡的花花公子和滑稽可笑的骑兵军官纠缠不休。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淡黄色和绯红色相间的衣服，显出一种浓艳的东方色彩。身上还佩带着五光十色的装饰品。她在佛罗伦萨这间文学沙龙里特别引人注目，就像是热带的一只小鸟混进麻雀和棕鸟群中。她自己好像也感到和这儿的气氛不太协调，便用一种凶狠和鄙夷的神情傲然怒视那帮生气的太太。当她看到牛虻伴同琼玛走进屋里时，立即跳了起来大步流星般的朝他走去，滔滔不绝的说了一大堆错误百出的法国话。

“列瓦雷兹先生，我一直在到处找你！萨尔特柯夫伯爵邀请你明天晚上去他的别墅参加舞会。”

“对不起，我不想去。因为我不会跳舞。波拉太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绮达·莱尼小姐。”

那吉普赛女郎带着一丝傲慢的目光打量着琼玛，然后生硬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鞠了一躬。她确实挺漂亮，正如玛梯尼所说的那样，具有一种动人、野性和愚鲁的美丽。她举止和谐自如，很讨人喜欢。美中不足的是她的前额又低又窄，那精致的鼻子线条显得薄情甚至有点残忍。与牛虻在一起，琼玛早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再加上这位吉普赛女郎的到来，她的这种感受就越来越强烈。因此，当主人再次走过来请求琼玛帮他招待另外一个房间几位旅行家时，她就欣然答应了，如释重负一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玛梯尼和琼玛深夜乘车赶回佛罗伦萨。路上，他问琼玛：“夫人，谈谈你对牛虻的看法。”她说：“他竟然毫不留情地愚弄格拉西尼那个可悲的小个女人，你见过有比这更无耻的行径吗？”

“你是指那个跳芭蕾舞的女郎吗？”

“是呀，他说那位女郎将会大红大紫起来，你不是不清楚为了一位名人，格拉西尼太太会不惜一切的。”

“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合适。这样不但使格拉西尼夫妇处境尴尬，斯文扫地，而且对于那个女郎来说也颇为残忍。我相信她也感到特别难受。”

“你和他交谈过，是吗？你觉得他怎么样？”

“噢，别提了，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如此令人心烦的男人，简直太可怕。一块待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开始头疼。他简直是一个不安分的魔鬼化身。”

“我早就料到你不会对他感兴趣的。说句老实话，我也讨厌他。这人就像狐狸一样狡猾，不能轻易相信他。”

## 三

牛虻的住所在罗马城外，离绮达的寓所很近。他的生活方式显然是一位西巴列人。房间虽然没有什么显得特别奢豪的家具，但是细小之处却有浮华的倾向，物件的摆放极尽典雅，盖利和列卡陀看了感到惊讶。他们原以为一个四处流浪过的人不会像别人



那样讲究，因此当他们看见一尘不染的领带和一排排摆放整齐的军靴，还有经常陈设在写字台上的鲜花时，他们非常纳闷。总的来说，他人际关系处理得不错。他对每个人都热情友好，对玛志尼党的成员更不用说。只有对琼玛是个例外，他好像从第一次接触就对她没好感，而且老是躲避她，因此就引起了玛梯尼的强烈反感。他和玛梯尼生性不同，从一开始，这两个人之间就存有一恶感，彼此之间只有憎恨。在玛梯尼那一方，这种情感很快就发展成了仇恨。

“我并不希望他有多么喜欢我。”有一天玛梯尼神色怨怒的对琼玛说，而且神情有点委屈。“反正我对他没有好感，不过这也无所谓。可是他对待你的那种态度，简直让我无法忍受。要不是怕这事在党内闹腾得大了，让人说我们把人家请来，又不给人家面子，我就非得跟他说清楚不可。”

“别理他，西萨尔。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再说，我又不是十全十美。”

“你没什么比较严重的错误呀？”

“他之所以不喜欢我，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在格拉西尼家聚会的那天晚上，我对他说了一句非常无礼的话。”

“你能说什么无礼的话？这可真让人不可思议，太太。”

“其实我也不是诚心要说，只不过是说走嘴了，所以我为自己的失言后悔莫及。我记得当时我好像说了人们嘲笑残疾人什么的，他就敏感地以为我在嘲弄他。”

“不算是残疾人。他只是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左臂受了重伤，除此之外，他既不驼也不跛。就是走路一瘸一拐的，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当时他气得手发抖，脸发紫。我说话没有掌握好尺度，可是奇怪的是，他怎么会那么敏感。我想，在此之前可能没有人跟他开这么过火的玩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想肯定有。他那种人看上去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凶狠残忍，真让人讨厌。”

“行了，西萨尔，话不能这么说。你有理由不喜欢他，但没理由夸大其辞地贬低他。他确实有点装模作样……也许是因为别人太瞧得起他了……最令人感到厌倦的是他那一套一套的俏皮话。但我相信他不会故意去伤害别人的。”

“我虽然不了解他，但我相信，只有看不起别人的人，才会让别人瞧不起，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与尊重。记得那天在法布列齐教授家中辩论时，他把罗马的改革贬斥得一文不值，好像对任何一件事都要挑点毛病心理才平衡似的。我当时实在是烦透了。”

琼玛叹息了一声。“就这一点而言，我倒是赞成他的意见。”她说，“你们这些仁慈的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期待，你们总以为只要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年男子有幸被选为教皇，所有的一切都会有好转的。那个幸运的教皇只要打开牢门，并祝福他身边所有的人，那么我们不出三月就会迎来幸福千年。或许你们永远都想不到即使他愿意，他也会做的一塌糊涂，是因为原则出了差错，而不是因为这个人或者那个人行为不当。”

“什么原则？是教皇的世俗权力吗？”

“干吗要说得那么具体呢？这只不过是大错误中的一个小的方面。这个根本错误就在于任何人都能控制别人的生杀大权。这种虚伪的关系不应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玛梯尼举起双手。“好了，太太，”他笑着说道，“你一旦开始谈论那套陈腐的‘废除道德论’，我就不再和你辩论下去了。我敢说你的祖先肯定是英国十七世纪的平均派的一分子。再说，我到此来的目的还是为了这篇稿子。”

他从衣袋里拿了出来。

“又是一本新出版的小册子么？”

“那个叫做列瓦雷兹的倒霉鬼昨天把这篇愚不可及的文章交

到了委员会。我估计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要和他进行一场激烈的舌战。”

“这篇文章不是很好吗？西萨尔，我觉得你们有点偏见。列瓦雷兹是挺烦人的，可是他决不至于愚不可及。”

“哦，我想，你最好还是读一读文章，再来反驳我的观点。”

那是一篇讽刺文稿，它的矛头是针对新教皇的即位而在意大利引发的那种狂热。文章的讽刺风格跟牛虻所有文章一样，笔调辛辣，充满敌意。尽管琼玛不欣赏那种风格，但她还是打心里觉得这种批判是有道理的。

“我很赞同你的看法，这篇文章确实非常恶毒，”她放下稿子说道，“可不幸的是不出他的预料。”

“琼玛！”

“没错，就这么回事。你可以把这当人当成一条冷血鳗鱼，但真理是在他的一边。我们没必要自欺欺人，硬说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可它的确击中了要害！”

“那么你同意我们要把它印出来吗？”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当然不主张原封不动地复印，因为那样会伤害任何一个人，一点益处都没有。如果他愿意修改的话，删去人身攻击的那部分，我想它就可以成为一篇非常难得的文章。成为一篇十分出色的政治评论。真没想到他的文章写得这么棒。他说出了我们想说但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尤其是这一段，他把意大利比作一个醉汉，抱住一个扒手的脖子，柔声柔气地哭啼。写得真是太精彩了！”

“琼玛！我觉得这篇文章最糟糕的地方就是这段，因为我讨厌对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都不怀好意的大呼小叫的做法！”

“我也一样，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列瓦雷兹的风格让人有点不能接受，再说，他这个人也不怎么讨人喜欢。可是他说我们陶醉于游行，沉浸在互相拥抱、高呼友爱、和解等炽热场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并说对耶稣会和圣信会的教士们非常有利。这话确实不假。我昨天没能参加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你们最后作出了什么决定？”

“我来此的目的就在这儿，麻烦你同他谈谈，让他把语气改得和缓一些。”

“我去跟他谈？可是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而且他那么讨厌我。为什么了解他的人不去，偏要让我去呢？”

“原因很简单，今天别的人都没时间。再说你比我们这些人更冷静些，不像我们一激动就会和他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和争吵。”

“如果你们竭力去说服他，也会成功的。你就跟他说，从文学的观点出发，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致赞成这是一篇优秀作品。他肯定高兴，而且说的也都是大实话。”

牛虻坐在一张摆着鲜花和凤尾草的桌子旁，心绪茫然地看着地板，手里拿着一封撕开的信。一只毛茸茸的牧羊狗趴在他脚边的地毯上，当琼玛轻敲敞开的房门时，它扬起头汪汪地叫起来。牛虻赶紧站起身来，有点不自然地向她鞠了一躬，脸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没有一点儿表情。

“你太客气了。”他说，态度极为冷峻。“如果你有事要跟我谈，你只要告诉我一声，我就会登门拜访的。”

琼玛看到他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就赶紧说明来意。牛虻又一次向琼玛鞠躬，并且搬过一把椅子让她坐。

“委员会派我来拜访你，”她接着说道，“他们对你写的那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

“这我早就料到了。”他微笑着坐在她的对面。顺手将一只插着菊花的大花瓶，挪到眼前挡住光线。

“大多数委员一致觉得，作为一篇文学作品，他们也许很推崇这本小册子，可是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拿去出版，他们觉得不怎么合适。”他们担心的是这种激烈的语气也许会伤害一部分人，

而且还有可能得罪那些一向帮助和支持我们的党外人士。”

牛虻从花瓶里拿出一朵菊花，开始慢慢地一片一片地撕那些白色的花瓣。当琼玛的目光不经意地看到他瘦骨嶙峋的右手撕扯花瓣时，她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从心头掠过。她觉得这种举动特别眼熟。

“作为一篇文学作品，”他慢条斯理而又冷漠的说道，“它一点意义也没有，只能得到一些对文学完全无知的人们的推崇。至于说会得罪人，这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

“这我知道。可是你能保证你不会得罪那些不该得罪的人吗？”

牛虻耸了耸肩，嘴里叨着一片撕下来的花瓣。“我想你弄错了，”他说，“关键是你们委员会把我请到这里来到底想干什么。在我看来是要揭露并且嘲笑那些耶稣会教士们。现在，我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人否定你的能力和好意。委员会所担心的是：这种文章也许会得罪自由派人士，而且本城工人也许不再给予我们道义支持。你的意图是想用这本小册子作武器来攻击圣信会派的教士，可是许多读者会理解为这是在打击教会和新教皇。从政治策略上考虑，委员会觉得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如果我把矛头指向教会中特定的那群教士们，因为他们目前和党的关系弄得特糟糕，所以我觉得就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我直接触犯了委员会自己所宠爱的人物……‘真理’就成了一只狗，必须把它圈进狗窝里。如果你们的圣父也受到打击时，那就还应该用鞭子抽它。没错，那个傻子说对了。可我除了不愿做傻子，什么都愿做。可我必须尊重委员会的决议，我还是觉得委员会没必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两旁的小卒子上面，却怠慢了中间的蒙、蒙、蒙泰尼、尼、尼里大、大人。”

“蒙泰尼里？”琼玛复述了一遍。“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指布列西盖拉教区的主教吗？”

“是的，你知道吗？新教皇刚刚提升他为红衣主教。我这儿有一封关于他的信。你想听吗？信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

“教皇的处境吗？”“是的，是这样写的……”牛虻捧着琼玛进门时他搁在膝盖上的那封信，然后大声读起，突然他非常严重的结巴起来：

“不、不、不、不久以后你、你将有、有幸看见、见、见我们最、最、最凶恶的敌人，红、红衣主教罗伦梭·蒙、蒙太尼、尼、尼里，也就是布列西盖、盖拉教区的主、主、主教。他打、打……”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念了起来，念得特别慢，声音拖得长长的，但是不再结巴。

“‘他计划在下个月到塔斯加尼来，他的任务是实现和解。他先在佛罗伦萨逗留三个星期，然后前往塞纳和比萨，途经辟斯托亚回到罗马尼阿。表面上，他属于教会中的自由派，而且与教皇和范勒蒂红衣主教私交很深。他在前任教皇格黎高里在位时失宠，被发派到亚平宁山区的一个小角落里，从此音信全无。现在他又抛头露面了。事实上，他的确受到了耶稣会的指挥，就和这个国家任何一位圣信会教士一样。他此行的任务，是由几个耶稣会教士安排的。他可以算是一位杰出的传教士，手段的阴险毒辣绝不亚于拉姆勃鲁斯契尼大主教。他的使命是维持公众对教皇的热忱，不让这种热情减退，而且要牢牢地吸引住大众的注意力，一直坚持到大公在耶稣会的代理人提交的那份计划书上签完字。至于计划书的内容，我暂时还不知道。’接着还说：‘蒙泰尼里到底清不清楚他被派往托斯卡纳的目的，以及他是否受了耶稣会的愚弄，我无法搞清楚。他要不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恶魔，肯定就是傻瓜第一。从我最近的观察来看，他既不收受贿赂也没有情妇……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事情。’”

他放下手中信，然后定定坐在那里眯着双眼看着她，显然是在等她说话。

“你觉得这位通风报信的人所说的情况属实吗？”她停顿了一下问道。

“你是说关于蒙、蒙泰、泰尼、尼里大人的私生活？不，这一点连我那朋友自己也不说清楚。你没听到吗，他有一向保留的话：‘据我所知……’”。

“我不是指这个，”她冷冷地截住了他的话，“我指的是他所肩负的任务。”

“我敢肯定信上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四三年就认识的。再说他所处的位置对于打听这类消息非常方便。”

“那么他是梵蒂冈的官员了？”琼玛很快就有这种念头闪过。“原来你还有这种地下关系？我没猜错吧？”

“这是封私人信件，”牛虻接着说道，“你应该明白这种情况只限你们委员会的同志保守保密。”

“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关于小册子的事，我可不可以告诉委员会你已同意稍作修改，把调子改得和缓一些，或者……”

“太太，难道你不觉得在修改这篇文章的同时，也就损害了这篇文学作品的整体之美吗？”

“这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却代表不了整个委员会的意见。”

“这就是说你、你、你根本不赞同整个委员会的意见？”他一边说，一边把信塞进了衣袋里，并且斜着身子带着急切而又专注的神情看着她，这种表情完全改变了他的面容。“你认为……”

“我谈点我本人的看法，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在这方面和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我很欣赏这本小册子。它揭露的不仅是事实，而且策略的运用也是很明

智的。”

“那么你是……”

“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意大利正被鬼火引入歧途，当前这种狂热和狂喜的场景很有可能使她陷入一个可怕的泥潭中。有人公开而又大胆地讲出这种观点，即使得罪一些支持和拥护我们的人也在所不惜，而且使我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可是作为组织中的一员，我当然不能与大多数人持相反的观点。如果我决心想表白一下的话，那就应该说得含蓄，说得婉转一点，而不能采用小册子里的这种语调。”

“你稍等一下好吗？先让我浏览一遍这份稿子。”

他拿起稿子，一页页地翻看着。他不时皱皱眉头，显然是极不满意。

“不错，你的看法完全正确。这篇文章跟在音乐餐馆里见到的那种讽刺短文没什么两样，不是一篇政治讽刺文章。可是我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写的过于正经，那人们就会看不明白。如果写得不够尖酸刻薄，他们又会觉得枯燥无味。”

“你不觉得过分尖酸刻薄，也会使文章枯燥乏味吗？”

牛虻迅速地扫了琼玛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有一种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夫人显然就是这种类型的人！这么说来，如果我不改变尖酸刻薄的做法，慢慢地我就会变得和格拉西尼太太一样枯燥乏味是吗？天啊，真是命苦！不，你犯不着皱眉头。我知道你讨厌我，我这就说正经事。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如果我原样保留主要的部分，删掉那些人身攻击，那么委员会就会觉得非常遗憾，就不能负责印刷出来。如果我抹掉政治真理，非党的敌人不臭骂，估计委员会就会把这本小册子捧上天，可是你我都都知道那印出来就没意义了。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有趣而微妙的形而上学观点：哪种情况更可取呢，是印出来又不得，还是值得又不印出来呢？太太，你说呢？”



“我并不觉得从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是唯一的出路。我可以肯定，如果你删掉了人身攻击，委员会就会同意印刷这本小册子，当然了，大多数人不会赞同文中的观点。但我深信这篇文章将能够发挥很大的战斗作用。但你必须丢开那种尖酸刻薄。即使你要表达的这个观点的实质是给读者一剂苦口良药，那你也用不着一开始就拿某种形式去吓唬他们。”

牛虻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我服从，太太，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这次剥夺了我讥讽的权利，那么下一次我就不会让步了。当那位无可挑剔的红衣主教大人光临佛罗伦萨时，无论是你还是你们的委员会都没有资格反对我尖酸刻薄一番，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我的权利！”

他说话时的表情坚决而又冷漠，右手从花瓶里抽出菊花，透过半明不明的花瓣去看阳光。“他双手颤抖得特别厉害！”当看到鲜花也剧烈地摇晃抖动时，她心想，“他不会是被喝醉了吧！”

“你最好还是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协商一下这个问题。”她起身说道，“至于他们的看法如何，那将无法预料。”

“那你呢？”他也站起身来，靠着桌子，并把鲜花贴在脸上。

她犹豫不决。对往日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的回忆，使他非常痛苦。“我……我也说不清楚，”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许多年前我对蒙泰尼里的情况有所耳闻。他当时是一个神父。在我童年时所在的那个省里任神学院院长。我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了解到有关他的很多事情。我从未听到过他有什么不轨行为。那个时候，他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他现在已经变了。不负责任的权力腐蚀了多少人的灵魂。”

牛虻放下花抬起头来看着她，脸上很平静。

“不管怎样，”他说道，“就算蒙泰尼里本人不是一个流氓，那至少也算个握在流氓手中的工具。不管他是流氓，还是流氓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的工具，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对我边境那边的朋友来说也是如此。路上的石头也许存心不坏，但是必须把它踢开。你该走了，太太！”他按了一下铃，然后一瘸一拐地躲到门边，打开门让她出去。

“真感谢你亲自来看我，太太。我去叫辆马车送你回去？”  
“不用客气。”“那就再见了！”“碧安珈，麻烦你把门厅的门打开。”

琼玛独自走在街上，百思不得其解。“我在边境那边的朋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把路上的绊脚石怎么踢开？如果只是嘲讽，那他说话时为什么眼里含着杀机？连串的问题在她脑子里忽闪着。

### 四

红衣主教蒙泰尼里大人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到达佛罗伦萨。他的到来在全城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传道士和革新教廷的代表。人们迫切地希望他能带来新的指示，友爱与和平的福音，用它就能医治意大利的苦难。红衣主教吉齐已被提升为罗马圣院的书记长，以便接替万人痛恨、唾骂的拉姆勃鲁斯契尼。这一举措得到公众的称赞和拥护。而蒙泰尼里正是能够维持这种狂热的唯一人选。他那无可挑剔的严谨的生活作风，在罗马教会的显赫人物中是极少见的，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通常看到的是集敲诈、贪污和用极肮脏的手段诱惑妇女于一身的高级教士。另外，作为一名传道士，他确实有超人的本领。再加上他那美妙动听的声音和富有魅力的个性，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能做到人过留名。

格拉西尼如同往常一样煞费苦心，想把到场的名人都请到家里参加宴会。可是蒙泰尼里却不是轻而易举就会上钩的人。对于格拉西尼的邀请，他婉言谢绝，态度和蔼而且坚决。他借口说有

公务在身，身体不适，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前去赴宴。

一个晴朗而寒气逼人的星期天上午，玛梯尼和琼玛散步于西格诺里亚广场。“格拉西尼夫妇真是一对什么都想尝尝的牲口！”玛梯尼用鄙视的口气对琼玛说，“你留心到当红衣主教的马车开过来时，格拉西尼那种奴颜卑膝的德性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大家谈论的对象，他们就把他当神看。像这样子巴结名流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前段时间捧的是牛虻，现在又换成蒙泰尼里了。但愿他们的崇拜不在红衣主教大人的意料之中，居然会有如此多的投机分子趋炎附势。”

热心的听众把教堂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在教堂听蒙泰尼里布道，玛梯尼担心琼玛的头疼病又会复发，所以劝她在弥撒结束之前先出来。这是一星期暴雨之后的第一个早晨，空气清新，他以此为借口，建议到圣尼科罗山上的花园里散步。

她回答道，“如果你有兴趣我还是愿意陪你散步的，但是不允许到山上去。我们还是沿着阿诺河走走吧，正好蒙泰尼里将从这里经过，我也像格拉西尼一样……想要见识见识这位大名人。”

“可是你刚才已经见过他了。”

“教堂太挤，而且马车经过时他正好背对我们，没看清楚。要是我们站在桥旁边，肯定就能看个一清二楚……因为他就住在阿诺河边。”

“可是你怎么会突发奇想，迫切想见见蒙泰尼里呢？你不是对著名的传教士一向都不感兴趣吗？”

“我对传教士当然没兴趣，我感兴趣的是那个人。想看看现在的他与我以前见到的他变化大不大。”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亚瑟死去两天以后。”

玛梯尼不安地看了她一眼。这时他们已经来到河边，琼玛正茫然地凝视着河面。而此刻她脸上的表情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亲爱的，琼玛，”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道，“你不能让那悲惨的往事伴你一生，才十七岁，人人都有可能犯错误。”

“可是只有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杀死了我最亲爱的朋友。”她有气无力地答道。把胳膊支在小桥的石栏杆上，俯视着河水。每当琼玛沉浸在那痛苦的往事中时，玛梯尼就在一旁默不作声，耐心的等待着。

“每当我看见河水的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段往事。”她轻声说道。她慢慢地抬起了头，看着他的眼睛。接着她浑身轻轻地神经质地颤抖起来。“我们继续走吧，西萨尔。站着太冷了。”

他们过了桥，然后沿着河边慢慢地往前走。过了一会儿，琼玛又开始说话。

“那人的声音太动听了！里边有种什么东西，这是我从别人的噪音里从来没听到过的。他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感染力，我相信跟这个秘密是分不开的。”

“没错，是副好嗓子。”玛梯尼表示赞同。虽然河水勾起了她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可他现在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让她感兴趣的话题。“抛开他的嗓子不谈，在我见过的传道士当中，他确实是最杰出的一位。但是我认为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感染力，是因为还有更深的秘密存在。那就是他的生活作风与其他的高级教士截然不同，所以他就显得不同于凡人。我想在整个意大利教会中，除了教皇本人，你根本找不到像他这样十全十美的高级教士。记得去年我去罗玛亚，经过他的教区时，看见那些粗鲁的山民顶风冒雨等着见他，哪怕是摸一摸他的衣服。在那里，就连那些一贯非常憎恨穿黑色法衣的罗玛璞也把他当上帝一样膜拜，可见他确实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我曾经与一位老农谈起过，……我说这里的人们好像非常虔诚地崇拜他们的主教。他说：‘你想错了，我们并不忠于主教，他们全是骗子。我们只爱戴蒙泰尼里’

大人。他从不说谎话，也从不干不仁不义的事情。’”

琼玛自言自语地说：“我都怀疑他知不知道人们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

“当然知道，你觉得这种看法有误吗？”

“有误。”

“为什么这么认为？”

“因为他曾经告诉过我。”

“他告诉你的？琼玛，你的意思是蒙泰尼里对你说过？”

她把额前的头发向后拢了拢，然后转过身对着他，他们就样默默地站着，玛梯尼靠在栏杆上，琼玛则用雨伞尖在人行道上不成方圆的、慢悠悠地画着什么。

“西萨尔，咱俩虽然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可是有关亚瑟的详细情况我还没告诉过你。”

“亲爱的，你不用告诉我了，”他赶紧插嘴说道，“我已经都知道了。”

“是乔万尼告诉你的？”

“是的，他临死前对我讲的。有一天晚上，我留在他身边照顾他，他就把这事讲给我听。他说……琼玛，既然我们提起了这件事，那我最好原原本本告诉你吧……乔万尼说你不能从痛苦的深渊中自拔出来，他不愿你永远这样痛苦地生活下去，他恳求我多陪你干点你乐意干的事，设法不让你回忆起往事。亲爱的，我已经努力做了，而且也尽心尽力了，但是还没有成功。”

“我理解。”她激动地热泪盈眶，带着颤抖的声音说：“没有你的帮助，我的日子会更加难过的。可是……乔万尼并没有跟你提起过蒙泰尼里大人，是不是？”

“是的，我不知道此事跟蒙泰尼里大人的关系。他告诉我的 是有关……那个叛徒的事，还有……”

“还有我打了亚瑟一耳光和他投河自杀的事。那好吧，我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你讲讲蒙泰尼里吧。”

他们转身向蒙泰尼里马车将会经过的小桥走去。琼玛说话的时候，老是心不在焉地望着河对岸。

“那时候蒙泰尼里也是一个神父，也是比萨神学院的院长。亚瑟进入萨宾查大学以后，他常常给他讲解哲学，并且和他一起读书、学习。他们相互间信任、尊重，不像是一对师生，倒像是一对初恋的情人。亚瑟对蒙泰尼里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记得曾经有一次亚瑟对我说，如果他失去他的‘神父’……他一直这样称呼蒙泰尼里……他就会跳河自杀的。呢，后来发生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他失踪后第二天，我爸爸和勃尔顿一家……亚瑟的同父异母兄弟，最恶毒的人……他们都去了，一整天都在达森纳港湾里打捞亚瑟的尸体，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回忆我做过的那些事情……”

她稍微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讲了下去。

“傍晚的时候我父亲走进来对我说：‘好孩子，跟我一块下楼去吧。我想带你见个人。’我们下了楼，我看见爸爸的接待室里坐着一个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的学生。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收到了乔万尼从狱中送出的第二封信，说他们从狱卒那里打听到了卡尔迪的消息，知道亚瑟是在忏悔时被他骗的。我记得那位学生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才知道他是无辜的，这多少也是一种安慰。’父亲紧紧握住我的手，一个劲的安慰我。他并不知道我打了亚瑟一个耳光。没多久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间，独自坐到天亮。我的父亲一大早又出去了，是陪伴勃尔顿一家到港口打捞尸体。他们对打捞尸体抱有很大的希望。”

“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没有，肯定是被卷到海上去了。我单独呆在我的房间里，女佣上来告诉我一位神父登门拜访。她说当他知道我的父亲去了码头，就急匆匆地走了。我知道那肯定是蒙泰尼里，所以我从后

门追了出去，并在花园的门口堵住了他。‘蒙泰尼里神父，我想和你说句话。’当时我对他说。他马上站住了，默默地等我开口。噢，西萨尔，当时看见了他的表情，以后的几个月里，他的那一副表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说：‘我是华伦医生的女儿，我想告诉你是我杀死了亚瑟。’我把事情的详细经过都告诉了他，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就像是一个雕塑。等我把话说完后，他说话了：‘你就放宽心吧，我的孩子。凶手是我，不是你。他知道我骗了他。说完就转过身，大踏步地走出了大门。’

“后来呢？”

“以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在那天傍晚昏倒在街上，最后被人送到码头附近的一户人家里。我就知道这点。我父亲想方设法，尽量不让我去想那件事情。一直到我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他丢下诊所，立即带我去了英国，只有这样我才会慢慢忘却这件事。他甚至担心我也会跳河自杀，不过我真是那么做过一次。可是你知道，后来我们发现父亲得了癌症，只有我自己伺候父亲了……因为没有别人能服侍他。他去世以后，我就挑起了照顾小弟小妹的重担，直到我的哥哥成家，有能力教养他们。后来乔万尼来了。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痛心疾首……那封让人激忿的信是他从牢里写出来的。但是我相信，实际上，正是共同的苦恼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了。”

玛梯尼微笑着，摇了摇头。

“你可以这么想，”他说，“自从第一次见到你以后，乔万尼就打定了主意。我记得他当时从莱克亨回来后，简直象个疯子似的没头没尾的夸奖你。后来我听到英国女孩琼玛这个名字时，就会感到腻味。我当时对你一点好感都没有。啊！那边过来车了！”

马车经过了小桥，在阿诺河边的一座大厦门前停了下来。蒙泰尼里歪头歪脑地靠在车子上，仿佛非常疲惫，再也没有精力去管那些聚集在门前想要一睹他风采的狂热群众。从他脸上再也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着在教堂里表现出来的激奋的表情，阳光照出了烦恼和疲劳的皱纹。他走下马车，显得心力交瘁，老态龙钟，迈着拖沓而又无力的脚步走进了屋里。琼玛转过了身，慢慢地向着小桥走去。这时，她的脸好像也露出蒙泰尼里脸上的那种憔悴、绝望的表情。玛梯尼默默地走在她旁边。

“我经常在揣测，”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说道：“他所说的欺骗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时我也会突然想起来……”

“想起什么？”

“哦，真是奇怪。他们俩的长相怎么会有那么多相似之处。”

“他们俩是谁？”

“亚瑟和蒙泰尼里。不仅是我一个人发现这一点，而且他们人之间的关系都很神秘。亚瑟的母亲，勃尔顿夫人，在我遇到过的人当中，她是最温柔的一个。她的脸和亚瑟一样，有一种圣洁得让人不敢侵犯的表情，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性格也是很相似的。可是她老是哆哆嗦嗦、东躲西藏的，就像一个偷逃的囚犯。前夫的儿媳妇对待她连狗都不如。此外，亚瑟生活在这么一大群俗人之间简直是折磨自己。当然了，儿童时代谁也不会顾及这么多。但是回头想想，亚瑟和勃尔顿是不是一家人都让人怀疑。”

“也许他发现了母亲的秘密……我估计这就是他死的原因，跟卡尔迪一点关系都没有。”玛梯尼插嘴说道，在当时，这是唯一的一向可以安慰她的话。琼玛摇了摇头。

“如果你当时看见了我打了一耳光后他脸上的表情，西萨尔，你也许就不会那么认为了。也许蒙泰尼里所说的事是真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真的……可是我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可救药了。”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一大段路。

“我亲爱的，”玛梯尼最后说道，“如果这世界上有解决已经做过的事情的办法，那我们还有必要反思从前犯下的错误吗？可事实上并没有，就像人死不能复活一样。这是一件折磨人的事



情，但是起码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解脱了，和现在活着的人相比较……那些四处流浪和坐牢的人……要更幸运些。你我还得为那些活下来的人着想，而不能为了死者一味地伤心欲绝。要记住你们自己的诗人雪莱说的话：‘过去属于死亡，而未来是属于自己的。’趁它还属于你自己的时候，牢牢的抓住吧。不要老想着你曾经犯下的错误，那样只会折磨自己；而要想着在以后的日子里该怎样做，怎样做才算正确，这样才能帮助自己。”

他急于想说服她，所以一激动就握住了她的手。忽然听到背后传来一个柔和、冷漠、拖沓的说话声，他赶紧撒开手，并且直往后缩。

“蒙泰尼、尼、尼里大人，”那个懒洋洋的声音模模糊糊地说道，“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亲爱的先生。事实上，他已经好到了不配住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应该把他护送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保证他在那里也一定会跟这儿一样，会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些老鬼肯、肯定没有见过像这样的诚实的主教。那些老鬼对新鲜玩意特别感兴趣。”

“你怎么知道的？”玛梯尼强压怒火问道。

“我是从《圣经》上读来的，亲爱的先生。如果福音书是可信的话，我想就连那些最体面的鬼都会非常高兴的，希望得到变幻莫测的组合。现在你注意，诚实加上红、红、红衣主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组合，而且还是一个让人极不舒服的组合，就像虾子和甘草一样。啊，玛梯尼先生，还有波拉太太！这雨后的天气真是清爽极了，是不是？你们去听那位新、新萨伏纳罗拉的布道了吗？”

玛梯尼猛然回过头来。牛虻嘴里正叼着一支雪茄，纽孔里插着刚从花店里买来的鲜花。一只戴着手套的、瘦长的手向他伸过来，他那光亮的靴子能反射出太阳光，又从水面上反映在他那眉开眼笑的脸上。在玛梯尼看来，他不再是自己心目中那个残疾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牛虻，而且比那个牛虻更加精神。他们握手时，一个和蔼可亲，一个怒目圆睁。这时列卡陀医生尖叫起来：

“波拉太太不舒服了！”

她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帽沿下的阴影部分几乎呈青灰色。系在喉部的帽带瑟瑟发抖，显然是因为心脏的剧烈跳动而导致的。

“我想回家。”她无力地说道。

玛梯尼拦住一辆马车，把她扶上车，然后护送她回家。就在牛虻弯腰给琼玛拉起被车轮勾住的披风时，突然抬起头直视着她的脸。玛梯尼看见她神色惶恐的直往后缩。

“琼玛，你没事吧？”坐在摇晃的马车里，玛梯尼用英语问道。“那个魔鬼对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西萨尔。这不是他的过错。我、我、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

“是的，我好像看到……”她用一只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玛梯尼一言不发，等着她恢复自己的控制力。她的脸开始红润起来。

“你说对了，”她回过头来，非常平静地说道，“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不但无用而且还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幻想许多的荒唐的事情。我们以后也不要谈这个话题了，西萨尔，否则我就会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亚瑟。这是一种幻觉，就像白日做恶梦一样。刚才那个让人讨厌的家伙走过来时，我居然看成是亚瑟。”

## 五

牛虻显然是一位善于为自己树敌的家伙。他是八月份到达佛罗伦萨的，可刚到十月份，请他来的那个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有四分之三的人支持玛梯尼的观点。牛虻丝毫不给面子的打击蒙泰尼

里，使蒙泰尼里的崇拜者非常恼火。对于这位敏感的讽刺作家的所做所为，盖利最初还是全力拥护的，现在却愤愤不平，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去纠缠蒙泰尼里。“和善正直的红衣主教太难得了。偶然出现这么一位，应该尊重才是。”

对于那些暴风雨般的漫画和讽刺文章，只有蒙泰尼里自己漠然视之。就像玛梯尼所说的那样，一个如此豁达的人是不会去理会那些无聊的讽刺和嘲弄的。据说蒙泰尼里有一天应邀和佛罗伦萨大主教一起进餐。他在大主教的房间里发现了牛虻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讽刺文章赤裸裸对他进行打击。读完以后，他把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将它递给大主教，并说：“写得相当精彩，是不是？”

有一天，城里又出现了一份传单，标题为《圣母领报节之圣迹》。尽管作者省略了大众熟知的签名……一只张开翅膀的牛虻，但是尖酸而又刻薄的笔调也会让大部分读者准确无误地猜测出这篇文章是谁写的。那是一篇用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讽刺文章。托斯卡纳扮演圣母玛利亚；蒙泰尼里扮演天使，手里拿着一枝象征纯洁的百合花，头上戴着象征和平友爱的橄榄枝，正在向人们宣布耶稣会教士就要降临。整篇文章充满了人身攻击的隐喻，以及最险恶的暗示。以至使整个佛罗伦萨人都觉得这篇讽刺文章既不大度又不公正。可是整个佛罗伦萨人还是笑了。牛虻那些荒诞离奇的笑话有着某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那些最反对他和最讨厌他的人，读了以后也跟着那帮最热忱的支持者哈哈大笑起来。虽然传单的语调让人感到恶心，但是它却在大部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前一段时间，事情几乎是朝着对他极其不利的方向发展。牛虻非常清楚应该在什么地方刺伤他。虽然热情依旧的群众仍旧聚集在主教大人的门口，等着看他走上或者走下马车，但是在欢呼声和祝福声中，已经不止一次地夹杂着：“耶稣会教士！”“圣信会派的密探！”这一类的反对口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蒙泰尼里的支持者也不少。就在那篇讽刺文章发表以后两天，教会出版的一份主要报纸《教徒报》上又刊出一篇出色的文章，署名为《答 圣母领报节之圣迹》。针对牛虻对蒙太尼里的无端诽谤和人身攻击，这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为蒙泰尼里作了极大的辩护。这位不知姓名的作者以雄辩的笔调和极大的热情，先是阐述了世界和平及人类友善的教义，并指出这一福音的传播者就是新教皇，而且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要求牛虻为自己论述中的观点拿出证据，同时郑重劝告公众不要相信一个卑鄙下贱、造谣生事的恶心犯。作为一篇特殊的应辩文章，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它也不是没有可读性。所以这篇文章在城里引起了一时轰动，主要是因为连报纸的编辑都不知道作者的姓名。文章很快就见报了。在佛罗伦萨的每一家咖啡馆里都有人在纷纷议论这位“匿名辩护人”。

牛虻的反应是猛烈攻击新教皇及其所有的支持者，尤其是蒙泰尼里主教。并且非常高明的暗示读者，那篇为蒙太尼里辩护和颂扬的文章是他自己要求别人写的。牛虻的这一反应，使得那位匿名辩护者又在《教徒报》上气愤地予以否认，蒙泰尼里在介绍佛罗伦萨的最后几天里，两位作者之间展开的激烈争论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再也没人关注那位大名鼎鼎的传道士。

自由派的一些成员曾大胆地对牛虻的做法提出抗议，希望他不要再用这么恶毒的语气对待蒙太尼里。可是牛虻并没有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只是和善地笑笑，慢条斯理地说道：“各位先生们，你们太不公道的了。我上次向波拉夫人作出让步时，我曾公开表示过这次可得准许我随意开个小……小的玩笑。契约可是这么定的呀！”

蒙泰尼里十月底回到了罗马尼阿教区。他动身之前作了一次告别布道仪式。他坚决地表示不赞成那两位作者的激烈言辞，并且希望那位不知姓名的辩护人作出一个宽容的榜样，结束这场毫

无意义而又不适当的文字争论。《教徒报》在第二天登出了一则启事，说遵照蒙泰尼里大人在公众面前表示的意愿，“某教徒”将会退出这场论战。

最后还是牛虻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散发了一份小传单，宣布蒙泰尼里的基督教的谦让精神感染了他，他已决定改邪归正，并且准备拥抱他所见到的第一位圣信会教士，然后洒下和解的眼泪。“我甚至情愿，拥抱向我挑战的那位匿名作者，他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这么写道。假如我的读者像我和红衣主教阁下那样，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他隐姓埋名，那么他们就会理解我这番话的诚意。”

他在十一月底向文学委员会宣布，他要到海边度两个星期的假。他显然是去了里窝那，但是里卡尔多随后赶到里窝那找他谈事时，却找遍了全城也没有他的踪影。十二月五日，沿亚平宁山一带的教皇管辖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游行示威，人们这才猜测牛虻之所以要在寒冷的冬天去度假的原因。在起义事件平息以后，牛虻又回到了佛罗伦萨。在街上他遇到了里卡尔多，心平气和地说：

“我听说你到里窝那找过我，我当时在比萨。那可真是一个迷人的古城，大有阿卡迪亚的那种意境。”

圣诞节那天下午，牛虻应邀去参加文学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在里卡尔多医生的寓所，也就在克罗斯门附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特别多，他晚来了一步，所以面带笑容，抱歉地向与会者鞠躬。当时已经没有了座位。当里卡尔多起身要去隔壁的房间给他搬椅子时，被牛虻谢绝了。“不用麻烦了，”他说，“我习惯站着。”说着他就走到房间那头的窗户前，因为琼玛的座位就在那儿。他坐在窗台上，懒洋洋地把头靠在窗户上。

当他微笑着向下俯视琼玛的时候，他那半睁半闭的眼睛里流露出神秘莫测的笑意，看上去完全是列奥纳多·达芬奇肖像画中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人物。琼玛本来就对他没有好感，而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深化成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恐惧感了。

这次大会的议题是要发表一份小册子，主要是阐明委员会对托斯卡纳人民面临饥饿的威胁，所采取的措施和看法。要解决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跟以前一样，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各执己见，很难统一。琼玛、玛梯尼和里卡尔多是较为激进的一派，他们一致主张强烈呼吁政府和社会马上采取适当的办法，以便及时解救难民。温和的一派……当然是格拉西尼……他却害怕过于强硬的态度将会激怒政府，反而缺乏说服力。

“先生们急于想帮助难民的用心是好的。”他瞟了一眼那些面红耳赤的积极分子，用一种平静而又怜悯的口吻说道，“我们大部分人都想得到某些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采纳你们所建议的那种口气，那么政府就很有可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直到饿出人命时，他们才想办法赈救。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劝告的方式，请求政府出面了解灾情，这才是切实可行的。”

坐在火炉旁边一个阴暗角落里的加利这时候跳起来反驳他。

“切实可行……是不是，我幼稚的先生。当饥荒一旦来临时，它可不会等待我们慢条斯理地去运动。我真担心当我们的救济计划确立以后，人民也许早就饿死光了。”

“我真不明白……”萨康尼刚开口，就被好几个人的声音给打断了。

“大点声，我们听不清楚。”

“街上吵得慌，我也听不清。”加利怒气冲冲地说道，“里卡尔多，关上窗户，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关上了，琼玛回头看了看说，“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我想是一班耍杂技的或者是一帮耍猴的经过此处。”

从下面街道上传来阵阵的呼叫声欢笑声，铃声和有节奏的跺脚声，夹着一个铜管乐队刺耳的吹奏声和一面大鼓无情的咚咚

声。

“这几天肯定不会安宁，”里卡尔多说，“圣诞节期间肯定会闹得轰轰烈烈。萨康尼，你刚才要说什么？”

“我是说很想知道比萨和里窝那那边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打算。也许里瓦雷兹先生能够谈些给我们听，因为他刚从那里回来。”

“牛虻！”琼玛轻声叫道。她是唯一一个坐在他身边的人，因为他一直心不在焉地想着什么，所以她弯腰碰了碰他的胳膊。牛虻慢慢地转过身来，面对着她。琼玛看到他那张恐怖的苍白的脸，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两片嘴唇才动了起来，怪模怪样的，毫无生气。

“是的，”他小声嘀咕道，“一班耍杂技的。”

她的第一直觉是马上挡住他，免得别人感到好奇。她也不明白他今天怎么啦，但是她意识到他的整个身心都已沉入一种可怕的幻想之中，而且有点身不由己。她迅速站了起来，站在他和众人中间，打开窗户，装作向外看。因为这样就没有别的人能看到他的脸孔了。

一个走街串巷的马戏班子经过街上，卖艺人骑在驴背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哈里昆人的服装。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谈笑风生，川流不息。他们调笑马戏团里的小丑，一个劲的扔如雨般的纸带，并把小袋的话梅投向坐在彩车里的考伦朋。那位扮作考伦朋的女人用金银纸箔和羽毛把自己裹起来，几络假发耷拉在脑门上，涂了口红的两片厚嘴唇露出做作的媚笑。彩车后面跟着一群怪模怪样的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衣不蔽体的叫花子、做着鬼脸的小丑和吆喝声此起彼伏的小贩。他们揪着一个人推前搡后，乱扔乱砸，并为此而拍手叫好。因为那个人被围在中间，所以琼玛一直没有看见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可是，后来她就看清楚了……一个驼子，又丑又矮，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头上戴着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顶纸折的尖顶帽，身上挂着一串串铃铛。他显然是个跑江湖的杂技团里的小丑。他做出一副魔鬼相，并且扭动着罗锅般丑陋的腰身，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街上出了什么事？”里卡尔多走到窗前问道。“你们好像挺感兴趣。”

他感到纳闷，为看一帮走江湖的卖艺人，他们竟停止所有成员等待着发言的重要会议。琼玛这时转过身来。

“没意思，”她说，“是个不出名的杂技团。可是闹腾得轰轰烈烈，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站在那里，一只手仍然扶着窗户。她突然感到牛虻伸出冰凉的手，紧紧地捏住她扶着窗户的那只手。“谢谢你。”他轻轻地说道。关上了窗户，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真抱歉，”他轻描淡写地说道，“我打搅了你们开会，诸位。我刚才是在看杂耍表演，非常有趣。”

“萨康尼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玛梯尼翁声翁气地说道。牛虻的举止在他看来是一种可笑荒唐的装疯卖傻，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琼玛也会不加思考地模仿他那副德性，这跟她一贯的作风太不符了。

牛虻声称他对比萨那边人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他在那里只度了一个礼拜的假。紧接着他就侃侃而谈，先是讨论怎样才能搞活农业经济的发展，然后又谈到小册子的发行问题。他结结巴巴不停地说着，直到大家听得头昏脑涨，他自己说得口干舌燥为止。他好像从自己的声音里找到了从未有过的乐趣。

会议结束了，委员会的成员纷纷离去。里卡尔多走到马尔蒂尼的身边。

“留下来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吧？法布列齐教授和萨康尼已经答应留下了。”

“非常感谢，可是我要送波拉太太回家。”



“你是担心我自己回不了家吗？”波拉太太边说边站起身，并且把围巾裹在头上。“他是应该留下来陪你，里卡尔多医生。他平时很少有机会出门，正好可以换换口味。”

“不然，我送你回家，”牛虻插嘴说道，“我家也住那个方向。”

“如果真是这样……”

“里瓦雷兹，你晚上还有时间过来吗？”里卡尔多边开门边问。

牛虻回过头来笑了笑说。“亲爱的，我今晚上要去看杂技表演！”

“真是奇怪，对艺人这么感兴趣！”里卡尔多回来以后向他的客人说。

“我理所当然是一种同行的感情，”玛梯尼解释道，“要说我见过的卖艺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就算他是个卖艺的人，”法布列齐教授表情严肃的说道：“如果他真是一个卖艺的人，恐怕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卖艺人。”

“危险什么？”

“呢，难道你们没发现他热衷于短期旅行？这些意在取乐的旅行又是那么神秘。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不相信他去过比萨。”

“我看这似乎是不能算作秘密，他是去了山区。”萨康尼说道，“他根本就不承认他与私贩子保持联系，私贩子是在萨维尼奥闹起义时认识的。他利用他们之间的友情，把传单送到教皇领地边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真巧，”里卡尔多说道，“这个问题也正是我要跟你们谈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邀请里瓦雷兹负责我们的私运工作是最恰当不过的。建在辟斯托亚的印刷厂管理不当，工作效率极低。把传单卷在雪茄里运往边境，是一种最原始的方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方法在目前还是行之有效的。”玛梯尼反驳道。加利和里卡尔多总是把牛虻树立为榜样，对此他极不痛快。他认为在这个尖酸刻薄的家伙没参加他们委员会之前，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

“这种方法行得通，所以我们就得过且过，不用去想更好的方法。可是你们听说了没有？最近好多人被捕，东西也没收了。我相信里瓦雷兹现在肯出面负责的话，那么局面肯定有所好转。”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第一，私贩子把我们看成外行，或者说把我们看成榨取油水对象。可是里瓦雷兹不但是他们的好朋友，而且还是他们的领袖，他们信任并且尊重他。对于参加过萨维尼奥起义的人，亚平宁山区的每一个私贩子都肯为他们奋不顾身，但对我们则不会这样。第二，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像里瓦雷兹那样了解山区的情况。别忘了他曾经在那里避过难，熟悉并认识每一条走私的道路。没有一个私贩子敢欺骗他，再说他们也没法欺骗。如果私贩子有这种想法，那也只是想法而已。”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请他全权负责把印刷品运过边境……发放的渠道、投寄的地址、藏匿的地点等等……还是只要他协助我们把印刷品运过边境即可？”

“嘿，至于投寄的地址和藏匿的地点，他不但全都知道了，而且连我们不知道的他也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资格教他。关于发行的渠道，这当然要征求对方的意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私运本身。那些书籍只要安全运送到波洛尼亚，至于分发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了。”

“依我之见，”玛梯尼说，“我反对这种打算。其一，你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猜测说他办事如何老练利索，并没有亲眼目睹他做过走私过境的工作，不知道他能否在关键时刻泰然自若。”

“噢，你大可不必怀疑！”里卡尔多插进来说。“萨维尼奥事

件的历史足以证明他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做到泰然处之。”

“还有，”玛梯尼接着说道，“因为我们并不十分了解里瓦雷兹，所以我并不赞成把党的秘密贸然托付于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轻浮狂妄的人，把党的私运工作交给这样的人，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法布列齐教授，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我像你一样有这样几条反对意见，玛梯尔，”教授说道，“我当然应该打消它，里瓦雷兹这样优秀的人肯定具备里卡尔多所说的一切条件。依我之见，我完全相信他的勇气、诚实，还有他的镇定。而且他还了解山里的情况，认识山民。这是我们已经掌握到的不可否定的证据。但是我还有一点疑惑。我觉得他去山里不单是为了私运小册子。而是另有目的。当然了，这不过是一种怀疑。我认为，他很有可能与某个‘团体’有联系，而且是最危险的团体。”

“你指的是哪一个……‘红带会’吗？”

“不，‘短刀会’。”

“短刀会！那可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小团体……一群不法之徒，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缺乏政治经验。”

“萨维尼奥的起义者也是这样一群人。但是他们的领袖是受过教育的，或许这个小团体也是一样。记住在这些比较过激的团体中，里面有萨维尼奥起义的幸存者。这一点人人皆知。那些幸存者发现在公开的起义中，他们力量薄弱，不堪一击，根本不是教会的手，所以他们立即改变战术采取暗杀的手段。他们力量还不够强大，根本没法搞到枪，所以短刀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那你凭什么去猜测里瓦雷兹和他们有联系呢？”

“我并没有去猜，我只是怀疑。无论如何，我觉得在把私运工作托付给他之前，我们必须查清此事的底细。如果他试图同时担任两种工作，那只会毁了我们党的声誉。别的什么好处也不会有。我们还是先说说来自罗马的消息。这件事以后再讨论。据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将会任命一个委员会，起草一部地方自治宪法。”

## 六

琼玛和牛虻沿着阿诺河默默地走着。此刻，他那滔滔不绝的劲儿早已无影无踪。离开里卡尔多寓所以后，他一句话也没说过。琼玛见他默不做声，心里特别高兴。跟他在一块，她总是觉得尴尬。和往常相比，她今天还是如此。因为开会的时候，他那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使琼玛感到害怕。

来到了鸟菲齐宫时，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她。

“你累了吗？”

“不累。怎么啦？”

“你今晚上不是很忙吗？”

“是的。”

“我想求你陪我散会儿步，怎么样？”

“去哪儿呀？”

“没有什么固定的地方，随便走走。”

“可是为什么呢？”

他犹豫了片刻。

“我……不能告诉你……至少是目前，很难说出口。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请你答应我。”

他忽然抬起一直望着地面的那双眼睛，她发现他的眼神有点异常。

“你有心事，”她温和地说道。他从插在纽孔的花朵上摘下了一片叶子，然后开始把它撕成碎片。奇怪的是琼玛觉得他刚才那个动作跟一个人特别相似，匆促而又神经质的手势。

“我遇到了麻烦，”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楚。“我……不想今晚一个人待着。你来好吗？”

“当然可以，你最好还是到我的寓所去。”

“不，我们一起去吃饭。西格诺里亚有家餐馆。你已经答应了！”

他们去了那家餐馆，他要了好多吃的，但是自己的那份一口也没动。他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一边把桌布上的面包揉得粉碎，一边不停地搓着餐巾的边角。琼玛感到浑身上下非常不自在，然后开始责备自己不该贸然答应到这儿来。沉默使得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可是她又找不着合适的话题开口，他仿佛已经忘记了琼玛的存在。他突然抬起头来说：

“你对杂技表演感兴趣吗？”

她用异常惊诧地目光盯着他。他怎么会想起杂耍表演？

“你看过杂耍表演吗？”没等她开口他又问道。

“没有看过。因为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挺有意思的。我认为没有看过杂技的人，想研究人民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回到克罗斯门去吧。”

当他们赶到那里时，卖艺人已在城门旁边支起了帐篷，刺耳的小提琴声和咚咚作响的大鼓声一阵阵传出来，宣布演出已经正式开始。

这是一种最粗俗的娱乐。几个小丑、哈里昆和走索的、一名钻圈的马戏高手、涂脂抹粉的考伦朋和那个做出各种乏味而又愚蠢滑稽动作的驼子，这足以代表那个马戏团的阵容。总体来看，那些笑话既不粗俗又不恶心，但是平淡而又陈腐。整场表演都枯燥无味。观众出于托斯卡纳人那种天生的礼貌，又是欢呼又是鼓掌，但是实际上最有意思的还数那个驼子的表演，可是琼玛却没看出有什么巧妙的翻新花样，只是一个劲的扭腰曲背，动作滑稽而又野蛮。好多观众却在模仿他的动作，还把他们的孩子高高举起，以便让孩子们也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丑人”。

“里瓦雷兹先生，你真的觉得这非常有意思？”琼玛转身对牛虻说道。牛虻就站在她的身旁，用胳膊抱住帐篷的一根木柱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觉得……。”

她突然停下来，仍旧默默地注视着他。除了那天她在里窝那的花园门口和蒙泰尼里站在一起之外，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张深不可测、毫无希望的痛苦的脸。她在看着他时想起了但丁笔下的地狱。

这时一个小丑踩了驼子一脚，驼子顺势翻了斤斗，然后身体一瘫，怪模怪样地倒在圈子外面。有两个小丑在说话，牛虻好像忽然从梦中醒过来一样。

“我们回去吧？”他说。“或者继续看会儿？”

“我想还是回去吧。”

他们离开了帐篷，穿过那片阴暗的草地向河边走去。有一段时间里，他们俩始终保持沉默。

“你觉得表演精彩吗？”过了会儿牛虻问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无聊的行当，其中有一部分使我感到很不愉快。”

“哪一部分？”

“呃，那些鬼脸，那些扭腰曲背。简直俗不可耐，没有一点精采之处。”

“你是说驼子的表演吗？”

她记得他对涉及自己身体缺陷的话题特别敏感，所以就尽量避免提到表演中的那个部分。但是现在他自己触及这个话题，所以她就直接作了回答。

“是的，我特别讨厌那一部分。”

“可是大多数人都比较欣赏这部分的表演。”

“也许是吧，这也正是最糟糕的地方。”

“因为它不够艺术？”

“不，不，这部分表演原本就没有艺术性可言。我的意思是……因为它是最残忍的一部分。”

他笑了。

“残忍？你是从驼子的利益出发吗？”

“我的意思是……驼子当然是一点也不在乎。对他来说这只是谋生的手段，就像骑马的或者考伦朋一样。但是这种表演提不起人的兴趣。这是耻辱，这是人类的堕落。”

“比起他没干这一行的时候，他还是进步多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堕落的，只是有些方面不同罢了。”

“我不否认，但是这……我敢保证在你看来是个荒唐可笑的偏见，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是一件神圣的东西。我不希望看见它受到侵犯、践踏，使它变得丑陋不堪。”

“那一个人的灵魂呢？”

他，手扶堤岸的石栏杆站在那里，双眼直盯着她。

“一个人的灵魂？”她重复着他的话，转而惊诧地凝视着他。

他突然激动地伸出双手，俨然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

“你想过那个可悲的小丑也许有灵魂……一个活生生的、苦苦挣扎的人的灵魂，系在那个丑陋不堪的身躯里，被迫做它的奴隶吗？你菩萨心肠，慈悲为怀……你同情那个穿着愚人衣服、挂着铃铛的肉体……你可曾怜悯过那个悲惨的灵魂，那个甚至衣不蔽体、赤裸裸暴露于所有人面前的灵魂？想想它在众人面前冻得浑身发抖，耻辱和痛苦压迫得它喘不过气来……观众的讥笑和嘲弄像皮鞭抽打着他浑身上下……他们的狂笑就像赤红的烙铁烫在裸露的皮肉上！想想它回过头去……在观众的面前那样孤苦伶仃，毫无办法——因为大山不愿压住它，使它有藏身之地……因为岩石无心为它遮掩……它甚至忌妒那些可以钻地洞藏身的老鼠；想想一个灵魂已经麻木……欲喊无声，欲哭无泪……它只有忍受、忍受、再忍受。噢！这是在胡说些什么！你究竟为什么笑不出声来？你这人缺乏幽默感！”

她慢慢地转过身去，他的郁闷，与杂耍表演有什么关系？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莫名其妙地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她似乎模糊地窥探到他的内心世界。她很同情他，可又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他。他们继续并排走着，他却调过头去俯视着河面。

“我要你明白，”他突然开始说话，带着一种傲慢，“我刚才所说的一切纯属幻想、虚构。我非常乐意沉湎于幻想之中，但是我不希望人家信以为真。”

她没有作答，他们一直默默地往前走。当他们走到鸟菲齐宫的大门口时，他突然穿过马路，在一个靠在栏杆上的黑色包裹前停下。

“小家伙，你怎么啦？”他问道，牛虻声音极其轻柔，这是琼玛第一次听到。“你怎么不回家？”

那个“包裹”动了一下，用一种悲伤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了些什么。琼玛跟了过去，原来是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衣服又破又脏，蹲在人行道上就像是一个受了惊吓的小兔子。牛虻弓着腰，用手抚摸着那个脏兮兮、乱蓬蓬的小脑袋。

“你大声点说？”牛虻整个身子蹲了下去，以便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回答。“你赶紧回家睡觉去，一个小孩子半夜三更往外跑，是很危险的！把手伸过来，像个男子汉一样跳起来！你住哪里？”

他抓住小孩的胳膊，把他高高地举了起来。谁知那孩子尖叫一声，赶紧把身子缩回去。

“怎么回事？”牛虻一边问，一边向人行道上跪下去。“啊！夫人，你看这儿！”

那孩子的肩膀和外套都沾满了鲜血。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牛虻带着亲切的口气询问道。“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是吗？不是？是别人打了你？我没猜错！谁打了你？”

“我叔叔。”



“啊，你叔叔打的！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他喝醉了，我、我……”

“你碍他的事了……是不是？小家伙，别人喝醉酒了，你不该去妨碍他们。这样他们会生气的。夫人，小孩该怎么办呢？小家伙，到亮处来。让我看看你的伤口。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别怕。哦，真听话。”

他双手抱着那个男孩穿过马路，然后把他放在石栏杆上。他掏出一把小刀，熟练地割开早已撕破的袖子。那个小孩把头埋在他的怀里，琼玛在旁边扶着那只受伤的胳膊。肩膀肿得老高，胳膊上还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这么小的小孩子，被打成这样，太不像话了。”牛虻一边同情地说着，一边用手帕包在伤口的周围，以防外套蹭疼伤口。

“他拿什么东西打你？”

“铁锹。我想去拐角的那家店里买米粥喝，就向他讨一个索尔多，然后他就拿起铁锹打我。”

牛虻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哎！”他轻声说道，“可怜的小家伙，是不是疼得厉害？”

“他用铁锹打我……我就逃了出来，因为我害怕。”

“然后你就一直在街上游荡，饭也不吃？”

那个小家伙不再说话，开始凄惨地抽咽着。牛虻从栏杆上把他抱起来。

“别哭，别哭！很快就会好的。我想找一辆马车，可是不知道哪儿有。今晚剧院有一场盛大的演出，马车有可能都等在那里。对不起，夫人，拖累你了。可是……”

“我倒乐意陪你一起去。你有可能用得着我。你能抱着他走这么长的路吗？他沉不沉？”

“噢，他不沉，谢谢你。”

他们在剧院门口发现了几辆马车，可是全都坐满了人。演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经结束，大部分观众都走了。墙头张贴的海报醒目地印着绮达的名字，绮达就在芭蕾舞剧中演出。牛虻请琼玛稍等一会儿，然后在演员出口处，与一位侍者搭上了话。

“先生，请问莱尼小姐走了吗？”

“还没有，先生。”那侍者回答道。一位衣着考究的绅士抱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小孩，令侍者迷惑不解。“我估计莱尼小姐马上就会出来，因为马车正在等她。没错，她出来了。”

绮达正倚偎着一位青年军官款款步下楼梯。她美丽动人，晚礼服上面罩着一件大红的丝绒披风，一把用鸵鸟羽毛编织的大扇子垂在腰际。她在出口处停下了脚步，从军官的胳膊里抽出了手，一脸惊喜地走近牛虻。

“费利斯！”她柔声细气地叫道。“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街上碰到了这个小家伙。他受伤了，并且一整天没吃饭。我想赶紧把他送回去。可是半天找不到一辆空马车，所以我想借用你的车子。”

“费利斯！别把一个蓬头垢面的叫化子带到你的屋里！让警察把他带到收容所去，或者随便找一个适合他的地方。总不能把全城的流浪儿都带回家吧。”

“可是他受了重伤，”牛虻反驳道，“就算送到收容所去，也得等到明天，我马上给他找东西吃，而且现在他很需要人照顾。”

绮达做出一个厌恶的鬼脸。“他的头这么脏怎么可以贴着他的衬衣！你疯啦？他多恶心呀！”

牛虻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恼怒的神色。

“他还没吃饭呢，”他凶狠狠地说，“你知道饥饿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吗？”

“里瓦雷兹先生，”琼玛走上前插嘴说道，“我的寓所离这儿不远。我们先把孩子带到我家去吧。如果你还找不到一辆出租的马车，我允许他在我家过夜。”

他迅速转过身来：“你真的不介意吗？”

“真的不介意。晚安，莱尼小姐！”

那位吉卜赛女郎勉强地鞠了一躬，气急败坏地耸了耸肩膀。重新挽起那位军官的胳膊，提起裙裾从他们身旁飘然而过，上了那辆引起争执的马车。

“如果你需要的话，里瓦雷兹先生，我会让这辆马车再次回来接你和那个孩子。”她站在车门的踏板上说道。

“很好，我给你留个地址吧。”他走过去，把地址递给那位车夫，然后抱着孩子和琼玛向寓所走去。

凯蒂在家焦急地等待她的女主人。听说出事后，她急急忙忙端来热水和其它她所需的东西。牛虻把孩子放在椅子上，然后跪在他的身边，动作麻利地脱下那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他冲完澡，又一次包扎好伤口，动作轻柔而又娴熟。当他帮那个男孩洗完澡，正准备用一条暖和的毛毯把他裹起来时，琼玛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

“让你的病号准备吃饭吧！”她说，并且冲着那个陌生的小家伙笑笑。“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

牛虻急忙站起身，把那身脏衣服卷成一团。“真不好意思把你的房间搞得乱七八糟的，”他说，“这些又脏又破的旧衣服，最好还是烧了吧。我明天再给他买些新衣服。夫人，你这儿有白兰地吗？我想他应该少喝一点。如果方便的话，我去洗洗手。”

那个孩子吃完晚饭后，很快就在牛虻的怀里睡熟了，头发蓬松的小脑袋贴着他那干净的衬衣。琼玛和凯蒂很快就把乱糟糟的房间收拾整齐了，然后挨着牛虻坐下来。

“里瓦雷兹先生，你必须吃点东西再回家……今天的饭你一口都没动过，而且这么晚了。”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喝杯英国式的茶。真抱歉，拖累你这么晚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噢！不用客气。你不用那么累的老抱着他，把孩子放在沙发上吧。稍等，我在沙发垫上放上一条床单。你打算怎么安置这孩子？”

“你是说明天吗？除了那个魔鬼毒蛇，看看他还有没有别的亲人。如果没有，就像莱尼小姐说的那样，只能送到收容所去。也许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他的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然后一块投进河里去。可是那样做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看，睡得多沉！你这个小家伙，真是太不幸了……甚至连只小猫都不如，小猫迷路时还知道保护自己呢！”

当凯蒂送茶过来时，那个小男孩睁大了眼睛，带着恐惧不安的表情忽地坐了起来。他一眼就认出了牛虻，并且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保护神。他抬腿下了沙发，拖着毛毯走到牛虻身边，然后依偎在他的怀里。现在他已经精神多了，好奇地问这问那。他指着牛虻那只残废的左手问道：“这是什么？”

牛虻的左手握着一块饼。“你是说这个吗？这是饼。你想吃吗？你已经吃得不少了，小家伙，明天再吃吧。”

“不……我是说那个！”他伸手抚摸着那根断指和手腕上的大疤。牛虻放下了手中的饼。

“噢，这个！这跟你肩膀上的东西一样……也是被一个比我更壮的魔鬼打的。”

“也是痛得厉害吗？”

“不，不痛……比起你的伤口强多了。行了，赶紧睡觉吧。这么晚了，不能问这问那。”

马车来接他们的时候，那个男孩又睡着了。牛虻没有惊醒他，轻轻地把他抱在怀里，然后出了房门走向楼梯。

“你今天成了我们的服务天使了。”他在门口停下来对琼玛说道。“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以后的大吵特吵。”

“我可不愿意和别人吵闹。”

“啊！我愿意的。我觉得吵闹是生活的一份子。吵得好比较难能可贵，比杂技表演强多了！”

说完，他抱着那个沉睡的孩子走下楼梯，并且笑嘻嘻的。

## 七

一月份第一个星期的一天，玛梯尼发出了请柬，邀请大家参加文学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的座谈会。这之后不久他收到了牛虻的一张便笺，上面用铅笔胡乱地写着：“实在抱歉，不能前来。”他感到非常气愤，因为请柬清清楚楚注明了“要事”二字。在他眼里，这个家伙一贯尖酸刻薄，不给面子，这样做真是太无礼了。另外，他那天还收到了三封信，都是报告一些不幸的消息的。再加上天上又刮着东风，所以玛梯尼心里很不是滋味，脾气极坏。开会时，里卡尔多医生问他：“里瓦雷兹到会了吗？”他板着脸气愤地回答：“没有，他好像有件比这更重要的事要做，谁知道是不能来还是不想来。”

“是真的吗？玛梯尼，”加利激愤地说道，“你大概能称得上佛罗伦萨偏见最深的人了。如果你不赞成某个人，那他做的一切肯定错误。他病得那么厉害还怎么来？”

“谁告诉你他病得非常厉害？”

“难道你不知道吗？他已经四天卧床不起了。”

“他得了什么病啦？”

“我也不清楚。我们本来约好在星期三会面，因为生病他只好取消了这次约会。昨天晚上我去看他，听说他病情严重恶化，谁都不能见。我还以为是里卡尔多给他医治呢。”

“我一点不知道。我今晚就过去，看看他需要什么帮助。”

第二天一大早，里卡尔多脸色苍白，面带倦容地走进了琼玛的小书房。她坐在桌旁，正给玛梯尼念一串串枯燥乏味的数字。她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不要说话。里卡尔多知道书写密码时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受到干扰，于是他坐在沙发上，呵欠一个接一个，一副疲惫不堪的窘样。

“2, 4; 3, 7; 6, 1; 3, 5; 4, 1;”琼玛的声音又机械又均匀，“8, 4; 7, 2; 5, 1; 这个句子念完了，西萨尔。”

琼玛拿针在纸上扎了一个小眼，以便记住准确的位置。然后她转过身来。

“早上好，里卡尔多。你看上去面黄肌瘦，一脸倦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噢，身体没问题……只是累得够呛。我昨天晚上陪伴里瓦雷兹折腾了一夜。”

“陪伴里瓦雷兹？”

“没错，我陪伴他整整一夜，现在我要马上赶回医院，治疗我的病号。我想来看看你能不能找一个人去照料、伺候他几天。他病得挺厉害。当然啦，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他的，可是我实在挤不出时间。本来打算找个护士过去照顾几天，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干。”

“他患得什么病？”

“呃，病情相当复杂。第一……”

“第一是，你吃过早饭了吗？”

“多谢，吃过了。关于他的病情……毫无疑问他是因为神经受到多方面的刺激，最重要的原因是伤口感染，当初治疗时好像非常不认真。总的来看，他的身体是彻底垮了，情况非常可怕。我想肯定是南美那场战争……他受伤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休息，很可能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再说当时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完备的医疗设施。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可是伤势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慢性炎症，任何小的刺激都有可能使他旧病复发……”

“很危险吗？”

“不、不，主要的危险是病人失去信心，并且在病情发作疼

痛难耐时吞服砒霜。”

“当然是痛苦难耐？”

“简直太可怕。我真佩服他是怎么挺住的。昨天晚上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就给他服了一剂鸦片，以便麻醉他的神经……我从来没有给神经质的病人服用过这种东西，可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疼得在床上翻滚。”

“他有点神经质，我看也许是吧。”

“是的，非常神经质，可是他有一种超人的坚强意志。昨晚只要不是致命的疼痛，他就显得若无其事，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后半夜我也忙得够呛。你们知道他这样病了多长时间吗？整整五个晚上，除了那位酣睡的女房主外，叫不到一个人。再说房子坍塌下来，房主也不会醒过来。就算她醒了过来，也没有多大用处。”

“不是还有一个跳芭蕾舞的姑娘吗？”

“是啊，特别奇怪，他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她到他跟前去。他非常讨厌她。总的说来，在我认识的人中间，他最难和别人沟通……这完全是一团矛盾。”

他掏出了手表，仔细地看了看。“我去医院要迟到了，实在没有办法。我的助手只能一个人开诊了。遗憾的是我没能早点知道这事……早知道的话至少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耽误几个晚上。”

“可是他为什么不找个人过来说一声他生病的事呢？”马梯尼打断了他的话，“他起码应该相信我们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狼心狗肺的人吧！”

“我想，医生，”琼玛说道，“如果你昨天晚上随便叫上一个助手，也就不会把你累成这样了。”

“亲爱的太太，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加利，可是里瓦雷兹听到后大发雷霆，所以我也不敢派人去找了。可是当我问他希望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被吓着了。然后他用双手捂着眼睛，大声喊道：‘不能告诉他们，他们会嘲笑的！’他仿佛受困于某种幻觉，老怀疑人家在讥笑他什么。他老是讲一大堆西班牙语，我一句也听不懂。话又说回来，有时病人总会讲些胡话的。”

“现在有人陪他吗？”琼玛焦急地问道。

“除了女房主和房主的女佣，没有别人。”

“我马上去，”玛梯尼说道。

“谢谢你。我晚上还会过去。那扇大窗户旁边有一张桌子，抽屉里有我写好的医嘱。鸦片在隔壁房间的书柜上。如果病痛又一次发作了，就给他服一剂……只能服一剂。千万别把药瓶子放在他枕头边，不管你多忙多累。当他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会服下大量的药。”

当玛梯尼走进那间阴暗潮湿的屋子时，牛虻马上回过头来，把一只滚烫的手伸给他。他又做出往常那种轻率的神情，只是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啊，玛梯尼！你是来拿校样的吧。你不用埋怨我，没有参加昨天晚上的大会。事实上我的身体不舒服，而且……”

“别提开会的事了。我刚才看见过里卡尔多，我是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做的事。”

牛虻的脸开始扭曲。

“噢，谢谢！你也太客气了，用不着连累您。我只是一点小病。”

“里卡尔多告诉我事情的全部了。我知道他昨天晚上陪伴你一夜。”

牛虻使劲咬着自己的嘴唇。

“我没事，谢谢你。我真的不需要人帮忙。”

“那好吧，我去隔壁的房间呆着。也许你应该一个人清静清静。我把房门虚掩着，有什么事就喊我。”



“不用你操心，我真的不需要什么。这完全是白白浪费你的时间。”

“伙计，不许你胡说八道了！”玛梯尼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样欺骗我有什么意义？你以为我瞎眼了？你尽管躺下休息吧。”

玛梯尼来到隔壁的房间，把房门敞开着，坐下来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很快他就听见牛虻翻来覆去地动了两三下。他放下书，静静地聆听着。安静了片刻之后，他又动了起来，然后是一种急促的喘息声，牛虻显然是在咬紧牙关坚持着，不让自己疼得喊出声来。玛梯尼走回那间屋子。

“里瓦雷兹，需要什么帮助吗？”

没有反应，玛梯尼又向前走了几步走到床边。牛虻脸色发紫，跟个死人一样。他看了牛虻一眼，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要不再服一剂鸦片？医生说了如果疼痛难忍，你就可以服一剂。”

“不用，谢谢。我能挺得住。如果实在受不了我再服用。”

玛梯尼耸了耸肩，然后在床边坐下来。他默默地望了牛虻一个小时，然后站起身来拿过鸦片。

“里瓦雷兹，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就算你挺得住，我也挺不住了。你一定要服一剂鸦片。”

牛虻一声不响地吞下了鸦片。然后他把头偏向一边，紧闭双眼。玛梯尼重新坐了下来，静静地听着牛虻那均匀、正常地呼吸。

牛虻折腾够了，也累了。他一闭上眼睛就很久没醒过来。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从白天到黑夜，玛梯尼曾不止一次地走到牛虻身边，查看牛虻的变化。他脸色蜡黄，一丝血都没有，如果听不见他的呼吸声，人们会误认为一具尸体放在床上。最后玛梯尼突然害怕起来，他之所以睡得这么香，会不会是刚才鸦片服得过量了？他那只受伤的左臂放在被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外面，他小心翼翼地摇了摇这只胳膊，试图把他从熟睡唤醒。没有扣纽扣的袖子经他这么一摇就褪了下去，露出一连串深深的疤痕，从手腕到胳膊肘全是疤痕。

“这只胳膊刚受伤的时候肯定比现在好看多了。”里卡尔多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

“啊，总算把你盼来了！快看这儿，里卡尔多。这人不会长眠不醒了吧？我十个小时以前给他服了一剂，可直到现在他都没反映。”

里卡尔多弯下腰仔细听了一会儿。

“没事，他呼吸十分均匀。可能是累了……熬了一夜了，也该睡会儿了。天亮之前还会折腾一次。最好有人一直陪伴在身旁。”

“加利会来的，他托人捎话要在十点左右过来。”

“差不多快到点了。啊，他终于醒了！快看佣人把水烧好了没有。轻一点……轻一点，里瓦雷兹！好了，好了，你不用跟人战斗了，伙计。我可不是主教！”

牛虻突然醒过来，露出畏缩、恐惧的表情。“该我了吗？”他用西班牙语慌忙说道。“再让他们乐一会儿。我……啊！我刚看见你，里卡尔多。”

他环顾四周，然后把手放在额头上，非常迷惑不解。“玛梯尼！噢，我还以为你早已走了。我刚才睡的太熟了。”

“你整整睡了十个小时，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现在你必须喝些肉汤，然后接着睡。”

“十个小时！玛梯尼，难道你一直都守在这儿？”

“我一直都守在这儿，给你服了大量的鸦片使我越来越害怕。”

牛虻一声不响地看了他一眼。

“没那么幸运！如果真是那样委员会开会时不就安静了吗？”

里卡尔多，你到底想怎么样？难道你就不能大发慈悲，给我清静的机会吗？我最讨厌医生折腾人。”

“那好吧，先喝些肉汤，然后我就会走开，让你清静清静。可是一两天之后，我还会来的，打算给你做个全面检查。我看你现在已经顺利地跨过了鬼门关。面色红润多了。”

“噢太好了。我很快就会好起来，万分感谢。那个人是谁……加利吗？今晚我这儿高朋满座，真是难得。”

“我是来陪伴你过夜的。”

“胡扯！我根本不需要人陪。走吧，你们都走吧，就算还会发作，你们也帮不了什么大忙。我不会大量服鸦片了。我知道只有在疼痛难耐时才能服一剂。”

“你说的有道理，”里卡尔多说，“但是坚决不服可不容易做到。”

牛虻微笑着抬起头。“相信我！如果我对那东西上瘾，那早该上瘾了。”

“反正不能让你单独待在这儿，”里卡尔多口气坚决地说道，“加利，到隔壁房间来，我有话跟你说。晚安，里瓦雷兹。我明天再过来。”

玛梯尼跟着他们走出来，这时他听见牛虻喊他的名字。他重新回去时牛虻向他伸过来一只手。

“谢谢你！”

“噢，别说废话了！赶紧休息吧。”

里卡尔多走后，玛梯尼又在隔壁房间和加利谈了一会儿。当他打开房屋的前门时，他听见一辆马车在花园门口停下来，并且看见一个女人跳下了车，沿着小路走过来。这是绮达，她显然是刚赴宴归来。玛梯尼举起帽子，让在一边等她过去后，才走进通往帝国山的那条漆黑的胡同。没多久花园的大门又咔嚓一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胡同这边走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等一下！”是绮达的声音。

玛梯尼转身迎了上去，她犹豫片刻，然后沿着篱笆慢慢地朝他走过来，一只手放在身后。玛梯尼借助拐角处那盏昏暗的路灯看见她垂头丧气，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他好点吗？”她问道，始终低垂着头。

“比起早晨来强多了。他整整睡了一天，现在精神多了。估计没什么危险了。”

她仍然垂着头。

“这次的发作挺厉害吧？”

“是挺厉害的。”

“我看也是。当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让我进去的。”

“他经常发作吗？”

“很难说……没有一定的规律。去年夏天在瑞士他状态挺好的，但是在这之前，冬天在维也纳时，情况就很坏。连续几天他都不肯让我靠近他。他病情发作时讨厌我在他的身边。”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玛梯尼，然后又垂下头，继续说：

“他预感到病情即将发作时，总是找借口打发我，诸如跳舞、听音乐会，或者别的什么活动，然后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我经常偷偷地溜回来，趴在门口向里张望……如果他发现了，就会大发雷霆。可是只要狗在外边一叫，他就会打开门放它进去，要是我守在门口一整天他也无动于衷。我真是连狗都不如。”

她脾气古怪，好像气不打一处来。

“呢，我请求上帝保佑他病情不再恶化，”玛梯尼和颜悦色地说，“里卡尔多医生对他的病情认真负责，他或许有办法把他彻底治好。无论怎样，这次治疗已使病情得到缓和。如果下次有类似这种情况的话，你赶紧托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及时发现，他也不会遭此折磨。晚安！”

玛梯尼伸出手跟她道别，可她触电般缩回手，并且整个人向后退去。

“你怎么想起来要跟他的情妇握手。”

“这当然与心情有关系。”他有些窘迫地说。

她突然边跺脚边嚷道。“我讨厌你们！”她冲他叫道，眼睛通红。“我讨厌你们每个人！你们来这儿和他大谈政治，他让你们白天黑夜守候他，让你们给他吃止痛药，可我连趴在门缝里看他一眼都不行！你们和他是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把他从我身边夺走？我恨死你们了！我恨死你们了！”

她说着就大声哭起来，转身冲进花园，当着他的面呼地一声关上大门。

“我的上帝！”朝小巷那头走去时，玛梯尼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位姑娘爱他爱的快要发疯了！真是怪事……”

## 八

牛虻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下午，里卡尔多发现他在沙发上躺着，身上着一件土耳其晨衣，正和玛梯尼、盖加利聊天。他甚至要下楼去，可是里卡尔多听后只是笑笑并打趣地问他是否想要穿过山谷步行到菲耶索尔。

“你不妨拜访一下格拉西尼夫妇，顺便散散心。”他带着挖苦的口吻，补充说道：“我相信夫人现在见到你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你的苍白的脸看上去特别有意思。”

牛虻握紧双手，做出非常惨兮兮的样子。

“天啊！我死也不会想到这个！我竟会被她当成是意大利的烈士而且对我大谈特谈爱国主义。我不得不装出一个烈士的样子，告诉她我在一个地下土牢里如何被切成了碎块，然后又被胡乱地拼凑在一起。她会对我在此期间的感受非常感兴趣。里卡尔多，你说她会相信吗？我拿我的印第安匕首赌你医疗屋里的那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绦虫，我敢说她会全盘接受我所编造的一切最荒诞又最离奇的谎言。”

“多谢，我并不像你那样热衷于杀人的凶器。”

“嗨，可是绦虫也同匕首一样可置人于死地，只是不如匕首锃亮而已。”

“亲爱的朋友，可是我就想要绦虫而不是匕首。玛梯尼，我要走了。你来看管这个淘气的病人吧！”

“三点钟的时候，我和加利一块去圣米尼亚托。我们回来之前，波拉夫人会上这儿来的。”

“波拉太太！”牛虻反感地重复了一遍。“玛梯尼，这怎么可以！不能因为我和我的病而去打搅一位女士。而且我的房子又脏又乱，她会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着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究这些臭礼节的？”里卡尔多笑着问道。“伙计，在我们眼里波拉太太就是护士长。她从小就伺候过病人，她是我认识的所有护士中最能干的一个。噢，你可能是想到了格拉西尼的老婆吧！玛梯尼，如果她要来我就不用下医嘱了。哎呀，已经两点半了。我必须走了。”

“现在，里瓦雷兹，你还是在她到来之前把药吃下去吧。”加利说道。他拿着一只药瓶，走到沙发眼前。

“让鬼去吃吧”牛虻已经到了恢复易怒的过敏阶段，这个时候最容易和护士顶撞。“现在我已经没事了，你们为、为什么非要让我吞、吞下‘这些可怕的药片？’”

“就是因为你不发作。你不会等波拉太太来时再发作，然后只好让她给你服鸦片了。”

“我的好先生，如果病情要发作，那就让它发作好了。又不是牙、牙疼，你配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能把它吓跑。那些臭药水大致就跟玩具水枪一样，拿去灭火一点用也没有。可话又说回来了，我看非得照你的意思办不可了。”

他伸出左手拿着杯子，那些可怕的疤痕使加利又想起先前的话题来了。

“顺便问一下，”他说，“你怎么弄成这样子的？是在打仗时落下的吗？”

“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们吗，这是在地下土牢里……”

“对，可那是为骗格拉西尼夫人而编造的谎言。说真的，我想你是不是在同巴西人打仗时落下的呢？”

“是啊，我确是在那里受了些伤，然后又在那些蛮荒地区打猎时，或者各个场合。”

“噢，对了，我记起那是在进行科学探险的时候。你可以把衬衣的扣子扣上了，我全都弄好了。看得出你好像在那里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生活。”

“那当然了，在那么蛮荒的国家里生活，难免偶尔要冒几次险。”牛虻轻描淡写地说道，“你根本就别想指望每一次都轻松愉快。”

“可是我仍然不明白怎么你会弄成这样，除非你曾遇到过野兽……比如说你左臂上的那些伤口。”

“噢，这是在与美洲狮搏斗时落下的。你知道当时，我开了枪……”有人敲了一下门。

“玛尔蒂尼，屋里收拾干净了吧？是吗？那就请你把门打开。噢，我非常感谢你，夫人。但我不能起来，请你原谅。”

“你当然不用起来，我又不是外人。西萨雷，我来早了。我以为你们急着要走。”

“我们还要再待上一会儿。让我把你的披风放到另外一间屋里去，把篮子也拿去吗？”

“小心，这些是新鲜鸡蛋，是卡蒂今天早晨在奥利维多山买的。还有圣诞节的玫瑰，这是送给你的，列瓦雷兹先生，我知道你喜爱鲜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在桌边坐了下来，开始修剪那些鲜花，然后把它们插在花瓶里。

“那好，列瓦雷兹，”盖利说道，“把那个与美洲狮搏斗的故事给我们讲完吧，你刚开了个头。”

“哦，对了！盖利刚才问我在南美的生活情况，夫人，我要告诉他左臂是怎么受的伤。那是在秘鲁。我们趟过河，准备猎杀美洲狮。当我向那头野兽开枪时，枪没有响，火药被水弄湿了。那只美洲狮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结果就落下了这些伤疤。”

“那次的经历一定非常刺激。”

“噢，这还不太坏！当然了，要想享乐就得付出代价。但是总的说来，生活还是美妙的。比方说捕蛇……”

他滔滔不绝地谈着一则又一则的轶闻趣事。一会儿是阿根廷战争，一会儿是巴西探险，一会儿又谈到了遭受土著猛兽进攻的冒险片段。加盖利就像是听童话的小孩一样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提着问题。他具有那种易于感受拿不勒斯人特性，喜欢一切惊心动魄的东西。琼玛从篮子里拿出针织物来，默不做声地听着，同时低头忙着手中的活儿。马尔蒂尼皱着眉头，有些坐立不安。在他看来，牛虻在讲述这些奇闻趣事时的神态夸张又造作。一个礼拜前，他亲眼看见牛虻以惊人的毅力去忍受肉体的痛苦，他钦佩这样的人，但他还是不喜欢牛虻，不喜欢他做事情的态度和方法。

“那一定是一种辉煌的生活！”盖利由衷地叹了一口气，带着满脸的妒忌。“我就纳闷你怎么就下定了决心，竟然离开了巴西。与巴西相比，其他的国家一定显得暗淡无色。”

“我认为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时最快乐，牛虻说道，“那里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天气当然很热，特别是在厄瓜多尔的沿海一带。谁都觉得有点受不了。但是那里的景色很美，美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我相信，”盖利说道，“在一个野蛮的国家能够自由的享受生活，这比任何景色都能吸引我。置身于这样拥挤的城市之中，我们永远也体会不到个性的解放，人性的尊严。”

“是啊，”牛虻回答。“那……”

琼玛把头抬起来，看着他。他突然脸涨得通红，打住了话头。接着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不会是病发作了吧？”盖利关切地问道。

“噢，没什么。谢谢你的镇……镇……镇静剂，刚才我还骂……骂……骂了它一通呢。马尔蒂尼，你们这就准备走了吗？”

“是啊。走吧，盖利。再不走，我们要迟到了。”

琼玛跟着他俩出了房间，一会儿端着一杯牛奶冲鸡蛋走过来。

“请把这个喝了吧。”她用一种温柔而又带着命令语气说着。然后又坐了下来，忙她的针织活。牛虻顺从地喝了下去。

足有半个小时，两人都没有说话。最后牛虻低声说道：

“波拉夫人！”

她抬起头来看他正在扯着沙发睡毯的边须，仍旧低着头。

“你不会相信我刚才讲的话吧？”他开口说道。

“我一点也不怀疑你讲的是假话。”她安静地回答。

“你说得很对。我一直都在撒谎。”

“战场上的事也包括在内吗？”

“没错。我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什么战争。至于探险的事，我当然冒了几次险，而且大多数自然都是真的，但是我并不是那样受的伤。你已经撕开一个谎言，我看不妨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你难道不觉得编造那些假话是很消耗精力的吗？”她问。  
“我倒认为你根本就犯不着那样。”

“你又能怎样呢？你应该记得你们英国有一句谚语：‘什么也不问别人，你就不会听到谎话。’我也知道那样愚弄别人对我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并不是一件什么乐事，但是当他们问我怎么成了残废时，我总得回答他们吧，于是我索性编出一些美丽的谎言。你已看到盖利听了多高兴。”

“你宁愿不讲出实话也要使加利感到高兴吗？”

“实话？”他把目光从手中的边须挪开，并且抬起了头。“你要让这些入听我讲实话吗？我宁愿先把我的舌头割下！”他有些尴尬随即脱口说道，“我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如果你愿意听，我就告诉你吧。”

她默默地放下手中正编的活。她感觉到这个强硬、神秘、并不讨人喜欢的男人在内心深处有着某种悲哀的可怜之处，否则他怎么突然要对一个他不很了解而且显然也不喜欢的女人倾诉这些。

随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她抬头又看了牛虻一下。他把左臂支在身边的一张小桌子上，用那只残手掩住自己的眼睛。她注意到他的手指正处于一种态度紧张状态，手腕的伤疤在不停地颤动。她悄悄走到他跟前，温和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猛然惊醒过来，并且随即把头抬了起来。

“我忘……忘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带着明显的歉意。“我正要、要给你说什么呢？”

“说……那次使你受伤致残意外事故或者别的什么事情。但是如果那样做让你感到为难……”

“意外事故？噢，被人家毒打一顿！是啊，只是一桩意外事故，是被火钳打的。”

她茫然地凝视着他。牛虻举起那只略微发抖的手，头发抹到脑后，然后抬头望着她，微微一笑。

“你不坐下来吗？请把你的椅子挪近一些。对不起，我不能帮你挪了。真……真的，这会儿我想起来了这事，如果里卡尔多当时给我治疗的话，他会把我这个病例当成一个宝贵的资料。他

具备外科医生那种对于打碎骨头的特别嗜好，我相信当时我身上能够打碎的东西全都给打碎了……除了我的脖子。”

“还有你的勇气，”她轻声地插了一句，“当然它或许被算在不能打碎的东西当中。”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我的勇气是后来才勉强修补好的，在那时它也被击得粉碎，就像是一只被打碎的茶杯。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此。啊……对了。我刚才要给你讲拔火铁钳。

“那是……让我想想……差不多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正在利马。我刚告诉过你，秘鲁是一个宜于居住的地方，在那里生活你会感到身心愉快。但是对身无分文的人来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像我当时一样。我到过阿根廷，后来又到了智利，通常是四处漂泊，忍饥挨饿。为了能离开瓦尔帕莱索，我在运送牲口的船上打杂。在利马我找不到活干，所以去了码头……你知道，就是那个卡亚俄的码头……碰碰运气吧。呃，当然那些码头都是出海的人汇集的低级下流的场所。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在那儿的赌场里找了一个仆人的差事。我得做饭，并且在弹子台上记分，给那些水手及其他带来的女人端水送茶，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儿。虽然这份工作不太令人满意，可究竟有了一份工作，我仍然感到高兴。这儿至少能有饭吃，能够看到人影，听到人声……还凑合吧。你或许认为这不算什么，但我当时刚得过黄热病，一个人住在破烂不堪的茅屋的棚子里，那个情形让我实在感到恐怖。呢，有一天晚上，一个喝醉酒的拉斯加人惹是生非，老板叫我把他赶走。原因是他上岸之后把钱全都输光了，正在大声吵闹。我当然得服从了。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会丢掉那份工作，而流浪街头。但是那个家伙力气要比我大两倍……我还不到二十一岁，又是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得像只小猫。此外，他手里还拿着一把火钳。”

他稍停顿了一下，偷偷瞟了她一眼，然后接着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明显他企图想把我一下子给整死，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还是没有把事做太绝……我没有全给敲碎掉，正好让我可以苟延残喘。”

“哎，但是其他的人呢，他们能袖手旁观吗？一个拉斯加人难道会使他们害怕吗？”

他抬起头来，哈哈大笑。

“其他的人？那些赌徒和赌场的老板吗？噢，你不明白！他们是他们的仆人……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当然会站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这一类事情在那个地方算是一个有趣而又富于刺激性的事情。事情就是这样，只要你碰巧不是被取笑的对象。”

她战栗起来。

“那么结果怎样呢？”

“这我就说不上来了：一般人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几天之内什么也不记得。正好附近有一位轮船外科医生，似乎他们在发现我还有一口气之后，有人把他叫来了。他马马虎虎地把我的伤口缝合起来……里卡尔多好像觉得这活干得不太好，不过那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妒忌的原因吧。反正在我醒来以后，看到一位本着基督教的慈悲之心当地的老太太收留了我……听上去觉得很奇怪，对吗？她总是缩在棚屋的角落，叼着一根黑色的烟斗，不时地对着地上吐痰，一个人在低声地嘀嘀咕咕。可是，她心地是善良的，她对我说，我也许会静静地死去，不让别人来打扰我。但是我心中特别矛盾，我还是选择了活下去。想要活下去可真难啊，有时我想，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不值得。倒是那位老太太极有耐心，她收留了我……多长时间？……反正在她那间棚屋里躺了大约有四个月，还时不时像疯子一样胡言乱语，其余的时间又像一头凶猛的野熊，火气极大。你知道，当时我疼得要命。而且我的脾气又很坏，小的时候给惯坏的。”

“然后呢？”

“噢，然后……反正我刚能起身动时就爬起来走了。不，不要认为我是不愿接受一位孤老太太的施舍……这种事情我已顾不上了。只是那种地方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你刚才谈到了勇气。如果当时你看到了我那副模样，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每天晚上，大约到了黄昏的时候，剧烈的病痛开始发作。一到下午，我就独自躺在那儿，望着太阳慢慢地落下去……噢，你不会明白！至今我看到日落就觉得难以忍受！”

长时间的沉默。

“呢，然后我就到处游荡，看看能否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份活干……我继续待在利马可是会发疯的。我一直流浪到了库斯科，在那里……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讲述这些陈年旧事，它们甚至都谈不上有趣。”

她抬头望着他，目光深沉而又真挚。“请你不要这么说。”她说。

他咬了咬嘴唇，又扯下了一根睡毯的须边。

“继续要我往下说吗？”他在片刻之后问道。

“如果……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忆往事对你来说恐怕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难道你认为我不讲出来就忘了吗？那只会更加糟糕。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是事情的本身让我难以忘怀，忘不了的只是我曾经失去自制力这一点。”

“我……还不是很明白。”

“我是说，我曾经丧失了勇气，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人。”

“可是一个人的忍耐力当然是有限度的。”

“对，人的这种忍耐力一旦达到这个限度，他就永远也不明白什么时候还会再达到这个限度。”

“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犹豫不决地问道，“你当时才二十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能一个人流落到了那里去的？”

“原因很简单，我出生在原来那个国度的家庭中，生活原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那还在原来那个国家的家中，可是我后来离家逃走了。”

“为什么？”

他又仰头哈哈大笑，笑声急促而又刺耳。

“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毛头小子，我想是这样的吧。我生活在一个过度奢华的家庭，从小娇生惯养，以为这个世界是由粉红色的棉花和糖衣杏仁组成的。等到后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发现了我被自己曾信任的人欺骗了。嗨，你怎么这么惊奇？怎么回事？”

“没什么。请你接着往下讲吧。”

“我发现我被人利用了，相信了一个谎言。当然了，这是大家都会经历的一点小事。但是我刚才已说过，由于当时太年轻，自命不凡，总是认为撒谎的人应该下地狱。所以我从家里跑走了出来之后，一头扎进南美闯荡，口袋里没有一分钱，而且也不会说一个西班牙语单词，没有一点谋生的本事，只有白嫩的双手和大把大把花钱的恶习。结果自然是一跤跌进了真正的地狱，使我再也不难想象虚无缥缈的地狱是个什么模样。这一跤跌得太深了……等到杜葛雷兹探险队过来，把我救出来，整整过了五年。”

“五年。噢，真是太可怕了！你难道没有朋友吗？”

“朋友！我……”他突然瞪着她恶狠狠地说道，“我此生是不曾有什么朋友的！”

随后他好像对自己的冲动有点不好意思，于是紧接着补充说：

“你不必把这太当真，也许我把那些事情描写得一团漆黑，事实上刚开始的一年半并不那么糟糕。我那时年富力强，直到那个拉斯加人在我的身上留下了记号为止，一直还混得相当不错。

但是自从那以后，我就不能再干活了。假如运用得当，火钳这种工具倒是挺好的。没一个人愿意雇用一個残废。”

“ 你曾做过什么工作呢？”

“ 做什么都行，只要能糊口。有一段时间我曾靠打零工为生，是給甘蔗园里的那些奴隶干活，跑跑腿，搬搬东西，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那样也不行，那些监工总是要想尽办法把我赶走。他们觉得我腿瘸走不快，而且重东西也搬不了。而且我的伤口老是发炎，要不就是得些稀奇古怪的病。”

“ 过了一段时间我被迫去了一个银矿，试图在那里找到活干。但是结果却一无所获。矿主认为收留我这样的人简直就是天下奇事，至于那些矿工，他们揍起我来简直是下狠心。”

“ 为什么呢？”

“ 噢，我想是人类的本性吧。因为他们看到我只有一只手可以还击。我终于忍无可忍，又漫无目标地到处流浪漂泊。就那么瞎走呗，指望奇迹能够发生。”

“ 徒步吗？靠着那只瘸脚？”

他抬起了头，突然喘了一口气。那样子让人觉得怪可怜的。

“ 我……我当时饿得肚子乱叫啊。” 他说。

她微微转过头去，一只手托住下巴。沉默片刻之后，他又继续说话。而且在说话时声音越来越低。

“ 呃，我一直不停地在走，直到走得快让我发疯，还是没有找到活干。到了厄瓜多尔境内，那里的情况更是一片糟。有时我给人补口锅之类的……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补锅匠……或者帮人跑跑腿，扫扫猪圈。有时我……噢，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后来终于有一天…… ”

那只干瘦、棕色的手紧紧握成了拳头，突然一拍桌子。琼玛抬起头来，疑虑地望着他。当时他侧对着她，她可以清楚看见他太阳穴上的一青筋就像一排铁锤，迅速而又不规则地敲击着。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弯腰向前，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胳膊上。

“别再讲下去了，这些事谈起来都让人觉得可怕。”

他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那只手，摇了摇头，然后又从容不迫地说道：

“终于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个走江湖的杂耍班子。你应该还记得那天晚上见到的那个杂耍班子吧。呃，跟那个差不多，只是更加粗俗，更加低下。那个杂耍班子在路旁搭着帐篷过夜，我走到他们的帐篷跟前乞讨。呃，天气当时很热，我饿得要命，所以我昏倒在帐篷门口，就像一个束胸的寄宿女生一样。于是他们把我抬进去，给了我白兰地，还有吃的等等。第二天早晨……他们对我提出……”

又是一阵沉默。

“他们是想找一个驼子，或者某个样子比较怪的人物，可以让孩子们对其投扔桔子皮和香蕉皮……找个能让他们哈哈大笑的东西……就像那天晚上你见过的那个小丑……呃，那一行我干了两年。

“呃，各种把戏都让我给学会了。我当时还没那么畸形，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办法，给我做了一个驼背，而且充分利用我这只脚和这只胳膊……好在那里的人们并不怎么挑剔，他们很容易得到满足，只要他们有个什么东西可以糟蹋就行……那套傻瓜装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经常生病是唯一的麻烦，不能出场。有时，如果碰上班主发了脾气，即使我的旧伤发作，他也会坚持让我上场表演。而且我相信人们最喜欢那样的演出。记得有一次，演出进行到一半时，我终于因为巨痛而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那些观众围到我的身边……踢我，骂我，砸我……”

“别说了！我求求你我再也受不了啦！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了！”



她双手捂住了耳朵，站了起来。他打住了话头，抬头看见她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真该死，我简直是一个白痴！”他小声说道。

琼玛走到屋子的那边，站在那里冲窗外看了一会儿。当她转过身时，牛虻又靠在桌上，一只手蒙住眼睛。他显然早已忘记了她的存在。她一句话也没说，坐在他身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才慢吞吞地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他身体没动。

“你为什么不自杀呢？”

他抬起了头，着实吃了一惊。“我真没有想到你也会问我这个，”他说，“那谁又会来接替我的工作呢？”

“你的工作……噢，我明白了！你刚才说到自己是一个懦夫，呃，你历经这样的苦难与不幸仍然矢志不渝，你简直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他又蒙住眼睛，热情地紧握着她的手。他们仿佛陷入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中。

突然从下面花园里传来清脆的女高音，正在唱着一支粗俗的法国小曲：

跳一曲吧，我可怜的亚诺！

尽情跳舞，尽情欢乐！

让我们共享这美妙的青春！

不要哭泣，不要叹息，

不要愁眉紧锁……

先生，这只是开玩笑。

哈！哈，哈，哈！

先生，这只是开玩笑！

一听到这歌声，牛虻把手从琼玛那里抽了回来，身体直往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退缩，并且低声哼了一下。她用双手抓住他的胳膊，就像是抓住一个在做外科手术的病人胳膊。歌声停下以后，从花园里传来一阵笑声和掌声。他抬起头来，那双眼睛仿佛是一双倍受折磨的动物的眼睛。

“对，是绮达，”他缓慢地说道，“连同她那些军官朋友在……那天晚上，在里卡尔多进来之前，她试图到这儿来。如果她碰我一下，我会发疯的！”

“但是她自己并不知道，”琼玛轻声地反驳道，“她肯定猜不出你被她弄得如此难受。”

“她和西班牙的混血种女人十分相像。”他说着，浑身马上就颤栗起来。“你总没忘记吧，那次晚上我们抱着流落街头的小孩去找她的时候，她的那副嘴脸吗？西班牙混血种女人发笑时表情就是那模样。”

从花园里又传来一阵笑声。琼玛起身打开了窗户。看到绮达的头上搭着一条金丝绣成的围巾，非常妖冶。她站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束紫罗兰，其它三位年轻的骑兵军官好像正在争着她手中的花。

“莱尼小姐！”琼玛叫了一声。

绮达脸色一沉，就像是一块乌云。“夫人，什么事？”她转身说道，抬起眼睛，露出挑战的目光。

“能请你们的朋友说话声音小一点吗？里瓦雷兹先生身体非常不好。”

那位吉卜赛女郎愤怒地扔掉了手中的紫罗兰。“滚出去！”，她转身对那几位不知所措的军官厉声说道。“我讨厌你们，先生们！”

她缓步走出了花园。琼玛关上了窗户。

“他们已经走了。”她转身对他说。

“谢谢你。对不起，麻烦你了。”

“没什么，可是……”他立即就从她的话里听出她有些迟疑。

“可是为什么，”他说，“夫人，你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心中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可是’。”

“如果你觉查出别人心里想说的话，你没必要为了别人心里的话而生气。这当然不关我的事，但是我不明白……”

“我对莱尼小姐的反感吗？只是……”

“不，你既然对她很反感，却又同她住在一起。我认为这对她是一个侮辱，不把她当女人，把她……”

“女人！”他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难道她是女人？太太，那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这不公平！”她说，“你没有权力对别人这样说她……尤其是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

他转过身去，睁大眼睛躺在那里，盯着窗外那轮正在西沉的太阳。她慢慢地拉上窗帘，放下百叶窗，避免得他看见日落。然后她在另外一扇窗户的桌旁坐了下来。重新又拿起了她的针织活。

“你想点灯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他摇了摇头。

直到光线暗了下来，看不清东西时，琼玛卷起她的针织活，放进篮子里。好一会儿，她抱紧双臂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牛虻一动不动的身躯。暗淡的夜色撒在他的脸上，似乎缓和了平时那种严峻、嘲讽、自负的神情，嘴角悲剧性的线条更加明显。由于勾起了一些奇怪的联想，她清晰地记得父亲为了纪念亚瑟，竖立了一个大理石十字架，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

一切的波涛巨浪都于我化为乌有。

他们在寂静之中又过了一个小时。最后她站了起来，轻轻地走出了房间。她在回来时拿来了一盏灯。她停了一会儿，以为牛虻睡着了。当灯光照到他的脸上时，他转过身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给你煮了一杯咖啡。”她说，随即放下了手中的灯。

“先放在那儿吧，请你走过来一下好吗？”

他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

“我一直在想，”他说，“你说得很正确，我使自己的生活卷进了这段感情纠葛，它是很丑陋的。但是记住，一个男人并不是天天都能遇到他所……真心爱的女人，而且我……我已惨遭不幸困境。我害怕……”

“害怕？”

“害怕黑暗。有时孤独难眠的长夜会令我感到害怕。我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某个实实在在的东西陪伴在我的身边。外在的黑暗，那是……不，不！不是这个，那只不过是值六个便士的玩具地狱……我害怕的是内在的黑暗。那里没有哭泣，没有咬牙切齿。只有寂静……寂静……”

他睁大了眼睛楞在那里。她静静地站在他身旁，屏住呼吸，直到他再说话。

“这对你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对吗？你是不会明白的……对你来说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试图独自生活，我很有可能会发疯……尽量不要把我想得太坏。你也许会把我想象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其实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我无法为你作出判断，”她答道。“我没有遭受过你那样的苦难。但是……我也陷入过困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认为……我相信……如果你在恐惧驱使下做出一件真正残忍或者不公或者鄙吝的事情，事后肯定会令你感到遗憾。至于别的……如果你在这件事上失败了，我知道如果换了我也会失败的……那么就该诅咒上帝，然后死去。”

他仍然紧握着她的手。

“告诉我！”他非常温柔地说，“你这一生曾经做过一件真正残忍的事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低下了头，两颗大大的泪珠落到他的手上。

“告诉我！”他带着炽热的情感小声说道，并且把她的手抓得更紧。“告诉我吧！我已经把我的痛苦全都告诉了你。”

“是的……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而且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握她的那双手剧烈地抖动起来，但是并没有松开。

“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她接着说，“我听信了别人诽谤他的谣言……警察编造的一个弥天大谎。我当时以为他是一个叛徒，所以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走了，然后投水自杀了。两天以后，我发现了他完全是无辜的。这也许比你记忆之中的任何事情都更加让人难受。要是能够挽回已经犯下的错事，我情愿自杀。”

某种迅猛而危险的东西……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闪现在他的眼里。他动作诡秘而又迅速地低下了头，吻了一下她的手。

她大吃一惊，赶紧抽回手。“不，别这样！”她叫道，声音里带着乞求。“请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做！这样伤了我的心的！”

“你认为没有使那个曾被你害死的人伤心吗？”

“那个我曾经……害死的那个人……啊，西萨儿在门外，他终于来了！我……我必须走了！”

当玛梯尼走进屋时，他发现牛虻独自疲倦躺在那里，旁边放着一杯显然没动过的咖啡。他小声暗自咒骂着自己，一副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样子，仿佛他这样做并不能够得到满足。

## 九

几天之后，牛虻走进了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他的脸色仍然显得苍白，脚也比以前更瘸得厉害。正在附近一张桌子上看书的里卡尔多抬起了头。他非常喜欢牛虻，但是就是不理解他身上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古怪脾气……特别记恨的私人恩怨。

“你是不是准备再次强烈地抨击那位不幸的红衣主教呢？”他略带恼怒地问道。

“我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总、总、总是觉得别人有什么不良的动、动、动机呢？这可是不符合基督教精神。我正在打算为那家新报纸撰写一篇有关当代神学的文章。”

“什么报纸？”里卡尔多皱起了眉头。新的出版法将要出台，反对派正在策划一份将要震惊全城的激进报纸，这或许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虽然这样，形式上来说它还是一个秘密。

“当然是《骗子报》，或者是《教会简报》。”

“嘘……嘘！里瓦雷兹，我们打扰了其他的读者了。”

“那好，你去研究你的外科学吧，如果那就是你的科目。让、让、让我钻研我的神、神学……那是我的科目。我并不、不、不干涉你治疗跌打损伤，虽然对此我知道的比你多、多、多得多。”

他坐下来开始阅读那卷布道书，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这时，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走到他面前。

“里瓦雷兹先生！我记得你以前在考察亚马逊河支流的杜普雷兹探险队里呆过吧？也许你能帮我们一个忙。有位女士想了解那次探险的有关事情，可是那一套书正在装订。”

“她想了解些什么呢？”

“只是想知道探险队出发和经过厄瓜多尔的时间。”

“探险队是在1837年秋天从巴黎出发，1838年4月经过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我们在巴西停留了三年，然后去了里约热内卢，到了1841年才回到巴黎。那位女士还想要知道每次重大发现的具体日期吗？”

“不了，谢谢你。她就想知道这些。我已经把它们写下来了。范洛，请把这张纸条送给那位波拉夫人。多谢，里瓦雷兹先生。对不起，麻烦您这么长时间。”

牛虻靠在椅背上，迷惑不解地皱着眉头。她想知道这些日期干什么？当时他们经过厄瓜多尔的时候……

琼玛拿着那张纸条回到家中。1838年4月……而亚瑟正好死于1833年5月。整整过去五年了……

她开始在屋里不停地踱来踱去。最近几个晚上，她睡得很不安宁，眼睛下方出现了明显的黑眼圈。

五年……曾在一个“过分奢华的家庭”？……“某个她曾信任的人欺骗了他”……欺骗了他……可是他发现了……

她停了下来，抬起双手抱住了头。噢，这简直要让人发疯……这是不可能的……这真荒唐……

可是，他们是怎么在港口打捞尸体的呢？

五年……当那个拉斯加人毒打他时，他“还只不过二十一岁”……那么他从家中逃出来时一定是十九岁了。他曾经说过：“刚开始的一年半……”他那双蓝眼睛是从哪儿得到的？手还有那双那样神经质地好动的双手呢？他为什么对蒙泰尼里那么痛恨？五年……五年

如果她能确信他是淹死了……如果她能亲眼看见尸体，那么总有一天，那个旧日的伤口会慢慢地愈合，往日的回忆就会慢慢地被遗忘。也许再过二十年，回首过去也就没什么了。

她的全部青春都在不断反思她所做过的事情中逝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只是在不断地与悔恨的恶魔进行斗争。她力图想记住自己的工作是在未来。她总是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以此来逃避阴魂不散的幽灵。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溺死的尸体漂向大海的情景从来也没有离她而去，她无法遏制住在她的心头响起的那声呐喊：“我杀死了亚瑟！亚瑟已经死了。”有时她觉得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太重，以至于她简直无法忍受。

现在她宁愿以自己半生的经历来换取那种负担。假如只是她杀死了他……那种悲伤是早已熟悉的，问题是忍受了那么长的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间，现在再也不会被它压倒。但是如果当时他不是被赶到水里，而是被赶到……她坐了下来，双手蒙住了眼睛。就是由于他的缘故，她的生活才会变得如此暗无天日，因为他死了！但愿她没有使他遭受到比死亡更悲惨的东西……

她自己梦游般地一步接着一步，沉着而坚强地走进他已往生活过的的地狱。那些情景如此真切地展现在她的眼前，仿佛她曾经看见过，曾经亲身体验过。赤裸裸的灵魂在无助的颤抖，那种比死亡更加苦涩更让人无法忍受的嘲笑，孤独的恐惧，缓慢地、煎熬的痛楚。那些情景是那样的真切，似乎她曾在那间肮脏不堪的印第安棚屋里待在他的身边，仿佛她曾同他一起在银矿里、咖啡地、还有那可怕的杂耍班子里受尽折磨……

杂耍班子……不，她至少必须赶走那一幕。坐在这儿想起这种事足以让人发疯。

她随手拉开写字台的一个小抽屉。里面放着她不忍心撕毁的几件私人纪念品。她其实并不热衷于收藏那些使人感伤的小物件。保存这些纪念品是由于她性格中比较脆弱的一面，她一直坚定地克制住自己。她几乎不允许自己看上它们一眼。

现在她把这些东西拿了出来，一件接着一件：乔万尼写给她的第一封信，他临死时紧握在手里的那朵花儿，那个死去的婴儿的一束头发，还有她父亲墓上一片枯萎的树叶。抽屉里还有亚瑟十岁的一张小照……仅存的他的一张肖像。

她把它捧在手里，坐下来望着那个漂亮孩童的头像，直到真正的亚瑟的脸庞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那么栩栩如生！嘴唇敏感的线条、那双热情真挚的大眼睛、天使般纯洁的表情……它们已紧紧地铭刻在她的记忆之中，仿佛昨天他才死去似的。泪水慢慢地涌出了她的眼眶，模糊了她的视线，遮住了那张照片。

噢，她怎么想起了这样一件事呢！就是想把这个早已远去的光辉灵魂和生活的污秽和艰辛联系起来，那也是亵渎啊。上帝当



然还是有点爱他，让他那么年轻就进入天国了！他进入了虚无缥缈之中，要比像牛虻那样勉强生活强一千倍……牛虻，有着那么笔直而光亮的领带和令人怀疑的诙谐，那只犀利的舌头以及那位跳芭蕾舞的姑娘！不，不！这简直是一种可怕而又相当愚蠢的幻想，这样子沉湎于一种梦幻中想象，她是自寻烦恼。亚瑟已经死了！

“我可以进来吗？”一个柔和的声音在门外问道。

她吃了一惊，照片随即从手中掉在了地上。牛虻一瘸一拐地走进房里，把照片捡了起来，然后递给了她。

“我被你吓了一跳！”她说。

“对、对不起。也许我打扰了你吧？”

“没关系。我只是在翻一些旧时的东西。”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把那张小照片递给他。

“你看这人长的怎么样？”

“你这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他说，“这张照片已经发黄褪色了，而且一个小孩的面貌总是很难判断的。但是我倒觉得这个孩子长大后将会是一个不幸的人，对他来说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轻生，不要让自己长大。”

“为什么？”

“你看看他唇下的线条。他这……种性格的人过于敏感，总认为痛苦就是痛苦，冤屈就是冤屈。他这种性格的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需要的是那种除了工作之外对什么也没有感觉的人。”

“他像你认识的什么人吗？”

他更加仔细地端详那张照片。

“对了。这是一件怪事！当然是像了，很像。”

“像谁呢？”

“蒙泰尼、尼里红衣主教。顺便问一下，我就纳闷这位受人尊敬的主教阁下是否有个侄子？照片上的这孩子是谁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我的朋友小时拍的照片，我那天告诉过你……”

“就是你曾经害死过的那个人吗？”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这个词被他说得多么轻松，多么残忍！

“是的，就是我曾害死的那个人……如果他真的死了。”

“如果？”

她凝望着他的脸。

“有时非常怀疑，”她说，“我从没发现过他的尸体。他也许从家里逃走了，就跟你一样，逃到了南美洲。”

“我们但愿他不是那样吧。不然你就会噩梦缠身了。我这一生也经历过几、几次艰难的战斗，而且把不只一个人打发到阎王爷那里去了。但如果我心里感到内疚是我把那个人打发到南美去了，那么我是怎么也睡不好觉的……”

“那么你觉得，”她打断了他的话，紧握着双手向他走近几步，“如果他当时没有淹死……而且他经历了如你那么多的苦难……那么他永远都不会回来，并且追究往事吗？你相信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吗？你知道，我也为此付出了一些惨痛的代价。你看！”

她用手把那一头浓密的黑发从额头往后掠去。黑发之中夹着一些白发。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认为，”牛虹慢慢地说，“死去的人最好就让他死去。但是要忘却某些事情是很难的。假如我是你那位死去的朋友，那我就干脆做、做、做个死人。还魂的鬼是丑陋的。”

她把那张照片放回到抽屉里，然后锁上了。

“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理论，”她说，“现在我们还是谈点其他的東西吧。”

“我来是要和你谈点小事，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件私事，我的脑子里有个计划。”

她拉了一张椅子到桌旁，然后坐了下来。

“你对正在草拟之中的新闻出版法有什么看法？”他开口说道，一点也看不出他平时的结结巴巴。

“我对它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它不会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半块面包总要比没有面包好。”

“那是毫无疑问的。这儿有好些人正在筹备创办新的报纸，你想为他们中的一位工作吗？”

“这事我也考虑过。创办一份报纸总是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比如印刷，安排发行，以及……”

“你打算这样浪费你的才智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怎么说是‘浪费’呢？”

“因为这就是浪费。你清楚地知道，你远比和你一起工作的大多数人聪明，可是你却一样让他们把你当成一个常做苦工，打杂的人。从才华上来说，你远远强于格拉西尼和加利，他们简直就是小学生。可事实上你却像印刷厂的徒工一样，给他们校改清样。”

“首先我并没把我的全部精力用于校改清样，另外我觉得你夸大了我的智慧和能力。我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精明。”

“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精明之处，”他平静地回答，“但是我确实认为你的思维是健全而又可靠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委员会召开的那些冗长的会议上，你总是能指出每个人在逻辑上存在的缺陷。”

“你这样说对别人就不公平了。比如说马尔蒂尼吧，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很严密。法布里齐和莱嘉的才能也是毋庸置疑的。还有格拉西尼，他对于意大利经济统计数学的了解，也许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位官员都要全面而透彻。”

“呃，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还是不去谈论他们及他们的才能吧。但是你拥有如此的聪明才干，你可以做些更加重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工作，担任一个比目前更重要的职务。”

“我对我目前的位置很满意。我所做事情也许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我们都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每一件事情。”

“波拉夫人，你我现在已经非同一般关系，不必玩弄这种恭维和谦逊的把戏。坦率地告诉我，你是否承认你目前费力所做的工作，别的能力比你低的人也能做？”

“既然你叫我回答……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吧。”

“那么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呢？”

没有回答。

“为何你还要继续下去呢？”

“因为……我无能为力。”

“为什么？”

她带着责备的眼光抬头望着他。“这么对我也太过分了……这不公平。”

“但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如果你一定要逼我回答，那么……告诉你因为我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我现在没有精力开始从事真正的工作。我大概只配当个革命的老黄牛，为党的工作打打杂。但至少我是诚心诚意的，而且这些事情必须有人来做。”

“当然必须有人来做这些事，但总不能老是让同一人一直做下去吧。”

“大概我正适合做这种工作吧。”

他眯着眼睛望着她，神色让人难以捉摸令人费解。她很快也抬起头来。

“我们又转回到老话题上面了，还是来谈正事吧。告诉你，所有这些工作我也曾尝试做过，我敢说一点意义也没有。现在我再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或许能帮你构思你的计划。你打算做什么？”

“你开始说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接着又问我想做什么。我的计划不仅是在构思的时候帮我，而且要在我付诸行动时帮我。”

“让我听听，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先告诉我有关威尼斯起义的事情，你都听到了些什么。”

“自从大赦以后，我所听到的关于起义的种种计划和圣信会的阴谋。恐怕我对这两件事都表示怀疑。”

“总的来看，我也是有些怀疑。但是我现在所说的是为了反抗奥地利人，全省性的是在认真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教皇领地……特别是在四大教省里……有许多年轻人暗自准备越过边境，以志愿兵的身份加入这次起义。这是我从罗马尼阿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消息……”

“告诉我，”她打断了他的话，“你敢十分肯定你的那些朋友都可靠吗？”

“十分肯定。我跟他们很熟，而且还同他们一同共过事。”

“这就是说他们是你所属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了，对吗？请原谅我的无端怀疑，但是对来自秘密团体的消息，我总是有点怀疑它的准确性。以我看……”

“谁告诉你我属于一个什么‘团体’？”他厉声地打断了她的话。

“没有人告诉过我，我只是猜想的。”

“啊！”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皱起眉头望着她。“你总是喜欢猜测别人的私事吗？”他在片刻之后说道。

“经常这样。我总是喜欢观察别人，而且习惯把许多事情凑在一起。我告诉你，要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我并不介意你会知道什么，只要你不传出去。我想这……”

她抬起头来，惊讶之余有些生气。“这确实是个没必要问的问题！”她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当然相信你不曾向外人说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你也许会对党内其它人员……”

“党务处理是根据事实，而不是个人的猜测和幻想。当然我从来不会把这事向任何人提起过。”

“谢谢你。那么你能猜出我是属于哪个团体的吗？”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说话直率而生气。这话是你先说起的，你知道……我的确希望你不是‘短刀会’的成员。”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因为你比较适合从事更好的工作。”

“我们都适合从事更好的工作。你又回到自己的答案上来了。其实我并不属于‘短刀会’，而是属于‘红带会’。他们比‘短刀会’更加坚定，工作更加认真。”

“你指的是刺杀工作吗？”

“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工作吧。就其本身而言，用刀子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必须有组织良好的宣传作后盾。这就是我不喜欢那一个团体的原因。他们认为仅刀子就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难题，这是错误的。它的确能解决许多难题，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难题。”

“你真的相信它能解决许多难题吗？”

他惊奇地望着她。

“当然了，”她接着说道，“它能暂时解决某个比较狡猾的暗探或者某个讨厌的官员所引起的一些实际难题，但是解决了一个难题以后，它是否会制造更加糟糕的难题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是某则寓言一样，把房子整理装饰一新，却招来了七个魔鬼。每一次暗杀只会让那些警察变得更加残暴，并使得人们更加习惯于暴力和野蛮，最后的结果也许会比原来更加糟糕。”

“你认为在革命到来之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想那时人们就不会习惯于暴力吗？战争就是暴力。”

“是的，但是公开的革命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短期行为，它是我们为了社会的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将会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每一次革命都无法避免。但是它们确是独立的事实……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随意刺杀的现象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成了一种习惯，人们把它当成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对生命的神圣感将会变得麻木不仁。我没去过罗马尼亚省，但是从我的所见所闻中，给我印象是人们已经或者正在沾染上行使暴力的机械习惯。”

“就是这也比机械地顺从和屈服的要好得多。”

“我并不这么认为。所有的机械习惯都是奴性的、应该避免的。而且习惯使用还是很残忍的。当然了，如果你觉得革命党的工作仅仅从政府那里争取一些明确而又具体的妥协，那么秘密团体和短刀在你看来一定是最好的武器，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害怕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认为胁迫政府本身不是主要目的，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你一定要去工作。让那些无知的人们习惯见到流血的场面，这不是提高他们生命价值的有意义的方式。”

“但是他们赋予宗教的价值呢？”

“我不懂你所说的。”

他微微一笑。

“我认为对于祸根的认识是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所在。你认为由于对生命的价值的忽视，而产生了祸害的根源。”

“随你怎么说吧。我觉得一切的混乱和错误其主要原因在于那种叫做‘宗教’的神经病。”

“你是指一种特殊的宗教吗？”

“噢，不！这不过是个外部现象问题。这病本身被称为宗教心理态度。它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欲望，想要树立并且崇拜一个偶像，跪下身来向它磕头。不管它是基督还是佛陀，这都没有没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么关系！你当然不同意我的观点。你也许是无神论者，或者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是你愿意崇拜的任何东西，但是距离五码之外我就可以感到你的宗教气息，可是我们谈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以为我把行刺只看作是结束那些讨厌的官员的一种手段，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它确实是一种手段，可我认为毁坏教会的名誉是最好的手段，教会的代理人要被人们习惯于看作是毒瘤。”

“等你达到了这个目的，等你唤起沉寂在人们心中的那股野性，把它放出来攻击教会，那么……”

“那么我就完成了平生最为理想的一件大事。”

“这就是你那天谈到的所谓工作吗？”

“是的，正是这个。”

她浑身颤抖，然后转过身去走开了。

“你对我是否感到失望？”他抬头微微一笑地说。

“不，并不完全是这样。我是……我想或许是吧……有点怕你。”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带着往常那种谈论正事的口气说道：

“这是无价值的讨论。我们的立场截然不同。就我的观点来说，我相信宣传、宣传继续宣传。等到时机成熟就开始举行暴动。”

“那么还是让我们再来谈谈我的计划吧，它与宣传有关，与暴动更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吗？”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许多志愿军正从罗马尼阿潜入威尼斯。我们还不知道暴动再有多久就会举行，也许要到秋天或者冬天。但是亚平宁山区的志愿人员必须武装起来，并且作好充分准备，这样他们听到号召以后就能立即开往平原。我已经着手帮他们把武器和弹药运进教皇领地去了……”



“等一等。你怎么和那个团体一起共事呢？伦巴第和威尼斯的革命党人全都拥护新教皇。他们正与教会中的进步势力携手进行自由改良运动。像你这样一个‘不肯低头’的反教会分子怎么能和他们相处呢？”

他耸了耸肩膀。“只要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找个布娃娃自得其乐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当然会把新的教皇当成一个武器。只要暴动正在不断进行之中，为什么我要去管这些事情呢？只要棍子能够打狗就行，只要口号能够唤起人们反抗奥地利人就行，管它是什么口号。”

“你想让我做什么呢？”

“主要是帮我把武器运到那边去。”

“但是我该怎么做呢？”

“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正是你。我计划要在英国购买武器，可是把它们带过来有很大的困难。经过教皇领地的任何一个港口都是很危险的。必须绕到托斯卡纳，然后运过亚平宁山区。”

“这样就要越过两次边境，而不是一次。”

“对，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你不可能把大批的货物运进一个没有贸易的港口，而且你也知道奇维塔韦基亚港口的全部船只不过是三条划艇和一条渔船。如果我们能把东西运过托斯卡纳，我就可以想方设法把它们运过教皇领地。我们的人对山里每一条道路都很熟悉，而且还知道那里的许多藏匿的地点。可是货物必须经过海上运到里窝那，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而且我与那里的私贩子没有任何来往，我相信这个问题你能够解决。”

“让我考虑五分钟。”

她身子向前倾斜，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一只手托着下巴，想了一会儿后，她把头抬了起来。

“这方面的工作我也许能帮上一点忙，”她说，“但是在我们未商量之前，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向我保证，这件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情与任何暗杀或者任何秘密暴力活动没有关系吗？”

“那是肯定的。我绝不会让你参加你所不赞成的工作，这一点无须多说。”

“你想什么时候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是我可以给你几天时间考虑。”

“这个星期六晚上怎么样？”

“让我看看……今天是星期四。可以。”

“那么你到时候就来吧，这事我会认真考虑，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随后的那个星期天里，琼玛把一份声明送给玛志尼党的佛罗伦萨支部，表明她想去做一项特殊的政治工作，所以在今后的几个月里，她无法完成一直所从事的党内工作。

有些人对于这份声明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表示反对。几年以来，党内的同志都知道她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委员们认为如果波拉夫人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措，那么她很可能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对于马尔蒂尼，她就直言以告。她说自己决定协助牛虻做些“边境工作”。她已和牛虻说好，她有权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她这位老朋友，以免他们之间产生怀疑，或者因为怀疑和迷惑产生误解而觉得痛苦。她觉得应该这样做，以此来证明对他的信任。当她把情况告诉他时，他未作结论。但是她能看出来，也不知为什么，反正这个消息使他内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他们坐在她寓所阳台的上，眺望道远处耶索尔的红色的屋顶。沉默良久后，马尔蒂尼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走动，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显然这是他心绪烦躁的确切表现。她坐在那儿，看了他一会儿。

“塞萨雷，你对这事放不下心，”她最后说道，“真是对不起，这件事情使你如此沮丧。但是我决定这件事是因为在我看来它是

正确的。”

“不是这事，”他生气地回答，“对此事我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同意去做这事，那么它可能就是对的。我只是怀疑那个人。”

“我觉得你是误解他了，我在没有深入了解他之前也信不过他。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的优点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很有可能。”他默不做声地踱着步，最后停下脚步站在她身边。

“琼玛，放弃这件事吧！趁早放弃这件事吧！别让那个家伙把你拉下水，你会后悔的。”

“塞萨雷，”她柔声说道，“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没有人把我拖进任何事中。我是自愿作出这个决定的，反反复复考虑了很久。我知道你讨厌里瓦雷兹这个人，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个人，而是政治。”

“夫人！放弃它吧！那个家伙很危险，阴险、残酷，而且肆无忌惮……他是爱上你了！”

琼玛身体往后一缩。“塞萨雷，你在乱想些什么呀？”

“他是爱上你了，”马尔蒂尼重复说道，“避开他吧，夫人！”

“亲爱的塞萨雷，我无法摆脱他，我也无法向你解释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但似乎已有什么事情将我们绑在了一起……既不是出于任何的愿望，也不是出于任何的行动。”

“如果你们已被绑在了一起，那就没有话可说的了。”马尔蒂尼绝望地答道。

他借口说要忙着办事去，然后就走开了，在泥泞的街上游荡了几个小时。在他看来，那天的夜晚是那么黑暗可那个滑头的家伙闯了进来，把他最心爱的人偷走了。

## 十

大约二月中旬，牛虻去了趟里窝那。琼玛把他推荐给了在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担任船运经理的一位英国青年，是琼玛和波拉在英国认识的。他曾多次给玛志尼党在佛罗伦萨的支部帮过小忙，还曾借钱给他们以应付意外的紧急情况，也允许使用他的营业地址来收寄党的信件，等等。但是这一切都是通过琼玛去联系的，是看在他和她的私人交情上。因此根据党内所规定的，她有权利利用这层关系去做在她认为是有用的事情。至于这样做有没有结果，那是另外一回事。请求一位友好的同情者出借他的地址，收寄自西西里的信件，或者在他的帐房保险箱的一角存放几份文件，这是一回事。可是请他私运武器旨在发动起义则又是另外一回事。至于他能否同意这件事，她不敢抱任何希望。

“你只能碰碰运气，”她对牛虻说，“但是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结果。如果你拿着我的介绍信去找他，请他借你五百斯库多（17至19世纪意在利银币），我敢说他会立即借给你……他这个人特别慷慨大方……而且在危急关头也许会把他的护照借给你，或者会把一个逃难的同志藏在他的地窖里。但是如果你提到枪支这类的事情，他一定会瞪大眼望着你，并且认为我们脑子有问题。”

“他也许会给我些提示，或者给我介绍一两位热心的水手。”牛虻回答，“反正值得碰碰运气。”

月底的一天，牛虻走进她的书房，穿得不及往常那样讲究。但是从他的脸上，她立即就看出他有好消息要告诉她。

“啊，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会出什么事！”

“我想还是不写信要更安全些，而且我也不能早点赶过来。”

“你刚到吗？”

“是啊，我一下了公共马车就直接赶来了。我过来就想告诉你一声，那些事情全都办好了。”

“你是说贝利真的已经答应帮助了？”

“岂止是帮助。他已把全部工作都承担下来了……装货、运

输……所有事情。枪支将被藏在货物包里，直接从英国运来。他的合伙人是他的好友威廉姆斯，这人同意负责南汉普顿那边的启运，贝利会设法把货物混过里窝那的海关。所以我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威廉姆斯刚刚动身去南汉普顿，我一直送他到热那亚。”

“途中你们讨论了有关细节吗？”

“对，我们在我晕船不那么厉害时就一直讨论这些问题。”

“你还晕船？”她赶紧问道。她想起了曾有一天，她父亲带着她和亚瑟去海上游览时，因为晕船使阿瑟尝尽了不少苦头。

“尽管以前经常出海，可还是晕得厉害。当他们在热那亚装船时，我们曾深谈了一次。我想你认识威廉姆斯吧？他的确是一个好人，可靠而又明智。贝利也是同样的。而且他俩都知道严守秘密。”

“我倒觉得这样做贝利是有点冒险。”

“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但是他面带怒色说道：‘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我所希望听到的话。如果我在廷巴克图见到贝利，也会走到他跟前说：‘早晨好，英国人。’”

“但我想象不出你如何使他们同意的，我没有料到威廉姆斯也会同意。”

“是啊，他刚开始表示强烈的反对，并不是由于危险，而是因为这事‘这么不像回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还是被我说服了。好了，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具体事项吧。”

当牛虻回到他的寓所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盛开的日本树花垂挂在花园墙上，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那么暗淡无色。他摘了几枝，随手把它们带进了屋里。当他打开书房的门时，绮达突然从角落的一张椅子上跃起，朝他跑过来。

“噢，费利斯，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牛虻第一个反应，想要厉声责问她在他的书房里干什么，但是转念一想，已有三个星期没有见到她了，于是伸出了手，冷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问道：

“ 晚安，绮达。你还好吗？”

她扬起头等着他亲吻，但是他走了过去，似乎没有看见这个动作。他拿过一只花瓶，把那树花插了进去。正在这时，门被撞开了，那只柯利狗将门撞开闯了进来，活蹦乱跳地围着他乱转，兴奋地叫个不停。他把花放下，弯腰温柔地拍拍那只狗。

“ 呃，谢坦。老伙计，你还好吗？对，真是我。握握手吧，这才只条好狗！”

绮达的脸上露出难堪而愠怒的表情。

“ 我们出去吃饭好吗？” 她冷冷地问道。” 我在我那儿给你做了晚饭，因为你信中说你今天晚上回来。”

他迅速转过头来。

“ 非……非常抱歉，其实你不……不必那样等我！我收拾一下，马上就过来。也、也许你不介意我给这些花进些水吧。”

当他走进绮达的餐厅时，她正对着一扇镜子，把一枝花插在她的裙子上。她显然已经决定，尽力显出心情愉快的样子。她手里拿着一小束扎在一起的鲜红色的花蕾向他走过来。

“ 这花是给你的，我把它别在你的外衣上面。”

在吃饭的时候他尽量显得心情愉快，并且跟她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她则报以灿烂的微笑。看到他回来，她明显地感到非常高兴，这倒使他有些过意不去。他已经认为她已习惯于离他而去，与她意气相投的朋友和伙伴生活得非常融洽。他从没想过她会那样想念自己。现在她显得这么欣喜若狂，那么很显然在此之前她一定非常的寂寞无聊。

“ 我们到阳台上去喝咖啡吧，” 她说，“ 今晚天气真舒服。”

“ 很好。要不要我带上你的吉他？也许你高兴之余会唱歌。”

她兴奋得脸上泛起了红晕。因为他对音乐一向非常挑剔，并很少请她唱歌。

顺着阳台的墙壁放着一圈宽木凳子。牛虻选择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以便能够一览山间秀色，绮达则背靠在屋顶的柱子上，坐在矮墙上，脚放在木凳上，可是她并不欣赏景色，而是专注地望着牛虻。

“递给我一支香烟，”她说，“自从你走以后，我敢肯定自己从没抽过一支烟。”

“太好了！我也正想抽根烟，尽情地享受一番。”

她倾身向前，含情脉脉地望着他。

“你真的觉得快乐吗？”

牛虻扬起来那双好动的眉毛。

“是啊，为什么不呢？我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正在欣赏欧洲的美景，现在又要一边欣赏匈牙利的民歌，一边喝着咖啡。况且我的良心和消化系统都没有什么问题，一个人还要向往得到什么呢？”

“可是我明白你还想得到一样东西。”

“什么？”

“这个！”她将一个小纸包朝他手里抛去。

“炒杏仁！你为何不在我抽烟之前告诉我呢？”他带着怨愤的口气说道。

“嗨，你呀，小宝贝！你可以抽完烟再吃也是一样的嘛。咖啡好了。”

牛虻一边嚼着炒杏仁，一边喝着咖啡，神情就像一只舔着奶油的小猫一样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

“在里窝那喝了那种咖啡之后，再回来品尝正宗的咖啡真是好极了！”他慢条斯理地说道。

“既然你已经回家了，那就好好地待着吧。”

“我可不能停留多少时间啊，明天又得动身离开了。”

笑容立刻从她脸上消失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明天！你明天走干什么？你又要到哪儿去？”

“噢！要去好几个地方，是正经事。”

他和琼玛已经商量好了，他要亲自去亚平宁山区一趟，找一找边境那边的私贩子，安排一下私运武器的事宜。他觉得穿过教皇管辖区对他来说是件极其危险的，但是为了事情成功只得如此。

“又是公事！”绮达长叹一声，然后大声问道：

“你这次走要很长时间吗？”

“不长，大约也就两三个星期吧，也就这样子。”

“我猜想肯定是去做那一类公事吧？”她突然问道。

“哪一类公事？”

“你经常冒着掉头的危险去做的那一类事情……没完没了的政治。”

“这事情和政、政、政治是有一些联系。”

绮达恼怒地扔掉手中的香烟。

“你是在欺骗我，”她说，“你肯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

“我正在慢慢地滑向地、地狱，”他神情沮丧地回答，“你、你是否碰巧那儿有朋友，想要我帮你捎一些常青藤去吗？说实在的，你也不必全扯下来。”

她狠狠地从柱子上一把扯下常青藤子，又愤恨地把它扔到地上。

“你是去送死的，”她重复说道，“可你甚至连句实话都不愿向我说！你觉得我只配受别人愚弄，被人嘲笑吗？总有一天你会被送上断头台，可你连句道别的话都不愿向我说。总是谈政治，政治……政治真令人讨厌！”

“我、我也觉得是。”牛虻说道，并且懒懒地伸了个懒腰。“看来我们还是谈点其它东西吧……要不，你来唱首歌吧。”

“好啊，把吉他递给我。我唱什么歌呢？”



“那支《失马谣》怎么样，这歌比较适合你的嗓子。”

绮达开始唱起那首古老的匈牙利民谣，歌中所讲的是一个人先失去了他的骏马，接着失去了他的家园，接踵而来的是又失去了他心爱的人，可是他尽量安慰自己，想起了“莫哈奇战场上失去更多更多宝贵的东西”。牛虻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它那激烈而又悲伤的旋律和那首歌之中所包含的那种悲惨凄凉的禁欲主义、淡泊主义使他神情激动，那些婉约意切的乐曲从来不会使他产生的那种感觉。

绮达唱得非常优美动听，噪音清脆悦耳又富有磁性，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强烈愿望。她不擅长唱意大利和斯拉夫民歌，唱起德国民歌则更糟糕，但是她唱匈牙利民歌却非常出色。

牛虻呆子一样地听着她唱歌，瞪大眼睛，张着嘴巴。以前他从没听过她唱歌唱得如此动听。当她唱到最后一句时，突然声音颤抖起来。

啊，没关系！在摩哈奇战场上失去的更多更多……

她泣不成声，只好停下来，把脸深深地藏在常青藤里。

“绮达！”牛虻忙起身从她手里接过吉他。“发生什么事啦？”

她只是双手捂住脸，一个劲儿地哭泣。他拍了一下她的胳膊。

“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他柔声地问。

“别管我！”她抽噎着，身体直向后缩。“你不用管我！”

他快速地回到他的座位，等着她的哭声停下来。猛然，牛虻感到他的脖子被紧紧地搂住了。她已经跪在他的身边。

“费利斯……别走！不要离开我！”

“我们回头再说吧。”他说，并且轻轻地挣脱紧紧勾住他的那只胳膊。“先告诉我，你如此心烦意乱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事儿吓着你了？”

她默默地摇了摇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伤害了你？”

“没有。”她伸出一只手轻摸他的喉咙。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会掉脑袋的，”她最后慢慢地说道，“那些天总有些熟人来到我这儿，我听其中有个人说你会有危险……但是在我问起你的时候，你却要嘲笑我！”

“我亲爱的孩子，”牛虻呆了一下，过了一会儿说道，“你问题太复杂了。可能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会掉脑袋的……这是作为一位革命党人的很可能有的结果。但是你没有理由想象现在我就……就会被杀死。我冒的险并不比别人多多少。”

“别人……别人与我有何联系？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丢下我让我，每夜孤枕难眠，你这样走开，总是担心你被捕了，合上双眼就会梦见你已被杀了。在你心中，你那只狗都比我强！”

牛虻站了起来，慢腾腾走到阳台的另一边。他没有想到今天会碰上这样的场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的，琼玛说得对，他使自己的生活会卷入一个很难挣脱的感情纠葛之中。

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回来。“你坐下来我们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他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些误解。如果我当时认为你是认真的，那么我自然就不会取笑你。你确切地告诉我，是什么事情使你感到心烦意乱。如果存在什么误解，我们也许会把它澄清。”

“没有什么需要澄清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你毫不把我放在心上。”

“我亲爱的孩子，我们之间最好还是真诚以待。我总是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

“噢，的确没有欺骗我！你一直都很认真，你甚至从来都不伪装一下，只把我看作一个妓女……从旧货店买的一只漂亮的旧鞋，许多男人已经在你之前曾占有过……”

“嘘，绮达！不要再说了我从来不曾想一个活人是这样子。”

“可是你从来就没爱过我。”她气呼呼地坚持说道。

“是的，我的确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不过听我说，不要以为我是真的想伤你的心。”

“谁说过你伤过我的心！？”

“等一下。我想说的是我向来并不相信那些世俗的道德准则，而且我也不重视它们。在我看来，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是个人喜好与厌恶与否的问题……”

“还有一个钱的问题。”她打断了他的话，冷笑一声。他立即向后退缩，犹豫了一会儿。

“那当然是这事丑陋的地方。但是你要相信我，如果我认为当初你不喜欢我，或者对这事感到讨厌，那么我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也不会在你身处困境时，引诱你。这一辈子我从未对任何女人做过这件事情，我也从没对任何一个女人伪装自己的感情。你可以相信，我说的全是真话……”

他停顿了一会儿，但是她没有开口说话。

“我以为，”他接着说道，“如果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寂默，并且感到需要……需要一个能陪伴在他的身边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又能吸引他，又不讨厌他，那么他就有权利抱着感激和友好的态度，迎接一个女人愿意给予他的愉悦，而不一定非要形成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事没有什么危害，只要公平对待，不要相互侮辱、相互欺骗。至于在认识我之前，你曾与其他男人有过什么关系，我对此并不在乎。我只是考虑我们目前这层关系对我们来说都是愉快的，不会伤害双方。一旦这层关系变得让人觉得厌倦，那么我们任何一方都有权割断这层关系。假如我错了……如果你已经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待这层关系……那么……”

他又顿了一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怎样？”她小声说道，头抬也没抬一下。

“那么是我使你受了委屈，我深表不安。但是这并不是我存心想做的。”

“你‘并不是存心’，而你‘以为’……费利斯，难道你是铁石心肠的人吗？竟然看不出我爱你吗，你这一生是否没爱过一个女人？”

他突然浑身颤抖起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句：“我爱你。”绮达从他背后跳了起来，紧紧地把他抱住。

“费利斯，和我一起远走高飞吧！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可怕的国家，远离这些人，和他们所谓的政治！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走吧，我们在一起肯定会非常幸福美满的。我们回到南美，回到到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如烟的往事所引起的本能的恐惧使他从梦中醒悟过来，并且立刻冷静下来。他把绮达的双手从脖子上放下来，然后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中。

“绮达！请你搞清楚我对你所说的话。我并不爱你，即便是我爱你，我也不会一起和你离开这里。在意大利，有我的工作，还有我的同志……”

“还有一个你所深爱的人吗？”她怨恨地叫道。“噢，我多么希望能杀死你！你所在乎的并不是你的同志们。她是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嘘”他平静地说道，“你不要太激动了，怎么脑中会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来。”

“你以为我指的是波拉夫人吗？我才不会那么傻呢！你同她只谈论所谓政治，你对她的关心并不见得比对我好多少。是不是红衣主教！”

牛虻好像被枪击中了一样，吓了一跳。

“红衣主教？”他本能地重复道。

“蒙泰尼里，就是那位秋天到这里来布道的红衣主教。当他的马车经过我们这儿时，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的脸吗？你脸色煞白得吓人，就像我口袋里的手帕一样！怎么，为什么一听到他的名字，你就像树叶一样颤抖个不停？”

他站了起来。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他温柔而又缓慢地说道，“我……恨那位红衣主教，我平生最大的敌人就是他。”

“不管他是不是你的敌人，你的确都爱他，甚过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看着我，如果你敢的话，你对我说这不是真的！”

他转过头去，望着花园。悄悄地观察着他，她有点害怕刚才所做的一切。他的沉默使人有点感到恐惧。最后她偷偷来到他跟前，像是一个受惊的小孩，羞答答地扯着牛虻的袖子。他转过身来。

“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说。

## 十一

“但是能、能、能让我在山里某个地方与他会面吗？我觉得，布里西盖拉城是个危险的地方。”

“对你来说罗马尼阿到处都是非常危险的，但就目前形势来看，布里西盖拉还是要比其他地方安全些。”

“为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注意别让那个人，身着蓝布上衣的家伙看到你的脸，他是一个可疑人物。对，那场暴风雨还真是可怕。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葡萄长得那么糟糕。”

牛虻趴在桌上摊开他的双臂，并且把脸伏在胳膊上，像是疲倦过度或者饮酒过量。刚进来的那个身穿蓝布上衣的家伙迅速往周围环视了一圈，只有两个农民在一起讨论收成，显然旁边还有一个山民趴在桌上睡觉。在马拉迪这种小地方，这样的情景太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身穿蓝布上衣的家伙显得非常无聊，这样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他一口气把酒喝了下去，就摇晃地走到另一间屋子，靠在那儿的柜台上，懒洋洋地和掌柜的聊着天，还不停地透过开着的门，用眼角的余光瞟着坐在桌边的三个人。两个农民继续喝着酒，并用当地的方言谈论天气，牛虻则愉快地打着呼噜，就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那个暗探最后似乎断定一直呆在这家小酒店里是浪费时间。于是他付完帐后径直走了出去，晃悠悠地朝街道狭窄的那边走过去。牛虻伸着懒腰，打着呵欠。他抬起头用他的粗布褂子揉着睡意朦胧的眼睛。

“假装一番真不容易。”他说，随即拿出一把小刀，切着桌上的一块黑面包。“米歇尔，让你受惊了吧？”

“他们简直比八月份的蚊子还要厉害，没有片刻的宁静。无论你走到哪儿，总有人在周围转来转去。甚至山里都有，他们以前可不敢进山里去冒险，现在开始三五成群去山里转悠……吉诺，知道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安排你和多米尼季诺在镇上见面。”

“但是为什么是在布里西盖拉呢？这种边境小镇遍地都是暗探。”

“现在布里西盖拉可是个好地方。全国各地的香客都会汇集到这里。”

“但是这里并不是一个交通要道啊。”

“这里距离罗马很近，复活节时许多朝圣者要到这里来参加弥撒。”

“我并、并、并不清楚布里西盖拉还有这么特别的地方。”

“这儿有一位红衣主教啊，就是去年十二月去佛罗伦萨省的那一位，你不记得吗？蒙泰尼里红衣主教。他一到那儿就引起了轰动。”

“或许是吧，我从来不喜欢去听布道。”

“呃，你不知道他名声可大了，像是一位圣人。”

“你知道他是如何出名的？”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由于他像一个教区神父一样捐出了自己的全部收入，仅靠一年四五百斯库多生活。”

“啊！”那个叫吉诺的人插言说道。“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他不仅捐出他的钱，他还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穷人，想方设法给那些病人治病，一整天忙于聆听别人诉苦。我也并不怎么喜欢神父，米歇尔，但是蒙泰尼里大人和其他的红衣主教不一样。”

“噢，我敢说与其说他是个坏蛋，倒不如说他是个蠢货！”米歇尔说道。”总之人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最近还有一个新的现象。朝圣者绕道经过这里请求他的祝福。多米尼季诺想着扮成一个小商贩，衣服上挂着廉价十字架，挎着有念珠的篮子。人们愿意购买这些小玩艺，请求红衣主教摸一摸，然后把它们挂在小孩的脖子上，以此来辟邪。”

“等一等。我扮成香客……怎么样进去呢？我想我非常合适这种装扮，但是扮成我上次的模样可不一不行。万一我被抓了起来，这会对你们非常不利的。”

“你放心，不会被抓住的，我们为你找了一套绝佳的衣服，还有一份护照，一切都办妥了。”

“什么样的衣服？”

“一位西班牙老香客的装束……一个来自锡拉斯的想悔过自新的土匪的衣服。去年他在安科纳生了场病，我们一位有着仁慈之心的朋友把他带到一条货船上，送到了威尼斯。他有朋友在那里，为了表示谢意，他答应把他的证件留给我们。这些证件正好合适你。”

“一个想要忏悔的土匪……土匪？那碰到警察怎……怎么办？”

“噢，没事！几年以前他就服了划船的苦役。从此之后，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到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朝圣，以此来挽救他罪恶的灵魂。他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于是更加悔恨自己，就到警察局自首了。”

“他一大把年纪了吗？”

“是的，只要弄个白胡子和假发不就行了。至于其他的東西，证件上的特征跟你极为相似。他是个老兵，也瘸着腿，脸上有块刀疤，也正好个西班牙人……你呢，如果遇见了西班牙的朝圣者，就完全可以和他们谈话。”

“我在什么地方与多米尼季诺见接头？”

“你跟随朝圣者走到十字路口，待会我们会在地图上给你指出来。有人问你，就说在山里迷了路。然后等到了镇上时，你就和其他人一起走进集市，集市就在红衣主教宫殿的前边。”

“什么，他竟然住在宫殿里，不是一位圣人吗？”

“他住在的厢房一侧，其余的屋子都改为了医院。你们在那里等他出来为你们祈祷。这时多米尼季诺会挎着篮子向你走来：‘老爹，你是一位香客吗？’你应该回答：‘我是一位有罪的苦命人。’然后他放下手中的篮子用袖子擦了擦脸，你就买一挂念珠给他六个斯库多。”

“接着他当然就会安排我们谈话的地方吗？”

“是的。正当人们都张着嘴聚精会神地望着蒙泰尼里时，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告诉你你们见面的地址。这就是我们安排的计划，但是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方案，我们可以通知多米尼季诺，并且安排别的见面方法。”

“不必了，这样就行了。只是一定要把胡子和假发弄得非常真实自然。”

“你是一个香客吗？老爹？”

牛虻懒洋洋地坐在主教宫殿的台阶上，白发苍苍。他抬起头来说出了暗语，声音嘶哑而且又不停地颤抖，带着浓厚的外国口音。多米尼季诺把挎带从肩上取下，把那些装着敬神用的小玩意



的篮子放到台阶上。那群农民和香客们有的在集市走来走去，有的坐在台阶上，没有人会注意他们。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是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天。多米尼季诺讲的是当地的方言，牛虻则操着不太熟练的意大利语，中间不时地还夹杂着西班牙语。

“主教大人！主教大人出来了！”突然人群中有人喊道。“闪开！主教大人出来了！”

他俩也站了起来。

“这个，老爹，”多米尼季诺说道，立即将一个用纸包的小神像塞到牛虻手里，“这个你收着，到了罗马你一定要为我祈祷祈祷。”

牛虻紧紧地把它放在胸前，然后转身张望站在台阶高处的那个人。他身穿大斋紫色綈法衣，头上是一顶大红色的帽子，正伸着双臂向人们祝福。

蒙泰尼里慢慢地走下台阶，周围的人亲吻着他的双手。许多人向他跪了下来，在他经过时抬起他的法衣下摆虔诚地贴近自己的嘴唇。

“祝你们平安，我的孩子们！”

听到那清泉般的声音，牛虻赶忙低下了头，把他的脸用一头的白发遮盖了起来。多米尼季诺望着这位朝圣者手在不停地抖动，暗自佩服：“他可真能演戏！”

站在他们旁边的一位女人俯身从台阶上抱起了她的孩子。“来吧，塞柯，”她说，“主教阁下会为你赐福的，就像上帝为孩子们赐福一样。”

牛虻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噢，我实在是无法忍受！这些外人……这些香客和山民……随便可以走上前去和主教说话，他会把手放在这些孩子们的头上，也许他还会对那位香客的男孩说“亲爱的”，以前他就常这样对自己说……

牛虻又重新坐在台阶上，低下头去，不愿意再看下去。假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能捂住耳朵缩到某个角落不再听到那个声音就好了！的确，无论谁都无法忍受……距离这么近，近到他几乎可以伸出他的胳膊，碰到那只温柔的手。

“我亲爱的朋友，你不进房里去歇歇吗？”那个慈祥的声音说道，“你恐怕是着凉了。”

牛虻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失去了知觉。他只感到体内血压上升，一阵阵想吐。急速上升的血液仿佛扯碎了他的心脏，然后又降了下来，重新在他的身体里不停振荡、燃烧。他抬起了头，看见了他的脸。遇到了那双眼睛突然充满了神授的同情，变得温柔起来。

“朋友们，往旁边让一下，”蒙泰尼里转身对着拥挤的人们说道，“我想和他说几句话。”

人们纷纷往后退去，相互交头接耳。牛虻一动也不动坐在那里，紧紧咬着牙，眼睛盯着地面。他感觉到蒙泰尼里的手温柔地搭在他的肩上。

“朋友，你一定有过巨大的不幸。我能帮助你吗？”

牛虻机械地摇了摇头。

“你是一位朝圣者吗？”

“我是一位苦命的罪人。”

蒙泰尼里的问话竟与他们的暗号相吻合，这无疑是一枝镇静剂。在绝望之中牛虻不由自主地作了回答。他开始颤抖起来，那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仿佛怕弄痛了他的肩膀。

红衣主教弯下腰去，与牛虻靠得更近。

“是否愿意跟我单独谈谈？如果我能帮你……”

牛虻第一次平静地盯蒙泰尼里的眼睛，他已经恢复了自制力。

“不可能的，”他说，“这事已经没有什么可挽回的了。”

一名警官拨开人群走了出来。

“主教大人，原谅我打扰一下。我觉得这个老头神经有问题。不过他绝对没有什么坏念头，他的证件都很齐全，所以我们让他进来了。他曾犯了大罪，服过苦役，现在是在忏悔。”

“大罪。”牛虻低声嘟囔地缓缓地摇了摇头说道。

“谢谢你，长官。请往旁边挪点。我的朋友，如果一个人想真诚地忏悔，那么就不存在有没有希望的问题。今晚你能和我谈一下吗？”

“难道主教阁下愿意为一个杀死亲生儿子的人祷告吗？”

蒙泰尼里听了这个问题几乎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直往后缩，身体不停地在发抖，像是受了寒风。

“不管你曾经做了什么，上帝都禁止我责怪你！”他庄严地说道。“在上帝眼里，我们的正直就像肮脏的破布一样，全都是罪人。如果你今晚来，我会接待你的，就像我向上帝祷告有一天也许会接待我一样。”

牛虻伸出手臂，突然做一个热情洋溢的姿势。

“听着！”他说，“所有前来朝拜的人们，你们全都听着！假如一个人杀死了他唯一的儿子……热爱并且信任的儿子，与他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如果他用欺骗和谎言诱使他走进死亡的陷阱……那么这人不论在人间还是在天堂还有希望吗？我也曾在上帝面前和你们一样都已忏悔过自己的罪过，我也承受了别人加于我的惩罚，他们已经原谅了我。但是何时上帝才会说出‘够了’呢？怎样的祝福才能从我的心灵中解除对他的诅咒呢？怎样才能饶恕我所做的事情？”

死一般地寂静，人们纷纷望着蒙泰尼里，明显地看见他胸前的十字架起伏不停。

最后他抬起眼睛，颤抖地举起右手为他祝福。

“上帝是仁慈的，”他说，“把你的负担放在他的神座前，因为圣经上写道：‘你们不应该瞧不起一颗破碎的、想忏悔的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转身朝集市那边走去，不时停下来抱一抱他们的孩子和人交谈。

按照牛虻那小纸包上所写的，在晚上到了约见的地点。那是当地一位医生的家，他也是一名积极“团体”的成员。大多数的同志都已到了，对牛虻的到来他们感到欢欣鼓舞。这已明显地得到证明，他完全有能力作为一名深受爱戴的领袖，如果他需要这种证明的话。

“我们能够再次见到你，感到非常荣幸，”那位医生说道，“但是我们非常担心你的处境。这事极其冒险，让人觉得恐惧。我是反对这个计划的。你真的确信今天上午那些耗子警察没有盯上你吗？”

“噢，他们注……注意上我了，但是他们不可能认出我。多米尼季诺把这事安排得非常周到。但是他现在在那儿，我没有看见他。”

“他还没有到。这么说你目前还比较安全？红衣主教为你祝福了吗？”

“他的祝福？噢，有什么意义，”多米尼季诺走踏步进来说道，“里瓦雷兹，你太棒了，就像圣诞节的蛋糕让人兴奋不已。你还有多少本领没有施展出来，让我们如此叹服呢？”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牛虻懒懒地问道。他斜靠在沙发上悠闲地抽着一根雪茄，他已取掉白胡子和假发，但仍然穿着朝圣者的衣服。

“我有如此惊人的表演才能。我这一辈子还未曾见过这么精彩的表演。你差不多使主教阁下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发生什么事？给我们讲讲，里瓦雷兹。”

牛虻耸了耸肩膀。他情绪低落沉默寡言，其他人看出不可能从他那里打听出什么东西，于是嚷着多米尼季诺讲发生了什么事。讲完了在集市上发生的一切之后，一位没有与别人一起哄笑

的年轻工人突然叫道：

“干得当然非常不错，但是我不懂这番表演与我们有什么联系。”

“当然有联系，”牛虻插言，“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从此以后我可以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一个人，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会怀疑我。明天，这个事会传遍全城。在我遇到一个暗探时，他就会想：‘这就是那个疯子迭亚戈，在集市上当众忏悔罪行的家伙。’这当然是个绝对有利条件。”

“对，我明白。可是我仍然觉得不应该愚弄红衣主教而做成这事。主教这人非常善良，不该跟他玩弄这种把戏。”

“我自己也认为他是个善良的人。”牛虻懒散地回答。

“你别胡说八道，桑德罗！我们这儿根本不需要红衣主教！”多米尼季诺说。“蒙泰尼里有的是机会到罗马工作，当时如果他接受了那个工作，那么里瓦雷兹就不会，也不可能愚弄他了。”

“他不想离开这儿的工作，所以他没有接受那个职位。”

“或许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怕兰姆勃鲁斯尼对他下毒手。他们对他怀恨在心，这一点我敢确信。一位红衣主教，尤其是这样一位深负众望的红衣主教，宁愿留在这样一个被上帝遗忘的小洞里而不去那边，我们全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里瓦雷兹，对不对？”

牛虻正向空中吐着烟圈。”这也许是破碎的‘痛悔的心’之类的事情，”他说。他向后仰起头来，仔细看着那些烟圈消散开。“好了，伙计们，现在我们就言归正转吧。”

关于私运和掩藏武器，已经制定了许多计划。现在他们正在详细讨论有关事宜。牛虻全神贯注地听着，偶尔地插上一句，准确地纠正一些不妥的说法或者不严谨小心的提议。等大家发言完毕，他总结了几个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没有经过讨论就直接被采纳了。最后就解散会议。会上决定最起码在他平安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托斯卡纳之前，为了不要引起警察的注意，应尽量回避，那些时间很长的会议。大家到了十点以后，都已离去，只留下了医生、牛虻和多米尼季诺。他们三人组成一个小委员会，讨论具体的细节。经过激烈的争论，多米尼季诺抬头望了一眼时钟。

“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快十一点半了，不然巡夜人就会怀疑我们。”

“巡夜人什么时候出来？”牛虻问道。

“大概在十二点。我想在我们回到家中之前最好别碰上他们。晚安，吉奥丹尼。里瓦雷兹，我们一起走吧？”

“不行，我看我们还是最好分开走。我们还要再见面吗？”

“是的，在卡斯特尔博洛尼斯。我还没想出我会扮成什么人，不过你已经知道了暗号。你好像是明天离开这里吧？”

牛虻对着镜子，又重新慢慢地戴上胡子和假发。

“同那些朝圣者明天上午一块走。然后我伪装生病，在牧羊人的小屋里住下来，然后抄小道下山。我会比你先到那里的。晚安！”

当牛虻望着那个巨大的谷仓门里时，从大教堂里传来十二下钟声。那个谷仓已腾了出来，用来作为招待朝圣者的住所。地上到处躺得都是人，大多数都在不停地打着鼾声，空气是那样污浊，让人难以忍受。他浑身发抖，直觉得恶心。想要在这里入睡是不可能的。还是出去散会儿步吧，然后找个至少干净而又安静小棚或者草堆躺下。

这是一个迷人的夜晚，紫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满月。他开始盲目地在街上游荡，脑中不停地浮现出上午发生的那一幕。他后悔当初不该同意多米尼季诺的计划，在布里西盖拉和他碰头。如果一开始他就觉得这个计划太危险，那么就不会在这儿而另外选一个地方。那样他就不会和蒙泰尼里遇上这出滑稽可笑的闹剧。

主教变化可真大啊！唯独他的声音还像过去那样一点也没

变，那时他就常说：“亲爱的。”

在街道的那头出现了巡夜人的灯笼，牛虻迅速地拐进一条狭窄、弯曲的小巷。走了几步之后，他发现自己来到靠近主教宫殿的西侧大教堂广场。广场周围撒满月光，周围寂静无人。但是他发现大教堂的侧门半虚半掩着。教堂看门人一定忘了关上它。想着这么晚了当然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许他可以走进去，在一条长凳上躺下来睡觉，从而不用在那个闷得透不过气来的谷仓里睡觉。早晨当那个教堂司事进来之前他早早地溜走。假如被人发现了，他们当然会觉得是疯子迭亚戈躲在角落里祈祷，结果被关在里面了。

他侧耳在门口听了片刻，然后悄悄地走了进去。他虽然瘸了腿，但走路还是很轻。月光透过窗户，在大理石地面上打出一条条宽阔的光带。尤其是在祭坛，一切都那么清晰可见。蒙泰尼里红衣主教独自跪在祭坛的台阶上，紧握双手。

牛虻退到阴暗处。他是否要在蒙泰尼里发现他之前走开？那样毫无疑问是最明智的……也许还是最仁慈的。可是，只许走近一点……再看上一眼神父的脸……不会有什么后果的。既然朝圣者已经离去，那就不用再担心上午那出丑陋的喜剧再发生。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神父不一定会瞧见他，他可以偷偷走上去，看上一眼……就只一次。然后他就会继续他的工作，再也不会见到他。

他躲在柱子的阴影处，摸到里殿栏杆附近，然后站在祭坛旁边的侧门。主教那宽大的阴影，足以掩住他。他在黑暗中蹲了下来，屏住了呼吸。

“噢，上帝。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啊！”

牛虻听着那充满了彻底的绝望断断续续的低语，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颤。然后听到低沉、无泪、深重的哭泣声，他看见蒙泰尼里双手在不停抖动，内心好像非常地剧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绝对想不到事情会像变得如此糟糕。他以前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用为这事感到心烦，那个受伤的疮口早就愈合了。”如今，经过这么多年，这个摆在他面前的创伤还在不断地流血。现在治愈它是轻而易举的事啊！他只需抬起手来……只要走到主教面前，说道：“神父，是我。”他想起琼玛，她的头上已经隐约露出了白发。噢，如果神父能原谅他就好了！如果他能忘却那段往事，过去的经历在他的记忆深处已经烙下了印……那个拉斯加人、甘蔗园和杂耍班子！再也不会比这更悲惨的事情……情愿宽恕，渴望宽恕；虽然清楚那没有希望的……他不能，也不敢原谅。

蒙泰尼里终于站了起来，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转身离去。牛虻往后退到阴影中，瑟瑟发抖。他害怕被神父看见，接着释然地松了一口气。蒙泰尼里已经从他身边走过，牛虻觉得他的紫色法衣拂到了他的面颊。他走过去了，而且没有发现他。

没有注意到他……噢，他都干了些什么？这可是他最后的机会……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而他竟然与此失之交臂。他突然站了起来，走向明亮的地方。

“神父！”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然后又环绕拱形的屋顶慢慢消失。这个声音使他心中充满了异常的恐惧。蒙泰尼里站在柱子旁边，瞪大眼睛，心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听着。他猛地一楞，随即醒悟过来。蒙泰尼里身子慢慢摇晃起来，好像立刻就要倒下去。他的嘴唇动了起来，先是没有发出声音。

“亚瑟！”他声音低得似乎只有自己可以听见。“对，很深的水

牛虻迎上前去。

“主教阁下，请您宽恕我！我还以为是位神父呢。”

“噢，你就是今天那位朝圣者吗？”蒙泰尼里立即恢复了自制



力。牛虻看得出来他手中的蓝宝石。由于发抖而在闪闪发光，“我的朋友，你需要我帮忙吗？天已晚了，晚上大教堂的门是要关的。”

“主教阁下，如果我做错了什么，还请您多多饶恕。我刚才经过这里看见门开着，所以就想进来祈祷。我以为我看见了一位在默念经文的神父，所以我想请他为我祝福。”

他举起那个用锡造的从多米尼季诺那里买来的小十字架。蒙泰尼里接过那十字架，转身回到内殿，把它待在祭坛上一会儿。

“我的孩子，你现在可以拿去了，”他说，“放心去吧，因为上帝是仁慈的，怜悯的。到罗马去吧，请求那里的圣父为你赐福吧。祝你平安！”

牛虻慌忙低头接受主教的祝福，然后转身离去。

“等一下！”蒙泰尼里突然叫道。

他一用手扶着内殿的栏杆静静地站在那里。

“当你在罗马接受圣餐时，”他说，“请代我为一个惨悲痛苦的人一起祈祷……在他的内心深处，上帝的手是厚重而宽大的。”

当他说出这番话眼泪几乎要脱眶而出，牛虻的防线眼看要动摇。转瞬之间，他就会露出马脚来。正在这时他又想起了杂耍班子，他觉得应该像约拿一样，他恨得对。

“我是什么角色？上帝会聆听我的祈祷吗？一个精神病人，一个被遗弃的人！像主教阁下一样如果我能上帝的面前奉献自己圣洁的一生……奉献一个纯洁、真诚的灵魂……”

蒙泰尼里猛地转过身去。

“我只能献上一样东西，”他说，“那就是一颗破碎的无望的心。”

过了几天，牛虻从奇斯托亚乘坐公共马车回到佛罗伦萨。下了车他直接去了琼玛的寓所，但是不巧她出门了。牛虻留下一张条子，告诉她第二天上午过来。随后他就回家去了，真诚地希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绮达再不会从他书房中跳出来。她那些带着妒意的象责备的声音，如果今晚还会再出现，他的神经一定会错乱的。

“晚安，比安卡。”他在女佣打开房门时说道，“今天莱尼小姐来过吗？”

她迷惑地望着他。

“莱尼小姐？先生，怎么，她回来了吗？”

“你为什么这么说？”他皱着眉头问，并且停在门口。

“她就在你走后突然出走了，留下了她所有东西。她也没告诉一声去什么地方。”

“在我走了以后？多长时间，两个星期以前吗？”

“不错，先生，就在你走的同一天。她的东西还凌乱不堪地堆放在那儿。左邻右舍都在背后悄悄议论此事。”

他一句话也没说，转身离开那里。牛虻匆忙地穿过小巷，又回到绮达的寓所。她的房间里很显然什么都没有动过。他送的礼物全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原来的地方，翻来翻去也找不到信或字条。

“先生，打扰您一下，”比安卡把头探进门里说道，“有个老太婆想……”

他愤怒地转过身来瞪着比安卡。

“你到底想有什么目的……谁让你跟我到这儿来？”

“一个老太婆想要见你。”

“她想怎样？告诉她我不想看见任何人，我忙着呢。”

“先生，自从你走了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在傍晚的时候都要来的。她总是不停地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问她到底有什么……什么事。不，算了。我看还是我亲自去看看吧。”

那个老太婆正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她穿得破破烂烂的，棕色的皮肤满是皱纹，就像欧楂果一样，她的头上用一条亮丽的围巾

围裹着。当他走进来时，她站起身来，瞪着一双黑色的眼睛，从上到下地瞧着牛虻。

那位瘸腿的先生就是你吧，”她说，伴随挑剔的目光，再一次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我是留下来替绮达·莱尼给你捎个口信的。”

他于是打开书房的门，然后侧开了身子让她进去。他随即在后面把门关上，尽量避免比安卡听见他们的谈话。

“请坐。现、现在，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这并不重要。我来是告诉你，绮达已经和我的儿子一起离开这里了。”

“和……你的……儿子？”

“是，先生。如果你不懂得如何管住自己的情人，其他的男人把她带走了以后，你就再也无话可说了。我的儿子也是个热血男子，他的身体内流的不是牛奶和水而是鲜血。他可是一个具有吉卜赛血统的人。”

“噢，你是个吉卜赛人！那么绮达是重新回到她自己的民族那里去了？”

她带着鄙夷而又惊愕的眼光望着他。受到了侮辱竟不生气，显然这些基督徒不是热血沸腾的男子汉。

“你是个什么货色什么坯子做的，她为什么会和你在一起？我们民族的女人也许会临时把自己借给你们，这是出于她们年幼无知，或是因为你们用很多钱去引诱她们，但是吉卜赛人终究是要回到他们民族那里的。”

牛虻的脸庞一如既往地冷漠、平静。

“她是和大伙一起去了一个吉卜赛营地，还是仅仅和你的儿子单独生活在一起？”

那个老太太放声大笑。

“你还想去追回她，并且企图把她从我儿子那里夺回来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太晚了。你早就应该料到如此地步的！”

“不，我只是想了解真相，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

她耸了耸肩膀，对这事竟然如此无动于衷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去费口舌。

“哼，我告诉你实话吧，那天她在路边碰到了我的儿子。于是她用吉卜赛语和他攀谈起来，当他了解到她也是我们那边的人，他就立刻爱上了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尽管她穿着华丽的衣裳，我们那边的男人就是这么个爱法。她把烦恼全都一古脑告诉了我们，坐在那里不停地哭泣，可怜的姑娘，哭得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尽量安慰她，最后她把那件华丽的衣裳从身上褪下来，换上了我们那些姑娘穿的衣服，并且把她自己也奉献给了我的儿子。于是她成了他的女人，我儿子也就成了她的男人。他不会也不愿对她说‘我不爱你’，或者‘没有其它事要做吗？’。年轻时女人就想要得到男人的安慰。你是个什么样铁石心肠的男人？一个漂亮的姑娘用手紧紧地搂住你的脖子时，你竟能不去吻她。”

他打断了她的话。“这就是你给我捎来的口信吗。”

“对。我们的营地离开这儿以后，我就是为了给你捎个口信留了下来。她让我转告你，她已经受够了你们这些人，再也无法忍受你们的斤斤计较和冷漠无情。她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告诉他，’她说，‘我是一个曾深深爱过他的女人，所以我再不愿做他的情人。’这个姑娘的选择是正确的。一个姑娘想凭自己的美貌挣点钱没有什么不可以……否则美貌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一位吉卜赛女郎才不会爱上你们这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

牛虻站了起来。

“这是全部的口信吗？”他说，“那就请你转告她，说我觉得她做得很正确，我真心地希望她幸福。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晚安！”

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直到她随手关上花园的大门渐渐离去。然后他才坐了下来，痛苦地双手抱住了头。

又是一记耳光！他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骄傲……一点点的自尊吗？他已经忍受了一个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一切，他的心曾被无情地拖进烂泥之中，任人践踏。他的心灵深处没有一处留下受人重视的印象，没有一处留下受人称赞的痕迹。如今这个他在路边捡来的吉卜赛姑娘……甚至连她都扬起了手中的鞭子。

谢坦在门外汪汪地叫着，牛虻站起身把它放了进来。那只狗还像往常那样带着欢快的叫声奔到主人跟前，但是它很快就嗅到空气中异常气氛，于是乖乖地躺在旁边的地毯上，并用它那冰冷的鼻子往那只无力的手里伸去。

一个小时之后，琼玛站在门外。她敲门没人回答。比安卡感觉到牛虻不想吃任何东西，早已溜去和邻居家的厨子聊天去了。走时她敞开门，门厅里亮着一盏灯。琼玛等了一会儿，然后决定进屋瞧瞧牛虻是否回来，因为巴利传过来一个重要的口信，她想与他商量商量。她敲了一下书房的门，牛虻在里边答道：“你可以先离开一会，比安卡。我什么也不想吃。”

她轻轻地推开房门。屋里很黑，幸好在她进去时，过道的那盏灯投过来一道长长的亮光。她瞅见牛虻垂下脑袋独自坐在那里，那只狗他的脚边躺着。

“是我，琼玛。”她说。

他猛然惊醒了过来。”琼玛……琼玛！噢你不明白，此刻我多么想见到你啊！”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他就跪在她的脚下，并把他的头深深地埋在她的裙褶里。他全身由于激动都在剧烈地动着，有没有比他这样看着更让人难受的事情了。

她静静地站在那儿。她无能为力……一点也不能代替他。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她无法替他承受这一切……为了减轻他的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苦，她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她只要弯下腰来，把他抱在怀里，紧紧地搂在胸前，用她自己的身躯去安抚那颗遭受伤害的心，那么他自然又会成为她的亚瑟，那么阴影就会散去，天就会放晴。

噢，不，不！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过去？她无法原谅自己是她把他赶进了地狱……是用自己的右手？

她任由这一宝贵的时刻流逝。他赶紧起身坐在桌边，抬起一只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使劲地咬着嘴唇，仿佛要把它咬破。

他很快就抬起头来，十分平静地说道：

“我是不是吓着你了。”

琼玛向他伸出双手。“亲爱的，”她说，“难道你现在还怀疑我们的友谊吗？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只是我自己的烦恼。我怎么好让你为此感到担心。”

“你听我说。”她接着说道，为了制止住他剧烈的颤抖，琼玛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我没有想要干涉过我不该插手的事情。但是现在你已先一步这么做了，那就再做一些如何……你就当我是你的妹妹吧。继续戴着你的假面具，如果它能给你一丝丝安慰。但是不要在你的心灵上也戴上面具，以此来扭曲自己。”

他把头垂得更低。“你不要太急，再耐心等待。”他说，“恐怕我是一个很难让人觉得不错的哥哥，但是如果你体会到……上个星期我差点发疯，好像又到了南美一样。无论如何，我的体内已有恶魔存在……”他停了下来。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最后她柔声细语地说道。

牛虻把头伏在她的胳膊上，“上帝的手是沉重的。”

## 第三部

—

接下来的五个星期里，琼玛和牛虻情绪非常高涨，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认真考虑他们个人的事情。当武器安全地运进教皇领地以后，接下来的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危险的任务，那就是把这些武器从山洞和山谷的秘密隐藏地点偷偷运到当地的各个秘密活动中心，然后再转运到各个村庄。整个地区暗探随处可见牛虻把运输弹药的任务交给了多米尼季诺。多米尼季诺立即派了一个同志到了佛罗伦萨，请求派人帮忙，要不就再推迟一段时间。牛虻下命令这一工作一定要赶在六月底之前完成。可是道路如此崎岖，运送辎重是件非常艰巨的事；而且为了临时躲避侦探，运输队伍一再耽搁。多米尼季诺已经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他在信上写道，“我是进退两难，我不能冒险加快工作，因为怕被暗探发觉。如果我们想要按时完成任务，就不该拖延。要不立即派几个好同志来协助我们工作，要不就通知那些威尼斯人知道，他们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之前我们无法做好准备。”

牛虻把信拿给琼玛看。她一边看着信，一边眉头紧锁地坐在地板上，不时地用手轻柔地抚摸小猫。

“这样子绝对不行，”她说，“威尼斯人不可能等上我们三个星期。”

“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这事真是荒唐。多米尼季诺也、也许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按照威尼斯人的旨意去办事，而不是让他们服从我们的命令。”

“我看这也不能责备多米尼季诺，他显然已经尽自己最大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力。他是绝对不会做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的。”

“多米尼季诺本身绝对没问题，问题出在他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最起码应该安排一个人专门负责看守货物，另外安排一个人专心考虑如何运输。他说得很对。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去帮助他。”

“但是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在佛罗伦萨我们已没有人可派了。”

“那么我就必须亲自再跑一趟了。”

她靠在椅子上看着他略微皱起眉头。

“不，千万别那样。这太危险了。”

“如果我们再也无法找到比这更好的办法，那就只能这样。”

“那么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地想其它解决办法，就这样定了。你现在又要去冒险，这不可能。”

牛虻的嘴唇下角明显地露出了一条固执的线条。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还是静下心来地想上一分钟。你回来之后的五个星期内，警察还在到处追查朝圣者的事情，他们到处流窜，想要找出一条线索。是，我知道你化装的技术高超，但是你该明白很多人看见过你，不论是扮作迭亚戈的你，还是扮作农民的你。但无论怎样，你的瘸腿和脸上的伤痕是无法改变的。”

“可是这个世上瘸腿的人并不只我一个。”

“对，但是你瘸着的一条腿，脸上的刀疤，以及左臂受的伤，尤其是你的那蓝色的眼睛，皮肤又这么黝黑。像你这样的人在罗马尼阿可不多。”

“眼睛不要紧。我只要把它们的颜色用颠茄改一下即可。”

“但你对其他东西即无能为力。不，这不行。如果你现在这样堂而皇之地去，你简直是向火里跳。你肯定会被抓住。”

“但是多米尼季诺急需帮助呀。”

“如果你在这样的关头被捕，对他来说不仅毫无帮助，



而且只会意味着整个事情全部化为泡影。”

他们讨论了半天也没有说服牛虻。琼玛这才真正意识到他的性格极其固执，虽然不怎么说，但态度极为坚定。如果她不是对这件事有如此深切地体会，她很可能会作出让步以此来息事宁人。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她的良心不许她作出让步。她看出来从拟议的行程中所得的实际好处，不足以弥补她们所付出的代价。她不由自主地怀疑他急于想去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上坚信的强烈需要，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极度扭曲的向往，想要体会那种强烈的冒险感。他已经不在乎拿生命去冒险，他对于闯进不必要的险境之中显得游刃有余。她应该平静而又坚定地予以指责，因为这是放荡不羁的表现。她使出了最后的一着，可是无论怎样都无法打消他那一意孤行的顽强决心。

“我们还是平静地看这件事，”她说，“其实我认为，并不是多米尼季诺面临的困难使你下如此决定，而是你自己热衷于……”

“不是那样子的！”他提高嗓音地打断了她的话。“他对我来说早已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我再也不见他，我也一样会平静的。”

他不说话了，因为从她的脸上看出他早已泄露了内心一切。他们的四目相对，然后又无力地低下头来。他们虽然各自都想到这个名字，但谁也没说出来。

“我并不觉得要挽救多米尼季诺。”他随后断断续续地说道，脸却深深地贴着那只猫。“而是我、我懂得如果不能帮助他，那我们要想成功是很难的。”

琼玛没有理会他那义正词严的反驳而继续说下去，好像她并没被打断过，“你所以想去那儿，是因为你热衷于冒险。当逼到烦恼的时候，你渴望冒险；当你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你想要得到鸦片，”

“我并没想要鸦片，”他执意说道，“只是被逼无奈而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或许是吧。你不想以肉体的解脱来伤害你的自尊，有点为你的禁欲主义而引以为豪。于是为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你的自尊心，你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去缓解神经的刺激，不论如何，这种差别是能经常看到的。”

他转到猫的脑袋后，弯腰瞪着那双绿色的圆眼睛。“帕希特，真是这样的吗？……”他问道。“你的主人指责我的这番话是真的吗？这是‘我有罪，我犯下大罪’的事情吗？你这只淘气的小东西，你从来就不偷吃鸦片，是吗？你的祖先是埃及的圣灵，任何人也不敢踩它们的尾巴。可是如果我踩掉你的爪子，把它凑到火焰之中，我想知道的是，你会以怎样态度去对待。那你会不会找我索要鸦片呢？抑或也许……自杀吗？不，猫咪，没人给我们权利为了个人私益而去寻死。我们也、也许在这儿胡言乱语，如果这能给我们一点点寄托的话。我们不需要残忍地扯猫爪。”

“嘘！”她从他的膝上把猫抱了下来，然后转身放在那个小椅子上。“我们等会儿再谈论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必须想如何才能使多米尼季诺摆脱险情。凯蒂，发生什么事了？来了一位客人。我正有事情呢。”

“赖特小姐专门派人送来了这个东西，夫人。”

包裹里很严实，里面是一封写给赖特小姐的信。似乎没人动过它，上面盖着教皇领地的邮戳。有在佛罗伦萨琼玛的同学，为了安全起见，通常把比较重要的信件寄到她们那里。

“这是米歇尔的手迹。”她说。她快速瞟了一眼，信上好像说的是亚平宁山区关于一所寄宿学校的夏季开支问题。她指着信件右上角处不明显的痕迹说，“这是用化学墨水写的，在第三个抽屉里帮我找一找试剂。对，就是那个。”

他把信平铺在写字台上，用一把小刷子小心认真地在信上涂了一遍。当信上出现了那行明显的蓝色字迹来时，他突然靠在椅背上放声大笑。

“发生什么事了？”她匆忙问道。并且从牛虻手中接过信。

多米尼季诺被捕。立即前往这边。”

她双手无力地握着信，绝望地望着牛虻。

“呢……呢？”他终于开口说，拖着风趣的温和的声音。“现在你总该没有理由再反对我去吧？”

“是，我认为你应该去，”她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也得一同去。”

他猛地抬起头来，有些惊讶。“你也去？问题是……”

“你放心好了。我知道如果佛罗伦萨没一个人的话，会很危险的。但是为了眼前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只好把它搁在一边。”

“那儿是不缺同志的。”

“但是你能完全信任他们吗？你一会前才说过必须有两个人协助来完成此事，如果多米尼季诺被捕，无法完满完成任务，那么显然你也很难把事做好。记住，在做这种工作时，像你这种关键人物随时都有危险，而且会比别人更需要帮助。现在由于多米尼季诺被抓，那一定需要你和我合作来完成此事。”

他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

“对，你说得有道理，”他说，“而且必须是尽快行动。但是我们不能一起出发。这样吧我今晚动身，嗯，明天你可以乘坐下午的那趟马车去那里。”

“具体到哪里去？”

“这一点我们再商量商量再定。我觉得我最……最好还是应该径直去找范查。如果我今天晚上出发，乘车到达圣·罗伦索，那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在车上化妆一番，然后直接前往圣·罗伦索。”

“我想不到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她说，焦虑地略微皱了皱眉头。“但是你处境如此非常危险，这样匆忙动身，托一个可靠的同志给你化妆一番。在你越过边境的时候，你至少应该留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三天时间来扰乱敌人的视线。”

“你不用担心，”他笑着回答，“继续向前走我也许被抓起来，但是在过边境时我保证不会被捕。因为亚平宁山区没有一个私贩子会背叛我，一旦到了那里，我就像在这里一样安全。我倒是不知道如何才能蒙混通过边境。”

“噢，不用你担心！我这儿有路易丝·赖特的护照，然后谎称去度假。罗马尼阿没人会注意我，但是每一个暗探都对你非常清楚。”

“每一个私贩子都认识我，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琼玛掏出表来。

“快两点三十了。如果今晚动身，我们还有一个下午和傍晚的时间。”

“那么我不如现在就回家，把一切整理一下安排好，然后搞到一匹快马，立即骑马去圣·罗伦索，那样没什么危险。”

“但是马的主人会租用马车太不可靠了……”

“我用不着去租马的。我知道一个人，他会弄一匹马给我的。这个人我们不用担心。以前他为我做过事，他会把马交给边境上的牧羊人带过来。那么，我会赶上在五点半或五点到达你这里。等我离开以后，我想、想你应该去找马尔蒂尼，向他解释一下目前的具体情况。”

“马尔蒂尼！”当她扭过头来，突然惊奇地叫了声。

“对，除非你能发现比他更可靠的人，否则我们必须信任他。”

“我还是不懂你所说的。”

“在这儿，为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有个值得信赖的人。在所有的人当中，我觉得马尔蒂尼较为合适。里卡尔多也值得考虑，但是在我看来马尔蒂尼处理事情更加冷静。不过，对他你应该更清楚些。你说呢？”

“我对于马尔蒂尼的可靠和各方面的能力一点也不表示怀疑，而且我也认为他肯定会答应尽量帮助我们。问题是……”

他随即就知道怎么回事。

“琼玛，不要因为怕伤害感情而妨碍了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或者你觉得碍于情面而没有让他给予你可能的帮助，你会如何呢？你难道会说这样做完全是一片好心吗？”

“很好，”她停了一会又接着说道，“我马上就把马尔蒂尼叫过来。等他走后，我去把护照从路易斯那里取来。她答应过我，只要我需要，不管什么时候，她都会帮助我的。钱的问题怎么解决？要我上银行取出一些吗？”

“不，不要担心这个。我可以从我户头上取一些出来先用，这些钱足以让我们用上好长时间。如果我的钱花光了，回头我们再来动用你的存款。就这样，我们五点半再见。你一定要在这儿等我，对吗？”

“噢，对！你放心，我会早早地等你。”当他再来到这里时，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这时他发现琼玛和马尔蒂尼并肩坐在阳台上。他很快觉察到他们谈话很不顺利，显然两人进行过热烈的争论。马尔蒂尼异乎寻常地沉默得低下头，闷闷不乐的样子。

“全部都办理妥当了没？”她抬头问道。

“对，这是给你的钱，留着在路上花。马也准备好了，我们半夜一点在罗索桥关卡碰头。”

“那样恐怕太迟了。你必须赶在清晨到达圣·罗伦索，那时人们还沉睡在梦中。”

“不用担心，我那是一匹快马，应该早到了。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我不能回去了，在门口有个暗探早监视着我，他还以为我在家里。”

“那你如何溜出来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是悄悄地从后花园的厨房窗户中跳出来的，然后再从邻家果园的院墙中翻过去。我得躲着他，所以来得有点晚。我让那匹马的主人整夜都开着灯，待在我的书房里。这样的话，那个房间里的灯光和窗帘上照出人影，还以为我今晚是在家里写作。”

“那么你不要再乱跑了，等会儿从这儿直接去关卡。”

“对，今晚我不想在街上遇见什么人。马尔蒂尼，吸支烟如何？我知道波拉夫人是不会反对的。”

“我当然不会介意此时你们抽烟。不过我必须下去，看看凯蒂把晚饭准备得怎么样。”

看着她下楼之后，马尔蒂尼站了起来，双手背在身后，开始不停地走来走去。牛虻呆呆地看着毛毛细雨，坐在那里抽着烟。

“里瓦雷兹！”马尔蒂尼开口说道，然后来到他面前，但是眼睛却始终盯着地面，“你到底想把她卷入怎样可怕的事件中？”

牛虻慢条斯理地拿下雪茄，长长的吐出了一个烟圈。

“这是她自己要这么做的，”他说，“没人强迫过她。”

“是，是……我明白。我只是想知道……”

他顿了一下。

“我会竭尽全力去帮助完成这件事的。”

“呃，那么……我并不清楚那些山里面的具体事情……你要和她一起去做一件冒很大风险的事情？”

“你真的想了解真相？”

“当然了。”

“那么……就算是这样子吧。”

马尔蒂尼扭头开始踱起步来。过了没几分钟他很快又停了下来。

“我还想请教你一下。如果你不想回答我，那么你就不必回答。但是如果你说出来，那么我希望你不要欺骗我。你爱她吗？”

牛虻故意抖了抖雪茄上的烟灰，然后继续抽烟。

“这就意味着……你选择不需要回答我，对吗？”

“不，只是我认为我有足够的理由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上帝啊，朋友难道你还不明白其中的理由？”

“噢！”他随手放下雪茄，静静地注视着马尔蒂尼。“不错，”他下决心似地缓缓地说，“我爱她。但是你不要为些担心，不要想着我会再次向她表示。我只是去……”

他的声音变成一种奇怪而无力的低语，慢慢地谁也听不见。马尔蒂尼向前跨了一步。

“只是……去……”

“奉献自己的生命。”

他直呆呆地盯着前方，目光游离不定，仿佛灵魂早已死去。当他再次开口时，让人觉得他的声音是那样软弱无力，惨淡。

“你不必先担心她的安危，”他说，“我心里清楚，我是不抱任何希望。这事对任何人都是冒险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私贩子会想尽办法去保护她的。他们尽管有点粗俗，却都是好人。在我看来，绳索已经套住我的脖子。当我通过边境时，我就拉紧了那绞索。”

“里瓦雷兹，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危险当然是有的，尤其对你来说。这一点我们都清楚，但是你不是第一次通过边境，而且从没失手过。”

“我明白，这一次我会更加小心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有预感吗？”

牛虻斜着眼睛笑了笑。

“你可曾记得那个德国传说吗？一个人的幽灵一旦附到他身上，他就再也不能生还。不记得？他在一个寂寞的地方碰见幽灵，拚命地向他挥舞。呃，上次在山里时，我遇到了我的幽灵。我再次去那里时，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马尔蒂尼慢慢地走过来，并把一只手轻轻地搁在他的椅背上。

“里瓦雷兹，你听着。你向我说这些怪异的东西，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一点：如果你出发之前有此预感，那么留下来。既然你坚信会被抓，那么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是不是身体有点不大舒服，一定是病了，所以这样胡思乱想。要不我代替你去？那里应该做什么事情，怎么做，我都清楚。你可以写信给你的同志们，解释……”

“亏你想得出，明知是送死，还要替我去。”

“噢，我可不是去送死！他们都不认识我，哪像你那样危险。此外，即使我不幸被抓……”

他不说话，牛虻抬起头来，从上到下疑惑地打量着他。马尔蒂尼无所谓地摆摆手。

“她一定不会像思念你一样深深地惦记着我。”他说，声音十分淡漠无力。“此外，里瓦雷兹，这是正经的事。我们不应夹杂着个人感情看待这个事情……为了大多数人幸福。你的‘最大价值’……经济学家是否是这么称呼的？……比我的要有多。虽然我不是那么有智慧，但是这一点我心知肚明，尽管我并不一定是非常喜欢你。你比我有用得多了，虽然我并敢说你一定比我更好，但是你的确有许多我不具备的优点，你如果死了，那我们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从他们谈话的口气看，你以为是在讨论交易所那些股票呢。牛虻抬起头来，浑身不断地在颤抖，似乎很冷的样子。

“你难道愿意看到我的坟墓自动张开而引我下去吗？”

如果我注定要牺牲的话。

那么黑暗将是我的新娘……

“你认为呢，马尔蒂尼，难道我们都在瞎扯吗？”

“你当然是在胡言乱语。”马尔蒂尼恼怒地说。



“就算是这样，你不是在说废话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别再为此事象堂·卡洛斯和波莎侯爵一样再争下去，时代早已不同了，如果命中注定是我去死，那么就不要再争下去了。”

“如果上帝让我继续活着，我就要勇敢地活下去。你是一位上帝的宠儿，里瓦雷兹。”

“对。”牛虻毫不犹豫地承认，“上帝一直都在宠护我。”

他们继续地抽烟，几分钟之后开始说起一些具体的细节。当琼玛上来喊他们准备吃饭时，他们俩都没表现出刚刚进行了一次异常严肃的谈话的样子。吃完饭后，他们继续研究了一下计划，并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十一点时，马尔蒂尼站起身拿过他的帽子。

“里瓦雷兹，我得回去拿那件骑马用的蓬衣。我看你穿上就很难被人发现，不要象你現在这样。我还去侦察一下，看一看是否有暗探在盯着我们。”

“你送我到关卡那儿吗？”

“对，如果有暗探跟上来，四只眼睛总要比两只眼睛强得多。十二点我回来。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走。琼玛，最好我还是带上钥匙，这样就不易吵醒其它人而被发现。”

当他去拿取钥匙时，琼玛抬头注视着他的脸。她心里十分清楚他是在让她和牛虻单独待上一段时间。

“明天等我收拾好了以后，我们再继续说，”她说，“有的是时间，不用急。”

“噢，对！是还有充分的时间。还有几件事我想知道，里瓦雷兹，不过我们可以在去关卡的路上再谈。琼玛，你最好还是让凯蒂赶紧睡觉去。你们俩尽量小心一点。好了，我们就十二点再见。”

他示意地点了点头，微笑着走开了。他并且随后“砰”地把门关上，为了让邻居心里知道波拉夫人的客人已经走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琼玛走进厨房向凯蒂道了声晚安，然后端着咖啡走开了。

“你应该休息一下，”她说，“否则后半夜你可有罪受的。”

“噢，亲爱的，不必如此。等到了圣·罗伦索，我可以在那些人为我准备装扮时睡上一会儿。”

当她跪在食物橱前面时，他突然俯身弯下腰来。

“这儿还有哪些可吃的？巧克力奶糖和英国太妃糖！琼玛，你如此地奢侈，这可是国王才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她抬起头来，对如此惊喜的语气宛尔一笑。

“你喜不喜欢甜食？我以前总是为塞萨雷尔留上一些。他跟小孩没什么两样，什么糖都喜欢。”

“果真如此？呃，明天你一定要给他拿一些去，剩下的让我带走吧。不，我只拿一些太妃糖行吗？它会时刻地安慰我，让我想起曾经失去的幸福时光。我只希望当我被送上断头台的那一天，你们会给我一点太妃糖吃。”

“噢，我来找一个纸盒子把这些糖给你装着吧，最起码在你别把你的口袋弄得粘乎乎的之前！还需要再来点巧克力吗？”

“当然，不过，我现在就想吃，和你一块来吃。”

“但是我不怎么喜欢巧克力呀，你过来一些，好好地坐着。我们其中一个被杀之前，我们或许再也不会这样促膝而谈了，而且……”

“她不喜欢巧克力！”他自言自语道。“那我一个人开始吃了！这就是最后的晚餐，对吗？今晚你就原谅我的胡言乱语吧。过来，我希望你坐在这儿，因为你说过我应该休息一下，我就躺在这里歇一会吧。”

他静静地在她脚边的地毯上躺下来，胳膊肘放在椅背上。他抬头认真地打量着她。

“你的脸色太苍白了！”他说，“是因为你总是悲观地看待周围一切，而且不喜欢吃巧克力……”

“你就不能认真一会吗！这可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严肃两分钟都不可能，亲爱的。不管发生什么大事都不应如此。”

他默默地抓起她的手，用指尖来回地摩索着。

“求你不要这样子，密涅瓦。过不了一分钟，我就会忍不住要哭了，接着你会后悔的。我真心地希望你笑起来，你的笑容总是那样灿烂，给人新的活力。好了，你不要责怪我，亲爱的！我们还是快点吃饼干如何，像两个听话的孩子，不必为了你吃的多而我吃的少而吵架……因为明天我们将接受上帝的召唤。”

他拿起盘中的一块甜饼，认真地比划着分成两半，直直地从中间掰开。

“这就像那些在教堂里吃着圣餐的正人君子一样。‘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去吃吧。’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杯子喝水，这就对了。为了纪念……”

她情不自禁地放下水杯。

“不要再这样！”她说，用哭腔在哀求着。他抬起头来，再次把她的双手抓在自己手中。

“不要再出声！静静地呆一阵。如果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先牺牲，那不要忘记这一切。我们将不再记得喧闹而又一成不变的世界，我们将会手拉着手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会一起步入秘密的死亡之殿，躺在那些罂粟花的中间。嘘！多么美妙、寂静。”

他把头靠在她的膝上，盖住大半边脸。她一声不响地弯下腰去，用手抚摸着那头黑发。时光悄然地溜过，他们就这样一直沉默着。

“亲爱的，夜已很深了。”她终于开口。他抬起了头。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很快马尔蒂尼就会来这儿。或许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相见了。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吗？”

他缓慢地站了起来，在屋子中央来回走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开口说道，几乎只从喉咙中发出声音，“一件事……是要告诉你……”

他在窗户边坐了下来，双手又捂住了脸。

“都这么久了，你总该发发善心了吧。”她轻声说道。

“我这一生没体验过什么善心，我以为……刚开始时……你不会注意到……”

“现在你还这样认为。”

过了几分钟，她走过去站在他背后。

“你就实事求是地对我说吧。”她小声说道，“想一想，假如我活着，而你却牺牲了，回首往事，但你能理会到……永远都能够确立下来……”

他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

“如果我不幸牺牲了……你知道，当年我到南美……噢，马尔蒂尼！”

他浑身打了一个冷颤，赶紧打住话头，扑过去给他开门。马尔蒂尼正站在那儿擦着鞋子。

“十分准时，就像那闹钟一般！简直就是一座天文钟。那就是你所说的那个马斗篷吗？”

“是，还有另外几样东西。我尽力不使它们弄湿，因为外面正是倾盆大雨。恐怕走在路上不方便。”

“噢，那没什么，只要不被暗探盯着就行。”

“没有，暗探好像早已回家睡觉去了。今晚天气真不好，我想这也不足为奇。琼玛，你弄了咖啡吗？在出门之前应该给他吃点热的东西，不然他会得病的。”

“咖啡很浓的，我什么也没放，弄些牛奶好了。”

她走进厨房，使劲地咬紧牙齿，并且紧紧地握着手，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当她把牛奶弄好出来时，牛虻早已穿好篷衣，正在系着马尔蒂尼带来的长统皮靴。他站着把一杯牛奶一饮而

尽，然后拿起了宽边皮帽子。

“我该走了，马尔蒂尼。我们先在外边转几圈，然后再去关卡，以防被暗探发现。谢谢你的礼物，再见，夫人。那么我星期五在弗利与你联络，只要不发生什么意外。对了，给你留个地址。”

他随手掏出小本子，用铜笔写了几下，然后撕下来递给她。

“我这儿有地址。”她说，声音低沉而又平静。

“有……有了吗？呢，这个你也留着。马尔蒂尼，走吧。嘘……嘘……嘘！尽量不要发出声音！”

他们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梯。当听到“咔嚓”一声关门声时，她猛地扑进屋里，迅速地打开手中那张纸。上面写道：

再见面我将把一切告诉你。

## 二

这天正好赶上布里西盖拉有会，这个方圆几里的村庄农民都会聚到这里，带着猪和羊之类东西，以及他们的地里种的东西和不大温驯的成群山羊。街道上人群川流不息，他们肆意地开怀说笑，为那些晾干的无花果和葵瓜子、廉价的糕饼而急得面红耳赤。皮肤棕黑的儿童不顾赤脚趴在人行道上。母亲们坐在树下，身边放着一个篮子，里边有奶油和鸡蛋。

当红衣主教走出来向人们问好时，立即就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他们举起大把的各式鲜花，有燕子花、罂粟花，希望他喜欢这些带有山间泥土芳香的花。人们习惯于他对鲜花的溺爱。他们觉得这一行为并不影响他的智慧。如果不是红衣主教大人，而是其它人把房间堆满了各种野花，人们就会嘲笑他。但是正因为是“有福的红衣主教”而能够为人们所接受。

“呢，马尤西亚。”他说，并且停下来慈祥地摸着一个小孩的脑袋。“好久不见了，你又窜高了。你奶奶的风湿病好了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近她好多了，主教阁下，可是妈妈现在又不太舒服。”

“我很难过，叫你妈妈改天到这儿来，看看吉奥丹尼医生可有什么妙方。我会帮忙安顿她的，或许在一个新的环境会好些。你的气色好多了，鲁伊吉。你的眼睛不舒服吗？”

他一路边走边和人们聊着家常。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以及他和父母们的困难。他会抱着同情的态度，停下脚步仔细地问那只在圣诞节得病的奶牛，以及那次被大车轮子不小心压了的小布娃娃。

当集市开始时，一个穿着蓝布衬衫的瘸子，一头黑发遮住他的眼睛，但很明显看到左脸有一道很深的伤疤。他一瘸一拐地来到一个摊子跟前，用那不太流利的意大利语，索要一杯柠檬水喝。“你是外地人吧。”女人一边倒水一边说道，同时抬起头打量着他。

“是的，我是从科西嘉那边过来的。”

“是想找个工作吗？”

“是啊。眼下就快到收割干草的季节，前几天在拉文纳碰到一个先生，那天他去了科西嘉办事，顺便告诉我这里有很多活干。”

“我祝你早日找到活干，我相信你能在这儿找着，虽然附近收成不是特别好。”

“科西嘉更糟，大娘。真不知道我们这些命苦人还要熬到何时。”

“你是一个人来这的么？”

“不，我和几个伙伴一块来的。他在那儿，就是在那边穿红衬衫的那个。喂，保罗！”

米歇尔扭头听到喊他的名字，便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尽管头戴假发，可现在俨然是一个科西嘉人，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觉得。至于牛虻，那简直是换了另一个人。

他们一边聊着，一边跑过去。迈克尔叼着根稻草，牛虻则拿着一个包裹跟在一旁，尽量放慢脚步，不让别人发现他腿有问题。他们正在等待着，准备给他传达。

“马尔蒂尼在那儿，看见没有，那边拐弯处。”迈克尔突然压低声音。牛虻仍然背着包裹，一步步地朝那个骑马的人走去。

“先生，你想找个人帮忙收干草吗？”他边说边用手碰了一下那顶破烂的帽子，又随手摸了摸缰绳。这是他们的接头暗语。从外表上看，那位骑马的人象是一个有钱农主的管家。那人从马上跳下来，把缰绳放在马背上。

“伙计，你能做什么呢？”

牛虻慢慢地玩弄着他的帽子。

“先生，我能割草，还会整理草坪之类的……”他开口说道，并且不断地解释。“早晨在那个圆洞口，你准备好两匹快马和一辆马车。我在洞里面……还有，先生，我能够刨地，还会……”

“那就行了，我只要一个割草的。你原来做过这活吗？”

“那还用说，先生。注意，来时你们必须带枪，说不准我们会碰上巡逻队。不要从这边过来，最好从那边走。万一碰上暗探，不要犹豫，立即开火……我很乐意去做，先生。”

一个衣衫破烂的乞丐漫不经心地走来，用一种十分凄惨的声音苦苦哀求。“看在圣母玛利亚的份上，可怜可怜我吧……巡查大队正在朝这边来，赶快离开这里……最贞洁的圣女，神圣的天后……里瓦雷兹，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他们马上就过来……神灵会保佑你的……你快点跑吧，周围到处有盯梢的暗探。要安全地溜走太困难了。”

马尔蒂尼猛地往牛虻手中塞了根缰绳。

“快点！等到了桥上就把马放走，你在山谷中先躲起来。我们都带了枪，我们可以挡上一会儿。”

“不。我不能让这些把你们抓走，快到这边来，靠过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着我依次开枪。渐渐接近我们的马，它们就拴在宫殿的台阶上。都备好刀吧，我们边打边撤，我把帽子一扔，你们就把砍断缰绳，立即跳上离自己最近的马。这样我们全都可以脱离危境。”

他们语气平和地说着，就连周围离他们最近的人也会相信是割草，而不是什么更危险的东西。马尔蒂尼牵着他那匹母马，向旁边走过去。牛虻懒散地跟在后边。那个乞丐跟在他们后面伸着双手，并且一直不断地哀求。米歇尔吹着口哨过来，和那个乞丐擦肩而过时，惊叫了一声，并迅速地把信息传给三个农民。他们立即站起来，跟着他走了。这一切没人注意，这些人全都站在宫殿的台阶上，每人都紧握住掖在身上的手枪。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跃上马背。

“在我没开枪之前，不要暴露你们。”牛虻异常平静地说道，声音响亮清晰。“他们也许辨不出我们。我一动手，你们就顺序开枪，打瘸他们的马脚，而不要对着人开枪……那样他们就不可能赶上我们。三个人开枪，其余的人也个个装子弹。如果有人跑到这边来，我们就打死他。我的那匹马呢？我一扔掉帽子，你们就各自上马。无论发生什么都必须不顾一切往前冲。”

“他们已经来了。”米歇尔说道。牛虻转过身来，露出一副天真而又愚昧的惊愕表情。这时人们刹那间静了下来。

十五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骑着马缓慢地向这边走来。他们很艰难地穿梭在人群当中，要是周围没布满那些暗探，他们就能悄然溜走。这时人们全都盯着集市上那些骑士。米歇尔向牛虻这边靠过来。

“我们现在脱不掉了吗？”

“是的，有一个暗探已经认出了我，我们被他们包围了。就是他刚才派了一人去找那些巡逻队，向他们告的密。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打瘸他们的马腿。”

“那个告发我们的人在哪儿？”



“我会第一个向他开枪的。你们全都作好了准备吗？他们已经清开了一条道路，就要向我们冲过来了。”

那位上尉叫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大家让开一点！”

惊慌的人们赶紧纷纷往后退，士兵们径直地奔着在宫殿台阶上的那小群人冲了过来。牛虻不慌不忙地从衬衫里抽出手枪，不是对着前来的士兵，而是朝着那个企图接近马匹的暗探。那家伙似乎被打中，随即应声倒了下去。紧接着依次听到六声枪响。同时，七名革命党人有规律地向着离自己最近马匹靠拢。

骑巡队的一匹马绊了一下，紧接着倒了下去。随后又听另一匹马的惨叫，也栽倒下来。人群中立即发出了阵阵的尖叫。指挥官踩着马鞍站立起来，高高地举起马刀。他气势汹汹地高声叫喊。

“弟兄们朝这儿来！”

随即看到他在马鞍上晃了几下，就一头栽倒下去。是牛虻又朝他开了一枪，从上尉的军服里立即流出一股细细的鲜血，但是他拼命稳住自己。狠狠地抓住了马鬃，恶毒地大声怒吼：

“那就是里瓦雷兹……那个瘸腿的恶魔，不能抓活的、就打死他！”

“扔一支枪给我，快！”牛虻冲着他的伙伴叫道。“快撤！”

他把帽子摔在地上。他看好时机，因为那些士兵现在挥舞着马刀气势汹汹地朝他走过来。

“你们统统缴枪吧！”

突然蒙泰尼里红衣主教从人群中钻了出来，一名士兵失声喊叫道：

“主教阁下！我的上帝，快躲开，你会被杀死的！”

蒙泰尼里反而朝前走一步，面对着那黑乎乎的枪口。

五名革命党人已经跃上马背，向那崎岖的街道那头奔去。马尔蒂尼也已跳上了他那匹母马。就在他将离开的时候，他回头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看牛虻是否需要帮忙。那匹花马就在附近，转瞬之后大家就会安然无恙。就在那个穿着大红法衣的身影往前走时，牛虻的身子突然摇晃起来，枪掉在了地上。这一刻什么都完了。立即他就被包围了起来，并被推翻在地。一名士兵挥舞起刀背。马尔蒂尼朝马肚子猛地一踢，骑巡队的马朝他追来，马蹄声久久地山间环绕。如果他不走的话，不仅帮不上忙而且也同样会被抓。他在骑马而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朝那个最前面的兵丁开了一枪。这时他看见牛虻被马匹、士兵、暗探围住满脸是血，听见追捕者气愤的咒骂声，和愤怒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蒙泰尼里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他转身离开了台阶，设法安抚那些吓得半死的人们，当他在停在那个被打伤的暗探面前时，他不禁抬起头来看了看骚动的人群。士兵们正在通过广场，他们双手托着那个被缚住的俘虏。由于痛苦和极度疲劳，牛虻的脸色变得非常吓人。他气喘吁吁，模样十分可怕。但他还是挣扎着转过身来怒怒地瞪着红衣主教，苍白的脸上挤出微笑。他慢慢地说道：

“主教阁下，恭……恭喜……喜你啊。”

五天后，马尔蒂尼到达弗利。琼玛给他寄了一包印刷传单。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信号，表示遇到了特别的紧急情况，需要他前去。这时，他立即回想起了在阳台上的谈话，立即就猜出发生了什么事。

“我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里瓦雷兹已经被捕，”他走进琼玛的房间时说。

“他是上星期四在布里西盖拉被捕的。他竭力保护自己，并且打伤了骑巡队的上尉和一名暗探。”

“武装抵抗，这下事情弄大了！”

“这已经没什么了，他早已是重大嫌疑犯，少开一枪多开一枪对他来说已不存在任何意义。”

“你觉得他们会怎样处置他？”

她吓得面无血色，眼中满是惊恐。

“我想，”她说，“我们不能呆着不动，应探探他们的目的。”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他从狱中救出来？”

“我们只能这样做。”

他转过身去，把手背在后面，开始吹起了口哨。琼玛知道他正在想办法，不用打扰他。她静静地坐在那儿，头放在椅背上。迷惘地望着前方，目光呆滞，神情默然。当他脸上这时的表情，就像是丢勒的铜像雕刻《悲哀》中的人物。

“你们见过面没有？”马尔蒂尼停下来突然问道。

“没有，他本来明天早上和我在这儿见面。”

“对了，我想起来了。他被关在哪儿？”

“关在那个城堡里，据说还给他上了手铐脚镣，看得很严。”

他做了一个毫不在乎的动作。

“噢，那没关系。只要他没有受重伤，找把好锉子，就能解决一切……”

“他似乎受了点伤，但具体情况我们并不了解。我觉得我们还是听听迈克尔亲自讲一下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因为当时他在场。”

“他竟然没有被捕？他留下里瓦雷兹不管而自己逃走了吗？”

“不要这样说，他和别人一样勇敢地抵抗，并且顺利地完成了他的任务。在这件事上，他们做得都一样。唯一似乎忘记应该怎么做的就是里瓦雷兹自己，要不是他在最关键的时刻他犯了一个错误，也不会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事无法说清楚，等一会儿，我把迈克尔叫来。”她走出不一会，就进来，身后跟着迈克尔和一位膀大腰圆的山民。

“这是马尔蒂尼。”她说，“一个私贩子，你已经听说过他，他刚到来此地不久，也许他能告诉当时能看到的一切。迈克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塞萨雷，就是我曾给你提起的那个人。你们能把所见到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下吗？”

迈克尔大概讲了一下与骑巡队遭遇的经过。

“我特别糊涂怎么会那样，”他在最后说道，“如果我们当时感到他会被捕，那么说什么我们也不会丢下他一个人。但是他说的十分明确坚决，在他扔下帽子时，我们没有想到他会愣愣地站在那里等着他们把他包围起来。他当时就立在那匹花马的旁边，我已经看见他砍断了缰绳。就在上马之前，我还把一只上了子弹的手枪递给他。我只能想象或许他在上马的时候一脚踩空，因为他腿不好。”

“不，不可能是这样，”马尔蒂尼插了进来，“他根本就没想上马。我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那匹马听到枪响受惊了。我还看了他一下。他会逃脱的，如果当时红衣主教没有出现。”

“啊！”琼玛失声惊叫。马尔蒂尼也呆呆地重复了一遍：“红衣主教？”

“是的，当时主教站在手枪的前面……他真该死！我想里瓦雷兹一定是太惊异了，紧跟着他垂下了那只持枪的手，另一只手这样举了起来……用左手腕挡住他的眼睛……于是他们全蜂涌而上。”

“我搞不清楚，”迈克尔说道，“里瓦雷兹不是这样的，他在关键时刻从来都是十分冷静的。”

“他可能是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动了慈仁之心而放下了枪。”马尔蒂尼插嘴说道，迈克尔摇摇脑袋耸了耸肩膀。

“如果他毫无自卫能力就不该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战斗是非常残酷的。如果里瓦雷兹不像一只温顺的兔子一样被人抓住，朝主教阁下开枪，那么世上就会多一个诚实的人，而少一个受人尊敬的，红得发紫的教士。”

他拼命咬着嘴唇，转过身去忍不住要落下泪来。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马尔蒂尼说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现在关键是我们如何帮助他逃出监狱。我想我们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的，对吗？”

米歇尔不置可否地看了他一眼，那位私贩子淡淡笑着说道：“如果我的兄弟露出不情愿的话，我会杀死他。”

“那好。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来研究一下城堡的地图吗？”

琼玛打开抽屉，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几张图纸。

“我已经早早地画好了张详细地图。这是城堡的底楼，塔楼的上层和下层在这个位置，这是垒墙的所在地方图。这些是通往山谷的道路，那里是小路，还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地道在这儿。”

“你打听清楚他被关在哪个塔楼？”

“东边我已作了标记，就是东边那个有铁栏杆窗户的圆屋里。”

“你是如何打听到的？”

“是一个名叫‘蟋蟀’的人告诉我的。他是季诺的表兄弟那里的一名卫兵，季诺是我们的同志。”

“这事你们干得好。”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时间紧迫，季诺当即就去了布里西盖拉帮我们，我们弄到了一些地图。那些山里藏身的地方是里瓦雷兹列亲自写的，你可以辨别出他的笔迹。”

“那些看守的士兵情况如何？”

“这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蟋蟀只是最近才来这里，对其他士兵不太了解。”

“我们必须从季诺那里打探一个蟋蟀是怎样的人。他知道政府想要做什么吗？里瓦雷兹是会在布里西盖拉受审吗？抑或会被押到拉文纳？”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按常规拉文纳当然是这个教省的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府。依照法律，重大的案子都要在那里的预审法庭受审。但是法律在四大教省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一切取决于当局者个人好恶。”

“牛虻决不会被押到拉文纳去。”米歇尔插嘴说道。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

“我敢保证。费拉里上校是布里西盖拉的军事统领，就是那个受伤的上尉军官的叔叔。他对于任何一个与他有仇的人都怀恨在心，想尽办法去报复。”

“你觉得他会想办法把里瓦雷兹留在这里吗？”

“我认为他会尽力把他送上断头台。”

马尔蒂尼迅速地瞟了琼玛一眼。她的脸色还是那么苍白，听到这些话时，她的脸上也没什么反应，显然这个场面对她来说太习惯了。

“不论如何，都要有个形式，不然，他没法交待，”她平静地说，“但是他可能会秘密地成立军事法庭，随便找一个什么借口，然后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宣布为了本城的安全需要而杀掉他。”

“但是红衣主教呢？他对这件事有看法吗？”

“他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军事。”

“虽然这么说，但是他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不征得他的同意，军事统领不敢冒然采取这样的行动吧？”

“他绝对会反对这件事的，”马尔蒂尼打断了他的话，“蒙泰尼里一贯对成立设立军事委员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持反对态度。只要牛虻现在还关在布里西盖拉，那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红衣主教总是永远站在犯人这一边的。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把他押到拉文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完了。”

“我们不能等把他押到那里去才采取行动，”米歇尔说道，“我们应该设法在途中营救他，但是能不能把他从城堡中救出来则另当别论。”

“我认为，”琼玛说道，“我们不能光坐着等他被转到那边去。我们必须在布里西盖拉设法救他，我们时间不多了。塞萨雷，我们最好一起来研究城堡的具体情况，看看能否有什么更好的解放方案。我心中有个想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

“走吧，马尔蒂尼，”米歇尔转身说道，“我们走吧，让他们研究一下计划。今天下午我得去福亚诺，你能最好跟我一块去。文森佐昨天就应该把那些弹药运过来，可现在还没有来。”

那两个人走了以后，马尔蒂尼缓慢地走到琼玛跟前，默默地伸出手，紧紧地握住琼玛的手。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塞萨雷，”她终于开口说道，“患难之交，现在让我们来再来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 三

“我再一次郑重地告诉你，主教阁下，您的拒绝已经危及了本城的治安。”

统领力图想维持对教会一位高层人士应该具有的礼貌，但是他所说的已经明显可以听出他已不耐烦。他的肝脏出了毛病，他的侄子到处欠帐，他的耐心在痛苦的生活折磨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公众们那愤愤不平的危险情绪显然与日俱增；这里早已是象个蜂巢处处潜藏着阴险；警备部队碌碌无能，他非常担心这支队伍能否对政府忠心；还有这位红衣主教，他已经对他无能为力，就象对他的副官说话时，他不无悲哀地把红衣主教描述成“不折不扣的顽固化身”。现在又加上这个牛虻，简直是活生生的一个魔鬼的化身。

他心爱的侄儿和最有价值的暗探，就是被那个“跛脚的西班牙恶魔”打伤的，现在他又到处在集市上继续发挥他的才干煽动那些看守，公然恐吓审问官并把“监狱变成了耍熊的场所”。在城堡里他已待了三个星期，布里西盖拉当局一提起此事就非常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痛。他们不停地审问他。为了让他招供，他们已经用尽了各种能用的手段，威胁、劝诱和阴谋一起蜂涌而上。可是他仍旧和他被捕那天一样。他们已经感觉到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还是立即把他押往拉文纳，可是现在说这些或许太晚了。统领在把这个案件交给教皇特使时，曾经特别强调要求亲自监督这个案件的审理。而且也得到了教皇的批准，现在撤回这个要求，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太难为情了。

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正如琼玛和米歇尔所早已想到的那样，设立军事法庭来解决这个问题，红衣主教蒙泰尼里却十分固执地坚决反对这个办法，这使他非常痛恨他。

“以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主教阁下能亲眼看到我和我的助手是怎样忍受的一切，那么您自己会改变对这件事的看法。您严肃认真地反对司法程序的不当之处，对此我完全理解并且表示尊重。但是这个案子非常的特别，特别的案子我们就应该特别对待。”

“任何一个案子都不能歪曲事实，”蒙泰尼里回答，“如果我们只是根据一个秘密军事法庭的裁决来判定一个公民所犯的罪行，那么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合乎法律的。”

“主教阁下，这个案子非常严重，而且非常特殊，这个犯人非常明显地犯过好几桩大罪。他参加了那次十分恶劣的的萨维尼奥暴动，当时如果他不是疯狂地逃离了托斯卡纳，斯宾诺拉大人任命成立的军事委员会那时肯定就会要么把他给枪毙了，要么送他去无休止地服刑，或者把他送去服划船的苦役。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不停地在密秘谋划一些反政府事件。据悉他参加了国内一个十分心狠手辣的秘密的团体，并是这个团体中的一位核心领导人。我们确实怀疑即使他没有去鼓煽别人，那么他也是同意枪杀了好几名警察秘密特工。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他是在把武器偷偷地弄进城中时被当场抓获的。他居然敢公开开枪反抗，并且



重伤了两名执行任务的警官。这样的人，对我们城内的治安问题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威胁。在如此一个特大号案子中，设立军事法庭是完全有理由的。”

“这种人无论他做了什么令人无法忍受的事，”蒙泰尼里回答，“他都有权根据法律规定来判他的罪。”

“主教阁下，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在这个案子中，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此外，我最担心他会被救出去。”

“如果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你就应该严加看管他。”

“我会努力地尽我所能去做，主教阁下，但是我得非常需要监狱的看守的帮忙，他们好像全被那个家伙给吃了什么迷惑药似的。我在三个星期内四次更换了看守。我已毫不客气地处罚了那些士兵，可是这似乎什么用也没有。我根本阻挡不住他们来回传递信件。好像他是个女人，那些傻瓜似乎爱上了他，”

“这倒是非常有趣的事。他肯定是有某些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怪异的邪恶之徒……主教阁下，请您原谅，但是这个家伙确实足以让圣人也失去耐心。无论你怎样是难以置信，但是我还得亲自来审问审问他，因为一般的人是真的无法忍受得住的。”

“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

“主教阁下，我怎么说也无法给你说明白，他信口胡说，你一旦听过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别人还以为审讯官是犯人，而他倒像是一位正义的审判官呢。”

“但是他到底为何如此让人害怕？他当然可以拒绝回答我们所问的问题，可是他除了沉默还会有其它的武器么？”

“他的舌头如刀子一般锋利。主教阁下，我们全是凡人，我们大多数人谁敢说他没有曾犯过那不愿公之于众的错误。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让他揭露出二十年前曾犯过的一个小小错误，谁会受得了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瓦雷兹怎么会知道审讯官的一些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呢？”

“我们……怎么说呢……那个可怜的家伙还是一位骑兵军官的时候欠了债，于是就从团里的资金暂时借了一笔钱……”

“也就是说偷偷挪用了交给他？”

“这当然是不能原谅的，主教阁下，但是他的朋友后来很快就把钱给还来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他出身很好……从此，也就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至于里瓦雷兹是从那儿知道这些事情，我就不太了解。但是他在接受审讯时所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丑闻给全部兜出来……竟然当着那么多下属的面！而且还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就像是在祷告一般！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搞得满城风雨。如果主教阁下能够出席亲自到审讯现场看一看，我相信您就会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这事不必让他知道。您可以在一旁默默地听……”

蒙泰尼里转过身来看着统领，脸上是那样一种非常怪异，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

“我是宗教使者，”他说，“如果偷听，去找暗探，那不是我的职责。”

“你不要生气……我并不是故意冲撞您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已没有再讨论下去的必要了，你能否把犯人带到这儿？如果你把犯人送到这儿，我会和他谈谈。”

“我冒昧地奉劝主教阁下不要这样做。这个犯人已经是死不回头的，最好不要太拘泥于死刑的规定，立即把他干掉，免得他到处去招摇闹事。这样不仅更加安全，而且是最好的选择。在您说了您的看法后，我还得斗胆恳请您多多考虑能够想通我所说的。但是不管怎样，我要对维护本城的治安特使大人负责……”

“我呢，”蒙泰尼里打断了他的话，“我也同样要对得起上帝和圣父，确保在我的教区内不会发生什么令人可耻的事情。既然你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地逼我，上校，那么我就行使红衣主教的特

权。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决不许你们组织在本城设立一个秘密军事法庭。明天上午十点，我要在这里单独接见犯人。”

“一切就听主教阁下的吩咐。”统领带着愠怒的表情却又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回答，退去之后，一路上，他嘟嘟囔囔：“他们倒是天生的一副犟死人的脾气。”

他没有把红衣主教将要接见犯人一事对任何人提起过，到了时间才让人打开犯人的镣铐，就立即押他前往。他对受伤的侄子说，你瞧瞧贝拉姆那头驴子的杰出子孙到处独断专行，让人实在是难以忍受，现在又要担当这种风险，防止那些士兵和里瓦雷兹及和他早已串通一起的死党计划好在途中把他接走。

当牛虻在严加看守以防意外的情况下走进屋子时，蒙泰尼里整个人都趴在一张到处堆满公文的桌子上写着东西。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如此画面：一个炎热的仲夏下午，当时他就坐在与这间房子相似的书房里翻着布道手稿。为了阻挡那外面炎热的太阳，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一个水果贩子在街上不停地叫喊：“草莓！草莓！”

他猛地闭上眼狠命地摔了下额前头发。

蒙泰尼里把头从桌上那堆公文堆里抬起来。

“你们能否在门外面等着他。”他对卫兵们说。

“主教大人，您能否认认真考虑一下。”军曹小心翼翼说道，显然是有一丝慌乱。“上校觉得这个犯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角色，最好……”

蒙泰尼里的眼里突然有一道光快速地一闪而过。

“你们可以在那边等一下。”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异常平静。军曹十分慌乱，敬了一礼，唯唯喏喏地连声应道，然后带着手下的士兵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

“请坐。”红衣主教说道。门关上以后，牛虻则什么话也没说就坐下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瓦雷兹先生，”沉默了一会之后，蒙泰尼里开口说道，“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回答，我将不胜感激。”

牛虻微微一笑。“我心里很清楚目前的主要任务。”

“那么……你是不准备回答问题？这我已经听说了，但是这些问题和我所问的问题不一样，他们是调查你的案子的，以此来利用你的回答作为证据，而我则不然。”

“那么你的问题会有什么不同吗？”言语态度之间隐饰不住的极大侮辱，红衣主教立即就听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庄严而又和蔼的表情。

“我的问题，”他说，“不管你是否愿意回答，始终只有咱们知道。如果问题涉及到你的政治秘密，你当然可以保持沉默。如若不然，尽管我们是萍水相逢，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问题，就算帮我个人的忙吧。”

“我绝对百分之百地听从主教阁下的吩咐。”他说罢十分正经地鞠了一躬，脸上的表情就实在连那些永远也不知足的人都没有勇气再求他帮忙。

“那么，首先，据说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把武器偷偷地往这一带运送。你想用它干什么？”

“杀一杀这一带的老鼠好不好吗？”

“这个回答可真新鲜有趣。如果你的同胞和你的志向、观点不相同，在你的眼里他们就是你所谓的老鼠吗？”

“我指的是某些特定的人。”

蒙泰尼里靠在椅背上，目不转睛地注视了他一会儿。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他突然问道。

牛虻斜瞟了一下他的左手。“被一些老鼠不小心给咬的。”

“你错了，我说的是另外一只是新伤的手。”

牛虻举起了那只瘦弱而又灵巧的右手，上面布满了割伤和擦伤。手腕上面又红又肿，而且有一道又深又长的黑色伤口。

“这件不值提的小事，你也能看出来。”他说，“那天我被围住时……多亏了您主教阁下。”……他又朝主教弯下腰……“一个当兵的给踩的。”

蒙泰尼里走过去慢慢举起手腕仔细端详。“已经大半个月过去了，现在怎么还不见好呢？”他问，“全都化脓了。”

“整天在它上面放着沉重的镣铐，会好起来简直是奇事。”

红衣主教抬起头来，眉头紧锁。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子扣压你的吗？”

“那还用说吗？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主教阁下。这就是新伤的用途，旧伤可不会有那种作用。旧伤只会作痛，你不能让它们随时都会感到剧烈的疼痛。”

蒙泰尼里又走上前认真打量，然后迅速转身打开装满外科手术用的工具抽屉。

“把你的手伸过来。”他说。

牛虻紧紧绷着一张铁青的脸。蒙泰尼里仔细地清洗了伤口，轻轻地缠上了绷带。对于这样的工作，他显然十分熟悉。

“镣铐的事儿我会和他们谈的，”他说，“现在我需要问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

“这、这、这用问吗，主教阁下。想尽办法去逃，否则就死在狱中。”

“除了死，就没有其他办法？”

“因为假如统领无权枪毙我，我还得强迫地去服划船的苦役。这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的身体不是很好的。”

蒙泰尼里用手轻轻托着腮帮，陷入了沉思。牛虻不想打断他。他眯着眼睛靠在椅背上，要知道解除掉那沉重的镣铐以后的轻松感觉。是多么美好！

“假设，”蒙泰尼里再次开口说道，“你千辛万苦被救了出去，以后你怎么办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好像已经说过，主教阁下。我会继续杀老鼠。”

“你会杀老鼠。也就等于是，假如你有机会从这儿逃走……假设我有办法这么去做……你会再次用你的自由之身鼓动暴力和流血，而不是阻止暴力和流血吗？”

牛虻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墙上的十字架。

“不是和平，而是宝剑……最起码我应该和善良正直的人们待在一起。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更喜欢手枪。”

“里瓦雷兹先生，”红衣主教十分平静地说道，“我好像还没有侮辱过你，也没有轻视过你的信仰和朋友。难道你就不能以同样的礼遇来对待我吗？抑或你还是那种观点，无神论者不能成为上流层次的人？”

“噢，我差点给全忘了。主教阁下在基督教的道德中，是较注重礼貌之人。我想起了您在佛罗伦萨布道的时候，当时我和您那位没有署名的辩护者进行的那场唇枪舌战。”

“我也正想问问你这件事。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能向我解释一下原因吗？你好像对我怀有一种十分难以理解的怨恨。如果你只是把我看作一个很方便的对象挑出来，那就是另当别论了。我们现在不谈政治。你那一套政治论战的方法还是你自己收起来，但是我当时感觉到你对我怀有一些个人的仇恨。如果是这样，我真的想明白到底是什么让你如此对我，或者是什么事情触发了你这样的情感。”

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牛虻举起那只缠了绷带的手放在喉咙上。“我得向主教阁下请教莎士比亚的话。”他说，并且微微地笑了。“‘就像那人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一只没有什么害处但却是必需的小猫’。我讨厌的就是教士。一看到法衣，我简直连牙齿都疼得打颤。”

“噢，如果这就是你的理由，”蒙泰尼里作了一个十分轻蔑的动作，以此来丢开这个话题。“可是，”他又接着补充说道，“辱

骂是一回事，随便扭曲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在佛罗伦萨答复我的布道的那篇文章中，你曾经说过我了解那个没有写名的辨护人的身份，这你就错了……我并不是责备你，故意到处造谣……你说的不是事实。到目前为止，我对他姓谁名谁都不清楚。”

牛虻斜着脑袋，就像一只聪明的知更鸟，表情非常认真地凝望了他，然后突然仰天放声大笑。

“……这是多么圣洁啊！噢，你们这些天真幼稚可爱的阿卡迪亚人……你猜不到的！你竟然没有发现破绽出来？”

蒙泰尼里站了起来。“我知道了，里瓦雷兹先生，这么说来，那些文章全都出自你一个人的手中？”

“这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我很清楚。”牛虻抬起头来睁着那双纯真的蓝色大眼睛默默地看着蒙泰尼里回答。”而你竟然就像吞下了一只牡蛎。吞、吞、吞下了这一切，这样做你不觉得非常幼稚，但是，噢，太、太、太有意思了。”

蒙泰尼里强然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就意识到从一开始牛虻就想使他生气，他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控制自己。但是他已经开始为统领的恼怒寻找借口。在一连的大半个月中，一个人每天都要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审讯牛虻，偶尔表示一下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还是别再谈论这个问题，”他平静地说，“我想见你的主要目的是：我在这里担任红衣主教，以我的身份在怎么处置你的问题上，我或许能帮上你如果在这件事上我选择行使我的特权的话，我想还是有一点作用的。但由此的唯一用途是劝说他们不要对你动用暴力。为了阻止你对别人动用暴力，而在你身上施加暴力是完全没什么意义的。我派人把你带到这里来，想知道你是否还有什么不满的情绪……我会处理镣铐一事，但是还有没有其它事情……还有就是在我做出决定之前，我觉得应该亲眼看看你是如何一个让许多人间痛的角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主教阁下。战争就是战争，我又不是一个无知小孩，明明知道把武器私自运进境内，竟还满心期望政府拍拍我的脑袋。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惩罚我，这是理所应当的事。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您不是曾听过我作的一次浪漫的忏悔。难道那你还不能够满意吗？抑或你愿——愿——愿意我再来一次吗？”

“我搞不清楚你在说些什么。”蒙泰尼里冷冷地说道，随即拿起一支铅笔在手中不断地玩弄着。

“主教阁下当然还记得那位老香客？”他突然用一种怪异的声调问，用着当初为狄雅谷的声音说，“我是一个苦命的罪人……”

蒙泰尼里手中铅笔啪的一声折断了。“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牛虻仰把身子往后仰了仰，按着脸上挂满了那带着神秘、恐怖、深不可测的微笑。他坐在那里，望着红衣主教一声不吭地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里瓦雷兹先生，”蒙泰尼里终于开口说道，“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任何一个人人生父母养的人对于他最怀恨的敌人都不肯做的事情。你擅自闯进我心灵深处，并讥讽别人并以此取乐。我再次想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我到底在那里得罪了你？如果没有，那么你何苦如此苦苦地不近人意地取笑我？”

牛虻仍然身子往后仰着，带着神秘、冷酷和费解的微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我觉得感觉非常好，主教阁下。你对这一切似乎太过于认真了，这使……使……使我……有点……象一场杂耍表演……”

蒙泰尼里气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转身摇响了铃。

“你们可以把他带回到那里。”他在看守进来时说道。

他们走了以后，他仍然气得全身颤抖，在桌子边上不停地生气。他从来没有被弄成这样。他随手翻开了他这个教区里的教士



交送上来的报告。

但是他非常不耐烦地把它推到一边。他靠在桌上，双手蒙住了他的脸。他的房间里似乎到处都是牛虻那可怕的阴影，他那幽灵般的痕迹不停地就在这间屋子里游荡。蒙泰尼里坐在那里，紧张得浑身直打哆嗦。他不敢抬起头来，以免让他亲眼看见。他知道这里并不存在的幻影。附在他身体上的那种恐怖。只是没休息好精神过度紧张所产生的一个幻想。但是却真的难以言状那种具有恐怖色彩的阴影……那只受伤的手，那种有着冷酷嘴巴的微笑，那双神秘的眼睛，就像深深的海水……

他立刻摔了一下头发，重新处理他的工作。他一整天是非常忙碌的，可这并不能使他感到有任何烦恼。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突然感到一阵害怕。如果他在梦中看见它怎么办？他立即恢复了自信，跪倒在十字架前祈祷。

但是他彻夜难眠。

#### 四

蒙泰尼里并没有因为愤怒而忘记自己所说的话。他强烈地要求给牛虻取掉镣铐，那位不幸的统领实在是不知怎么办才好，绝望之余只得不顾可能出现的后果打开所有的镣铐。他满心不高兴，对他的副官说：“谁知道主教阁下下一步又有什么要反对的？如果他把最普通的一副手铐也认为是‘残忍’，那么他很快就会觉得在窗上装栏杆是多么危险的事，或者要求我用牡蛎和块菌款待里瓦雷兹这样的重号犯人。在我年轻的时候，罪犯就是罪犯，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待遇，没有人会认为乱党要比小偷好，但是世道似乎全变了，主教阁下好像有点有意助长这个国家的所有坏蛋的焰气。”

“我看不出他到底还要干什么，”副官说道，“他又不是教省的特使，有什么权力干涉军事和民事方面的事情。根据法律

.....”

“还提什么法律，不要再说了！圣父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把自由派的那些不法分子全都放了出来。从此之后，你还想靠谁来尊重法律！简直是一派胡言！蒙泰尼里大人当然要摆摆架子。前任教皇在位时，他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士。现在他可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立即就得到在任教皇赏识，而且真是肆意妄为。我怎么能惹他呢？他也许得到了梵蒂冈的秘密授权，鬼才晓得。现在一切都是那样混乱无序。你闹不清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发生。过去多好，人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是现在.....”

统领失望无奈地摇摇头。这个世界变得太复杂了，他已无法看透这一切。红衣主教竟然管起监狱的事来了，而且在不断地在帮政治犯讨“权利”。

至于牛虻，他以亢奋状态在回到城堡时神经处于几乎歇斯底里的状态，同蒙泰尼里的谈话几乎使他精神崩溃。万般无奈，最后他才恶狠狠地说到了杂耍表演，仅仅是为了结束那次交谈。因为，或许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当天下午他又被提去受审。面对每一个所提问题，他只是发出阵阵抽搐一样的狂笑。统领忍不住大发雷霆，终于破口大骂，牛虻却只是笑得愈来愈显得不正常。不幸的统领怒气冲冲，大发雷霆，想尽了所有最残忍的酷刑来对付这位固执的犯人。但是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了杰姆斯·伯顿老早就得出的结论，跟一个精神已不正常的人争辩只是对牛弹琴，徒伤肝火。

牛虻又一次被扔回他的牢房。他纹丝不动地躺在地上，疯疯癫癫一阵之后，他陷入一种极度低落而又绝望的情绪之中，他就这样一直躺到黄昏，身体一动也不动，脑中一片空白。经历过上午的一幕幕事情之后，他处于一种奇怪的冷漠状态，他自己的痛苦对他来说像是一位压在某个忘了自己的意识，仍存在木头特件上面，只不过是实体负担罢了。事实上，结果已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一个还有所感觉的生物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如何设法忘却难以忍受的痛苦。至于是以何种方法来着手改变他，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说不住他能逃出去，也许他们会把他杀死。但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想见到神父，所以这使他的精神感到那样的空虚而烦躁不安。

一名看守送来晚饭，牛虻抬起头来，毫无表情地望着他。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六点。先生，您的晚饭。”

他用斜瞟地看了一眼已半热不冷、臭不可闻的馊饭，立码转身过去。他感到自己似乎病了，情绪十分低落。现在他见到食物，他就会做出要吐要吐的样子。

“身体要紧，还是吃一点吧，”那位士兵匆忙说道，“还是来点面包吧，对你会有帮助的。”

那人说话时语调带着一种令人感动的诚恳，他拿起的那块还没怎么干就放在盘中的面包，然后又把它放了下来。牛虻立即察觉到有什么事情，他随即就猜得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先搁在那儿，一会儿我就吃。”他不动声色地说。因为，他知道站在楼梯的军曹中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当牢门又关上时，他确信没人从哪个小孔处监视。他迅速拿起那块面包，小心地把掰开。中间露出他所期望的东西，一小张纸，里面是一把短锉子，上面写着字。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推摊开，凑近光线能照到的地方。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两行字，纸又薄，所以字迹很难辨认。

铁门打开，天上没有月亮。尽快锉好，两点至三点通过走道。我们已经准备妥当，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他兴奋地把那张纸揉碎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好，他所要做的只是锉断窗户的栏杆。最最幸运的是镣铐早已卸去！他不用锉断镣铐。有几根栏杆？两根，四根。每一根得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处，也就是说八根。噢，那么他动作一定得快点，在夜里还是赶得上的……琼玛和马尔蒂尼这么快就把什么都做好了……包括伪装、护照和藏身之处？他们肯定忙得晕头转向……他们还是采用了她的计划。他暗自嘲笑自己的愚蠢。不管是不是她的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个好计划就行！可是他还是从心里觉得高兴，因为是她想出了让他从地道里逃出去，而不是让他攀着绳梯下去，私贩子们原先就是这么考虑的。她的计划虽然更加困难一些，但是不像另外一个计划那样，可能危及在东墙外面站岗的哨兵生命。因此，当两个计划摆在他的面前时，他当即果断地选择了琼玛的计划。

详细的计划是这样的：那位绰号叫做“蟋蟀”的看守朋友首先开始行动，在他的同伴丝毫觉察不到的情况下悄悄打开院子通往垒墙下面的地道铁门，然后把钥匙再神不知鬼不觉挂在警戒室的钉子上。接到这个暗号后，牛虻就锉断窗户的栏杆，把衬衣撕成条，然后编成一根绳子，接着顺着绳子落到院子东边的那堵宽墙上。在哨兵张望另外一个方向时，他快速地沿着墙头往前爬；当哨兵往这边望时，他就趴着不动。东南角是坍塌了一半的塔楼。老远看上去，塔楼是被茂密的常青藤支撑在那里。但是大块的石头掉落在里面，堆在院子的墙边。他将沿着常青藤和院子的乱石堆从塔楼爬下去，溜到院里，然后轻轻打开那已经开了锁的铁门，途经过道进入与此相连的地道。几百年之前，这条地道是一道秘密走廊，和附近山上的一个堡垒连接。地道现在已经成废墟不用了，而且随处可见已被落进的石头阻塞。只有私贩子知道山里有一个藏得严实的洞穴，他们挖通了这个洞穴，把它和地道连起来。无论谁也想不到违禁的货物常常藏在城堡的垒墙下面，而且一藏就是数个星期，可是那个愚海关官员却到那些早已哀声四起的山民家里搜查，结果总是劳而无功。牛虻将从这个洞爬到山上，然后乘着天黑走到一个约定好的地点。马尔蒂尼和那个私

贩子将在那里等他。最大的问题将是晚间巡逻之后，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打开铁门。而且在天气晴朗的夜晚才能爬下窗户，那样很可能被哨兵发现的。现在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出逃机会，那就千万不能让它错过。

他坐了下来，开始吃上一点面包。至少面包不像监狱刚才送给他的食物时那样，让他感到厌恶，他必须吃点东西这样才会有劲干事。

他最好还是躺一会儿，痛快地睡上一会儿。十点之前就开始锉太危险了，他得苦干一夜。

这么说来，红衣主教还是想让他逃走！这倒像是从前那个主教。但是就他而言，他永远也不愿意这样做。这种事就是不能这么做！如果他逃走了，那也是得依他自己能力，靠他的同志们。他绝不允许自己接受主教的帮助。

天气太闷热！当然是要打雷了，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在地板上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把缠了绷带的右手放在头后充作枕头，接着又把它放下来。它疼痛得让人受不了！所有的旧伤全都开始隐隐发作。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真是荒唐！只是雷雨天气在作怪。他心烦睡上一觉，在开锉之前休息一会儿。

八根全都是那么粗，那么坚硬的栏杆，还剩几根没锉？当然没有几根了。他一定是锉了好长时间了……连续干了几个小时……对，肯定是了，不然他的胳膊怎么会这么疼……疼得这么厉害，钻心的疼痛！但是怎么会侧身也如此难受疼痛。那条瘸腿悸动的疼痛……这是锉削引起的吗？

他惊醒了过来。不，他从来没有睡着。他一直都是睁着眼睛做梦……梦见自己锉削着栏杆，可是这一切还没动手呢。窗户的栏杆丝毫没碰，还是那么坚硬和牢固。远处的钟楼敲响了十下，他立即意识到必须动手干了。

他透过窥测孔望去，确信有人在监视他。于是他从胸前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一把锉子。

没有，他根本就没什么事……没什么！只是一种幻觉。侧身的疼痛是因为消化不良引起的，或者就是受了凉，或者其它什么原因。牢里的伙食和污秽的空气让人无法忍受，呆上三个星期，这也早已不足为奇。至于全身的疼痛和颤抖，部分原因是精神过于紧张，部分原因是很少活动活动。对了，就是这样子的，毫无疑问是缺乏锻炼。真是荒唐之极，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应该坐下歇一会儿，让疼痛过后再继续。歇上一两分钟，疼痛或许就会减轻些。

更不能坐着不动。当他坐着不动时，他简直无法忍受，由于痛苦而使他的脸色发灰。不，他必须站起来工作，驱除疼痛。感觉疼痛与否完全依赖于他的意志，他不会感觉疼痛，他会用自己的意志把它赶跑。

他又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却又声音响亮并且清晰。

“我没病，我怎么会有时间生病。我要锉断这些栏杆，我不会生病。”

他随后开始锉起来。

十点一刻……十点半……十点三十分……他不停地锉，锉动铁条的声音是那么刺耳，好像觉得有人在锉他的躯体和大脑。“我也不知道哪个先被锉断，”他暗自觉得有点好笑，“是我还是栏杆？”

十一点半。他还在锉着，尽管那只僵硬而又红肿的手要握住工具是那么困难。不，他丝毫不敢停下来歇一会儿。如果一旦放下那件可怕的锉子，他就再也没有勇气重新开始，挫那栏杆。

哨兵不停地门外走来走去，短筒马枪的枪托碰到了门楣。牛虻赶紧停下来往四处张望，锉子仍举在半空中的那只手里。他不会被发现了吗？

一个小纸团从窥测孔里弹了进来，滚落在地上。他放下锉

子，弯腰拾起那个圆团。这是一个小小的纸团。

一直不断地往下沉，沉入无底的深渊，黑压压的波涛铺天盖地向他席卷过来……气势汹汹的波涛在咆哮着……

噢，怎么回事！他只是弯腰拾起了那个纸团。就头晕眼花，许多人弯腰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的。这没什么关系……不会发生什么的。

他把它捡起来拿到亮处，然后静静地把它展开。

“不管发生什么，今晚都一定要想办法逃出来。蟋蟀明天就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

他狠命地撕碎了，就像上一次撕那张纸条一样。他又抓起了锉子，接着继续，顽强、沉默而又绝望地一直再锉着。

一点。他已经连续挫了三个小时，锉断了六根栏杆。再剩下两根，那么他就能从此爬……

他开始回忆他这身可怕的病症以往发生的种种情形，最后一次是在新年的时候。当他想起那彻夜痛苦的五个夜晚时，他不禁颤抖起来。但是那一次病魔来得还是那么缓慢，他不知道这一次竟会这么突然。

他绝望地丢下锉子，茫然伸出双手。由于他明白没有一丝希望，于是做起了祷告。自从他成为一位无神论者，他还是第一次告祷。他对微乎其微的事情告祷……对子虚乌有的事告祷……对一切的一切告祷。

“主啊！请求你别在今晚发作！噢，你明天再来折磨我吧！明天我甘愿忍受一切……只是千万千万不要在今晚发作就行！”

他平静地站了一会儿，双手按住太阳穴。然后他再次抓起那把锉子，重又回去工作。

一点半。他已经开始在锉最后一根铁条。他的衬衣袖子已被咬成了碎片，血不停地从他嘴角渗出来，眼前是一片血雾，汗水从他的前额不断地滚落。他还在一个劲儿锉啊，锉啊，锉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阳升起的时候，蒙泰尼里才睡着了。彻夜失眠的痛楚使他精疲力竭。在他刚睡稳的时候，他又开始做起恶梦。

起先他的梦境模糊而又混乱，杂乱琐碎的形象和幻想纷纷地向他涌过来，恍恍惚惚，毫不连贯，但是同样都深深地含着挣扎和痛苦的模糊感觉，同样充满了那种无法形容的恐怖阴影。他很快就做起了失眠的噩梦，就象以前他所熟悉的旧梦一样，这个噩梦多年以来一直困扰得他心神不安。甚至在他做梦的时候，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

他游荡在一个广阔的原野，试图寻找某个安全可以躺下来睡觉的地方，可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说话、欢笑、叫喊、祷告、打铃，以及撞击铁器的声音。有时他会偶尔避开喧闹的地方躺下来，一会儿躺在木凳上，一会儿躺在草地上，一会儿躺在一块石板上。他立即闭上眼睛，并用双手捂住它们，以阻挡着亮光。他会喃喃小声地说：“我现在就睡觉了。”接着人群就会蜂拥而来，叫着、嚷着和喊着他的名字，恳求他：“醒来吧！神父快点醒来吧，我们需要您！”

随后他进入一个很大很大的宫殿，里全是富丽堂皇的房间，摆放着床榻和低矮柔软的躺椅。天色已经晚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在这里我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但是当他选择了一个寂静黑暗的房间正要躺下时，有人端着一盏灯走了进来，毫不留情地用光刺着他的眼睛，并说：“快起来，有人找你。”

他又重新爬起身继续游荡，摇摇晃晃，就像一个受伤将死的人，踉踉跄跄，他听到时钟敲了一下，知道已经凌晨一点钟……上半夜是那样短暂。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到了六点，整个城市又都会苏醒过来，那时就不会这么寂静了。

他起身走进另一个房间，又企图躺下时，有人在床上一跃而起，叫道：

“这床是属于我的，你走开！”



他又不得起身默默离开，心中充满了绝望。

时钟敲响了一下又一下，可是他还在到处漂游不定，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这个房子又转到那个房子，从一条走廊弯去那另一条走廊。可怕的灰蒙蒙的黎明马上就要来临；时钟正敲响了五下。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了，可是他却连一个躺下休息的地方也未找到。噢，痛苦啊！又一天……又一天啊！

他走进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低矮弯曲好像没有尽头。里面点着耀眼的油灯和蜡烛，透过格栅的洞顶明显能够听到跳舞的声音、喧笑和欢快的音乐。从头顶上方的那个活人的世界里发出的声音。无疑那里正在欢度某个不知名的节日。噢，找个藏身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吧。只需要一小块地方，坟墓也行啊！当他说这些话时，他跌进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坟墓。一个敞开的坟墓，从里面不时地散出着死亡和腐烂……哎，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他能睡觉就行！

“这个坟墓是我的！”这是格拉迪丝。她抬起了头，正在从那堆腐烂的裹尸布里边瞪着他。然后他跪在她面前，向她伸出了双臂。

“格拉迪丝！格拉迪丝！你原谅原谅我吧，让我进来休息一会吧！我并不要求你爱我。我不会打扰你，不会碰你，只让我躺在你的身边躺上几分钟就行！噢，亲爱的，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睡过觉了！我一天也撑不下去了。强烈的光照进了我的灵魂，噪声正把我的大脑一片片地敲碎。格拉迪丝，让我进去躺一会儿吧！”

他说着就扯过她的裹尸布蒙在他的眼睛上。但是她听得直往后缩，尖声叫道：

“你这是亵渎神灵，你不是一位教士！”

他无奈继续往前走，来到了海边，站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焰热的阳光照射在海面上，大海忍不住发出低沉、烦闷的哀号。

“啊！”他说，“还是大海比较仁慈宽厚，他也实在无法忍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一切。”

亚瑟突然即从大海里探出了头来，大声叫道：

“大海是属于我的！”

“主教大人，你醒醒！”

蒙泰尼里猛地醒了过来。他的仆人正在门外焦急地敲门。他机械地爬了起来，打开了房门。仆人马上感觉到他一脸惧色。

“主教阁下……你不会是生病了？”

他用手摸了摸他的前额。

“没有，我刚刚睡着，你吓了我一跳。”

“非常抱歉，我好像我听见您一大早就起床了，我还以为……”

“现在大约有几点钟？”

“九点钟了，统领刚才来过。他说有紧要的事情和你商量，他知道您有早起的习惯……”

“他现在在楼下吗？告诉他我马上去。”

他急忙穿了衣服，即走下楼去。

“非常抱歉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你。”统领开口说道。

“希望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吧？”

“恰恰相反，事情非常要紧。主教大人，里瓦雷兹差点就越狱逃走了。”

“呃，只要他没有逃走，那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怎么回事？”

“他是在院子里被人发现的，就靠在那个铁门上。大约是在今天凌晨三点时候，巡逻队在巡视院子时，有个士兵给地上的黑乎乎的东西绊了一跤。他们拿来灯仔细一照，发现里瓦雷兹倒在那条通道上已不省人事。他们立即发出了紧急信号，并且把我叫去。我去查看了他的牢房，发现窗户上的铁条全被锉断了，一条用撕碎的衣服片编成的绳子拴在一根栏杆上。他借此把自己放下去，然后沿着墙头慢慢朝前爬走。我们发现通往地道的铁门竟然

没有上锁。看来有些士兵已被买通了。”

“但是他怎么会突然昏倒在那儿呢？他是从垒墙上一不小心摔了下去，才受了伤吗？”

“我也原以为是这样，主教阁下。但是监狱的医生找不出摔伤一丁点的痕迹。昨天值班的士兵说，昨晚他给送饭时，里瓦雷兹看上去病得很厉害，送去的饭一点也没动。但这肯定是胡说八道，一个病人不吃东西绝不可能锉断那些铁条的，然后沿着墙头爬走。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这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他早已昏过去了，主教阁下。”

“一直就没醒来过吗？”

“他只是时不时苏醒一下，紧接着又呻吟几声昏过去。”

“这就非常奇怪了。医生是如何认为的呢？”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昏迷。但是不管是怎么回事，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在他快要逃走的时候。出现了意外的事情，我相信是老天直接出面干涉，出手将他击倒。”

蒙泰尼里微微皱起了眉头。

“那么，你想怎么处理这事？”他问。

“这个问题我会尽快地解决。从此以后，我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这是你坚决要求取下镣铐的后果……恕我直言，主教阁下。”

“我仍然建议，”蒙泰尼里打断了他的话，“在他治病期间最起码不要戴上镣铐。一个人处于象你所描述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再有逃跑的可能了。”

“我会有办法不让他逃跑的。”统领走出去时暗暗思考，“主教阁下尽可以去可怜这些人，这不关我的事。里瓦雷兹现在已被扣上了镣铐子，而且以后一直这样扣下去，不管他是死是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怎么可能突然发生了这种事情？都已经到了铁门边，当时一切准备就绪，当时他就在铁门前附近！简直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告诉你们，”马尔蒂尼回答，“我所唯一能想到的原因是他的旧病又复发，我敢肯定他苦撑了很长的时间，早已精疲力竭。当他走进院子时，他已没有一些力气了。”

马尔蒂尼狠命地敲去烟斗里的烟灰。

“呢，反正是完了。我们现在再也无能为力去帮助他了，可怜的家伙。”

“不幸的人啊！”马尔蒂尼小声附和。他开始意识到牛虻在他们中有多么重要！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如此空洞乏味。

“她会怎么想？”那个私贩子小声也问道，同时往屋子那头迅速看了一眼。琼玛独自坐在那里无精打采地，双手搭在膝上，她的眼睛呆呆不知所措地望着前方。

“我还没问她，自从她知道这一切以后，她就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她。”

她看上去早已不觉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俩说话还是尽量小声说话，仿佛他们是面对着一具死尸。停顿片刻以后，马尔起尼站了起来，收起他的烟斗，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

“我今天晚上再过来。”他说，但是马尔蒂尼向他打了一个手势。

“别走，我还有事跟你商量。”他把声音放得更低，几乎听不清楚。“你相信这件事真的没有一丝希望了吗？”

“我看不出现在还有什么希望。我们不可能再有尝试的机会了。即使他身体好了，能够完成他那一方面的事情，我们也无法完成我们这边的事情。哨兵因为涉嫌全被换掉了。蟋蟀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了。”

“难道你不觉得在他身体恢复以后，”马尔蒂尼突然问道，

“我们可以再干点别的什么，从而把哨兵引开？”

“把哨兵引开？你是怎么想的？”

“呃，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在迎圣体节那天，当游行队伍经过城堡的时候，如果我突然挡住统领的去路，迎面朝他开枪，那么所有的哨兵都会冲过来抓我，你们的一些人也许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救出里瓦雷兹。其实这也不算什么计划，只不过是我突然想出这么一个办法。”

“我怀疑这事我们能否做得到，”马尔蒂尼表情十分严肃地回答，“要想这样做成一件事，当然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他停下来望着马尔蒂尼“如果这样的话，你愿意去干吗？”

马尔蒂尼平时是个保守的人，但是这是处在关键时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私贩子的脸。

“我愿意去干吗？”他重复说道。“看一看她你就知道了！”

无需再多作解释，说了这句话也就说明了一切事情。马尔蒂尼转身望着屋子的那一头。

从他们开始谈话那时起，她就一动也没动地坐在那里。她的脸上没有疑虑，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一丝悲哀。除了死亡的阴影之外，脸上什么也没有。私贩子看着她，泪水不断地涌上他的眼眶。

“快点，米歇尔！说罢打开通往走廊的门，朝外望去。“你们俩完成任务，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米歇尔从游廊那边走进来，后面跟着季诺。

“我现在一切都就绪了。”他说，“我只想问波拉太太……”

他正要朝琼玛走去，但是马尔蒂尼抓住了他的胳膊。

“别去打扰她，最好还是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吧。”

“让她静一会儿吧！”马尔蒂尼补充说道。“我们安慰她没什么用的。上帝知道我们都已很难受了，更何况是她！可怜的人

啊！”

## 五

整整一个礼拜，牛虻的病都在不断地恶化。这次病情发作来势凶猛。统领由于惊恐不安、困惑而变得异常残暴，不仅给他戴上了手铐脚镣，而且坚持用皮带把他紧紧地绑在地上的草席上。所以他稍微一动弹，皮带就嵌进他的肉里。牛虻靠着顽强而又坚定的斯多葛苦行主义精神，忍受了一切，可是到了第六天夜里，他的自尊早已疲惫不堪。他无可奈何地请求狱医给他一剂鸦片。医生倒是很想给他，但是统领知道这个请求以后，严厉禁止“这种很愚蠢的行径”。

“你怎么知道他要鸦片是做什么？”他说。“可能他一直是在装疯卖傻，企图用它来麻醉哨兵，或者有其它什么鬼主意。里瓦雷兹老奸巨滑得很，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我给他的鸦片根本就不能帮助他麻醉一个哨兵。”医生回答，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至于无病呻吟……根本不用担心。他离死也不远了。”

“反正我不许给他这些东西。如果想要别人对他宽容一点，那么他就应该表现得好一些。他受到一点严厉的管教是理所应当的。也许对他来说是个教训，再也不要锉断窗户栏杆越狱而逃了。”

“可是我想法律并不允许对犯人动用酷刑，”医生斗胆说道，“这已经近似于动用酷刑了。”

“我觉得法律也并没有提到鸦片吧？”统领厉声说道。

“这一切当然你说了算，上校，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让他们取下皮带。没有必要再在他伤口上撒盐。现在不用害怕他逃跑，即使你让他走，他也站不起来。”

“我的好好先生，我想医生也许会同别人一样犯下错误。我

现在已经把他牢牢地绑在那里，他就必须一直这样待下去。”

“至少，还是应该把皮带松一下吧。把他绑得那么紧，那也太野蛮了，简直太不近人情了。”

“必须就这么绑。谢谢你，先生，你就不要对我讲这些大道理了。如果我做了什么，那我自有我的道理。”

第七个夜晚就在如此痛苦的煎熬中这样过去了，病情仍然在恶化。在牢房门外站岗的士兵整个夜里都听到牛虻那撕心裂肺的呻吟，禁不住连连画着十字，浑身一阵阵地颤抖。牛虻的忍耐力已达到极限。

清早六点，就在下岗之前，哨兵偷偷打开了牢门，轻轻地走了进去。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样严重违反了纪律，但是不走前去好好地上一句安慰的话，他实在看不下去。

他发现牛虻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张着嘴巴，闭着眼睛。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俯下身去问道：

“先生，你还有什么要我帮忙吗？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就要下班了。”

牛虻努力地睁开了眼睛。“别管我！”他呻吟道，“你走吧别管我”

在那名士兵还没溜回岗位，他就已睡着了。

十天以后，统领再次去宫殿拜访主教大人，但他发现红衣主教却到彼埃维迪奥塔沃看望一位病人去了，要到下午才能回来。当天傍晚，在他刚坐下来准备吃饭时，他的仆人进来通报：

“主教大人想同你谈一谈。”

统领匆忙照了一下镜子，检查自己身上军服穿得是否整齐。他故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然后走进了接待室。蒙泰尼里正坐在那里，用手轻轻地拍打着椅子的扶手，双眉紧锁望着窗外。

“我听说你今天去过我那边。”他打断了统领的客套话，带着傲慢的语调说。他在和农民说话时从来不是这样。“可能就是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要找和你你交谈的事情。”

“有关里瓦雷兹的事情，对吧？主教阁下。”

“是这件事。最近几天我一直都在考虑这件事。但是我们先把他放在一边，我愿意听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告诉我。”

统领有些不好意思，用手捋了下胡须。

“事实上我去拜访大人，是想了解一下主教阁下对目前情况有什么看法。如果您仍然不赞同我的提议，我将会非常愿意接受您的指示。因为很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了吗？”

“只是下个星期四也就是6月3日……迎圣体节……不论如何，在此之前都要把这件事给了结了。”

“星期四是迎圣体节，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要在此之前呢？”

“如果我的意见违背了您的意志，主教大人，我将非常抱歉。但是如果在此之前不把里瓦雷兹这件事给解决掉，我就无法负责本城的治安。所有的山野粗民到了那一天都会聚集到这里，主教阁下，这您也很清楚。他们十有八九可能企图打开城堡的大门，把里瓦雷兹劫持出去。他们当然不会成功的，我会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加以防范，就是使用火药和子弹把他们从大门赶走，我也毫不在乎。那天极有可能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罗马尼阿这里尽是生性比较凶悍的刁民，他们一旦拔出刀子……”

“我认为只要多加防范，我们就可以防止这其事情发生，不至于拔出刀子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地区的人们很好相处，只要以理和礼来对待他们。当然了，如果你开始采用恐吓强迫的手段对待一个罗马尼阿人，那你永远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你有什么根据觉得他们将会劫狱呢？”

“昨天和今天早上，我从我的秘密暗探那里听说这个地区谣言四起显然有人正在筹谋策划此事。但是还没有关于此事详细的



情况。如果能够知道这具体情况，防范就会容易一些。就我而言，上次经历了那场的惊吓，我宁愿求什么事都小心一些。面对里瓦雷兹这样一只狡猾的狐狸，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上次我听说里瓦雷兹病得既已经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那么现在他好一点了吗？”

“主教阁下，他现在似乎好多了。他当然的确病得很重……除非他一直是在装疯卖傻。”

“你凭什么这样想他在装疯卖傻呢？”

“呢，医生好像相信他是真的病了，但是病得非常令人不可思议。反正他是正在恢复，而且性情变得更加倔强。”

“他有过什么举动吗？”

“幸运的是他什么也不能干了。”统领回答。想起了关于皮带的事，他禁不住微微一笑。“但是他的举止很难让人明白。昨天早晨，我去牢里问他几个问题。他的身体还没有任何反应，不能前来接受我的审问……的确，我觉得在他身体复原之前，最好还是别让任何人看见他，免得节外生枝。那样的话，马上就会立即散布出各种荒唐的谣言。

“这么说你去牢房审问了他？”

“是，主教阁下。我曾想这一次他会温顺些。”

蒙泰尼里审慎地看着他，几乎像在打量一只从未见过而又令人生厌的新动物。所幸统领正在低头玩弄他的腰刀，没有看见这种带着鄙视的目光。他若无其事地接着说道：

“我根本没有对他施用任何什么其它的酷刑，但是我不得不对他严加管束……特别重要的是因为那是一座军事监狱……当时我曾以为稍微宽容一点也许会更好一些。我提出如果他能理智一些，我会放宽管束的尺度。主教阁下你知道当时他是怎么回答我的？他躺着直愣愣地看着我，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恶狼一样，然后他非常温声和气地说：‘上校，我是无法站起来，无法把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掐死。但是我的牙齿还非常厉害，你最好把你的脖子离我远一点。’他简直就是一只蛮横凶残的野猫。”

“听到这话我并不感到奇怪，”蒙泰尼里平静地回答，“但是我来这里是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确实相信里瓦雷兹留在狱中会对这个地区的治安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吗？”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主教阁下。”

“你认为如要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就得在迎圣体节之前除掉里瓦雷兹吗？”

“我只能再说一遍，如果星期四他还在这里的话，我坚信节日当天会有一场战斗，而且我认为那将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

“那么，这样说来如果他不在这里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一场战斗发生了？”

“要是他不在这里，要不就是风平浪静，要不最多也就是喊上几声，扔扔石头罢了。如果主教阁下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会确保本城的治安。否则，我估计会出大的乱子。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密谋新的劫狱计划，星期四就是他们动手的日子。如果那天早晨他们突然发现里瓦雷兹并不在城堡，他们的一切谋划就会自行宣布失败，他们自然就没有机会发动战斗。但是如果我们被逼着去镇压他们，等到他们在人群中亮出刀子，我们可能等不到天黑就把那个地方给夷为平地了。”

“那么说来你为什么要把他押往拉文纳去呢？”

“天知道，主教阁下，能那样做的话我就真该高兴了！但是我无法担保他在途中会不会被劫走。我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去抵挡这一切，那些山民全都带着刀子和明火枪，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你仍然坚持要设立一个军事法庭，并且请求我的意见吗？”

“请大人多多包涵，主教阁下，我只希望你帮助我一件事

……帮助我防止骚乱和流血事件的发生，我有时不得不承认军事委员会，如像费雷迪上校所设立的军事委员会，有时太过于严厉，非但没有制止他们，反而激怒了民众。但我认为对于这个特殊的案子，设立军事法庭将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而且极有可能将圣父已经废除的军事法庭恢复起来。”

统领结束了这一段精彩讲演，神情非常地严肃。他等着红衣主教的回答。蒙泰尼里很久没有声音，等到他开口说话时，答案却又出乎意料。

“费拉里上校，你信不信上帝呢？”

“主教阁下！”上校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你相信上帝吗？”蒙泰尼里重复了一遍，倾身俯视着他，目光平静而又咄咄逼人。上校也随着站了起来。

“主教阁下，我是一名基督徒，而且我向上帝祷告时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赦罪。”

蒙泰尼里举起胸前的十字架。

“救世主是为救你而死，你就对着这个十字架发誓，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全是真的。”

上校站着不动，疑惑地凝视着十字架。他实在被搞糊涂了，到底是他疯了，还是红衣主教神志不清了。

“你刚才已经请求我同意处死一个人，”蒙泰尼里接着说道，“要是你敢这样做，你就亲吻十字架，并且告诉我你坚信再也没有别的办法防止更多的人流血。记住，如果你有半句假话，你就是在会玷污你那纯洁的灵魂。”

沉默片刻之后，统领俯下身去，把他的唇贴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只能这么办。”他说。

蒙泰尼里默默地朝门口走去。

“明天我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见见里瓦雷兹，想单独和他谈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主教阁下……如果您愿意听我一句忠告的话……我相信您肯定会为此感到后悔的。他昨天就托看守给我捎了一个口信，请求面见主教阁下。但是我才没管这事，因为……”

“没管这事！”蒙泰尼里重复了一遍。“一个身处在如此境况的人，给你捎了一个口信，而你竟然连问也不问一声？”

“如果这件事使主教阁下感到不高兴的话，那我非常抱歉。我不想为了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小事打扰您，我现在对于里瓦雷兹已了如指掌，他只想侮辱您一下。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单独接近他可是十分危险的事。他的确很危险……正因为，事实上我一直觉得有必要对他使用某种温和的身体约束……”

“你真的认为一个手无寸铁身患重病的人，置于你所谓的温和的身体约束之下，会有很大的危险吗？”蒙泰尼里说道，语气非常柔和平静。但是上校觉出了他那平静的轻蔑和嘲讽，气得脸涨得通红。

“主教阁下，那就随你的便好了。”他冷冷地说，“我只是希望那家伙说出恶毒的亵渎言词不会令你生气。”

“在你看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什么事情才是更加悲哀的不幸：听人说出几句亵渎的话，还是放任于一个处于困境的同胞而不理睬？”

统领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脸上呆板木活，就一尊话脱脱的木雕。蒙泰尼里的态度使他气得忍无可忍，于是他还是显得格外的恭敬，借此表现他的气愤。

“主教阁下打算何时去探视犯人？”他问。

“我现在马上就去。”

“悉听尊便。如果大人能稍等上几分钟，我会派人让他准备一下。”

统领急忙站起来。他不想让蒙泰尼里看见那些皮带。

“谢谢，我很乐意看到他现在是副什么模样，不必做什么准

备了。我这就直接前去城堡。晚安，上校。明天早上我就会给你答复。”

## 六

听到有人在打牢门的声音，牛虻厌恶地转过眼睛，露出一副懒散的冷漠之情。他以为又是统领，借此机会来审问来折磨他。几名士兵走在狭窄的楼梯上，短筒马枪不时地磕碰在墙上。突然听见有人毕恭毕敬地说：“这里有点难走，您小心，主教阁下。”

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然后缩了一下身体，并且屏住呼吸。紧束的皮带使他疼痛得实在无法忍受。

蒙泰尼里同军曹和三名士兵走了进来。

“如果主教阁下能够稍等一会儿，”军曹神情紧张急促不安地说道，“我就让人到楼下搬椅子去了。他马上就来。恳请主教阁下原谅……如果我们事先知道您来，我们就会早早地作好准备。”

“不用做什么准备。军曹，请你和你的士兵们到楼梯口等一会儿，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好吗？”

“是，主教阁下。椅子拿过来了。我来把它放到他的身边好吗？”

牛虻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但是他下意识地感觉到蒙泰尼里正在那里凝视着他。

“我想他大概睡着了，主教阁下。”军曹还没说定，但是牛虻睁开了眼睛。

“我没睡着。”他说。

正当士兵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蒙泰尼里突然厉声喝住了他们。他们惊恐地转过身来，看见他正弯腰打量着那些皮带。

“这是谁干的？”他问。

军曹呆呆地摸着军帽。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遵照统领的吩咐这样做的，主教阁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我一点也没料到会发生这一种事，里瓦雷兹。”蒙泰尼里说道。声音里明显地流露出极度的痛恨。

“我曾经告诉过主教阁下，”牛虻答道，勉强露出一丝苦笑露苦笑，“我从来就没有幻想被人拍拍脑袋。”

“军曹，这样用皮带已有多长时间了？”

“自从他上次企图越狱以后，主教阁下。”

“也就是说有两个星期了？拿把刀子来，马上把这皮带给割断。”

“尊命主教阁下，医生倒是想要取掉皮带，但是费拉里上校不同意这样做。”

“立即拿把刀子来。”蒙泰尼里并没有提高嗓音，但是那些士兵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由于大动肝火而气得脸色发白。军曹马上从口袋里取出一把折刀，然后俯下身去割那条捆在牛虻身上的皮带。他动作非常慢，因为动作笨拙而使那条皮带束得更紧。尽管牛虻尽量用巨大的忍力支撑，他还是不住地颤抖，并且咬紧牙关。

“你这样不行，把刀子给我。”

“啊……啊……啊！”皮带一断开后，牛虻伸展胳膊，情不自禁地狂喜地长叹一声。蒙泰尼里接着又割断了绑在脚踝上的另一根皮带。

“把镣铐也一起给去掉，军曹。然后过来一下，我想和你谈谈。”

蒙泰尼里站在窗边望着。那个军曹一直等他取下镣铐，然后走到他这边来。

“现在，”他说，“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详细地告诉我。”

军曹十分耐心把讲着。他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包括牛虻如何患病、“惩戒措施”和医生无权干涉的经过。

“但是我私下觉得，主教阁下，”他补充说道，“上校之所以

给他捆上皮带是想逼出他的口供。”

“口供？”

“我想是这样子的，主教阁下。前天我听上校说他可以取下牛虻身上的皮带，如果，”……他望了牛虻一眼……“他乐意回答上校提的一个问题。”

蒙泰尼里放在窗台上的那只手攥得更紧了，士兵们相互看了一眼。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位性情温和的红衣主教会那么愤怒。至于牛虻，他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竟忘记了一切独自体会去掉束缚后的那种肉体的愉悦。他的四肢曾被绑着，现在却能随意舒展、转动和扭曲，真是太痛快了。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军曹。”红衣主教说道，“你不用担心自己违犯了纪律而惶惶不安，你有责任回答我的问题。一定小心不让别人打扰我们。一会儿我就自己出去。”

士兵们关门离去以后，蒙泰尼里靠在窗台上，对着落日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好给牛虻留出充足的时间。

他离开窗户转身，坐在地上草席的旁边。“我已经听说了”他终于开口说道，“希望我和你单独谈谈。如果你觉得身体还能撑得住的话，又有许多想说的话，我很愿意洗耳恭听。”

他说起话来非常冷漠，态度是那一贯生硬而又傲慢。在皮带取掉之前，牛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受到痛苦折磨和凌辱的人。但是现在他回忆起了他们上次见面的情景，以及收场的时候自己所受到的莫大侮辱。牛虻懒洋洋地把头枕在一只胳膊上，然后抬起头来。他立即装出了悠闲自得的神态，这种才能他是天生就具备的。当他的脸庞埋藏在阴影之中时，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来他遭受了多大的磨难。但是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黄昏的余光清晰地显出他是那样的憔悴和苍白，最近几天他所遭受到虐待的痕迹是那样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蒙泰尼里的怒气顿时平息了下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想你一直病得非常厉害，”他说，“这些我对我来说一无所知，对此我诚心表示歉意。否则我早就会出面制止。”

牛虻耸了耸他的肩膀。“战争之中的一切都是没有公平而言的。”他冷冷地说道，“主教大人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从理论上反对使用皮带。但是想让上校明白这一点，那就太不公平了。他无疑不希望把皮带绑在自己的身上尝一尝那种滋味……我的情况也……也是如此。但是这个问题就看对谁比较有利了。目前我是低人一等……你还……还想怎么样？当然得多谢主教阁下能来看我的一番情意，但是您来兴许也是从基、基、基督教的观点出发。看望犯人……噢，对了！我终于记起来了。‘对他们中的一个卑微小人行善，必有好报……不是什么恭维话，但是卑微小人感谢不尽。’

“里瓦雷兹先生，”红衣主教打断了他的话，“我来这里完全是为了你……并不是为了我。如果你不是一个如你说的‘低人一等’，那么在你上次对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我是永远也不会再来跟你说话的。但是你由于具有双重特殊身份，既是犯人又是病人，我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现在我已来了，你有什么话要说？抑或你把我叫来，就只是为了侮辱一位老头子开心吗？”

没有回答。牛虻转过身去，躺在草席上用一只手挡住他的眼睛。

“非常抱歉，我想请你帮忙一下，”最后他扯着嘶哑的声音说道，“能给我点水喝吗？”

窗户旁边放着一只水壶，蒙泰尼里转身把它取来。当他伸出胳膊将牛虻扶起时，他突然感到牛虻冰冷而又潮湿的手指像把钳子一样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把您的手拿过来……快……就一会儿，”牛虻低声说道，“噢，这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只需要一分钟。”

他倒了下去，把脸深深地埋在蒙泰尼里的胳膊上。浑身哆嗦



个不停。

“喝点水吧。”歇了片刻之后，蒙泰尼里说道。牛虻默默地喝了水，然后闭着眼睛躺在草席上面去了。他自己都没法说清，在蒙泰尼里的手碰到他的面颊时，他的心里产生了那种异样的感觉。他只是知道他这一生还没有比这件事更加可怕。

蒙泰尼里把椅子挪近草席，然后坐了下来。牛虻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活像一具死尸，铁青的脸拉得老长。好久的沉默之后，他睁开眼睛，用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幽灵一样目光死死盯住红衣主教。

“谢谢您，”他说。“我、我非常觉得对不住你。我想……您刚好好像问过我什么话吧？”

“你还不适合交谈。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明天我再来和你谈谈。”

“请您不要走，主教大人……我的确没什么生病。我在这几天我可能有点心烦意乱，一半是装出来的……如果您去问问上校，他也会这么跟您说。”

“我宁愿得出我自己的结论。”蒙泰尼里平静地答道。

“上校也、也、也是会这样。您应该清楚，有些时候，他的结论可是非常机智。仅仅看他的外表，您不、不、不会看到这一点。但是有些时候，他能冒出一个绝、绝、绝妙的主意。比如上个星期五……我想是星期五吧，但是在这近几天里，我对时间有、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我想要一剂、剂鸦片……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走了进来，说如果我老实告诉他谁打、打开了铁门，他就可以给我鸦片。我记得他说：‘如果你真的生病，你就会同意；如果你不同意，我认为足以说明你在装病。’我还不曾想过会有这么滑稽。天下竟有如此好笑的事……”

他突然爆发出一阵不大和谐的刺耳笑声，然后猛地转过头来，看着沉默的红衣主教。他接着继续说了下去，话说得越来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快得你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您不、不、不觉得这件事很滑稽吗？当、当然不怎么好笑了，你们这些宗、宗教人士从、从来就很呆板，根本没有什么幽默感、感可言……你们抱着悲、悲、悲观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比、比如说那天夜晚在那个主教、教堂里……您是那么严肃！顺便说说……我装、装扮的朝圣者又是多么的让人怜惜！今晚您到这里来，我不、不相信您能、能看出有什么令人感到好笑的地方。”

蒙泰尼里站起身来。

“我来是准备听听你有什么话要说，但是我认为今晚你太激动了，不能再这样说不去。医生最好给你服用一片镇静剂，等你好好地睡上一觉后，我们明天再谈。”

“睡、睡觉？噢、我会很快地睡着的，主教阁下，等您同、同意上校的所谓计划……一盎司的铅、铅就是再好不过的镇静剂。”

“我不清楚你在说些什么，”蒙泰尼里转过头来，吃惊地望着他。

“主教阁下，主教阁下，诚、诚、诚实是基督教的重要道德。您难道还以为我不知、知道统领一直在不断地争、争取您逼迫您同意设立军事法庭吗？您最、最好还是同意这么做吧，主教阁下。假如是别的主、主教也会同、同意这么做的，这样你就会功德无量。”

“您这、这样做好处非常多，一点坏处也没有！真的，不、不值得为此使你整夜不能入眠！”

“请你先别笑。”蒙泰尼里打断了他的话。“告诉我，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听到的？”

“难、难、难道上校不曾告诉过你，我是一个魔、魔、魔鬼……不是一个人吗？没有？他经常这样对我说！呢，我是一个魔

鬼，能够窥探出人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主教阁下正在想着我是一个极令人讨、讨厌的东西，您希望把我交给别人来处理，免得扰乱您那善良而敏感的心。猜得一点儿没错吧？”

“你先别急，听我说。”红衣主教重又坐在他的身边，神情非常严肃。“不管你是如何知道的，这都是千真万确的。费拉里上校担心你的朋友重新又劫狱，所以想提前采取措施阻止这种事情……就用你所说的办法。你知道，我对你毫无保留。”

“主教阁下素以诚实闻名于天下。”牛虻恨恨地带着无限嘲讽插了一句。

“你当然知道，”蒙泰尼里接着说道，“从法律上来说，我无权干涉这些世俗的事务。我仅仅只是一位主教，而不是教皇的特使。但是因为我在这个地区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认为上校不会贸然采取这么残酷的做法，除非他至少征得到我的默许。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无条件地拒绝这个计划。他一直在努力地劝我同意此事。他郑重向我说明，在星期四民众汇聚游行时，极有可能爆发武装劫狱的事件……这会无法避免一场流血暴动。你听清我说的话吗？”

牛虻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他回过头来，漠然无表情地答道：

“是，我正在听着呢。”

“也许你的身体还不会那么快恢复起来，今晚无法承受再多的谈话。要我明天再过来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需要你全神贯注地去听。”

“我宁愿现在就把它解决掉，”牛虻带着那种疲惫的语调回答，“您的话我听得非常明白。”

“如果确实是这样，”蒙泰尼里接着说道，“为了你的缘故，冒着很有可能爆发骚乱和流血的危险而反对上校，我就得承担巨大的责任。我相信他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某个方面来看，他的判断有些过于偏激，因为他个人对你怀有仇恨，而且他很有可能夸大了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由于我已亲眼目睹了这种可耻的粗野的行为，这一点在我看来可能性就会更大。”他瞟了一眼摊在地上的皮带和镣铐，然后接着说了下去：

“如果我同意他设立军事法庭，我就杀死了你；如果我拒绝的话，我就冒着牺牲众多无辜民众的危险。我翻来复去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绞尽脑汁地想从这两个可怕的抉择中寻找出一条道路来。现在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自然是牺牲我，挽救无辜的民众……一个基督徒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若是你的右手冒犯你，就砍下那只右手，’等等。虽然我并不能有幸成为主教阁下的右手，可我却深深地冲撞冒犯了你。结、结、结论显而易见，不用长篇大论，您就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吗？”

牛虻语气中流露着懒散的冷漠和鄙视，仿佛对整个话题已厌倦至极。

“呢？是吗？”他在片刻之后又问，“主教阁下，这就是你做的决定吧？”

“不”

牛虻挪动了一下身子，双手枕在头后，眯着眼睛直直地看着蒙泰尼里。红衣主教低头陷入沉思，用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椅子的扶手。啊，他是多么熟悉这个动作！

“我已经决定了，”他最后抬起头来说道，“我决定出的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当我听说你想见我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来看你，把一切我所想的全告诉你。我已经这么做了，即由你来决定这件事。”

“我……我自己决定？”

“里瓦雷兹先生，我到你这儿来，不是作为一位红衣主教或审判官的身份。我到你这儿来，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看望另一个普

通人。我并不要求你告诉我，是不是知道上校所担心的劫狱计划。我十分清楚，如果你知道，那是你的私人秘密，你是不情愿说的。但是我要求你换个角度站在我的位置替我考虑一下。我已经老了，活在世上的时间已不多了。我希望在进入坟墓的时候，双手不要沾上一点鲜血。”

“主教阁下，难道你的双手还没有沾满鲜血吗？”

蒙泰尼里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接着说道：

“我这一生都在反对高压政策和残暴，无论在哪里我都是这样。我一直都不赞同各种形式的酷刑。前任教皇在位的时候，我曾接二连三地强烈抗议设立军事法庭，并且因此失去圣父欢心。直到现在，我所拥有的影响和权力都是用于布施慈悲。请你相信我，至少我说的都是真话。现在我是真的难以抉择。如果予以拒绝，本城就很有可能爆发骚乱的危险，后果我是负担不起的。这样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可他却无情地亵渎了我所信仰的宗教，并且诽谤、伤害和侮辱了我本人以及我的名誉（尽管相对来说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坚信如果救他一条生命，他会继续去做坏事。可是……这样也是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啊。”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道：

“里瓦雷兹先生，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存心不良。这么长时间我早就认为你是一个胡作非为、凶狠残暴和目无法纪的人。一直到目前为止，我对你仍然抱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在最近的两个星期里，我又发觉你是一位勇敢有谋略的人，忠诚于你的朋友的人。你也曾使得那些士兵热爱你，并且钦佩你；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是看错了你，你的身上有着某种优良的品质，这种品质从你的外表是无法看出来的。我真诚地恳求你，郑重恳求你，凭着你的良心坦白地告诉我……处在我的位置，你打算怎么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接着牛虻抬起头来。

“至少我会自己决定我的行动，并且承担一切的后果。我不会唯唯喏喏地跑到别人跟前，俨然是一副胆小怕事的基督徒模样，请求他们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猛烈的言辞和激愤的情绪与几分钟之前懒散的温情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牛虻仿佛一下子撕开了他的假面具。

“我们无神论者心里非常清楚，”他愤怒地说道，“如果一个人决定要承担一件事情，他就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承担。如果他被压垮了……哼，那他也是活该。但是一位基督徒却会跑到他的上帝或者他的圣徒跟前哭丧着请求帮助；如果他们帮不了他，他就又会跑到他的敌人跟前哭叫一番……他总是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来，卸下他的负担。难道在你们那《圣经》、弥撒书和你那些伪善的神学书里已明确规定你必须跑到我的面前，让我告诉你怎么办吗？天啊，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难道我的负担还不够重吗？你莫非还要把你的责任加在我的肩上？还是赶紧去找你的耶稣，他要求门徒们献出一切，你最好也这么做吧。反正你杀的只不过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连‘示潘列’都说不准的人，这……”

他打住话头，稍稍喘了口气，然后又慷慨陈词：

“你居然也敢说残暴！哼，那头笨驴就是绞尽脑汁费上一年的时间，他也不可能像你这样伤害我多么深；他没有头脑。他所想的只是抽紧皮带，如果皮带紧得不能再紧，他就无可奈何了。哪个笨蛋都会这么做！但是你呢……‘请你亲自签上你的死亡判决书吧，我心太仁慈了，下不了这个手。’噢！只有你们基督徒才会想出这个主意……一位性情温和、满怀慈爱之心的基督徒，见到皮带抽得太紧，脸色吓得苍白！在您刚才进来的时候，就像一位慈善的天使……见到上校的‘野蛮行径’是如此的震惊……”

我就该知道有好戏就要开始上演了！您为什么这样看我？老朋友，当然还是同意了，爽爽地回家吃你的晚饭去。这事不值得你如此破费心计。告诉你的上校，他可以把我枪毙，或者绞死，或者是随便怎么都行……如果他觉得高兴，也可以把我活活烤死……这事就算结束了！”

牛虻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是如此的愤怒和绝望，他已控制不住自己。他喘着粗气，浑身不住地颤抖，他的眼睛闪出绿色的光芒，就像是一只早已疯狂的野。

蒙泰尼里已经站起身来，正在默默地俯视着他。他还搞不清楚怎么会受到这样疯狂的指责，但是他心里知道只有在极度绝望之下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明白了这一点，他就原谅了牛虻以前对他的所有侮辱、指责。

“嘘！”他说，“我并不知道这样会深深地伤害你。我从来就没有打算把我的负担推御到你的身上，你的负担已经够沉重的。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故意做过……”

“你纯粹在撒谎！”牛虻满脸通红两眼冒火，大声说道，“你怎么得到这个主教的职位的，”

“主教的职位？”

“啊！您把它忘了吗？那么容易就忘了！‘如果你不想让我去，亚瑟，我就说我不能去。’让我来替您决定您的生活……我，那时我才十九岁！如果这都不是那么卑陋的行径，那就太好、太好、好笑了！”

“你给我闭嘴！”蒙泰尼里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用双手抱住脑袋。过了一会儿他又垂下手来，缓慢地来到窗口。然后坐了下来，一只胳膊支在栏杆上，胳膊整个支撑着前额。牛虻躺在那里望着他，身体不住地打颤。

蒙泰尼里很快就转过身走了回来，嘴唇如死灰一样苍白没有血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十分对不起。”他说，神情很可怜但却强打精神，竭力保持平时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但是我必须回去一趟。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他就像得了疟疾一样浑身簌簌发抖。牛虻的此刻压在心中的所有愤怒全都烟消云散了。

“神父，您看不出来……”

蒙泰尼里直往后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但愿不要这样的！”他最后低声说道。“我的上帝，希望不是啊！不是我在发疯……”

牛虻挣扎着用一只胳膊撑身体，一把紧紧地抓住蒙泰尼里发抖的双手。

“神父，您难道从不明白我真的并没被淹死吗？”

那一双手立即变得又冷又硬。一瞬间一切都变得那样寂静，蒙泰尼里慢慢地跪下身来，把脸紧紧地贴在牛虻的胸前。

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太阳已经落山，西边的晚霞正在慢慢退去。他们已经忘却了时间和地点，忘却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甚至忘却了他们是敌人。忘却了世间一切

“亚瑟，”蒙泰尼里低声说道，“真的是你吗？这是真的吗？你是从死亡那里回到了我的身边吗？”

“从死亡那里……”牛虻重复说道，不禁打了个冷颤。他躺在那里，头枕着蒙泰尼里的胳膊上，俨然就像一个生病的孩子躺在妈妈温暖的怀抱中。

“你回来了……你终究还是回到我的身边！”

牛虻长叹一声。”是，”他说，“但是你要驱逐我或者杀死我。”

“噢，亲爱的，别说话！现在说那些做什么！我们就像两个在黑夜中迷途的孩子，相互把对方当成了幽灵。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一起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光明的世界。我可怜的孩子，你变得



实在是太厉害了……你变得太厉害了！好像是全世界所有的苦难你都尝尽……你曾经充满了生活的欢乐！亚瑟，真的是你吗？我常常梦见你重新回到我的身边，然后我就醒了过来，却发现四周一片寂静和黑暗。我怎么知道我再也不会醒来，发现现在的一切全都是梦呢？给我一点明确的东西……告诉我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

“其实事情非常简单。我藏在一条货船上，偷渡出港，随着船到了南美。”

“到了那里以后，你又怎样呢？”

“到了那里我就……一直生活着呗，如果你想这样听下去的话，后来……噢，除了神学院以外，就是你曾经教过我哲学，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些别的东西！您说您梦见过我……其实，我何尝不是那样，我也梦见过您……”

他打住了话头，身体不停地在抖动。

“有一次，”突然他又开口说道，“正在厄瓜多尔的一个矿场我正在那儿干活”

“当然不会是当矿工吧？”

“不是，是做矿工的下手……一起和苦力打点零工。我们睡在矿井口附近的一个工棚里。有一天晚上……我当时在生病，就像最近所得的病一样，在烈日之下搬石头……我一定是神经失常，因为我看见您从门口走了进来。您手中拿着一个就像墙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您正在告祷，从我身旁走过，看也没看我一眼。我喊您请您帮助我……给我一剂毒药，或者是一把刀子……随便给我一样东西，好让我在发疯之前结束这一切。可您……啊……！”

他抬起一只手挡住眼睛。蒙泰尼里仍然抓着牛虻的另一只手。

“我从您的脸上的表情看出您已经听见了我的呼喊，但是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始终不回头。等您告祷完了吻了一下十字架，然后您才回头瞟了我一眼，低声说道：‘我非常同情怜悯你，亚瑟，但是我不能流露出来。他会生气的。’我看着那个‘主’，那个木雕的偶像正在朝我大笑。”

“然后我从迷糊中清醒过来，看见工棚和患有麻风病的苦力，一切都非常清醒。我看出您更关心的是您如何才能得到那个恶魔上帝邀宠，而不是把我从任何地狱里拯救出去。我一直都牢牢地记得这些情形。刚才在您抚摸到我的时候，我暂时给忘了。只因我……一直都在生病，神志不清，况且我曾经深深地爱过您。但是我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只能是战争、战争和永远的战争。您抓住我的手做什么？难道您看不出来如果你一直在信仰您的耶稣时，我们就只能成为敌人吗？”

蒙泰尼里低下头来，吻着牛虻那只残疾的手。

“亚瑟，你叫我怎能不信仰他呢？我一直都坚定我的信念。从而度过了这多么可怕的年头，既然他已经把你还给了我，我还能再动摇对它的信任呢？记住，我以为是我杀死了你。”

“可是，你现在还要再这样做。”

“亚瑟！”这一声呼喊透出那发自内心的恐怖，但是牛虻毫不理睬，接着说道，“我们俩都还要以诚相待，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优柔寡断。您和我现在正处于一个深渊的两边，要想跨过这个深渊携起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您觉得您做不到，或者不愿放弃那个东西，”……他撇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十字架……“您就应该同意上校……”

“同意！我的上帝……同意……亚瑟，但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

牛虻的脸扭曲得令人觉得非常恐怖吓人。

“您到底爱谁多一点，是我还是那个东西？”

蒙泰尼里缓慢地站起身来。他已吓得魂飞魄散，肉体仿佛也

在萎缩。他变得瘦弱、衰老和憔悴，就像霜打的一片树叶。他已从梦中惊醒，外部的世界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地方。

“亚瑟，你就不能对我发有一丝的慈悲之心吗？”

“可你当初花言巧语把我赶出去成为南美甘蔗园的奴隶时，您又发了多少慈悲给我呢？听到这个您就会浑身颤抖……啊，这些仁慈的圣人！这就是一个所谓心与上帝同在的人……这个人忏悔了他的罪过，并且好好地活了下来。只有他的儿子替他偿命。您说您爱我……您的爱我已领受得够多了！您认为几句甜言密语可以勾销一切，就能使我变成亚瑟？我曾在污秽不堪的妓院洗过盘子；我曾在比对他们的畜生还要凶狠的农场主做过马童；我曾在走江湖的杂耍班子里，当过小丑，头上戴着帽子，身上挂着铃铛；我曾在斗牛场里做过斗牛士的苦活；我曾伸长脖子让人肆意去踢我；我曾忍饥挨饿，任人向我吐唾沫，被人踩在脚下；我曾乞讨发霉的残羹剩饭，但却遭人拒绝，因为我不是人家的狗。哼，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我怎能说出您所给我带来的一切？现在……你居然说您爱我！您爱我有多深？到了足以为了我而放弃您的上帝吗？哼，他为您做了什么？这个永恒的耶稣……他为您带来了什么好处，竟使您爱他远远地起来爱我？就为了那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手，您就对他如此崇拜信任？看看我吧！看看这儿，还有这儿，还有这儿……”

他猛地撕开他的衬衣，露出那些可怕的伤疤来。

“神父，您的上帝是一个大骗子。他的创伤是假装出来的。他的痛苦全是做给人看的！我才有权赢得您的心！神父，您使我历尽了人世间的各种苦。要是您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就好了！可我却挣扎地活了下来！我忍受了这一切，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并和您的上帝再做较量。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并且把它作为盾牌来捍卫我的灵魂，这样我才没有导致发疯，没有第二次死去。现在，我回来了，可我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他仍占据我应该占据的位置……这个如此虚伪的受难者，他在十字架上才被钉了六个小时，是这样的，然后就死而复生！神父，可我在十字架上被钉了整整五年，我也是死里逃生了。您要拿我怎么办？您要如何处置我？”

他无法再说下话。蒙泰尼里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就像是一尊石像，或者就像是一具坐化的僵尸。起先听到牛虻在绝望之下慷慨陈词，他有点害怕，肌肤不自然地收缩，就像遭到鞭子的抽打；但是现在他镇定自如。经过长久的沉默，他抬起头来，死气沉沉而又耐心地说道：

“亚瑟，你能给我更明白地解释一下吗？你把我搞糊涂了，你吓坏了。我听不懂。你对我到底有什么要求？”

牛虻静静地看着他，脸上阴森可怖得吓人。

“我什么也不要求。谁会强迫别人去爱他呢？您可以在我们两者之中任意选择，看您到底最爱哪一个。如果您觉得最爱他，您就选择他吧。”

“我不明白，”蒙泰尼里极度无耐地回答，“我能选择什么？我无法否定过去的一切。”

“您必须在我们两个当中做出选择。如果您爱我，那就从您的脖子上取下十字架，然后跟我一起走。我的朋友正在如你能说的在安排另一次劫狱，有了您的帮助，他们就能方便地取得成功。然后等我们平安越过边境，您就可以公开承认我是您的儿子。但是如果您对我的爱不足以弥补你所付出的一切……如果这个木雕的偶像比我对您更有意义……那么您去找上校，告诉他您同意。如果您要去，那您马上去，免得让我因为见到您而感到痛苦。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蒙泰尼里抬起头来，微微颤抖。他开始明白目前的一切。

“我当然会和你的朋友联系。但是……跟你一起走……这不可能……我毕竟是一位教士。”

“那我就接受一个教士的恩惠。神父，我不会再作任何让步。我已厌恶了让步，吃尽了让步的苦头。您必须放弃教士职位，否则您就必须放弃我。”

“我怎能抛弃你呢？亚瑟，我怎能让你再次离开我呢？”

“那么就放弃他。您必须从我们当中作出选择。您只愿意分给我一部分您的爱……一半给我，一半给留给您那个魔鬼一般的上帝吗？我不会接受他剩下的东西。如果您是他的，您就不是我的。”

“你真的狠心要把我的心撕成两半吗？亚瑟！亚瑟！你想把我逼疯不成？”

牛虻狠命地拍着墙壁。

“您必须从我们当中作出选择，”他再一次说道。

蒙泰尼里从他的胸前取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张又破又皱的纸条。

“看！”

“我信奉你，正如我曾信奉的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玩意儿，我可以用锤子将它砸碎。您却用一个谎言欺骗了我”

牛虻放声大笑，然后把它递给了蒙泰尼里。“十九岁的人多么天、天真烂漫！拿起锤子砸碎它们看起来倒挺容易。现在也是这样……只是这一次给那锤子打碎的是我自己。就您而言，您还可以用谎言去欺骗许多人……而且他们甚至还觉察不到碎的是我自己。”

“随你怎么说吧，”蒙泰尼里说道，“也许身处在你的地位，我也会和你一样残忍无情……上帝知道。我无法按照你所要求的事情去做，亚瑟，但是我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会想法让你逃走，等你平安无事以后，我会到山里默默死去，或者服用安眠药而自杀……随你怎么选择。你同意吗？我只能这样做。这是一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罪，但是我相信主会原谅我的。因为它更加慈悲……”

牛虻摊开双手，随即发出一声尖叫。

“噢，你太过分了！这太过分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您把我看成那样的一个人？您有什么权利……好像我是回来报复您似的！您就看不出一点点我只想救您吗？您永远都不明白我是多么爱您吗？”

他抓住蒙泰尼里的双手，印上他那炽烈的亲吻和泪水。

“神父，跟我们一起走吧！您与这个教士和偶像的死寂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开的？它们到处充满了旧时代的污秽，已经腐烂，臭气熏天！走出瘟疫肆虐的教会……连同我们一起走进光明！神父，我们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们才是永恒的春天，只有我们才拥有未来！神父，黎明就要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您在日出之时还会那么寡寡欲欢吗？醒来吧，让我们忘记那吓人的噩梦……醒来吧，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神父，我一直都爱您……一直都爱您，甚至当初在您杀死我时……莫不是您还会杀死我吗？”

蒙泰尼里抽开挣脱他的双手。“噢，上帝可怜我吧！”他叫道。“你的眼睛太像你母亲的了。”

他们陷入一阵奇怪的沉默，长久、深沉。在灰蒙蒙的黄昏中，他们相互看着对方，他们的心因为害怕而几乎停止了跳动。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蒙泰尼里低声说道，“能……给我哪怕一丝丝的希望吗？”

“不。我的生命除了和教士斗争之外，再也没什么意义。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把刀子。如果您让我活下去，您就得允许他的存在。”

蒙泰尼里转身面对着十字架。“上帝！听听他在说些什么……！”

他的声音在空洞的静寂之中消失得无然无踪，没有回音。只是牛虻重又变成冷嘲热讽的恶魔。

“对他喊、大声一点，也许他是睡、睡、睡熟了……”

蒙泰尼里吓了一跳，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子似的。好一会儿，他站在那里，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然后他坐在地草席边上，双手捂住了脸，哭了起来。牛虻不住地颤抖，身上直冒冷汗。他知道主教的哭泣意味着什么。

他拉起床单盖在头上，免得自己听见那烦人的哭声。他快要死了，这就够受的了……他曾活得那么洒脱，那么精力充沛。但是他无法隔断那种声音；它就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敲击着他的大脑，冲击着他的脉搏。蒙泰尼里还在不停地抽泣，泪水从他的指缝中流了下来。

他终于停止了哭泣，并用手帕擦干了眼睛，象是一个刚刚哭过的小孩。当他站起身来时，手帕从他的膝上滑落到地上。

“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他说，“你说是不是？”

“我知道。”牛虻回答，木然而又顺从。“这不是您的错。您的上帝饿了，您该给他喂饭吃了。”

蒙泰尼里转过身来望着他。那将要给他掘的坟墓都不会比他们更加寂静。他们默默地望住对方的眼睛，就像一对生死难分的情人，隔着他们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牛虻先垂下他的眼睛。蹲下身子，捂住自己的脸。蒙泰尼里心里很清楚这个动作的意思是让他“走”！他转过身去，缓缓地走出了牢房。

片刻之后，牛虻惊跳起来。

“噢，我再也受不了啦！神父，回来！回来！”

牢门早已关上了。他缓慢地转过头来，瞪大眼睛呆呆地环视四周。他明白一切都完了。那个加利利人还是占了上风。

院子里的茅草整个晚上都在轻微地摇荡……那些茅草很快就会枯萎，被人用铲子连根铲除。牛虻整夜都躺在黑暗之中哭泣。

### 七

军事法庭于星期二上午开审。审判很快就结束，仅仅是流于形式罢了，前后勉强只有二十分钟，的确也没有必要消磨那么长时间的。不准被告进行辩护，仅有的证人是受伤的暗探和军官，以及几名士兵，提前早早都草拟好了判决书。蒙泰尼里已经派人过来，很早就转达了想要得到同意的非正式认可意见。法官（包括费拉里上校、本地龙奇兵少校和瑞士卫队的两名军官）没有什么事可做。宣读了起诉书，证人提供了证据，判决书上签了字，随后郑重其事地向犯人宣读了一遍。牛虻默默地听着。根据例行程序问了他有关内容，他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就算了却了这桩子事。蒙泰尼里丢下的手帕藏在他的胸前。昨夜他一直吻着手帕哭泣了一夜，仿佛它是一个活人。现在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眼睛上还挂着泪痕。但是“执行枪决”这个词并没有给他造成多大的影响。当宣读这个词的时候，只是他的瞳孔放大了一些，也就此而已。

“把他先押回牢房。”统领在所有的过程都结束以后说道。军曹好像快要哭出来，他轻轻地碰了一下牛虻的肩膀，牛虻一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微微吃了一惊，随即转过身来。

“啊，是，”他说，“我差点忘了。”

统领的脸上似乎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他本性并不是一个极度残忍的人，对于他在这些天里的所作所为，他从内心里感到有些羞愧。现在想办的事已经大功告成，所以他愿意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作出一个小小的让步。

“你再也不需要戴上镣铐了。”他说，同时瞥了一眼牛虻那还是淤血红肿的手腕。“你可以暂时待在自己的牢房里。死囚室漆黑一片，而且阴沉沉的。”他补充说道，随即转向他的侄子，“这事只不过是一个形式。



他接连咳嗽了几声，并且变换了一个站立的姿势，显然感到局促不安。立即他叫回正押着犯人走出房间的军曹。

“等等，军曹。我还有话对他说。”

牛虻动也没动，对于统领的话他似乎根本就没听见。

“如果你想给你的朋友和亲人捎个口信……我想，你应该有亲人吧？”

没有回答。

“好吧，你想一想再告诉我，或者告诉牧师。我一定给你办到。你最好还是找牧师吧，他马上就来，他会陪你度过最后一夜。如果还有别的愿望……”

牛虻抬起头来。

“烦你告诉牧师我宁愿一个人待着。我没有朋友，也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

“但是你要向牧师忏悔呀。”

“我是个无神论者。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不要别人打扰。”

他说话时声音单调而又出奇的静，既没有蔑视也没有生什么气。他缓慢地转过身去，在门口又停下了脚步。

“上校。我忘了。我有一事相求。请你明天别让他们再把我绑起来，也不要蒙住我的眼睛。我会好好地站在那里。

星期三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了院子里。他的腿比平时瘸得更厉害，他走起路来显然困难，而且格外疼痛。他把身子重重地压在军曹的胳膊上。但是所有的倦怠温顺都已从他的脸上消失。曾在空荡荡的黑暗之中把他压垮的幽灵般的恐怖，那个在魑魅世界的幻象和噩梦，连同产生这一切的黑夜也都荡然无存。一旦太阳升起，他的敌人一出来就会激起他的战斗精神，他就无所畏惧。

那奉命执行枪决的六名士兵手掌短筒马枪，顺着长满常青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墙壁排成一排。也就在越狱未成的那天晚上，他曾爬上这堵千疮百孔且摇摇欲坠的墙壁。他们站在一起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短筒马枪。竟然派他们来执行此事，他们觉得这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简直难以想象。他和他那对答如流的辩才，他那没有止境的笑声，他那豪爽且易感染他人的勇气，全都注入到了他们沉寂而又凄凉的生活之中，就像太阳的光辉。可是他将要死去，而且是死在他们手里，这对他们来说仿佛是摧毁天堂里的明星。

在院子里那棵硕大的无花果树下，昨天刚完成的坟墓正等候着他。人们非常不情愿用自己的双手去挖它，泪水多少次落在铁锹上。当他走过时，他低下头望了望，面带微笑。看着这个黑幽幽的土穴和旁边那些枯萎的茅草，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尽情地享受着刚刚翻过的泥土的清香。

军曹在大树附近停了下来，牛虻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坦然地回头看着他。

“军曹，我就站在这儿行吗？”

那人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的喉咙似乎有什么东西堵着，他说不出什么话，怕自己救不了他的命。这个时候统领、他的侄子、指挥枪决的马枪兵中尉、一名医生和一名牧师都已在院子里站好，他们一脸严肃地走过来。看到牛虻含笑的眼睛投过来挑战的目光时，他们都有点惊惶不安。

“早安，先生们！啊，尊敬的牧师先生，你也这么早也来了！上尉，你好吗？这次可比我们上次见面要愉快得多，对不对？我看见你用绷带吊着，这是因为我那枪太次了。这些好汉会打得更准……小伙子们，对吗？”

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士兵们的阴郁面孔。

“反正这次用不着绷带了。得了，得了，不要为了这事闹得惨兮兮的！你们都站好了，亮一下你们的枪法。要不了多长时

间，你们还要承担不知多少的工作，多得连你们都不知道如何去应付，事前可是没有这么好的练习的机会。”

“我的孩子。”牧师上前打断了他的话，同时其他的人纷纷退后，为了让他们单独谈一谈。”几分钟以后，你就要到了造物主那里去报到。留给你忏悔的最后时刻，你就不能做点什么事情吗？我请求你想一想，如果不去忏悔，带着一生所有的罪恶，躺在那里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当审判者再站到你跟前，再想忏悔可就来不及了。难道你打算满嘴开着玩笑，走近那威严肃穆的神殿吗？”

“尊敬的牧师，你该不是说笑话吗？我看你们才会需要这种忏悔的小玩意。如果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动用大炮，而不是用这样六支破旧的短筒马枪，那时你就会看出我们要开多大的玩笑。”

“你们将会动用大炮！噢，不幸的人啊！你仍旧至死不肯悔悟，没有认识到你已经是站在可怕深渊的边缘吗？”

牛虻扭过头去看了一眼那张开的坟墓。

“这、这、这么说来，尊敬的牧师认为等你们把我抛到里面的时候，你们就算处置了我吗？也许你还会在上面，防、防、防止我死后三天死而复生吧？不用害怕，尊敬的牧师！我不会侵犯你们进行廉价表演的专利。我会像一只老、老鼠一样，安静地躺在你们把我抛下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动用大炮。”

“噢，仁慈的上帝，”牧师叫道，“宽恕这个可怜的人吧！”

“阿门！”马枪兵中尉自言自语说道，声音低沉而又浑厚。与此同时，上校和他的侄子巴虔诚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因为再这样坚持下去显然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牧师放弃了徒劳的努力。他走到旁边，摇头晃脑，口里念念有词地祈祷文。简短的准备工作很快就完成。牛虻静静地站在指定的位置，只是回头望了一会儿那冉冉升起的旭日。他再次要求不要蒙住他的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睛，他那副倔强凜然的面庞迫使上校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他们已都忘记了这样会使士兵们多么痛苦。

他笑盈盈地面对他们站着，短筒马枪在那些士兵手中剧烈地颤抖。

“我已经准备妥当。”他说。

中尉跨步向前，他因激动而使得声音有些颤抖。他以前还没有发布过执行死刑的口令。

“预备……瞄准……射击！”

牛虻晃了几下，马上即恢复了平衡。一颗子弹打偏了，擦着他的面颊而过，几滴鲜血染红了他那白色的围巾。另一颗子弹打在他膝盖的上部。烟雾散去以后，士兵们看见他仍在微笑，正用那只残疾的手擦去脸上的鲜血。

“伙计们，枪法太差了！”他说。他的声音清晰而又响亮，那些可怜的士兵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发呆。“再来一次。”

这排马枪兵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呻吟，他们瑟瑟发抖。每一个人都往一边瞄准，私下希望那要命的一枪是他旁边的人射出，而不是他打的。牛虻站在那里，冲着他们微笑。这哪里是什么行刑，他们只把枪决变成了屠杀，这件可怕的事情还要再次做一遍。突然之间，他们失魂落魄。他们放下短筒马枪，极度麻木地听着军官愤怒的咒骂和训斥，惊恐万状地看着那个已被他们枪决但却仍然活着的人。

统领冲着他们的脸晃了晃他的拳头，恶狠狠地叫嚷着让他们各就位并且举起枪，快点完成这件事情。他和他们一样心里非常虚，不敢去看那个站着不倒的可怕的形象。当牛虻朝他说话时，听到那个冷嘲热讽的声音，他吓得心惊肉跳，浑身发抖。

“上校，你带来了一支很差劲的行刑队！让我来试一试能否把他们调理好些。好了，伙计们！把你的家伙举高一些，你往左一点。打起精神来，伙计，你拿的是马枪，不是煎锅！你们全都

准备好啦？都对准了？那么来吧！预备……举枪……”

“射击！”统领冲上前来抢先喊道。天下真是有奇事，这个家伙居然下令执行自己的死刑，这可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一阵杂乱无章的枪声。随后整个士兵乱成一团，瑟瑟发抖的挤在一起，瞪大眼睛望着前方。有个士兵甚至没有扣板机，他丢下了马枪，蹲下身体呻吟：“我不能……我不行了！”

烟雾慢慢散去，然后慢慢上浮，融入到晨曦之中。他们看见牛虻虽然已经倒下，但他还没有死。一瞬间，士兵和军官都愣在那里，仿佛变成了一尊尊雕像。他们望着那团骇人的血肉模糊的东西在地上扭动挣扎。接着医生和上校跑上前去，同时惊叫一声，因为他支着一只膝盖撑起自己，仍旧面对士兵，放声大笑。

“又没打中！不行不行，再来……一次，小伙子们……看看……你们是不是能……”

他突然整个身子摇晃起来，然后就一头栽倒在草地上。

“他死了吗？”上校心惊胆颤地问道。医生跪下身来，一只手轻轻地去摸血淋淋的衬衣，轻声回答：

“我想应该是吧……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上校重复说道。“总算了结了一桩心事！”

他的侄子这时过来碰了一下他的胳膊。

“叔叔！红衣主教来了！他现在就在门口，想要进来看看。”

“什么？他不能进来……我不能让他进来！卫兵到哪儿去了？主教阁下……”

大门开了以后又随即关上，蒙泰尼里站在院子里，直愣愣地望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主教阁下！一定请您原谅……这个场景对您来说并不合宜！行刑刚刚结束，尸体还没……”

“我就是特地赶来看他的。”蒙泰尼里说道。统领这时感到有些诧异，从他的声音和举止来看，他今天怎么那么象是一个梦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人。

“噢，我的上帝！”一名士兵突然叫了起来，统领匆忙扭头看去。果然……

草地上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再次开始挣扎，并且不断地呻吟来。医生赶紧伏下身去，轻轻地托着牛虻的脑袋放到自己的膝盖上。

“快点！”他绝望地大喊大叫。“你们这些野蛮的家伙，快点！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事情弄得利索点吧！莫叫人受不了！”

大量的鲜血涌到那医生的手上，在他怀中的那个血肉不清躯体不住地抽搐，使得他也浑身颤抖起。他发疯似的四下张望，想找个人来帮他一下。这时牧师从他背后冲下身来，把一枚耶稣勒住十字架放到牛虻那满脸见血的嘴唇上。

“以圣父和圣子的名义……”

牛虻依靠着医生的膝盖支撑着抬起身子，睁大眼睛直直地注视着那个十字架。

如死一般的寂静之中，他缓慢地举起已被打断的右手，推开了那个十字架。立即耶稣的脸上被抹上了鲜血。

“神父……您的……上帝……这下应该满意了？”

说完即一头栽倒在医生的胳膊上。

“主教阁下！”

“主教大人！”

红衣主教还没从那梦游般的恍惚之中清醒过来，所以上校又声音更大的喊了一遍。

“主教阁下！”

蒙泰尼里猛地抬起了头。

“他是真的死了吗？”

“确实死了，主教阁下。您还不想赶快走吗？这种场面实在是可怕。”

“他死了。”蒙泰尼里目光深滞地重复说道，并且再次弯下腰去看着那张脸。“我试探过，他的确死了。”

“一个身中半打子弹的人，你还能指望他能活下来吗？”中尉蔑视地小声说道。医生低声回答：“我想他或许是被那么多血给吓坏了，他有些惶恐不安。”

统领紧紧地抓住蒙泰尼里的胳膊，紧张地望着他那张雕塑般的脸。

“主教阁下……您最好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您愿意让牧师送您回家吗？”

“是……我马上就走。”

他缓缓转身视线移开了那块血迹斑斑的地方，后面紧跟着牧师和军曹。他在大门口又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带着幽灵一般的平静和惊愕。

几个小时以后，麦康尼走进山坡上的一座小屋，他告诉马尔蒂尼再也没有必要去拚命地干了。

第二次营救的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因为这次计划比前一个计划简单一些。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当迎圣体节的游行队伍经过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小山时，马尔蒂尼将突然冲出人群，从胸前拔出手枪，迅速地对着统领的脸连开几枪。紧接着，借着整个队伍大混之际，二十名武装人员立即冲向大门，撞进城堡，强行威胁看守打开牢门冲进去，然后把他背走，杀死或者击退任何巴图想阻拦的人。他们从大门处边打边撤，掩护另外一队人马的武装私贩子撤退。第二队人马立即把他送到山里隐藏起来。他们这一个小团体中只有琼玛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这是经过马尔蒂尼的特别关照而做出的决定。“听到这个计划，她马上就会伤心欲绝。”

当麦康尼走进花园时，马尔蒂尼赶紧打开玻璃院门，走到走廊上迎接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麦康尼，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啊！”

麦康尼把宽边草帽推到脑后。

他们一起坐在游廊里。半天没有说一句话。马尔蒂尼看见帽檐下面的那张脸后，立即什么都明白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沉默良久以后他问道，那声音听上去十分疲惫而又倦怠。

“今天早晨，日出的时候。军曹刚才告诉我的。他当时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马尔蒂尼低下头去，用手轻轻地从他的外套袖子里抽出了一根散纱。

虚伪之虚伪，这或许是最最荒唐。他准备明天死去。现在，他一心所向往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就像在黑暗来临的时候，布满晚霞般梦幻般的仙境随即消失一样。他又被迫回到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世界……这里有象格拉西尼和加利那样的人，这里面有密写书信和油印小册子之类的事，这里面有党内同志之间的争执和奥地利暗探的阴谋诡计……长时间的走马似的革命老一套弄得人心交瘁。在他的意识深处有一片偌大的空地，一个荒芜辽阔的地方，现在牛虻已经死了，那就再也没人填满这个地方了。

有人向他问了一句，他抬起了头，纳闷事已如此还有什么值得谈的。

“刚刚你说什么？”

“我是说理所应当是你把消息告诉她。”

马尔蒂尼的脸上立即表现出有一丝恼怒，但也露出莫大的惊恐不安。

“叫我怎么去向她说呢？”他叫道，“你还真不如叫我去用刀把她杀死。噢，我该如何向她说呢……我怎么能呢？”

他握紧双手捂住眼睛。尽管他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感到身旁的私贩子如似被什么吓了一跳，于是他抬起了头。琼玛正好站



在门口。

“塞萨雷，你已经知道了吗？”她说，“什么都完了。他们把他给杀了。”

## 八

“让我们跪倒在上帝面前吧！”

蒙泰尼里在众教士和侍祭们的簇拥下站在高大的祭坛上朗诵赞美诗，语调十分平稳。四周都是他手下的教士和侍祭。整个大教堂被一片光焰和色彩交映得金碧辉煌。汇聚在一起的人们所穿的节日华丽的服装，到悬挂火红的帷幕和花圈的柱子，没有一处不是光明亮丽的。敞开的入口处挂上了鲜红的花环，炎热的六月阳光通过那个大红色的褶皱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阳光映过麦田的时候发出的那种红色罂粟花瓣。各修道会的会友举着蜡烛和火炬，各教区的教友举着十字架和旗帜，照亮了两侧的小祭坛；游行旗帜的丝绸褶皱在过道里垂挂下来，金黄色的旗杆和流苏在拱门之下闪闪发光。在彩色玻璃窗户下，唱诗班教士们那白色法衣被映衬出缤纷的色彩；阳光照到内殿的地板上，映射出橘红色、紫色和绿色的方形格子般光斑。祭坛后面挂着一道闪亮的银色织锦在阳光下光芒四射；红衣主教穿着拖地的白色长袍，他的高大的身躯在帷幕以及饰物和祭坛的映衬下，站在那里就像一尊被赋予生命的大理石雕像。

按照一般节日游行的惯例，红衣主教只负责主持弥撒，并不必亲自参加庆祝活动，等到恕罪祷告结束以后，他就转身离开了祭坛，缓步地向主教的宝座走去。在他经过时，两旁的教士和教友都向他深深鞠躬。

“主教阁下今天是不是不大舒服，”一位教士对身旁的同伴低声说道，“他的神情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蒙泰尼里俯身向前，接受镶嵌宝石的主教冠，担任副主祭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教士给他戴上主教冠的时候，认真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凑身向前轻声耳语：“主教阁下，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蒙泰尼里略微转过身来。他的眼睛转也没转一下，很默然地走开。

“对不起，请您原谅，主教阁下！”那位教士低声下气说道，并且微微欠了欠身，然后走回到自己的位置。他底下自责自己扰乱了红衣主教的祈祷。

众所周知的仪式继续进行，蒙泰尼里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闪亮的主教帽子和金丝锦缎法衣反射出光彩耀眼的阳光，白色的节日长袍的沉重褶皱长长地拖在红色的地毯上。他胸前的蓝宝石在十支烛光映照下，反射出美丽的火光，并且照到深邃而又宁静的眼睛里，可是他的眼里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听到“请赐福吧，主教阁下时”，他才弯下腰向香炉开始祝福。阳光辉映与宝石交相辉映，他也许想起山中那绚丽而又可怕的冰雪精灵，头上挂着彩虹，身披飞雪，伸出双手向四周播撒那雪花一般的祝福或者诅咒。

接下来该奉献圣饼时，他走下宝座，跪倒在祭坛前。他的一举一动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怪异而又异常平静的呆板。正当他起身回到了他的座位上。身穿节日盛服的骑巡队少校坐在总督的后面，这时他对负伤的上尉牙语道：“老红衣主教无疑是病了，如此的心力交瘁。他的举动就像机器一样。”

“活该！”上尉低声回答。“自从那次颁布了那道该死的大赦令，他就经常不断地和我们过不去。”

“可他最终还是向我们做出让步，同意设立军事法庭。”

“是，总算同意了。但是他让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才作出了决定。天啊，天气太闷要出人命了！等一会游行时我们都会中暑的。红衣主教真是太舒服了，一路上有华盖罩在头上……噓……噓……噓！我叔叔正在瞪着我们呢！”

费拉里上校转过身来狠狠地用非常严厉的目光瞪着两位年轻

的军官。经过昨天上午那件令人难忘残酷的事情之后，他多多少少都溶入了一种虔诚、严肃的状态，想要斥责他们对他所谓的“必须的痛苦感”没有正确的认识。

司仪开始指挥将要参加游行的人们让他们接顺序排成队伍。费拉里上校起身离开了自己的座位，然后走到内殿栏杆的前面，并且用手势招呼其他的军官跟在他的身后。弥撒做完之后，圣饼稳稳当当地摆放在圣体龕子的水晶罩子里面，主持仪式的那位教士和手下的教士退进法衣室里更换法衣。这时教堂里立即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声。蒙泰尼里仍然坐在那里，目光游离不定地看着前方，一动也不动。人群的骚动仿佛在他的身边四周涌起，并在他的脚下渐渐平息下来。有人把一只香炉捧到他的面前，他机械地抬起了手，把旁边人递给他的香插进香炉里，眼睛连转也没转一下。

教士们从法衣室里走到了前面，站在内殿里等他下祭坛。但是他木然地坐在那儿也不动。副主祭上前弯腰为他取下主教冠，怯怯地低声对他说道：

“主教大人！”

红衣主教转过头来。四下里看了看，

“你刚才说什么？”

“这么长时间的游行不会累着您吗？外面可是骄阳似火！”

“太阳与我又有有什么关系？”

蒙泰尼里说道，声音出奇的冷漠。教士再次感觉是不是某句话又冒犯了他。

“请您不要太在意，主教阁下。我还是觉得您的身体好像不大舒服。”

蒙泰尼里站起身来，没有说一句话。他在宝座的最高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带着同样很有分寸的声音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那法衣的长裙裾扫过台阶，平铺在内殿的地板上。他指着白色锦缎上一大片火红的光彩。

“那只不过是透过彩色玻璃窗户映射过来的阳光，主教大人。”

“阳光？怎么会那么红？”

他走下台阶，跪在祭坛前，然后双手慢慢地来回晃动香炉。当他走过那个火炉时，那透过方格形状窗户的阳光照射到他的头顶和仰视着的那双睁大的却无精打采的眼睛，并往白色的法衣上投下一道鲜红的光芒。手下的教士正在他的周围帮助他牵着那件法衣。

他从副主祭手里接过那座金光闪闪的圣体龕子，然后站了起来。这时唱诗班和风琴猛地爆发出了那种象征得胜归来的欢快的旋律。

让我们——

尽情地赞颂它吧，

赞颂那金色辉煌

灿烂多姿的——圣体！

赞颂耶稣——

那新鲜的血液，

无私慷慨地

洒向——

那无限宽广的人间。

这是基督的恩典！

仪仗人员慢慢地走过来，在他的头上撑起了丝绸华盖。这时副主祭站在他的周围，用手轻轻托着长袍。当侍祭弯腰从内殿的地板上托起他长长挹袍时，站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世俗会的会员们庄严地排成了两排，举起了点亮的蜡烛，从中殿两旁缓缓地向前走去。

蒙泰尼里站在他们上方，接近祭坛的地方，在华盖下一动也不动。他稳稳地高举着那圣体龕子，静静地望着他们鱼贯走过。他们手执蜡烛，举着十字架、神像和旗帜，走下内殿的台阶，沿着挂满花环的宽阔中殿迈步向前走去，经过那猩红色的大门帘，然后走进那照得人睁不开眼的街道。他们的歌声逐渐消失，随即变成了嗡嗡的嘈杂声，并被那低沉稀稀而来的人声淹没。绵延不绝的人流缓慢地向前涌过，脚步声连绵不断地从中殿中传了出来。

各个教区的教友身穿长袍、面上罩着纱布从此经过；紧接着是从头到脚一袭黑衣的“悲信会”的兄弟们，他们的眼睛透过那个面罩的小孔发出微微的光芒；接着跟上来的是庄严肃穆的修道士们，既有身披暗黑色长袍、裸露着褐色脚板的托钵修道士，也有全身都披着白色长袍、神情特别严肃的多明我会修道士。再后面就是这个地区的世俗官员；然后是骑巡队、马枪队和地方上的警官；然后是身穿盛典华服的总督，以及身旁的随从们。一位助祭跟在后面，他举着一根硕大无比的十字架，左右两名赞礼员捧着闪闪发光的蜡烛。此时门帘揭得更高，以方便他们从大门口走出来。这时蒙泰尼里站在华盖下面，透过门帘偷偷地向外看了一眼地毯的街道和悬挂着旗帜的墙壁。身穿白袍的孩子们正在那儿撒着玫瑰花。啊，玫瑰花儿。鲜红鲜红的玫瑰花啊！

游行的队伍按顺序前进。一个方队后面紧接着一个方队，一种颜色与一种颜色相互映衬。忽而是宽大长袍的白色法衣，庄重而又得体；再一会儿又是华丽的祭服和绣花的长袍。再过一会儿经过一根高大而细长的泛着金光的十字架，举在那正燃烧的蜡烛之上；现在走过来表情庄重的大教堂神父们，全都穿着白色的拖地长袍。一位牧师走下祭坛，在两个闪光的火炬之间高举着主教十字权杖；侍祭立刻迈步上前，手中的香炉伴随着乐曲节奏而有规律的摇动；仪仗人员把华盖举得更高一些，并且嘴里默默地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他们的步子：“一，二；一，二！”蒙泰尼里于是踏上了“十字架之路”。

他走下内殿台阶，径直地穿过了中殿，穿过了那雷鸣般的风琴的游廊，穿过了高高的猩红色门帘……红得让人害怕，然后走到了泛着刺眼的白光的街道上。撒落在街上的血红血红的玫瑰已经枯萎，并被人们踩进鲜红色的地毯里。他在门口停顿了片刻，这时几位世俗的官员走上前来接替过撑着华盖的仪仗人员。随后游行的队伍继续前进，主教大人捧着圣体龕子走在队伍之中。周围的唱诗班歌声抑扬顿挫此起彼伏，香炉的摇动和那整齐的步伐踏着节奏一起一伏。

主使——

耶稣的肉躯变成面包；

主使——

基督的鲜血变成

血红的酒。

总是鲜血，到处都是鲜血！展现在他眼前的地毯就像是一条红色的血河；地上到处撒落的玫瑰就像溅撒在石头上的鲜血……噢，上帝！该不会是你的整个世界全都变红了吧？啊，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万能的上帝……你为什么要那样，你的嘴唇涂上了鲜血吗？

让我们深深地致敬，让我们崇尚伟大的圣餐。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水晶罩子里的圣饼。圣饼渗出……并从泛金的圣体龕子周围滴下……直溅落到他的白色法衣上的是什么东西？他看到滴下……一点一滴地从他手中滴下的是什麼？

院子的茅草也早已被人踩成了红色……全是红色……那么多的鲜血。从面颊流下来，从那被钉穿的手上流下，从受伤的胁部如瀑布般地涌出来。甚至连一束头发上面也沾上了鲜血……湿漉漉的头发血红血红地紧贴在前额……啊，这是将要死去前的汗

水，它来自可怕的痛苦的煎熬。

唱诗班的歌声此起彼伏，一浪更比一浪高，唱得那么得意洋洋：

赞美、致敬与欢乐，  
光荣、功德和祝福，  
踢于恩愿救人间，  
全都归于圣子、圣父。

噢，再也无法容忍这一切！上帝坐在天堂的黄铜色宝座上，鲜红的嘴唇正咧嘴露出微笑。他在俯看整个凡间的痛苦和死亡。难道这还不够吗？没有拙劣的赞美和祝福，难道就不能满足吗？基督的肉体，你为了拯救人类而光荣地牺牲了自己；基督的鲜血，你为了代替人类赎罪而流尽熬干。这还不够辛苦吗？

啊，大声地喊一喊，也许他睡熟了！

亲爱的儿子，难道你真的已经睡熟了？难道你永远再不会醒来？坟墓如此忠心耿耿地保护它的胜利吗？心爱的儿子，我最亲爱的儿子，那个黑色的土坑连一会儿都不肯放过你吗？

水晶罩子里面的那个东西作了回答，鲜血淋漓地说道：

“你不是已经作出了选择，你还要忏悔你的选择吗？莫非你的心愿还得不到满足吗？你看看那些全身披着丝绸、穿金戴银享受着阳光的人们，他们走在光明大道上；为了他们的幸福，我被抛进那个黑幽幽的土坑里。看看那些撒落玫瑰的孩子们，听听他们那甜美的声音；为了他们，我命赴黄泉，那些玫瑰就是被我心中流出的鲜血所染红的。看看人们是怎么跪下身来，要去喝那从衣角滴下的鲜血；为了他们，我血流长河，以便尽量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渴求。因为《圣经》上写道：‘倘使有人为了朋友而献身，这种爱是最伟大的，是无可比拟的。’”

“噢，亚瑟，亚瑟。没有比这更崇高伟大的爱了！倘使有人奉献出了他最亲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这还不伟大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东西又答道：

“谁是你最亲爱的人？其实并不是我。”

当他正准备说话时，那些话却全凝固在他的舌头上。因为唱诗班的歌声已经从他们身旁飘过，就像北风吹过结冰的池塘，并使他们陷入一片沉寂。

我们向——

伟大的躯体致敬，

我们向——

光荣的鲜血供奉

把它们嚼食饮下吧，

我们感到——

无比的欣幸。

“喝下它，基督徒们；喝下去吧，你们全都喝下！这不是属于你们的吗？正因为你们，鲜血才染红了茅草；正因为你们，鲜活的肉体才会变得枯萎，并被撕碎。吃下它吧，吃人的野兽们；吃下它，你们全都咽下去吧！这是你们的盛宴，你们的狂欢日；这是你们喜气洋洋的日子！快点过来参加你们的节日；加入游行的队伍，和我们一起前进；女人和孩子，青年和老人——过来分享一份肉吧！畅饮一杯血酒吧，趁着它们还那么新鲜。”

啊，上帝，那堡垒！棕色沉默的堡垒，在荒野的山岭中那些坍塌的城垛与塔楼，它蹙额注视着下面的游行。吊闸的铁栓拔下了，吊闸挡在堡垒的铁门口，你看那堡垒多像只野兽趴在山坡上，看守着自己的猎物。但不论那铁闸闸得多么严实，它迟早要裂开，院中的坟墓将推出其中的死者。看那基督队伍在行进，正在奔赴饮血圣宴的途中，有如一群奔向垃圾堆的饿鼠，他们高叫道：“给！给！”而不是：“饱啦！饱啦！”

“你该满意了吧？为了这些人，我献出了生命，你为了这些人活下来而毁灭了我。你看，他们循规蹈矩地走着，连级别都排



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紧紧追随上帝的基督的队伍，多大的一帮人啊！前边火光冲天，后面烈焰腾空，他们前面是伊甸园，后面是荒草地，是呀，他们都将在劫难逃！”

“啊，归来吧，亲爱的孩子！到我身边来吧，我忏悔我的选择呀！归来吧，我们一起逃到漆黑、寂静的处所，叫残暴如虎的军队找不到我们的墓穴，我们一起躺下拥睡，永恒地睡下去。那些饥饿的基督徒会哀号着，趁着冷酷的天光，从我们头顶踏过，去寻觅吃喝的血肉，在我们耳中他们只会留下一点朦胧的声音。他们会在自己的路上一直走过去，而我俩留下来充分地休憩。”

这次它又答道：

“我把我自己藏在什么地方？《圣经》上不是这样写着：‘他们将会在城里四处流窜；他们将会到处爬上墙壁；他们将会爬上房屋；他们将会像小偷一样从窗户溜进屋里？’如果我在山顶为我自己修建一个坟墓，他们不会把它打开吗？如果我在河床给自己挖掘一个坟墓，他们不会捣毁吗？他们是做得对的，他们就像猎狗一样最擅长于追寻他们的猎物。因为他们，我的伤口流血不止，流进他们的杯中。你听不出他们正在唱些什么吗？”

人们吟唱着从大教堂棕红色的大门帘下走进来。随游行队伍的结束，朵朵玫瑰都已撒尽。

膜拜圣体吧，  
那是圣母玛利亚之子，  
为了挽救人类  
他被钉在那十字架上  
钉子穿透了他的身躯  
鲜血流淌到最后。

当他们那歌唱停止后，他走到了门口，经过排成两排的沉默的修道士和教士们。他们各自都跪在各自的位置上，手中举着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燃的蜡烛。他分明看见他们如饥似渴的眼睛盯着自己手中所捧的圣体，蒙太尼里心里知道他们为什么在他经过时都低下脑袋。因为暗红色的血从他的白袍褶皱慢慢地流了下来，他的脚步在大教堂的石头地板上留下了一串串深深的红色血迹。

他就这样子经过中殿走到内殿栏杆前面。仪仗人员在那儿停下了脚步，蒙太尼里从华盖下走了出来，一步一步登上了祭坛台阶。左右的侍祭捧着香炉分两排跪了下来，教士举着蜡烛也纷纷跪了下来。他们望着圣体，眼睛在炽亮的火光中发出十分贪婪的目光。

蒙太尼里那沾满鲜血的双手高高地举起已被谋杀的爱子残缺的身体，走到了祭坛前面。这时正准备着分享圣体的人们又唱起了歌声：

啊，神圣的主！  
伟大的殉难者，  
我们心的安宁，  
我们无限的欢乐！

啊，现在他们就要过来分享那圣体……去吧，我心爱的儿子，走向那痛苦的毁灭之时吧，打开天堂的大门，让那些无法赶走的饿狼们进去吧。地狱底层的大门已经大大地在我敞开。

副主祭把装有圣体的龕子放在祭坛上，这时蒙泰尼里伏下身体，弯下腰跪在祭坛的台阶上。鲜血从头顶上面那白色祭坛流了下来，顺着他的头滴下来。唱诗班的歌声响了起来，在拱门和穹顶之间久久地环绕：

三位一体的圣灵  
我们世代相承取决于他：  
伟大荣光留芳百世  
没有结止直到永恒

“直到永恒——直到永恒！”噢，幸福的耶稣，谁能荣幸可以

倒在他的十字架下！噢，幸福的耶稣，他可以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末日的审判从来没有终结的时候；它就像运行于宇宙间的星星一样永恒。它是永远也不会死去的蚯蚓，它是无法扑灭的火焰。“直到永恒，直到永恒！”

虽然极度疲倦，但在仪式的剩下的时间里，蒙泰尼里却耐心地行使他的职责，尽管在旧的规章制度支配下完成那些事情对他来说早已没有意义。紧接着，在祝福完了以后，他在祭坛前又一次跪了下来，双后捂住了他的脸。一位教士正在宣读免罪表，他的声音忽高忽低抑扬顿挫，最后变成了不知从哪个星球传来的喃喃的低语。

朗读完毕后，他站了起来，伸出手示意大家安静。有些人正向门口走去，见此情景随即转身回来。这时大教堂里发出一阵阵窃窃私语声：“主教阁下要对我们讲话。”

手下的教士感到非常意外，他们凑到他的跟前，其中一人急忙小声问道：“主教阁下，您现在有话想跟大家讲吗？”

蒙泰尼里没有做声，做了个手势把他们打发到了一边。教士们都退了下去，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今天这事异乎寻常，甚至不太合乎规则，但是红衣主教有权力这样做。毫无疑问他要发表意义特别重大十分重要的声明，也许宣布来自罗马的新改革法令，或者宣读圣父的特别圣谕。

蒙泰尼里从祭坛的台阶上朝下看着那些抬头仰望的众人。他们望着他，满怀期待地望着他。他站在他们的头上面，幽灵一般，面色平静而又苍白。

“嘘……嘘！安静！”游行队伍的领队向与会者轻声叫道，众人的窃窃低语声立即寂静下来，仿佛是一阵狂风消失在哗哗作响的树梢随即安静下来。他一字一顿，开口说道：

“《约翰福音》写道：‘上帝心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因为他而不致灭亡，反而获得永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今天是纪念受难者的圣体和圣血的节日，受难者为了拯救你们而被残忍地杀戮。上帝的羔羊洗刷了人世间的罪恶，上帝的爱子为了你们的罪孽而牺牲了自己。现在你们聚集在这里，参加这个庄严而肃穆的节日，分享分给你们的牺牲，并且对这样伟大的恩典深表感激之情。我知道今天早晨，当你们前来参加这次盛宴，准备一同分享那受难者的圣体时，你们的内心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你们想都没有想圣子受难，圣子是为了拯救你们而牺牲的。

“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当中有谁曾想过另外一种人的受难……圣父的苦难吗？他献出了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当中有谁想到过在圣父走下神座，俯视着加尔佛莱的时候，圣父的那种痛苦呢？

“今天我的朋友们，在你们排着庄严的队伍经过时，我感觉到你们的心情是愉快的。我看见过你们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因为你们的罪孽已经被赎掉了，你们庆贺自己得到了拯救。可是他为了救你们所付出的代价你们能想象得出吗？代价当然很大，代价比红宝石还高。这是血的代价。”

听到这段演讲人群引发了一阵轻微而又持久的颤动。内殿里的教士躬身向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但是红衣主教全然不顾这些继续往下说，他们立刻又安静下来。

“因此今天是要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就是所描述的这种人。因为我照顾你们的懦弱和痛苦，考虑到你们膝下的孩子。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必须死去，我的心不禁怜悯他们。然而我又目睹着我那亲爱的儿子的眼睛，我知道那里充满了赎罪的血。我竟自走去抛弃了他，留下他惨遭酷刑被毁灭。”

“这就是赎罪，他是为你们而死，被黑暗慢慢吞没。他死了永远不能复活，我没有儿子了。噢，我的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

红衣主教的声音变成了一阵大声悲嚎，人们各个面带疑惑纷纷议论开来。所有的教士都从他们站立的位置上站了起来，副主教赶紧上前把他的双手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但是他猛地挣脱开来，突然转身面对他们，双眼冒火，就像一只发怒的野兽。

“你们还要干什么？血还不够喝吗？等着吧，你们这些饥饿的豺狼。还没轮到你们，到时候你们全都会被喂饱的！”

他们赶忙退了下去，缩在一起瑟瑟发抖。他们喘着粗气，脸色就像粉笔一样白得吓人。蒙泰尼里又转过身去面对大家。他们在他的前面摇晃颤抖摇摇欲坠，就像遭到飓风袭击的麦田。

“你们已经把他杀死了！你们已经杀死了他！我却受着痛苦的煎熬，因为我不愿眼睁睁地看你们死去。现在，当你们来到我的面前，带着虚伪的赞美和不洁的祈祷，我后悔不已……我后悔我竟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你们全都应该在你们的罪恶之中腐烂，在那肮脏不见底的地狱垃圾之中腐烂，而他却应该好好地活下来。你们的那种被毒漫了的心灵又有什么价值，我竟然为此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但是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大声叫喊，但是他听不到我的声音；我狠命地敲打坟墓的门，但是他永远都不会醒来了；我独自站在空旷的沙漠里，环视周围的一切。我那亲亲宝贝埋在那片血迹斑斑的土地里，而我却坦然一身，置于这无边无际空荡的天空。我放弃了他。你们这些毒蛇的子孙，我为了你们而牺牲了他！”

“拿走这些圣体吧，因为这是你们应该享受的！我把它扔给你们，就像把一根骨头抛向那一群饥饿狂叫的恶狗！你们这次宴会的代价已经得到了偿付。那么就来分享吧，狼吞虎咽般开怀大吃，你们这些食人的恶魔和吸血鬼……专门挑着吃腐肉的野兽！眼看着从我的宝贝儿子心中淌出的热血散洒了整个祭坛……这是为了你们而流的这些血啊！喝下它，把你们的嘴都染得鲜红！争抢圣体，赶快大口吃吧……从此以后不要再麻烦我了！这是奉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你们的遗体……看看它吧，它已被撕得七零八落，鲜血淋漓，仍然带着遍身伤痕的生命在跳动，并且由于快要死亡的剧痛而颤抖不已。基督徒们把这些都拿过去，吃吧！”

他抓起装有圣体的龛子，把它高高地举过他的头顶，然后猛地一下摔到地上。就在金属镶边碰到石头上发出刺耳的响声时，教士们冲上前去，二十只手一起抓住了这个疯子。

就在这个时候，人们打破了沉寂，发出阵阵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尖叫。他们踢翻了椅子和长凳，疯子一般地冲向门口，相互践踏，忙乱之中门帘和花圈都被撕得粉碎。骚动的人流呼叫着冲到了街道。

### 尾 声

“琼玛，楼下有人要找你。”马尔蒂尼声音低低地说道。这十几天以来，他们在无意之间都用这样低沉沉的语调。唯有这种语调和迟缓呆滞的言谈举止才能足以说明他们内心的哀痛。

琼玛卷起袖子赤着胳膊，连衣裙上系着布围裙。她正站在桌边，往一个个小袋中装弹药包。她从一大早就站在这里干这件事。这会儿已是骄阳似火的下午，她的脸庞因为劳累而明显地有几分憔悴。

“塞萨雷，是一个男的吗？他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亲爱的。他不愿告诉我。他说必须亲眼见到你和你交谈。”

“那好吧。”她解下布围裙，放下连衣裙的袖子。”我看我出去看看他，但是很有可能他只是个暗探。”

“无论如何我会在隔壁的房间里，随叫随到。但等他走了之后，你最好赶紧去躺一会儿，你今天一直都是这么站着肯定是要累坏的。”

“噢，不！我仍然喜欢这样一直工作。”

她慢慢地走下楼梯，马尔蒂尼默不做声地跟在后面。她几天以来看上去老了十岁，头上的白发原先稀稀拉拉只有几根，但是现在却已出现了一大片。现在，大多数的时候她都是耷拉着眼睛。但是偶尔在她抬起头来的时候，见到她眼里深处的惊恐，他禁不住会全身发抖。

她在小客厅里见到一个身材粗壮的人，他端正地站在屋子的中央。当她进来时，他抬起头来，神情有些不太自然。从他的整个姿势和他的表情来看，琼玛认定他是一名瑞士卫兵。他身穿一件乡下人才穿的衬衫，这件衣服非常明显的不是他的。而且他还时不时地四下张望，好像害怕被人发现什么似的。

“您会说德语吗？”他操着满口浓重的苏黎士方言问道。

“会说一点。我听说你想亲自见见我。”

“请问您是波拉夫人吗？有人托我给您带来了一封信。”

“一封……信吗？”她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一只手撑在桌上试图稳住自己的感情。

“我是那儿的一名看守。”他指着窗外那高高挺立在山上的城堡。”是……上个星期被枪杀的那个人嘱托我捎来的。这封信是在临死前的那天夜里那个将被杀的人写的。我答应过他，我一定会把它亲手交到你手中。”

琼玛垂下了头。这么说来，他终旧还是写了信了。

“之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才把这封信送过来，”那名士兵接着说道，“我不能把这封信交给任何人，只能亲手交给您。可是我被紧紧地盯在那儿……他们总是盯着我。我只好借来这些东西才能出来找你。”

他伸手探进衬衣，在怀中摸了一阵。随后取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天气太炎热，那张纸已经又脏又皱，而且还湿乎乎的。他站在那儿，局促不安地倒换着双脚，然后不时地抬起一只手来搔着后脑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该不会对别人说什么吧。”他又怯生生地说，有点不放心地看了她一眼。“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找到你这里来的。”

“我当然什么也不会对别人说。不会说的，等一下，你别急……”

在他转身刚要离开的时候，她叫住了他，然后伸手去摸钱包。但是他连连往后缩，有些生气。

“我可不会要您的钱，”他毫不客气地说，“我这是为了他办事的……因为他请我帮忙。他一直对我都特别好……愿上帝保佑我！”

他有些哽咽地说不下去，她不由得抬起头来。看见他正用污垢脏兮兮的袖子揉着眼睛。

“我们被强迫着对他开枪，”他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我和同伴们实在没有办法。你也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随便开了枪，结果打偏了又得重来……他还在嘲笑我们……他说我们是一支很差劲的行刑队……可是他一直对我都很好……”

屋子里静悄悄的。片刻之后，他挺直身体，笨拙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慢慢地走开。

她愣愣地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张纸。然后她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开始读那封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写得密密麻麻的，而且有好几处的字迹已经很难辨认。但是开头的几个字是用英语写的，却特别清楚。

亲爱的吉姆：

信上的字慢慢地再也无法看清楚。她又失去他……又最后一次失去了他！一见到这熟悉的孩子气的小名，她重又陷入那种痛失知己的绝望之中。她无可奈何地伸出双手，仿佛堆在他身上的土块泥块又压在了她的心上。

她很快就再次拿起了信，继续稳住自己往下读：

“明天一大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将要被枪决。我曾经



答应过要把一切告诉你，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履行我的诺言，我必须现在就马上开始。但是，我们俩都知道，你我之间不需要多少解释的。我们彼此不需要过多言语就能相互理解对方，这种举手投足的默契在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你应该明白，我亲爱的，你不用为了那早应忘掉的一记耳光这样耿耿于怀而伤心欲绝。当然那次打击是很重的，但是我也承受了许多别的比此更大的打击，我还是挺过来了……甚至我还曾回击了几次……现今我还在这儿，就像我们童年时曾经读过的那本幼儿图书（我忘了书名）中写的那条鲭鱼一样，‘活着、跳动着活得又蹦又跳，嗨！’尽管这就是我最后的一次跳动了。

还有，等到了明天早晨，‘戏就收场了’我们可以翻译成：‘杂耍表演结束了。’我们将会感谢诸神，最起码是他们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仁慈与善良。虽然这种善行并不太多，但是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为了这个以及所有其他的恩惠，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关于明天早晨所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希望让你和马尔蒂尼清楚地明白，我是非常快乐，而且也是非常知足，再也不能奢求命运作出比这种更令人满意的安排。告诉马尔蒂尼我的真心话，他是一个好人，一位好同志，他会最终理解的。你看到了吧，亲爱的，我就知道那些不可救药的人们替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同时使他们自己处于一种不利位置。他们这么快就重新动用秘密审讯和处决的手段，我心中十分明白如果你们这些留下的人继续团结起来，给他们予猛烈的沉重的反击，你们将会见到宏业实现的那一天。至于我嘛，怀着轻松的心情，我将走进院子，就像是一个从学校回家的学童。我已经完成了我应该做的那一份工作，死刑就是我已经尽忠职守地完成了这份工作的证明。他们只所以杀了我，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叫自己敌人心惊胆战的人，我心何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不过我的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一个行将死去的人有权说出他心中的小秘密，我的秘密就是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一直都是对你那么粗暴，为何久久对那旧日的怨恨怀恨在心。你当然明白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只是因为我想通过写信给你表达我的爱。在你还是一个丑丑的小姑娘时，琼玛，我就已经爱上了你。那时你穿着方格花布连衣裙，脖子上系着一块皱巴巴的围巾，扎着一根长长的辫子拖在身后。现在我仍旧爱着你。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亲吻你的手时的情景？当时你可怜兮兮地求我‘请你再也不要这样做’。我知道那是我又在恶作剧，但是你必须一定要原谅这种举动。现在我又在这张写有你名字的信纸上吻了一下。所以我吻了你两次，而且这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同意。

就这样吧我要说的就这些。再见，我亲爱的。

信上最后没有署名，但是末尾写有他们小时候坐在一块朗读过一首小诗：

不管我是活着

还是已化作亡灵

我都是一只

快乐地飞来飞去的牛虻！”

半个小时以后，马尔蒂尼走进了这个房间。他这时却猛然惊醒了过来。一改平时的沉默寡言的习惯，他扔掉手中的布告，一把将她抱住。

“琼玛！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你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不要这样哭啊……你从来都不曾哭的！琼玛，我亲爱的！”

“不要紧的，没什么，塞萨雷。回头我会告诉你的……我……现在实在是说不出来。”

她赶紧迅速地把那封沾满泪水的信塞进口袋里，然后站起身来，紧紧地贴窗户把脸伸到外面，不让他看见自己的眼睛。马尔蒂尼缄口不语，只是咬着胡须。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竟像学童

一样天真地露出心中的秘密……而她竟然没有注意到！

“大教堂钟声又响了起来。”她过了一小会儿才木讷地说，这时她已恢复了自制力，并且转过身来。“不知道又是谁死了。”

“我就是拿这个来给你看的，”马尔蒂尼答道，声音终于恢复了往常一样的平静。布告上匆忙地印着黑框边的特大讣告：

我们所尊敬崇拜的红衣主教阁下劳伦佐·蒙泰尼里大人，由于心脏动脉瘤突然破裂而于拉文纳溘然逝世。

她迅速认真地看了一眼那张布告，马尔蒂尼无言地耸了耸肩膀，就算是对她无言的回答。

“夫人，你说还能怎么样呢？动脉瘤和别的致死之病没什么两样。”